百年孤独

Bai Nian Gu Du

〔哥〕马尔克斯 著　潘立民 译

西苑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珍藏译本

百年孤独

〔哥〕马尔克斯 著 潘立民 译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孤独/（哥伦比亚）马尔克斯著；潘立民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6

ISBN 7-80108-775-5

Ⅰ．百　Ⅱ．①马…②潘…　Ⅲ．①长篇小说-哥伦比亚-现代　Ⅳ．I77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1628号

责任编辑：萧　然

装帧设计：文景·蒲伟生

百年孤独

著　　者：（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潘立民　译

出 版 人：杨宪金

出版发行：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编：100039

电话：68214971　传真：68247120

网　　址：www.xycbs.com　E-mail:aaa@xycbs.com

印　　刷：河北徐水新兴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375

字　　数：285千

2003年6月第1版　2004年7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08-775-5/I·106

定　价：16.00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残缺、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译序

《百年孤独》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世界小说史上的一个奇迹，它像一颗“炸弹”，震撼了全世界。初版以来，再版上百次，有一个时期甚至达到每周一版，迄今它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印刷数超过上千万册。一九八二年，它的作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这样评价他：“他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天地。”马尔克斯自从一九五五年发表作品以来至《百年孤独》，从事文学创作已有三十年。他虽然是一位哥伦比亚作家，但他创作的作品却以整个拉丁美洲的历史、人民的斗争和生活为题材，反映出拉美各国的社会现象和时代风貌。在深受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等现代文学大师的影响下，马尔克斯不断地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摸索创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小说既具有浓烈的现实生活气息，又充满了虚无缥缈、光怪陆离的神秘色彩，即“幻想现实主义”。本书通过描述马贡多镇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的遭遇，反映了拉丁美洲近百年来的历史。这里有创业的艰辛、吉卜赛人的迁入、自由党与保守党的战争、垄断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殖民统治、工人运动、爱情生活、光荣与屈辱、繁衍和死亡。小说以“百年孤独”作为篇名，旨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拉美大陆那备受掠夺和压迫的漫长的艰难岁月，同时也鲜明地表达了拉美人民饱经忧患的民族情绪，那就是：长期以来因天灾人祸而被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孤独感。

而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艺术形式方面。首先是现实和虚构幻象的结合。这里的现实，包括拉美许多带有神秘色彩的

现实，同时也包括拉美的传统文化。正如马尔克斯所说："……神话、传说、预感以及宗教迷信等全部是现实的组成部分。"于是，神话、传说与现实溶为一体，人与鬼、生与死相互掺杂，梦幻与现实在变化莫测，万物与人共有灵性。于是，书中难以置信的奇迹到处可见：在母腹中就会哭的婴儿、不胫而走的摇篮、繁衍速度惊人的动物、乘坐地毯飞行、死去的人因不堪寂寞重返人间、神父喝了一杯咖啡就立即飘离地面十二厘米、一场持续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二天的雨，等等。作品中的现实虽然改变了原来的形式，但却突出、强化生活的非同寻常的性质，魔幻的现实是一种更内在的更本质的现实。

其次是大量地运用了象征、比喻、寓意、夸张等多种表现手法。如黄色象征一种无可挽回的败局，而关于马贡多全镇患上健忘症的描写象征地寓指拉美整体的"健忘"——"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是一场巨大而徒劳的奋斗史，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戏剧的总和。"马尔克斯的创作深受乔伊斯、卡夫卡、海明威和福克纳等现代文学大师的影响，他不断探索创新，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无比丰富的想像力，荒诞不经的传说、具体的村镇生活、比拟与影射、细腻的描写，都以新闻报道般的准确性再现出来。"

再有一个特点就是奇特而令人匪夷所思的重复：重复的人物、重复的名字、重复的地点、重复的行为和举动。七代人中，男性不是叫阿卡迪奥，就叫奥雷良诺。第一代的长辈因近亲结婚，曾生下一个长猪尾巴的孩子。全书快结束时，第五代的阿玛兰塔与其侄子孔伦，又生下一个长猪尾巴的女孩。奥雷良诺整天制作小金鱼，做满了二十五条又把金鱼溶化，再从头做起。第一代主妇乌苏拉，她意识到周围的事物总是在重复，当她看到重孙像自

己的丈夫一样有同样的梦想时,忍不住惊叫道:“这些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时间像是在打圈圈,我们又回到了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循环的艺术构架,一方面象征性地反映了拉美社会长期停滞的历史现实,一方面也是对多种的命运的一种揭示。

《百年孤独》通过充满神秘色彩的魔幻的手法,表现了百多年来拉美人民反对专制统治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及充满神奇色彩的现实生活。

译者

2002 年 10 月

目　录

第一章

很多年以后，每当看见行刑队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都会回忆起，他父亲领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个时候的马贡多是一个有二十户人家的部落，河边排列着他们用泥巴与芦苇盖的房子。清澈的河水欢快地流过，河中心那些经过无数年冲洗的光滑、洁白的巨石，宛若史前动物留下的巨大的蛋。这是块崭新的天地，很多东西尚未命名，提起它们时还得用这或那指代。每年到了3月的时候，有一群衣衫褴褛的吉卜赛人到村子附近来。他们搭起帐篷，吹笛击鼓，吵吵闹闹地向人们介绍最新的发明制造。开始他们带来了磁铁。一个胖乎乎的、胡子拉碴、一双手像雀爪般的吉卜赛人，自称叫墨尔基阿德斯，他把那东西说成是马其顿的炼金术士们创造的世界第八奇迹，并当众作了一回惊人的表演。他拽着两块磁铁挨家挨户地走着，大伙儿惊异地看到，他所到之处，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落下，木板上铁钉与螺钉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弄得整块木板嘎嘎作响，甚至连那些遗失很久的东西，居然也从人们多次搜寻过的地方钻了出来，成群结队地跟在墨尔基阿德斯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的，”吉卜赛人声嘶力竭地叫道，“关键在于怎样唤醒它们的灵性。”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是一位有着极其丰富想像力的人。他的想像力常常超越大自然的智慧，甚至比奇迹与魔术都更加奇特。他想，这个没什么太大作用的发明倒可以用来开采地底下的黄金。墨尔基阿德斯是个老实人，他早就有言在先：“用这玩意儿来吸引金子可不行。”可是，那时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不相信吉卜赛人的话，他用一头骡子与一群山羊换到了那两块磁铁。这些家畜是他妻子乌苏拉·伊瓜朗饲养的，原是想用来振兴每况愈下的家业的，可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拿走这

一切去换那两块铁。她丈夫回答说:“不用多久,我们家就可以用金子来铺地的。”他执意要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一连数月,他拖着两块铁锭,大声念着从墨尔基阿德斯那里学来的咒语,地毯式的搜遍了整个地区,连河底也没有放过。他惟一发掘出来的东西,是一副15世纪的盔甲。盔甲的各部分已被氧化锈住了。敲起来里面是很空洞的声音,活像一只装满石头的大葫芦。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与他的搜寻队的四名勇士拆开盔甲,发现里面有一副石化了的骷髅,一个小铜盒拴在脖子上,盒中有一缕女人的头发。

次年三月,吉卜赛人又来了。这回他们带来了一架望远镜与一具有鼓面那么大的放大镜,他们又把这些东西公开展出,说这是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的最新发明。他们叫一位吉卜赛女子坐在村子一头,然后把望远镜架在帐篷门口。人们只要花五个里亚尔①,然后把眼睛贴到望远镜后面,就可以把那吉卜赛女郎看得清清楚楚,好像近在咫尺。“科学缩短了距离,”墨尔基阿德斯吹嘘说,“要不了多久,人们在家里就能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一个炎热的午后,吉卜赛人又用那块巨型放大镜做了一回令人惊叹的表演:他们在街心放了一堆干草,借助放大镜把阳光聚焦点燃草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尽管还沉浸在磁铁试验的失败中,但看到这一切,却又想出一个点子:利用这项发明制造先进的作战武器。墨尔基阿德斯又一回劝阻他,但最后还是收下了两块磁铁与三块殖民地时期的金币,把放大镜换给了他。这一回乌苏拉哭得很伤心。那三块金币是她父亲劳累一生才积攒下的一盒金币,她一直把钱盒埋在床下,想等个时机来时作本钱用。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根本没说任何话来安慰她。他以科学家的献身精神,甚至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一心扑到试验新武

① 旧时西班牙和拉丁美洲通用的货币,每个约合四分之五比赛塔。

器上去了。为了证实放大镜对人肉体的巨大杀伤力，他竟亲自置身于太阳光的焦点之下，结果多处被灼伤，很久才痊愈。他妻子被这危险的举动吓坏了。可是，他却不顾妻子的反对，接着用房子作试验品，差一点又把房子烧掉。他每日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埋头计算着他的新式武器的战略威力，最后还编出了一本逻辑慎密、条理清晰、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的教科书。他在书中附上了不少实验例证与好几幅图解，派一位信使把书送交政府当局。这个信使翻山越岭，在无边的沼泽地里迷过路，后来渡过无数水势汹涌的大江大河，在猛兽的袭击、绝望与疾病的折磨下差点连命都没了，最后才找到了公路，跟骑骡的信使接上了头。尽管当时要去首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保证，只要政府认可他的发明，让他去，他将去尝试一下，以便把他的发明向军事首脑作实地表演，并要亲自为他们演练复杂的利用阳光作战的战术。好几年过去了，送去的书如石沉大海，毫无消息，最后他也失去了耐心，便当着墨尔基阿德斯的面哀叹试验失败。于是，吉卜赛人表现出了他那令人信服的诚实品德：把金币退还给布恩地亚，换回放大镜，另外又送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几幅葡萄牙地图与一些航海食品，还亲笔书写了一份关于修士埃尔曼的研究成果的简明提要，教他如何使用观象仪、罗盘与六分仪。在长达数月的雨季中，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闭门不出，为避免不必要的打扰，他躲在住宅后面的一间屋子里，一个人偷偷地做试验。他完全抛开一切杂务，整夜整夜地观测星辰的移动。为了获得测定正午点的正确方法，他几乎被太阳晒晕了。当他能熟练地操作仪器时，他对空间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让他足不出户就能在神秘之海中遨游，漫步荒漠之地，还能跟显贵要人交往。正是在那时，他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常常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家中，谁也不理睬。在此同时，乌苏拉与孩子们却在菜园里辛勤地劳作，管理着香蕉、海芋、丝兰、山药、南瓜和茄子。不

久，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他突然中止迷恋已久的工作，变得语无伦次起来。连续几天他像着了魔似的，低声念叨着一连串惊人的猜测，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的想法。直到十二月的某个礼拜三午饭的时候，他才从那种神志颠倒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孩子们也许终生难忘那天父亲坐在饭桌上首时那副威严神态。长期的不眠不休与过度的思索让他的身体垮了下来，他发着高烧，抖抖索索地向他们透露了自己惊人的发现：

“地球是圆的，就像一个橘子一样。”

乌苏拉再也忍不住了。“你要发神经病，就自己一个人去发好了，”她喊叫着，“不要把你那吉卜赛式的怪想法灌输到孩子们脑袋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听后一点也没放在心上。他妻子一怒之下把他的观象仪摔在地上摔个粉碎，可是他没有被妻子的怒火吓退，重新造了一架。他召集全村的男人到自己的屋里，用谁也听不明白的理论向他们论证：只要一直向东方航行，最后就能返回出发地点。全村的人都认为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已经神经错乱了。这时，墨尔基阿德斯来了，他终于消除了人们的误解。他当众赞扬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聪明才智，说他仅凭天文估算便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虽然这种理论在马贡多至今还不为人知，可是，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了表示钦佩，他赠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份珍贵的礼品：一间炼金试验室。这对这个宁静的小村庄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那次来的时候，离他上次来这里没隔多久，墨尔基阿德斯一下子似乎老了很多。他头几次到村里来的时候，看起来与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年龄相仿。但是，现在布恩地亚还正当壮年，身强力壮，而这位吉卜赛人却好像被一种可怕的病把身体毁了。实际上那是他在无数次的环球旅行中多次被怪病侵害身体的结果。在他帮助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布置炼金试验室时对霍

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讲,无论他到哪里,死神都闻讯而来,四处追踪,但还没决定取他性命。他是一个四处流浪的逃亡者,躲避着所有危害人类的灾祸病害。他曾患过波斯癣皮病、马来亚群岛败血症、亚历山大麻风病、日本脚气病与马达加斯加鼠疫,还经历过西西里岛的大地震与麦哲伦海峡的海难,总算九死一生。这个自称掌握了诺斯特拉达姆斯[①] 的密码的怪人,是个总是双眉紧锁、郁郁寡欢的人,他那双眼睛好像能瞧透一切亚洲人的内心。他头上戴着一顶又大又黑、活像一只展开翅膀的乌鸦的帽子,穿着一件似乎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已经发绿的天鹅绒背心。尽管他有超人的智慧与神秘的外表,品性和性格却与一般的凡夫俗子无二,这让他被日常生活的琐碎问题纠缠不休。现在他年老多病,身体承受病痛的折磨,经济拮据,几乎无以为生。很久以前他就失去了笑容,因为坏血病让他失去了满口牙齿。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确信,他向自己讲述曾有的神奇历险的那个闷热的下午是两人之间的伟大友谊的开始。孩子们对他的神奇故事惊讶不已。当时只有五岁的奥雷良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天下午看到的这个吉卜赛人的模样。吉卜赛人面对着被阳光照射得光芒闪耀的金属窗户坐着,用他风琴般深沉的嗓音唤醒人们的智慧,驱走他们的愚昧,那天天气酷热,他头上的汗不断冒出来。奥雷良诺的哥哥霍塞·阿卡迪奥后来把吉卡赛人的美妙形象作为后来传世的回忆,讲述给后辈们听。乌苏拉则相反,她对那位客人的印象一点也不好,因为正当她走进屋里的时候,恰巧墨尔基阿德斯失手摔坏了一只瓶子,瓶中装的二氧化汞跑了出来。

"这是魔鬼的气味。"她说道。

"不,这绝对不是,"墨尔基阿德斯立马纠正道,"很多人都认为魔鬼有股硫磺味,可这只不过是一些二氧化汞的气味罢了。"

---

① 16世纪法国的占星术士和医生,著有《百年预言》一书。

墨尔基阿德斯总是会抓住人们的话题循循善诱地说一番。他对当时流传甚广的魔鬼习性作了一番博学的解释,可乌苏拉根本不吃他那一套,领着孩子去做祈祷了。从此,随着墨尔基阿德斯的形象总是伴随有股呛人的气味。

除去一大堆烧锅、漏斗、曲颈瓶、过滤器与搅棒,这个刚刚建成的炼金试验室主要是由一只粗制的管炉、一只仿哲人之蛋的样子制成的长颈玻璃试管与一个蒸馏器组成,这个蒸馏器是吉卜赛人按犹太人马利亚的新式三臂蒸馏锅的说明书制作出来的蒸馏器组成。此外,墨尔基阿德斯还留下了分别属于七个星球的七种金属样品,摩西[①] 与索西莫斯[②] 的炼金术配方,还有一套精通炼金术的前辈留下的笔记与炼金图,谁能读懂它就可以炼出金子来。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见炼金术配方简单明了,一下子就着迷了。一连几个礼拜他都在讨好乌苏拉,要她答应把金币挖出来。他对她说,他现在有能力让黄金成倍增加,就像可以把水银分成几份一样。与往常一样,乌苏拉拗不过丈夫,又只有依了他。于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把家中仅有的三十枚金币放进了烧锅,加上铜屑、雄黄、硫磺、铅等一起熔化。然后,他把熔化物全部倾入用来炼蓖麻油的锅中用烈火来煮,最后熬出一种粘稠、气味刺鼻的糊状物。这东西不像诱人的黄金,倒像是劣质的糖浆。在时时可能爆发危险事故的蒸馏过程中,被这实验弄得焦头烂额的布恩地亚又加进了七种星球金属参与冶炼,后来又把熬出的东西搁在水银和塞浦路斯石矾中加工,再投入猪油(因为没有萝卜油)中煮熬,最终,乌苏拉父亲留给她的这笔珍贵的遗产变成了一团粘在锅底的锅巴,而且挖都挖不下来。

当吉卜赛人再回来到这里时,乌苏拉早已有所准备,鼓动全

---

① 摩西:《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向犹太民族传授神的旨意的人。
② 索西莫斯:罗马帝国历史学家,以编写古代基督教史著名。

村人反对他们。可是，人们的好奇心战胜了害怕，因为这回吉卜赛人奏起各种乐器，热闹非凡地在村中巡回，喧闹之声震耳欲聋。那个招揽生意的人宣称，这次他们要展出纳西安索[①] 人最神奇的发明。这样一来，几乎全村的人都涌向他们的帐篷。他们花一个生太伏[②]，看到了一个年轻的、没有皱纹的、身体恢复健康的、长着一副洁白如新的牙齿的墨尔基阿德斯。人们还记得他从前被败血症毁坏的牙床、松垮的腮帮与干瘪的嘴唇，如今看到这个吉卜赛人似乎是重新复活过来，不禁惊讶万分。当墨尔基阿德斯把镶在牙床上完整无损的假牙摘下来向人们展示时，人们的惊愕立刻变成了恐惧。吉卜赛人只让大家看了一眼——摘下假牙后，他又变成以往那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转瞬间，他又把假牙装了上去，并且用消逝已久的笑容朝大家打招呼。此刻，连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也觉得墨尔基阿德斯的知识渊博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了。但是，当四下无人时，吉卜赛人把假牙的原理告诉了他，他又对此兴致勃勃，他感到这玩意儿既简单又神奇，于是一夜之间他不再对炼金术感兴趣了。他的情绪又变坏了，从此不再正常吃饭，整天在屋子里转悠。“世界上正在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他对乌苏拉讲，“就在那边，就在河对岸，摆着各式各样的神奇无比的机器，但我们还在过着原始人似的生活。”那些自马贡多建村开始就认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人，对于他在墨尔基阿德斯的影响下所起的变化都觉得不可思议。

最初，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是个年轻有为的族长，他指挥族人如何播种，指导他们如何放养家畜，并且不忘教育族人的品行。为了全族的兴旺，他和大家同心协力，不仅领导他们，还身先士卒，亲自参加体力劳动。因为从建村开始他家的房子的结构

① 纳西安索：小亚细亚古国卡帕多细亚的首都。
② 生太伏：拉美国家辅币单位，等于百分之一比索。

就是全村首屈一指的，所以后来其他人全仿照他家的式样进行修建房屋。他家有一间宽敞而明亮的大厅，饭厅座落在一个平台上，四周放满了鲜艳的花朵。此外有两间卧室与一个院子，院子里种了一棵大栗树。他们还悉心管理着一个菜园与一间畜栏，畜栏中有羊、猪与鸡，都饲养得骠肥体壮。家中与村里惟一禁养的动物是斗鸡。

乌苏拉和她丈夫一样都是勤俭能干的人。这个身材瘦小的女人意志十分坚强，好动而严肃。在她的一生中，似乎没有人听到她唱过歌。每天她都是从早忙到晚，似乎哪里都有她的身影，仿佛到处能听到她那印花布裙发出的柔和的瞭啰声。幸亏有了她，那结实的泥地、不曾粉刷过的土墙与自制的木器家具总是那样整洁如新，那些放衣服的旧木箱老是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直以全村的事业为重，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自建村以来还前所未有，全村房屋的布局都是他布置的，他让每座房子都能通向河边，同样方便地取水。他还巧妙地设计了街道，天热的时候，没有一家会比别人多晒到太阳。在短短的几年中，在马贡多的三百个居民当时所知道的众多村庄中，马贡多是最有秩序、全村人最勤劳的一个。那真是个幸福之地，这里未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也从没死过一个人。

从建村时起，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就开始架设陷阱、制作鸟笼。不久之后，不仅他们家而且几乎全村家里都养满了苇鸟、金丝雀、食蜂鸟与知更鸟。那么多不同种类的鸟儿整天叽叽喳喳吵成一片，有时真让人觉得有点难以适应。乌苏拉只好用蜂蜡堵住耳朵，以免被这些嘈杂的声音湮没了她对现实生活的感觉。当墨尔基阿德斯部落第一次来马贡多推销专治头痛的玻璃球的时候，对于他们是如何找到这个掩映在沉睡的沼泽地中的村庄的，这一点全村人都感到惊讶不解，吉卜赛人告诉了他们答案：他们是循着小鸟的歌声而来的。

很快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社会创造精神便被磁铁热、天文计算、炼金梦以及想认识世界想法取而代之，他狂热地迷恋上了那些东西。富有创业精神的、讲究外表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变成了一个不修边幅、衣着随意马虎的人。他胡子也不理，拉碴一大把，乌苏拉用了很大的劲才用菜刀给他弄干净。有人认为他被某种妖术迷惑了。可是，当他把伐木工具扛在肩上，让大伙儿集合起来去开辟一条小道，以便让马贡多可以与伟大的发明相联系的时候，就连深信他已经发疯的人也丢开了手中的活，不顾家人的劝阻，跟着他去了。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点都不了解他住的那块地方的地理情况。他只清楚东面是一道很难跨越的山脉，山那边的古城名叫里奥阿查，以前——据他祖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第一向他说——费朗西斯·德雷克[①] 爵士曾在那里用炮弹猎鳄鱼取乐，然后把鳄鱼剖开，把干草塞进猎到的鳄鱼里，缝补好后作为礼物献给伊丽沙白女王。在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年轻的时候，他带领着手下人，携家带口，还带了各种家用器具，甚至带了家畜，翻山越岭来寻找出海口。但是，经过了26个月，他们放弃了原来的计划。他们觉得空手而归，无颜见家乡父老，于是在此建立马贡多。他们对那条路不感兴趣，因为它只能带他们走回头路。南面有许多的泥塘与广阔的沼泽，这些泥塘与沼泽上终年覆盖着一层浮游植物。据吉卜赛人证实，这片沼泽地带广阔无边，没有尽头。大沼泽的西部连着一片一望无际的水域。水域中有一种鲸，它们皮肤细嫩、长着女人的脑袋和身躯，水手们常常被它们用巨大的乳房诱惑，一旦失神便会迷失航向。吉卜赛人在这条水路上整整航行了6个月，才抵达一块驿站的骡子会经过的陆地。据霍塞·

① 费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英国航[illegible]海峡的英国人，曾参加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战。

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判断，只有北面才是惟一有可能通向外界文明的方向。于是，他让那些曾经跟随他建立马贡多的人们带上伐木工具与狩猎武器，把定向仪与地图装进背包，就这样匆忙的开始了冒险。

开始几天，他们一路都还算顺利。他们顺着铺满砾石的河岸走到几年前发现那副武士盔甲的地方，从那里沿着野橘林间的一条小道进入大森林。一星期之后，他们猎杀到了一头鹿，把一半当时烤熟后吃了，把另一半腌了，存放起来以备后来几天吃。在没有其他食物的日子里，他们不得不以金刚鹦鹉为食物，但那蓝色的鸟肉不仅涩口，而且有股让人难以忍受的麝香味儿。往后的十几天中，阳光一直远离他们。地面变得松软潮湿，宛如火山灰一般，地上的植物也越来越显得阴森可怕，林中的鸟鸣，猴闹的喧哗声也日渐听不到了，周围变得寂静凄惨。探险远征的人们置身于这个已不知存在了多少万年、潮湿而寂静的空间之中，靴子掉进雾气腾腾的油泥淖里，血红的野百合与金黄的蝾螈被他们手中的刀砍得粉碎。对远古的联想使他们觉得压抑。整整一个星期中，整支队伍没有人开口。他们的肺部忍受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一个个像梦游病人似的，借助着微弱的萤火虫闪光，在这似地狱般的土地中前进。他们根本没有退路，因为有一种转眼便能长大的植物，不一会儿就会把他们边走边开的小路封住了。“不用怕，”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总是那样安慰他的族人，“只要不迷失方向，一切都好办。”他一手拿着罗盘，带领手下人向着罗盘所指示的北方走去，直到离开这个令人恐惧的地区。那是一个阴暗漆黑的夜晚，没有一点星光，可黑暗之中他们却嗅到一股清新的空气。被长途跋涉折磨得精疲力尽的人们挂起了吊床睡了两星期来第一个安稳觉。翌日醒来，太阳已经高挂空中，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了惊诧的表情。在他们面前，一艘沾满尘土的白色西班牙大帆船耸立在静谧安祥的晨曦中，羊齿和棕榈长满了船的四

周。帆船的左舷稍微倾斜，完好无损的桅墙上，和长满兰花的绳索之间，悬挂着肮脏的破帆幅。船体裹着一层鲫鱼化石与青苔构成的光滑外壳，整艘船稳稳的嵌在一片乱石堆里。仿佛一个孤独的、被人遗忘的一个完整的小系统。远离尘世的喧嚣，时间在这里都凝固了。远征队员们小心翼翼地观察了船体内部，里面除了一片茂密的花丛外空无一物。

这艘船的发现表明大海就在附近，这无异于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当头一棒。他想，自己寻找大海，历尽了千辛万苦就是找不到。不去找它时，却偏偏不期而遇。在他前进的路上，大海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这是调皮的命运在捉弄他。很多年之后，这里已经成了一条宽阔的马路，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也经过这一地区时，发现这艘帆船只余下一具烧焦的龙骨，四周是一片虞美人花。这时，他才相信父亲告诉他的这段历史并非凭空虚构。但他想不明白的是，这艘大船怎么会深入到陆地这块地方来的呢？然而，当时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带着人奔波，在离大帆船十二公里处瞧到大海的时候，却并没有考虑这个烦人的问题。这片灰色的、泛着泡沫的、肮脏的大海不值得他去冒险，去为它作出牺牲，面对着这片大海，他感到自己的希望破灭了。

"真是混蛋，"他怒不可遏地喊了起来，"马贡多居然是四面环海。"远征归来后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凭着他的主观臆断画了一张地图，受这张地图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认为马贡多处在一个半岛上。绘图时他气愤难捺，故意夸大了交通方面的困难，好像因为自己没有眼光而选了个这样的地方安家落户要自我惩罚一下似的。"我们永远都只能困在这个闭塞的地方，见不到外面精彩的世界，"他在乌苏拉面前叹息说，"我们将一生都这么愚昧而闭塞，不能感受科学的光辉了。"一连几个月，他把自己关在狭窄的炼金试验室里反复考虑这一想法，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他做出把马贡多迁移到交通更便利的地方去的设想。可

是这一回，乌苏拉就抢了先，他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个狂热的计划，她通过长时间秘密而努力不懈的工作，预先布置好一切让全村妇女反对男人们随心所欲的异想天开的打算，因为冒失的男人们已经准备搬家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不明白究竟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他那宏伟蓝图陷入了一大堆像乱麻一样理不清的借口、托词和各种诘难之中，最后竟变成了神经不正常的人的幻想。乌苏拉以一种局外人的态度观察着他。那天早晨，当她瞧到他在里面那间小房间里一边把试验用的物品打包收拾好，一边嘀咕着搬家的计划时，觉得他看上去是那么孤立无援，她甚至有点同情他了。一直等到他收拾好所有东西，箱子钉牢，用蘸了墨水的刷子在上面写好名字的缩写字母，她都没有开口，更没有责备他一句话，可是从他的自言自语中她心里明白：他已经知道，村里的男人不会跟他去干了。只是当他开始把小房间的门板卸下来的时候，乌苏拉才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愁眉苦脸地回答说："既然没有人愿意和我们走，那我们就自己走。"乌苏拉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们不走，"她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得留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生了一个儿子。"

"我们还没一个人在这里死去，"他说，"这里没有埋葬他死去的亲人，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

乌苏拉很快地脱口而出：

"如果一定要我死了你才会改变你的想法而留下，那我就去死。"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想不到他妻子是如此的意志坚定。他试着向她描述那梦幻般美丽的未来，答应领她去寻找一个奇妙的世界，在那里只要往地上洒一些神水，植物就会硕果累累。各种各样能解除病痛的器械在那里都有出售，价钱便宜得像卖旧货。可是乌苏拉对他的甜言蜜语毫不动心。

"你不要成天胡思乱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吧,"乌苏拉说,"你瞧瞧他们,整天像野孩子一样,无人管教。"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把妻子的话一字不漏都听进去了。他从窗户里向外瞧去,只见孩子们光着脚丫,顶着烈日的曝晒站在菜园子里。他感到,是由于妻子的咒语才让他们从那个时刻开始出现。于是他内心产生了某种神秘而清晰的感觉,神思恍惚,思绪飘到遥远的回忆的国度去了。接着当乌苏拉打扫房间并打定主意一辈子也不离开的时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却出神地瞧着孩子们,直到眼眶都湿润了。他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无可奈何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好吧,"他说,"让他们来帮我把箱子里的东西全拿出来吧。"

他们最大的孩子霍塞·阿卡迪奥这时已经14岁了,他方头大耳、一头蓬松的头发,任性的脾气极像他父亲。尽管他像父亲一样身体魁伟壮实,可从幼时起就明显地表现出缺乏想像力。他是在马贡多建立以前,她母亲在爬山越岭的跋涉中怀上了他并生了下来。当他父母最终发现他身上没有任何异样,是个正常的孩子时,很感谢老天。奥雷良诺则是第一个在马贡多出生的人,到三月份就满六周岁了。他性格孤僻,喜静不喜动,在娘肚子里时就会哭,生下来时眼睛居然是睁开的。给他剪脐带时,他就晃动小脑袋,四处张望,辨认屋里的东西,还以好奇的目光观察着人们的脸庞,并且没有丝毫惊慌的神情。然后,他不再理会前来看望他的人们,把注意力全都放在那棕榈叶盖的顶棚上,承受着雨水的巨大压力的房顶眼看就要塌下来了。后来乌苏拉对他当时那紧张的目光也没有印象。直到有一天,那时小奥雷良诺已经三岁,他走进厨房时,乌苏拉正把煮沸的汤从灶火上端下来搁在桌子上。小奥雷良诺在门边惊慌地说:"快掉下来了。"于是那本来稳稳地放在桌子中间的汤锅,在孩子的预言下,便似乎被一种看不见的动力驱赶着开始朝桌子边移动,最后"嘣"的一声掉在地上打

碎了。乌苏拉对此大吃一惊，并把这事告诉了丈夫，但她丈夫把这解释为一种自然现象。他总是这个样子对孩子漠不关心，一方面是因为他感到小孩还没到智力发育的时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让自己沉醉于炼金术的研究。

可是，自从那天下午，他决定不走了，并让孩子们帮他打开装实验器材的箱子起，他开始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他们身上。逐渐地，那间僻静的小屋的墙上，被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地图与图表给贴满了。他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做算术，给他们讲世界上的奇闻异事，不但讲述了自己知道的东西，并且还给他们讲了一些连自己都不敢想像的东西。在他的谆谆教诲下，孩子们终于了解到：非洲南端的人们是那样聪明而平和，所以他们惟一的娱乐是静坐思考。爱琴海是可以不用坐船而直接走过去的，从一个岛屿跳到另一个岛屿，这样一直可以走到萨洛尼卡港。这些给人以错误的引导的课程都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记忆中一直都抹不去。很多年以后，每次当军官命令行刑队开枪的前一分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都会在脑海中浮现出那个温暖的三月的下午的情景：父亲在讲物理课时突然闭口不言了，当时他的一只手正举在空中，两眼一动也不动，呆呆地倾听着从远处传来的吉卜赛人吹笛擂鼓的喧闹声。吉卜赛人又来到村里，推销曼菲斯学者最新的发明，这些发明总是让村里的人吃惊不已。

这次来的吉卜赛人全部都是生面孔。而且这些青年男女只会说吉卜赛语，不会讲当地方言，他们皮肤油亮、心灵手巧、十分漂亮。他们的舞蹈与音乐在街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们带来了身上涂满各种颜色的、会念意大利抒情诗的鹦鹉，还有会跟着小鼓的节奏生一百只金蛋的母鸡，有猜透人们在想什么的猴子，有既可钉钮扣又能退热消炎的多功能机，有奇妙的让人忘却不愉快的往事的机器，还有消磨时间的药膏以及无数的其他新事物，每一件都是那样妙不可言，神奇无比，以至于霍塞·阿卡迪奥·布

恩地亚简直想发明一架有记忆能力的机器,把它们统统记下来做为保存。刹那间吉卜赛人打破了村庄昔日一贯的宁静,改变了村子的模样。马贡多的村民忽然被那人潮汹涌的集市搞得晕头转向,走在自己无比熟悉的大街上也可能会迷失方向了。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手拉着一个,怕孩子在混乱中走失,一路上他遇到镶金牙的江湖艺人与长着六条胳臂的杂耍演员。拥挤的人群散发出阵阵的屎尿恶臭,这难闻的气味再与檀香味混合在一起让他感到要透不过气来了。他像疯子一样到处寻找墨尔基阿德斯,想让他来为自己揭开这场令人莫名其妙而备感恐惧的恶梦中的无数个秘密。他问了很多吉卜赛人,可他们没有人能懂他的话,最后他来到墨尔基阿德斯常常搭帐篷的地方,在那里他碰到一个神情忧郁的亚美尼亚人,那人正在用西班牙语叫卖一种可以隐身的糖浆。当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好不容易从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挤进去时,那人已经一口喝下了一瓶黄澄澄的东西,他只来得及追上去问了一句话。吉卜赛人用诧异的目光看了他一眼,随即变成了一摊刺鼻的烟雾腾腾的沥青,还散发出刺鼻的味道,他的回答在空气中飘荡:"墨尔基阿德斯死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听这消息竟呆住了,他呆呆站在那里极力抑制着心中的悲伤,直到围观的人群被旁边的把戏吸引一哄而散,那忧郁的亚美尼亚人所变的沥青已经完全化成了蒸气,他还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后来,他从吉卜赛人那里也得到相同的答案,墨尔基阿德斯在新加坡沙滩上死于热病,他的尸体被丢入爪哇海最深的地方去了。孩子们对这个消息毫无兴趣。他们缠着要父亲带他们去看那些曼菲斯学者们不可思议的新发明。那张贴在一顶帐篷门口的广告上说,那个发明是属于所罗门王的。拗不过孩子们的苦苦哀求,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就花了三十个里亚尔买门票,领他们走到帐篷中央。有一个浑身长毛、头发全剃光了的巨人站在帐篷中央,他鼻子上穿着一个铜环,一条沉

重的铁链系在脚踝上，正守护着一只海盗箱。巨人一打开箱子，只见一股寒气从里面冒出来。箱子里别无他物只有一块巨大的透明物体，中间有很多枚小针，帐蓬顶上有个孔，夕阳的余辉从孔中流泻而下，照射在小针上，瞬时一片星光闪耀。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稀有之物，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下子不知所措，可他知道孩子们都在眼巴巴地企盼着他立刻作出解释，于是他大胆地嘟哝了一声：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

“不，”吉卜赛人立马纠正说道，“这是冰。”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不相信吉卜赛人的话，他把手向冰块伸去，想摸摸看究竟是什么，可巨人一下子推开了他的手。“你要付五个里亚尔才能摸一下。”他说。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付了钱，让手放在冰上停留了几分钟。接触到这个光芒闪耀而不知为何物的神秘物体，使他心里感到既害怕又高兴。他不知该如何向孩子们解释这一切，于是，又付了十个里亚尔，让孩子们自己去感知。小霍塞·阿卡迪奥把身子直往后缩不肯去摸那东西。与他哥哥相反，奥雷良诺往前跨了一步，把手放在冰上，可立刻又像被烫了似的缩了回来。“天哪，这是没有煮开的呢！”他吓得突叫起来。但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没有理会他。在眼前这个令人无法怀疑的奇迹中，这时竟忘掉了他以前那些均以失败告终的荒唐事业，忘掉了被丢入大海深处而成了乌贼的美食的墨尔基阿德斯的尸体。他又付了五个里亚尔，就像证人作证前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把手放在冰块上庄严而神圣地高声说道：

“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发明。”

第二章

在16世纪，当里奥阿査被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带领手下袭击时，乌苏拉·伊瓜朗的曾祖母被警报声与炮弹的轰鸣声吓破了胆，吓得神经失控，惊慌错乱中一屁股坐到了正燃着旺火的火炉上。烧伤造成了她终身残疾。她不能端坐在椅子上，只能先垫上并侧坐在垫子上。而且她走路的样子也非常怪异，所以她从此没有在人前迈过步子。她总是认为自己身上有股焦臭味，执意拒绝参加一切社交活动。晚上也从不敢睡个安稳觉，老是一个人呆在院子里等待天明。因为她总是做噩梦梦见那些英国海盗翻窗户钻进她的卧室，还带着会咬人的恶犬，用烧红的烙铁给她上可耻的刑罚。她丈夫是一个阿拉贡商人，他们结婚多年，并且生了两个儿子。为了治好她的恐惧症，他四处求医，并千方百计逗她开心，最终散尽家财，倾家荡产，于是带了家眷来到了远离海边的地方。他在一个坐落在山脉侧岗上的平原的印第安人居住的村子里安家落户，在新家中，特意为妻子造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卧室，这样，她就能逃离恶梦中的海盗的纠缠了。

在这偏僻几乎与世隔绝的村子里，很久以来就住着一个种植烟草的名叫让堂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克里奥尔人①。乌苏拉的曾祖父跟他合伙经营商业，结果获得成功，没过几年就赚了一大笔钱。漫长的几个世纪过去了，克里奥尔人的玄孙取了阿拉贡人的玄孙女为妻。因此，每当乌苏拉忍不住对丈夫异想天开发火时，就会把缘由追溯到三百年前的种种偶然事件，去诅咒弗朗西斯·德雷克，说他为什么要中了邪似的去劫掠里奥阿査。但这只是生气时口头说说，因为事实上，一直到死他俩都被一条比

① 克里奥尔人：是出生在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后裔。

爱情更坚实的纽带联系在一块:那是一种共同的责任心与良知。他们俩是青梅竹马的表兄妹,一起在那个古老的村子里长大。由于双方祖先的勤劳俭朴,善于持家等良好的习惯,那个村子成了全省最好的村子之一。尽管从他们一出生就似乎注定了他们的结合,可是当他们宣布即将结婚的消息时,还是遭到他们亲属的阻拦。他们担心,几百年来彼此联姻的两个家族好不容易有了他们两个健康的后代,一旦结婚,可能因为近亲血缘而生下畸形胎儿。曾经发生过一个可怕的先例,乌苏拉的一个姑母跟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叔父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从没穿过宽大的肥腿裤以外的裤子,在他生命的四十二年中一直都处于不懂人事的单纯状态,最后因流血不止而身亡。因为他一出生,身上长着一条象拔塞器一样软骨尾巴,尾巴端上还有一撮毛。他从没给任何女人瞧过这条尾巴。最后他请一个做屠夫的朋友用肉斧给他砍掉这条尾巴时,他的生命也随之结束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那时才年仅 19 岁,正处于年轻人的冲动时期,当时他不顾一切后果地说:“就是生下猪崽也没有关系,只要会说话就成了。”于是,他们俩就在重重阻力下成亲了,奏乐放炮热热闹闹的庆祝了三天。要不是乌苏拉的母亲时不时的吓唬她女儿,说他们很可能再生个怪胎出来,这样导致乌苏拉甚至不愿过夫妻生活,本来他们将会幸福地过完一生。乌苏拉担心身材魁梧、生性放纵的丈夫趁她熟睡时对她强行非礼,所以总是在睡前小心的穿上她母亲给她做的帆布套裤,裤子上还用绳子一层层圈住,绳子两端用精铁扣扣住。这样几个月平静地过去了。白天,丈夫养斗鸡,她和母亲一起在绣架旁绣花。晚上,他俩在床上拼命扭打一直能持续好几个小时,仿佛以此来代替性生活。后来人们也凭直觉觉察到,情况有些不对劲,于是,传出谣言说,乌苏拉结婚一年还是个处女,因为她丈夫在某些方面有缺陷。当然,谣言最后才传到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耳朵里。

“乌苏拉，你知道吗，你听见人家说的话么！”他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对妻子说。

“让他们嚼舌根去吧，”她说，“我们自己知道其实不是那样就可以了。”

这样六个月又飞快地逝去了，情况没什么改变，直到那个倒霉的星期天，在斗鸡时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赢了普罗登肖·阿基拉尔。阿基拉尔看到自己的鸡伤痕累累，心中十分恼火，他走到离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远一些的地方，用整个斗鸡场都听得见的声音说话。

“恭喜你啊，”他喊道，“也许这只公鸡能满足你太太的要求。”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言不发地拿好自己的鸡，对大家说了声：“我回头就来。”然后，冲着普罗登肖·阿基拉尔说：

“你呀，赶快回家去想办法找件什么防身之物吧，因为我马上要杀了你。”

十分钟之后，他提着他祖父那支用来猎杀野兽的标枪回来了。而此时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正在斗鸡场门口等着他，很多人听到这消息，纷纷赶了过来，已经有半个部落的人围在那里。普罗登肖·阿基拉尔还没反应过来时，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就以公牛般的力气和他的祖先奥雷良诺·布恩地亚第一消灭当地的老虎时的准确性，丝毫不差地将标枪插进了对方的喉咙。那天晚上，当人们在斗鸡场守在阿基拉尔灵前的时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走进自己的卧室，这时他太太正在穿那条贞节裤，他向她挥舞着标枪吼道：“把这个给我脱掉。”乌苏拉不敢违抗丈夫的命令，只是小声地嘀咕了一句：“出了事你负责。”话音刚落，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把标枪往地上一插，发出“嗖”的一声响。

“即使你生了蛇蝎，我们也养。”他说，“可就是再不能因为你的过错让村里出人命。”

这是六月的一个美好的夜晚，凉风习习，天空中高悬一轮皎

洁的明月，他们俩在床上一夜无眠。凉风吹进卧室，普罗登肖·阿基拉尔的亲人们的哀号声随着清爽的风吹进卧室，隐隐传进他们耳中，可他们俩却毫不理会。

尽管这件事被全村人认为是君子决斗，可是内疚却一直萦绕在他们心中。一天晚上，乌苏拉睡不着，到院子里去喝水，看到普罗登肖·阿基拉尔站在水缸边。他全身发紫，脸上满是哀伤，正在设法用芦草堵住喉头的伤口。她并不感到害怕，反倒对他充满了怜悯。回到房中，她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丈夫，可他不以为然。“死人怎么可能死而复生，”他说，“问题是我们难以忍受良心的谴责。”过了两个晚上，在浴室里面乌苏拉又见到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在用芦草擦洗脖子上的血迹。还有一个漆黑的晚上，她看到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在雨中溜达。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妻子不能摆脱自己的幻觉感到心烦气躁，可当他拿起标枪走出门口的时候，却看到被他杀死的阿基拉尔哭丧着脸站在那里。

“快给我滚得远远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歇斯底里地喊道，“否则的话，你回来几次我就杀你几次。”

普罗登肖·阿基拉尔还是一动不动站在那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心中也感到害怕，不敢把标枪扔开。从那以后他就寝食难安。被杀死的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在雨中瞧着他时的无限忧伤的表情、对尚在人间的人们的眷念之情以及在屋子里找水弄湿塞伤口的芦草时那焦虑的样子，这一切都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他也许挺难受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乌苏拉说，“看他孤身只影，多可怜啊！”乌苏拉的心被触动了，当她再次看到死者在掀灶上的锅盖时，就明白他要干什么了。从此以后，她在屋子的各个角落都放了盛满水的盆子。一天晚上，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自己房里看到正在洗伤口的死去的阿基拉尔，于是再也不能忍受了。

“好，普罗登肖，”他说，“我带领族人离开这个部落，能走多远

走多远，并且永远不再回来，这样你总可以安心了吧。”

就这样，他们开始举家迁移。一些与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同龄的朋友，因为向往冒险生活，也扔下了房屋、土地带着妻儿，离开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朝着那块未知的土地进发。临行前，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把标枪埋在院子里，杀掉了所有的斗鸡，尽管它们一只只都漂亮无比，他相信这样多少能叫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安心一些。乌苏拉只带了一只箱子，里面放着她的嫁衣、一些家用器具与从她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一小盒金币。他们并没有挑选具体的路径，只知道朝着与里奥阿查相反的方向走，以免留下任何踪迹或被任何熟人碰到。这是一回荒谬无比的旅行。到了第十四个月，因为一直只能吃猴肉，喝蛇汤，所以乌苏拉的肠胃开始犯病，但她却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身体各部分都长得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怪异之处。有一半路程，她是躺在一张吊床里，吊床系在两根杠子上，由两个男人抬着走过来的，因为她的两条腿肿得吓人，筋脉突起，几乎无法行走，孩子们虽然食不果腹，也没有安稳觉睡，眼神无光，叫人看了都心疼，可是他们比父母更能忍受长途跋涉的劳顿，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觉得新鲜、好玩。就这样差不多旅行了两年，一天早晨，他们终于看到山脉西麓。从云雾笼罩的山巅，人们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沼泽，那无边的水域的尽头与天尽头相连。遗憾的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大海。他们进入泥沼地并且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月以后，一天晚上，他们在一条砾石累累的小河边安了营，那小河离他们最后碰见几个土著的地方已经很远了。湍急的河水清彻透明，而且冰凉刺骨。若干年以后，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试图沿这条路线去奇袭里奥阿查，可是在这块地方走了六天后，他明白那个想法不现实。那天晚上在河边上过夜时，他父亲带领的那支队伍就像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不过，在旅途中他们的人口数目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了，并且所有的人都

希望颐享天年,寿终正寝(后来都如愿以偿了)。那天晚上,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做了一个梦,梦见这地方变成了一座喧闹的城市,城里的房屋的墙壁全都是用玻璃做的。他问那是叫什么城市,人家告诉他一个他以前闻所未闻、毫无意思的,但在梦中听来却很神奇的名字:马贡多。第二天,他说服了大伙儿,使大家相信他们找到大海的希望已经破灭。他命令大家把河边阴凉处的树木砍掉,开拓出一片空地,在那里修建房屋,建起了部落。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始终没有弄懂梦里用镜子作墙的房子的含义,直到那天他看到并触摸了那块冰,才自以为懂得了梦境包含的深刻意义。他设想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用水这种最普通的材料为原料,大规模制作冰块,并用它们来建造村里的新房屋。这样马贡多将不再是一个炎热的地方(一直非常热,持续的高温几乎可以把金属融化),而变得凉爽怡人。但是他没有像以往那样充满激情地坚持尝试建造制冰厂,那是因为当时他把所有精力放在教育儿子们上,尤其是对奥雷良诺,这个小家伙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炼金术有一种罕见的直觉。在清理完炼金试验室的积灰后,父子俩重读了一遍墨尔基阿德斯的笔记,这一次他们带着冷静的心情,不再因为内容的新奇而激动。然后,又耐心地进行了长时间的试验,以便设法把乌苏拉的金子从粘在锅底的锅巴中提炼出来。年轻的霍塞·阿卡迪奥对这事几乎从不插手。当他父亲把整个身心都扑在试验上的时候,这位任性的长子——和年龄相比,他的体格一直显得过分高大——长成了一个魁梧的小伙子,嘴唇边也开始出现嫩胡须。有天晚上,正在他脱衣服准备睡觉时,正巧乌苏拉走进了他的房间。顿时,一种又惭愧又怜悯的感觉在她心中升起:除了她丈夫外,这是她看到的第一个赤身裸体发育成熟的男人。他已经发育得这样如此齐全,以至于乌苏拉对此忧心忡忡。当时乌苏拉正怀着第三个孩子,当新娘时那种害怕的感觉似乎又回到她身上。

那个时候，有一个满嘴脏话、举止不雅、轻佻的并且会用纸牌算命的女人常常到家里来帮忙料理家务。乌苏拉跟她说起儿子的事，说他的发育似乎超过了他年龄的范围，这跟他表兄的猪尾巴一样，是不正常的，违反自然规律的。那女人听后纵声大笑，像玻璃声一样清脆的笑声，在整个屋子里回荡。“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事实正好相反，”她说，“这可是他的造化。”几天之后，为了证实她说的话，她拿了一副纸牌来，把自己跟霍塞·阿卡迪奥一起反锁在一间紧靠厨房的谷仓里。她十分平静地把牌在一张破旧的木匠桌上摊开，嘴里不着边际的说着话，小伙子静静地在一旁等待着，心里的厌烦情绪明显胜过了好奇之心。突然，她伸手摸了他一下。“长得多棒啊！”她真的恐惧了，好容易才挤出这么一句话。顿时霍塞·阿卡迪奥觉得骨头都要酥了，一种懒洋洋的恐惧包围了自己，他有一种想哭一场的冲动。那女人再没有给他任何暗示，可是当天晚上，霍塞·阿卡迪奥整夜无眠，一直回味她胳肢窝里散发出来的、埋藏在她皮肤底下的那股烟味。他渴望时刻与她在一起，希望她就是自己的母亲。希望他们俩永远呆在谷仓，让她说他“多棒啊”。希望她再摸摸他，说他“多棒”。一天，他实在无法忍耐这种感觉的折磨，便登门去找她。他像一般去拜访的人一样，敲门进去，但坐在客厅里一言不发，这让人难以理解。这时候他不再想她，他感到她变了，跟她那股烟气在他心中产生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好像她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于是，喝完了咖啡后他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她家。当天晚上，辗转无眠中，他又一次强烈的想念她，渴望与她在一起，可这次出现在他脑海中的不是谷仓里的她，而是那天下午的她。

又过了几天，女人忽然喊他上她家去。家里只有她与她母亲。她借口说要教他玩一套纸牌戏法，领他进了卧室。一进卧室，女人放肆地抚摸他，一阵震颤后失望逐渐占据了上风，他觉得心中无比害怕，这种恐惧远胜于快感。她要他当晚去找她。他口

头上敷衍着答应了,心中明白他不可以去。可是,那天晚上,他像热锅上的蚂蚁,浑身燥热,无法入睡,于是他知道,即使他能力不足也还得去找她。黑暗中他听到弟弟睡梦中有节奏的呼吸声、隔壁屋里他父亲的干咳声、院子里母鸡的喘息与蚊子的嗡嗡声,还听到了自己怦怦的心跳声,直到这一刻,他那热得发昏的头脑才感觉到四周世界混乱的喧嚣声。他摸黑穿起衣服,来到了一片死寂的大街上。他在内心祈祷着那女人家的大门是闩上的,而不是像她答应的那样虚掩着,但是事实上门根本没有关。他只是轻轻用指尖一推,铰链发出一阵暗哑的、断断续续的呻吟,这响声在他心中引起了冰冷的回响。他侧过身子,踮起脚尖,尽量不发出声音。一走进房间就闻到了那股思念已久的烟味。这时他还是在客厅里,那里挂着那女人的三个兄弟的吊床。他不知道吊床挂的具体位置,黑暗中又辨认不出来,因此只能摸索着穿过客厅,然后去推开卧室的门,在注意避开障碍物的同时,还得认准方向,不能摸错了床。他达到目的地,但其间还是不小心碰到了吊床上的几个小伙子,因为吊床挂得比他想像中的低。一个在打鼾的人在睡梦中翻了个身,用失望地语气嘟哝了一句:“那是礼拜三。”当他推开卧室的门时,虽然他已十分小心,但因为地面高低不平,所以房门还是擦着地板发出一些声响。在一片漆黑之中,他突然明白自己像迷途的羔羊,可已经没有了退路。在这间狭窄的屋子里睡着她的母亲、她的一个姐妹与她丈夫和两个孩子,还有那个大概根本不在等他的女人。要不是那烟味充斥整个房子的话,本来他本可以循着气味找去,但那气味是那样骗人,充斥着整个房子,似乎无所不在,难以捉摸,但又像一直藏在她皮肤底下那样清晰可辨。他好大一会儿也只是呆立在那里,正当他惊恐地怀疑自己怎么会落到这孤立无援的绝境时,忽然,一只伸开五指在黑暗中不停摸索的手触到了他的脸庞。这一下并没有让他吃惊。因为虽然他不知道,那女人却一直都在眼睁睁的等他。于是,他很顺从地跟

着那只手走了过去，在一种难以言喻的内心恐惧的筋疲力竭的状态中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在这神秘莫测的黑暗之中，他觉得自己已经束手无策。那里闻到的不是女人的气味，取而代之的是阿摩尼亚臭味。他试图让那女人的面容在脑海中浮现，可出现在眼前的是乌苏拉的脸。他模模糊糊地知道，他正在干一桩渴望已久但从不敢奢望能如愿以偿的事，最郁闷的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他弄不清脚在哪里头又在哪里，也不明白究竟是谁的脚是谁的头。冰冷的寒气与肚子里的空气都开始让他有点无法忍受，但更受不了的是那种无边的恐惧和那既想逃走又想永远留在那恼人的寂静和可怕的孤独之中的、缺乏理智的渴望。

这个女人叫庇拉·特内拉。她是在马贡多建立之后的众多移民中的一个。她家里人把她领来是为了让她彻底摆脱一个男人，那人在她十四岁时强奸了她，然后又一直爱了她八年，直到她二十二岁。可是他从没下决心公开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是个背井离乡，漂流在外的异乡人。他答应等他处理完一切就天涯海角地跟随她，可没有耐心等到那个时候。她把男人们全当成是他，不论是高个还是矮个，金发还是黑发，也不管是陆路来的还是海路来的，只要通过纸牌得到肯定的答案，她就跟他们混上三天、三个月或者三年，在长期的等待与放纵中，她的身体迅速衰老，干瘪，脾气也越来越坏，可内心的激情却依然如故。霍塞·阿卡迪奥被这个奇妙的玩物弄得神魂颠倒，天天晚上都要大着胆子潜入她家与她厮混。有一次她家的门给闩上了，他敲了几下，没人回应，心想，既然有胆量敲门，就应该一直等到底。他在黑暗中站了半晌，她才给他开了门。白天，他躺着睡大觉，满脑子都是前一夜的情况。可是，当她兴高采烈、若无其事地到家里来谈天说地的时候，他也能毫不费事地掩饰自己的紧张情绪，因为这个突然爆发出来的笑声能把人吓一大跳的女人，当她在教他把呼吸掉过来，向里呼气、让他憋住气，止住心跳、让他懂得人为什么害怕死神

时，这个女人跟晚上的女人是两个人，二者似乎毫不相干。他总是那样神游太虚，以至当他父亲和弟弟终于成功地将乌苏拉的金子从那金属锅巴中提炼出来的这一消息哄动全家的时候，他还不清楚大家为何这般欣喜万分。

事实上，通过长期孜孜不倦的工作，他们获得了成功。乌苏拉非常高兴，她甚至感谢上帝创造了炼金术。小小的炼金试验室被闻讯而来的村民挤得满满的，主人们拿出番石榴果酱与小面包，庆祝自己创造了这一奇迹。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向众人展示试验用的坩埚与回收的金子，好像这都是他的胜利成果。他挨个儿给人看，最后来到大儿子面前。这几天大儿子差不多没有踏进炼金试验室一步，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把那块黄澄澄的金属摆在儿子面前问他："你看这是什么？"霍塞·阿卡迪奥坦率地回答：

"狗屎。"

他父亲反手在他嘴上狠狠的掴了一巴掌，打得他眼冒金星，鲜血从嘴角渗出来。那天晚上，庇拉·特内拉在黑暗中拿了药瓶与棉花，用野菊汁为他擦洗伤口，还为他做了所有他所希望的事而不用他出丝毫的力气，只须轻松地在那里享受，让他得到万般爱抚而不让他受到伤害。他们俩一直亲热着，过了不久竟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

"我要你只属于我一个人，"他说，"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事公布于众，这样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长相厮守，而不用偷偷摸摸的了。"

她没有否定他天真的提议。

"那样真好，"她说，"要是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开着灯，把对方看个清楚明白，而且，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谁也不能干涉我们，你呢，想到什么下流话就可以对我窃窃私语。"

听了庇拉·特内拉的这一番话，对父亲的切齿痛恨以及立即

抛开一切,把他们相爱的事公之于众,让他产生了一种执著的勇气。在这种冲动的鼓励下,他不假思索、不考虑任何后果就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的弟弟。

一开始小奥雷良诺觉得这十分不妥,只知道他哥哥这样大胆的行径很可能引来巨大的危险,却体会不到这类事情使人神魂颠倒的迷人之处。逐渐地他也受到欲望的感染,他缠着要他哥哥讲述种种细枝末节,跟哥哥同甘共苦,一起担惊受怕,也分享着他内心的欢乐。他经常彻夜不眠,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等他哥哥等到天亮,等哥哥悄悄摸回家时两人又毫无倦意地谈论到起床。这样,两兄弟很快都变得萎靡不振,无精打彩。对父亲的炼金术与学识才智他们再也不感兴趣,两人一起陷入了孤僻的怪圈中。"这两个孩子整天神不守舍,"乌苏拉说,"也许肚里有虫吧。"她用捣烂的土荆芥给他们熬了一剂泻药,兄弟俩以出乎母亲意料的坚忍精神把那味道让人作呕的药喝了下去。于是,在一天中两人跑了十几次厕所,拉出了几条粉红色的蛔虫。他们俩欢天喜地把这个端给别人看,因为这样就可以引开乌苏拉的注意力,使她不再去想他们为什么会心不在焉与精神不振。那时,奥雷良诺不但能够理解哥哥的心情,而且对哥哥的体验感同身受,因为有一回当霍塞·阿卡迪奥还眉飞色舞地讲述爱情的奥妙时,他打断了对方的话问道:"有什么样的感觉呢?"霍塞·阿卡迪奥马上回答说:

"就像地震一样,让人震撼不已。"

阿玛兰塔出生时是一月的某个礼拜四的凌晨两点。在其他人走进房间之前,乌苏拉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孩子。孩子小巧的、湿漉漉的身体像条小蜥蜴,但各部分跟正常人无二。直到看见家里挤满了人时奥雷良诺才知道妹妹出世了。他趁人多混乱跑出去找哥哥,他哥哥从晚上十一点钟就溜出去找那女人了。因为当时情况非常紧急,他甚至来不及思考怎样才能把哥哥从庇拉

·特内拉的卧室喊出来，就来到了那女人家门口。他在庇拉家周围徘徊了好几个钟头，不停的吹口哨打暗号，但又不敢敲门，直到天快亮时才不得不回家。他看见霍塞·阿卡迪奥一脸天真相，逗弄刚刚出生的妹妹。

乌苏拉刚坐完四十天的月子，吉卜赛人又到这个小村庄来了。这次来的还是那批拿来过冰块的走江湖玩把戏的那些人。跟墨尔基阿德斯他们那群人不一样，不久事实表明他们不是带来人类先进发明的使者，而是在贩卖娱乐消遣。就连那回带来的冰块，也只是作为一件奇物在马戏团里展示，而不是作为对人们的生活有用处的东西兜售的。这一回，除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外，还拿来了一张飞毯，但不是当作交通发展的一项重大成果，而是作为一种供消遣的东西介绍给村里的人。当然，村里人挖出了他们仅有的最后几小块金子，用来享受一趟短暂的越过村舍的飞行。由于全村人的注意力都被吉卜赛人吸引了过去，霍塞·阿卡迪奥与庇拉逍遥自在地在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他们像是一对幸福的情侣混杂在喧闹的人群中而没有被人发现。他们甚至怀疑，爱情可以是一种比他们夜间幽会时放纵不羁但转瞬即逝的快感更平静，更深沉的感情。但是，很快庇拉却说了一番大煞风景的话，她看见在她的陪伴下，霍塞·阿卡迪奥兴致勃勃，便不顾场合与后果，一下子把什么都告诉了他。“如今你真的成了一个男子汉了。”她说。他一下子不明白她要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她又给他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就要有儿子了。”

听了这话，霍塞·阿卡迪奥吓得魂飞魄散，接连几天不敢走出家门一步。只要一听到庇拉在厨房的格格笑声，他就胆战心惊地跑去躲在炼金试验室中。那时，因为得到乌苏拉的称赞和允许，试验室的炼金装置又重新得到启用。看到儿子迷途知返，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欣然接受了他，终于开始了教他做寻觅炼金

石的工作。一天下午，孩子们看着高速飞行的飞毯风弛电掣般掠过试验室的窗户，驾飞毯的吉卜赛人与本村的几个小孩正在飞毯上洋洋得意向他们挥手示意。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却连正眼也不瞧他们。“让他们暂时得意一下，”他说，“将来我们要乘坐比这条破床罩更科学的工具，比他们飞得更好、更快。”尽管霍塞·阿卡迪奥装得专心致志，可他一直无法明了哲人之蛋的威力，在他看来，那只是一只坏了的试管而已。心中的苦恼仍紧紧地纠缠着他。他吃睡不宁，坐卧不安，眉头总是紧锁，跟他父亲做事失败时一模一样。他这样神魂颠倒，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还以为是他对炼金术过分专注所致，所以亲自接替了他在实验室的活，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放松一下自己。奥雷良诺明白，他哥哥已经变了，不再像以往那样随便，过去他们是共同分享一切，他对他无话不说，如今却变得守口如瓶，不仅对他无话可说，还似乎对他怀有戒心。霍塞·阿卡迪奥痛恨这个世界，希望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一天晚上，他像平常一样从家中溜了出来，但没有去庇拉·特内拉家，却来到吉卜赛人安营扎寨的地方，挤进了看热闹的人群中。他在各种新颖奇特的玩具中间走来走去，但没有发现一样让他感兴趣的东西。最后，他的眼光落在游艺场那面的一个人身上：那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吉卜赛人女郎。她差不多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串玻璃珠拴在身上，低着头。这是霍塞·阿卡迪奥有生以来见到的最美丽的女子。她在人群中观看着一条蛇，它是因为不听父母的话而由人变成的。

霍塞·阿卡迪奥对这悲惨，令人落泪的场面毫不在意。那边人们在审问人蛇，听它凄惨的回答，这边霍塞·阿卡迪奥拨开人群，移步来到吉卜赛女郎所在的地方，在她的后面站定了。他逐渐靠着她的背后，察觉到异样的姑娘想让开，但霍塞·阿卡迪奥却更加用力地紧贴在她背脊上。于是她明白，但依偎着他又不敢挪动半分，又惊又怕地浑身颤栗，因为她不敢相信这样明白的事实。

最后，她脸上带着略带扭曲的微笑回头看了他一眼。这时，两个吉卜赛人把蛇塞进笼子，并且把笼子搬进了帐篷。主持节目的吉卜赛人高声宣布道：

“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要请诸位看令人毛骨悚然的节目，这个女人因为偷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而受到惩罚，每天晚上这个时候要被砍一次头，一直要持续一百五十年。”

霍塞·阿卡迪奥与那个姑娘没有观看血腥的斩首的场面。趁人们的注意力被紧紧吸引住时，他们走进姑娘的帐篷，一面脱衣服一面迫不及待地亲吻起来。这是一只瘦弱的小青蛙，那纤细的双腿还不及霍塞·阿卡迪奥的胳膊粗，可她的热情与青春活力却补偿了体态的单薄。然而，霍塞·阿卡迪奥有点不太适应这一切，因为他俩是在一顶公用帐篷中，进进出出的吉卜赛人在不停的搬着马戏道具，旁若无人的做自己的事情，有时还在床边玩玩骰子游戏。整个帐蓬被悬吊在中间撑柱上的灯火照得通明透亮。在他们俩爱抚亲热的间歇，躺在床上的霍塞·阿卡迪奥不知如何是好，而姑娘就躺在他旁边。没多久，一个体态丰满的吉卜赛女人进来了。一个男人陪着她，那人既不是参加演出的，也不是本地人。那女人也不招呼一声，就眼瞪瞪地盯着霍塞·阿卡迪奥看，她眼中流露出不胜羡慕之情地看着这头憩息着的体格健壮的公兽。

“小伙子，”她喊了起来，“愿上帝保佑你健壮！”

霍塞·阿卡迪奥的女伴让他们安静的闭上嘴，于是，那对男女就在离床很近的地上躺下了。他们的热恋激发了霍塞·阿卡迪奥的欲火。姑娘眼眶里噙着泪水，周身被一种忧郁的神情和一种模糊的泥浆味包围着。可她以惊人的坚强和毅力承受了这一切重创。此时，霍塞·阿卡迪奥只感到浑身飘飘然的似乎进入了仙境，在那里，他的心被一股柔情的淫荡之泉所包围，泉水涌进姑娘的耳朵，又从她的口中流出，变成了她的语言。那天是星期四。两天后，也就是星期六的晚上，霍塞·阿卡迪奥在头上裹上红布，跟

着这批吉卜赛人走了。

发现儿子失踪的乌苏拉，就在村子里四处搜寻。吉卜赛人遗弃的营地里只留下一堆堆垃圾，还混杂着从熄了火的炉子里倒出来的还在冒烟的灰烬。已经有人在那里来回走动，寻觅扔在垃圾堆中的玻璃珠。那个人告诉乌苏拉说，前一天晚上他看到她儿子头上裹着红布混在一群喜剧演员中，并且推着那辆载人蛇的笼子的小车走了。乌苏拉回家告诉丈夫："他跟着吉卜赛人去四处流浪啦！"丈夫对此没有什么反应，似乎失踪的不是自己的儿子。

"希望事实如此，"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边说，一边在石臼中碾着，那些被碾碎了又烧结成块的东西，他已经把这种过程反复很多次了。"这样他才能学会做个真正的男子汉。"

乌苏拉在家中难以安坐，便出门打听吉卜赛人的去向，一边走一边问，总觉得自己在逐渐接近他们。她愈走愈远，等到发觉到这一点时，已经不想掉头往回走了。直到晚上八点钟，忙碌不休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才发现妻子不见了。他把捣碎了的物质放在烘床上加热的时候，小阿玛兰塔哭哑的嗓门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到处找了一遍，这才发现乌苏拉不见了。几钟头以后，他召集了一批男人，打点整齐，把阿玛兰塔托付给一位自愿照顾她，给她喂奶的妇女，就顺着乌苏拉走的方向，沿着几乎长满杂草的小路，一路追寻过去。奥雷良诺也跟着他去了。天亮的时候，几个说着他们听不懂的方言的土著渔民打着手势告诉他们，那里从没有人经过。他们没有泄气，一直找寻了三天，最后无功而返地回到了村子里。

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都是垂头丧气，无精打彩。他像慈母般地照料着阿玛兰塔，给她小心地洗澡，换衣服，一日四次送她去奶娘那里喂奶，晚上还为她唱歌，这一点连乌苏拉都没有做过。有一回，庇拉·特内拉毛遂自荐的请求在乌苏拉回来之前帮助他料理家务。凭直觉奥雷良诺明白他哥哥

与母亲的失眠与这个女人有关。他一见庇拉进来,只觉得一种清晰的想法在头脑中闪过一道亮光,于是他清楚了,他哥哥的出逃与随之而来的母亲的失踪,其根源都是这个女人,是她一手造成的。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用充满敌意的眼睛瞪着那女人,让她再也没有踏进他家的大门。

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切逐渐平息了下来。不知从何时起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父子又回到试验室里,他们把各种粉末混在一起,把试管在酒精灯上加热,从烘床上拿下放了好几个月的东西,重新耐心地开始试验。连尚在襁褓里的阿玛兰塔,也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在水银蒸气缭绕的小屋里专心致志地工作的父亲与哥哥。乌苏拉出走后几个月,好几桩怪事连续在实验室中发生了。一只放在柜子上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试管,突然变得重得没法搬动。工作台上的一锅水,还没有被加热就沸腾起来,并且在半小时后蒸发得一干二净。父子俩瞧着这些现象惊喜交加。他们不能解释这些现象,于是只能说这是一种预兆,预示新生事物的出现。一天,阿玛兰塔的小摇篮竟不胫而走,在房间里兜了一圈。奥雷良诺大吃一惊,赶快跑过去牢牢按住。可是,父亲却毫不惊慌,他把摇篮放回原处,用绳子把它与桌脚缚在一起,心想,盼望已久的事终于要发生了。这时,奥雷良诺听到他说:

“就算你不怕上帝,也会对金属感到恐惧呀!”

忽然,失踪了近五个月的乌苏拉回来了。她没有流浪过的沧桑,反而神情兴奋,满面春光,穿着村子里从没见过的款式新颖的衣服回到家中。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此心里乐开了花。“果真这样!”他喊道,“我早就知道事情会这个样子。”一切果如他所料,因为在那段闭门不出的漫长日子里,他一面做试验,一面在心中祈求着,希望即将出现的奇迹不是发现点金石,不是发现吹一口就能让金属具有生命的灵气,也不是发现让家中的铰链门锁变黄金的神奇魔法,而是如今已经发生的事情:乌苏拉回家。然

而，乌苏拉却不像他那般有着久别重逢的喜悦。她只是像平常那样和他接了一个吻，好像他们只分别了一个钟头似的。她对他说：

“你看看门外有什么。”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走到街上，看到一大堆人，他过了好久才从惊讶中恢复过来。这些不是吉卜赛人，而是与他们一样头发平直、有着棕褐色皮肤的男男女女，讲的是和他们同样的语言，大概连感受痛痒也是用同样的方式。他看呆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他们带来了载着食物的骡子与载着出售的家具、日用器具、烟卷与轻便瓦器的牛车，可他们不像吉卜赛人那样敲锣打鼓，喧闹无比。他们全来自沼泽地的那一边，用了两天时间走到这里。那里的村镇每月都收到邮件，造福于人类的机器在那里也可以看见。原来，乌苏拉没有追上那批吉卜赛人，可却找到了她丈夫在失败的远征中没有找到的那条通向伟大发明的道路。

第三章

庇拉的儿子刚出生两个星期后，就被送到祖父母家中，让祖父母抚养。因为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不能容忍自己的亲生儿子被别人抚养成人，敌不过丈夫的执拗的乌苏拉，只得勉强收留了他，可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要隐瞒孩子的身份。尽管孩子取名叫霍塞·阿卡迪奥，但为了区分清楚，大家只称他阿卡迪奥。那时正是村中忙碌的时节，几乎没有人可以空出时间来照料孩子们。他们被托付给维茜塔肖恩，一个来自瓜希腊[①] 的印第安女人。她一直患有部落失眠症，为了根除它的折磨，才与她弟弟一起到村里来的。姐弟俩又听话又懂事，乌拉苏收留了他们，叫他们帮忙做些家务。就这样，阿卡迪奥和阿玛兰塔首先学会的是希腊语而不是西班牙语，还学会了喝蜥蜴汤、吃蜘蛛卵。对此乌苏拉一无所知，因为她正在忙着做自己的生意，出售糖制小动物，生意很红火。马贡多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马贡多。乌苏拉带的那些人，到处宣传他们原先住的地方是如何的好，生活条件比沼泽地这里优越百倍，因此，这个往日宁静的村落不久就变成了繁华的集镇，有商店与手工工场，镇中心是一条永久性繁华的商业街道。头一批穿尖头靴、戴耳环的阿拉伯商人就是沿着这条道路来到这里的，他们用玻璃珠项链跟人们交换金刚鹦鹉。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简直是一刻都不能安分地呆着，他被现实中近在咫尺，触手可及的前景迷住而不可自拔，炼金试验室中想像的世界再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把摆弄了数月之久、已经初步分解了的物质撂下，又变成了当年规划街道、设计住宅，给城中每个人都平等的那个有着雄心壮志的汉子。他很快在新来的居民中树

① 瓜希腊：哥伦比亚省名，首府是里奥阿查。

立了威信,以致于他们不管从打一座地基的大事还是竖一道篱笆的小事,都来找他商量,而且大家都同意由他来分配土地。不久,走南闯北的吉卜赛人又来了。这次他们给人们带来的礼物是一座流动的赌场。人们热情洋溢地迎接他们,并且希望在他们之中看到霍塞·阿卡迪奥的身影。可是,他没有回来。乌苏拉一直认为儿子是因为人蛇出走,但这次吉卜赛人并没有把人蛇带来。于是,大伙儿一致反对让吉卜赛人在镇子里安营,而且从此禁止他们到镇里来,因为在他们看来,吉卜赛人传播的是淫秽和堕落的东西。不过,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明确表示,镇子的大门将永远欢迎墨尔基阿德斯的部落的到来,因为他们渊源流传的智慧和神奇超凡的发明曾经带给镇子兴旺与发达。可是,据游历四方的人们说,墨尔基阿德斯的部落由于超出了人类智慧的界限,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至少一时已不再沉迷于幻想之中。他在短时期内建立了已经繁荣昌盛的村子的新秩序,安排好了工作,并且同意释放那些他捕来的小鸟,给它们自由。从建村起它们便一直用啁啾之声让村子不致于太过寂寞,如今代替它们的是每家每户的音乐钟。那些制作精美的木钟是用金钢鹦鹉和阿拉伯人换来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把钟校得非常准确,这样,每隔半个钟头镇子里的钟就会奏着同一首乐曲,并且连续不断,那欢快的音乐遍布小镇。每天时钟都会很精确地同时达到正午点,然后奏起一支完整的华尔兹舞曲。也是在那些年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决定栽种扁桃树以代替镇子街上的槐树。他还发现了让树木四季长青永不枯竭的秘密,可一直秘不外传,不告诉任何人。这样过了很多年,马贡多已是这个小镇上布满了锌皮盖顶的木屋,在它最古老的街道上还长着盘曲扎龙、积满尘土的扁桃树,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没有人知道是谁种下了它们。正当奥雷良诺的父亲一直致力于治理这个城镇,让它焕发新颜

时，他母亲也在做自己的事业，一天两次把做好的成串的糖鸡儿、糖鱼儿拿出去卖，靠卖得的钱养家度日，还好她的生意一直不错，而奥雷良诺自己却每天把自己关在被遗弃的炼金试验室里，自己研习炼金术。他个子长得很快，没多久，哥哥留下的衣服已经不合身。他开始穿父亲不穿的衣服，可先要让维茜塔肖恩把衬衣打个褶，把裤子稍作修剪，因为他没有父兄那样魁梧的身材。青春期来临了，他的嗓音开始变沙哑，这让他变得沉默寡言，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呆着，然而却恢复了他出生时那敏锐的目光。他潜心于无师自通的冶炼试验中，几乎连吃饭也在试验室里吃。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见他越来越难以理解，心中很替他担心，以为他大概需要一个女人了，于是把家里的钥匙给他，还给了他一点钱。可是，奥雷良诺却把钱全部花在买配制王水的盐酸上，还把钥匙给镀上金。他这种古怪的行为反常于阿卡迪奥与阿玛兰塔，他们已经到了换牙的年龄，可走路的时候还要拉着印第安女人的披巾，并且固执地不愿讲西班牙语而讲瓜希腊语。"你根本没有资格抱怨！"乌苏拉对丈夫说："这是遗传，想想当年你干的蠢事。"当她自己哀叹这厄运，深信孩子们的反常与长猪尾巴一样是上天对他的惩罚的时候，奥雷良诺看她的眼光，使她如堕云里雾中。

"有人要来了。"他说道。

乌苏拉同往常一样，每当他预言一些事情时，她总是用家庭主妇的推理来打击他，贬斥他。有人来是正常的，每天有路过马贡多的外乡人多达十几个，这既不会让人惊慌，也不算什么未卜先知。可是，奥雷良诺却对她的话置之不理，他对自己的预言抱有极大的信心。

"我不清楚谁会来，"他坚持说，"可不管来的是谁，他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果然，星期天的时候雷蓓卡来了。年仅十一岁的她，跟着几

个皮货商风尘仆仆从马努雷[1] 来到这里。有人把她和一封信委托那些商人一起顺路带到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家里。他们也不知道请他们帮忙的人是谁。雷蓓卡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小行李箱,一把绘有彩色小花的木摇椅和一个咔咔作响的帆布口袋,她父母的遗骨就装在那里面。那封写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收的信语气十分亲切,信中写道,不论离别多久、相距多远,写信人一直在内心深深地爱着他。出于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发善心把这可怜的无依无靠的孤儿送来了。那孤儿与乌苏拉有远房表妹关系,也与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沾亲带故,只是关系更远一些。她是她挚友尼加诺尔·乌育阿与他尊敬的太太雷蓓卡·蒙铁尔的女儿,如今这两人已经进入安宁的天国在上帝身边,他们的遗骨也交给这孩子,并希望按基督教葬礼让他们入土为安。信中提及的人名与信后的落款都写得一清二楚。但是,不管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还是乌苏拉,都想不起自己还有亲戚叫这样的名字,甚至是与收信人同名的人都不认识,更不用说在遥远的马努雷了。而女孩对他们的问话根本不予回答。她一到这里就吮着指头坐在摇椅上。不管人们对她说什么,她都没反应,似乎听不懂他们的话。她身上穿着一身已经很旧了的黑色斜纹布衣服,脚上穿了一双斑驳的漆皮靴。头发梳到耳后,用黑缎带在头上扎了蝴蝶结,肩上披的那条花纹,已经是汗渍斑斑,布满尘土,一颗包着铜托的食肉兽牙齿,戴在纤细的右腕上,那是预防眼疾的灵符。她皮肤发青,腹部圆胀如鼓,似乎身染疾病,并且很久都在饥饿的折磨中生存。然而,当人家端饭给她吃时,她却把饭盆搁在腿上,一动也不动。大家几乎都认为她是聋哑人了。直到那些印第安人用印第安话问她想不想喝水时,她的眼珠才开始转动,好像刚刚认出他们似的,点点头表示要喝。

---

① 哥伦比亚沿海小城。

就这样，家里人别无他法，只好收留了她。大家决定叫她雷蓓卡，因为照那封信所说，她妈妈就叫雷蓓卡。奥雷良诺曾耐心地把圣徒名册给她从头到尾念了一遍，但是她对任何名字都没反应。那时的马贡多还没有死过一个人，所以没有公墓。他们只好先把骨灰袋放在家中，等到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时再安葬。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似乎并不安分，经常出现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像生蛋母鸡似的发出很大的动静。过了好久雷蓓卡才开始适应新的生活。她躲在家中最僻静的旮旯里，坐在摇椅上吮指头。她对任何东西都漠不关心，只有那挂钟的音乐使她惊恐万分，每隔半个钟头她就用畏惧的目光四处搜索一番，好像那音乐藏在空中似的。一连几天她都不吃饭，甚至喂给她也不吃，谁也搞不懂她怎么没有饿死。最后还是印第安人解开了这个谜。因为他们经常蹑手蹑脚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他们看见雷蓓卡只吃院子里的湿土与用手指从墙上艰难抠下来的石灰块。显然她父母或者其他扶养人都曾因这恶习而责罚她，因此她不敢光明正大而只能偷偷摸摸的干，她把弄到的东西分成几份，趁没人看见时赶紧吞咽下去。从此之后，大家对她严加看管，还把奇苦无比的牛胆汁洒在院子里，在墙上涂满辣椒水，以为这样她会被迫改掉这一恶习。可她还是狡猾而巧妙地寻觅着湿土，以致乌苏拉不得不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她把桔子汁搁在土锅里，加进大黄，放在露天过夜，第二日叫雷蓓卡空腹喝下。这个土方子从来没有人告诉乌苏拉说可以医治食土恶习，可是她认为，在空腹中苦汁一定会使肝脏产生剧烈的反应。虽然雷蓓卡体型瘦弱，可却异常倔强难驯，给她灌汤药还得费力地卡住脖子，像在制服一头烈性牛犊。她拳打脚踢，又是咬人又是吐唾沫，嘴里还一直说些旁人听不懂的话，几个大人都差点无法对付她。据惊愕无比的印第安人说，这些话是印第安语中最下流的骂人的脏话。乌拉苏知道后，在治疗的同时还用上了暴力，在她不驯服时用皮带教训一顿。也不知道究竟

是大黄还是鞭打起了作用,几个星期后雷蓓卡开始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她跟阿卡迪奥、阿玛兰塔一起玩耍,他们则把她当作大姐姐。她的胃口日渐变好,饭量也大增,而且学会了熟练地使用叉匙。不久,大家又发现她的西班牙语说得丝毫不比印第安语差,她的手很巧,手工活都干得不错,还会给挂钟奏出的华尔兹舞曲唱她自己编的滑稽可笑的歌词,并且随着钟声唱出来。很快大家就把她看成家中的一份子。她对乌苏拉非常亲近,甚至远胜亲生子女。她称呼阿玛兰塔为妹妹,称呼阿卡迪奥为弟弟,称奥雷良诺为叔叔,称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爷爷。因此到头来她也正式成为布恩地亚家族的一名,被冠以雷蓓卡·布恩地亚的名字来了。而且这也成了她一生中惟一的名字。

雷蓓卡的食土恶习被治好后,乌苏拉安排她到孩子们的屋里睡。一日晚上,与他们睡在一起的印第安女人偶然走来,听到有一种持续的怪声从房间的角落中传出。她以为是什么动物钻进了房间,害怕地起身去看,只见雷蓓卡吮着指头坐在摇椅上,两只眼珠像黑夜中的猫儿似的闪闪发光,维茜塔肖恩见此惊恐万状,心中开始替雷蓓卡担忧起来,因为她从这双眼睛里看到了一种可怕的病症,这就是她与弟弟抛弃了家中优越的生活条件,背井离乡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历史悠久的王国的间歇性的失眠症。

卡都雷听闻这个消息在天亮前就离开了家。但他姐姐没走,因为她相信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即使跑到天涯海角,她也无法摆脱这致命的疾病。其他人却对维茜塔肖恩的惊慌不以为然。"假如我们从此不再睡觉,那岂不更好,"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兴奋地说,"那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然而,维茜塔肖恩很严肃地告诉他们,失眠症最可怕的地方还不在于它会让人毫无倦意不能入眠,随着病症的发展,以后病症会逐渐加重,最后会让人失去记忆。就是说,一旦患者习惯于彻夜不眠,就会在百无聊赖的漫长黑夜中开始从记忆中抹去童年的印象,然后

会逐渐把事物的名称与概念忘掉，最后会连人都认不出，甚至失去自我意识变成一个完全忘掉过去的白痴。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听后置之一笑，他认为那是印第安人根据他们的迷信思想杜撰出来的病痛。可是乌苏拉却谨慎地把雷蓓卡与其他孩子隔离开，以防万一。

又过了几个星期，维茜塔肖恩好像也不再恐惧了。有天夜晚，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床上辗转着难以入眠。这时乌苏拉也醒了，问他怎么了，他回答说："我又想起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来了。"夫妻俩睁着眼睛直到天亮，可是第二天还是精神百倍，甚至忘记了夜晚中那令人心烦的记忆。午饭的时候，奥雷良诺告诉大家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他昨夜通宵在试验室里给一枚别针镀金，准备在乌苏拉生日那天当作礼物送给她。到了第三日，该睡觉的时候大家都兴致勃勃毫无倦意，这才发现他们已经有五十多钟头没有合眼了，可是大家还是没怎么在意。

"孩子们也都睡不着，"印第安女人还是相信一切都是天意，她说，"只要病魔一进这个家，它谁也不会放过。"

的确所有的人全染上了那可怕的失眠症。乌苏拉从她妈妈那里学会了辨识草药的药性与药用价值，她用乌头煎汤让大家喝，这样大伙还是不能入睡，却让他们整天睁着眼睛做梦。在这种半梦半醒的幻觉状态中，人们不仅能看清自己梦中的一切，还能彼此看到旁人梦中的情景，就好像家里到处是客人似的。雷蓓卡坐在厨房角落里的摇椅上，她梦见一个男人。那男人长得跟她很像，身穿白麻布衣衫，衬衣领子上缀着一颗金钮扣，手里捧着一束玫瑰花。一个女人陪着在他身边，用她纤细白嫩的双手摘下一朵玫瑰插在女孩的头发上。乌苏拉知道那一男一女一定是雷蓓卡的双亲。虽然她极力地辨认努力地回想，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她从没见过他们，更谈不上认识了。那时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由于他的疏忽，他们家生产的

糖制小动物继续在镇子里出售。小孩与大人们津津有味地吮着那传布着失眠症的香甜的绿色糖鸡、美味的粉红色糖鱼和酥软的黄色糖马，于是，星期一清晨全镇人都失眠了。开始谁也没有为此惊慌失措，相反觉得能不睡觉挺好的，因为那时马贡多的人们有许多活要干，时间似乎总不够用。于是他们昼夜不休地拼命干工作，不久就把全部工作都做完了，凌晨三点钟后大家都变得无所事事，只能坐在那里数挂钟奏出的华尔兹舞曲中有几个音符。有的人想睡觉，但不是因为困倦，而是出于对久违的睡眠的怀念，为此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人们聚集在一块无休止地闲聊，一连几个钟头之内都在重复着同一个笑话，他们把阉鸡的故事颠来倒去的重复好多次，越讲越复杂，简直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那是一种永远没有结局的问答游戏，说故事人问大家要不要他讲阉鸡的故事。大家说要的，他就说并没有叫他们回答要的，而是问他们要不要他讲阉鸡的故事；如果大家说不要，他就说他没有让他们说不要，而是问他们要不要他讲阉鸡的故事；要是大家默不作声，他就说没有让他们保持沉默，而是问他们要不要他讲阉鸡的故事。谁也不敢站起来走开，因为讲故事人会说，他没有叫他们走开，而是问他们要不要他讲阉鸡的故事。就这样周而复始，整日整夜地在那个恶性循环中无止境地兜圈子。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明白病魔已染指了全镇，便把各户户主召集起来，给他们讲解了他所了解到的有关失眠症的情况。大家一致决定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这一灾难蔓延到沼泽地其他居民区。他们把用金刚鹦鹉换来的阿拉伯人带来的山羊颈脖上的铃铛解下来挂在镇的入口，供那些不听从放哨人的劝告与请求，硬要闯进这个镇子的人使用。在那时凡是经过马贡多街道的外乡人，必须一路摇铃示警，以便使镇上的人知道他们是健康人。不让他们在这里吃喝任何东西，因为毫无疑问这种病是有很强的传染性，而一切食物与饮料都被染上的失眠症。这样一来，病害

就只能在一镇范围之内肆虐了。这种隔离还颇有成效,抑制了病情扩散,因此到了后来人们对这种紧急状态也习以为常了,他们照常安排生活,照常去劳动、工作,谁也不再为那无用的睡眠习惯发愁了。

在几个月中,奥雷良诺还想出了一个控制记忆消失的办法。办法是他偶然想到的,因为他是最早患病的几个人之一,他利用本来应该睡眠的时间学得一手高超的银匠技艺。有一日,他寻找一个用来打制金属箔片铁砧,但是怎么都想不起它的名称。他父亲告诉他:"那是砧子。"奥雷良诺便把这名称写在一张纸片上,并且把这张纸用胶水粘在铁砧的下面。这样他就可以不必担心将来可能忘记了。他没有想到这就是失眠引发的遗忘症的最初症状,而只是以为这东西的名字太难记。可是几天后,他发现几乎试验室里所有的东西他都叫不出名字了。于是,他就给它们一一标出名称,以便今后看一眼就知道叫什么。当他父亲惊讶地告诉他,想不起自己幼年时印象最深的事情时,奥雷良诺便把这个办法告诉了他。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开始在家中实行,不久又推广到全镇。他把刷子蘸上墨水给每一样东西写上名字:桌子、椅子、钟、门、墙、床、锅。他来到畜栏里,给牲畜、家禽与植物也把名字都写在它们身上或旁边:牛、山羊、猪、鸡、丝兰、海芋、几内亚豆。他们通过逐步对遗忘症的研究发现,总有一天尽管他们看了字能叫出东西的名字,可是会忘掉它的用途。因此要写得更加详细。那块挂在牛脖子上的字牌,就是马贡多居民在同遗忘作斗争中的一个范例:这是牛,每天早晨应挤奶以生产牛奶,牛奶应煮沸后加入咖啡,配制成牛奶咖啡。就这样他们在一种随时可能逝去而变成一片空白的现实中生活着,这现实暂时被文字记载而挽留着,但是如果一旦人们忘记了文字的意义,现实便会像水一样从指缝中溜走,谁也无能为力。

在通往沼泽的路口挂着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马贡多。

镇中心的路上挂着一块更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主存在。镇上每户居民家中到处都写满了字，便于人们记住各种东西的名字和喜怒哀乐的感情。这种做法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要坚持不懈，因此，很多人便拜倒在制造虚幻现实的巫术脚下，其实他们自己是创造巫术的人。尽管这一方法不怎么实用，可却更能鼓舞人心。庇拉·特内拉不遗余力地四处传播，她想出像她过去用纸牌给人卜算未来的流年那样卜算往事。这一办法使患有失眠症的人开始进入一个听由纸牌安排的更加难以把握的世界。在那里，记忆中的父亲就是四月份来到的肤色黝黑的男人，左手戴一只金戒指的肤色黑里带黄的女人就代表是回想起母亲。一个人的生日变成了云雀在月桂树上唱歌的最近的一个星期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不满足于这种寻求安慰的办法，他决定制造一架记忆机器。其实制造这种机器的想法很早便在他脑海中诞生了，那是为了记住吉卜赛人那些神奇的发明创造。这种装置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每日上午从头至尾地把一生中学到的所有知识都复习一遍。他把它设想成一本旋转的辞典，有一个轴，可以让坐在上面通过一个把手来操纵机器。这样，生活中最必需的概念在几个钟头中就能在脑海中过一遍，加深印象。当他做了将近一万四千张卡片的时候，在通往沼泽地的路上，随着小镇为外乡过路人而挂置的警铃声走来一个衣着邋遢的老头，他带来一只鼓鼓囊囊的行李箱，用绳子捆得很紧，还有一辆小车用黑布遮着。他径直来到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家中。

维茜塔肖恩为他开了门，可根本不认识他，还以为他是不知道这个小镇已经被遗忘吞噬，已经不可救药了，所以到这里来兜售东西的。这位老态龙钟的老人，虽然他说话声音嘶哑而且飘忽不定，颤抖的双手拿不住东西，可显然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从拥有睡眠和记忆的世界上来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客厅里碰到了正在用一顶黑色的打过补钉的帽子当扇子扇风的老

人，一面用同情地眼光扫过贴满字条的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害怕来者是过去自己认识的、如今已经忘记名字的熟人，所以格外殷勤的招待来人。但是，他那明显的虚情假意很快被客人察觉，明白自己被人遗忘了，这遗忘不是那种可以弥补的感情上的疏远，而是另一种他非常熟悉的、更加无情的、无药可救的遗忘——死的遗忘。于是，他心中明白了。他打开装满东西的行李箱，从中取出小提箱，里面装满瓶子，倒了一点色泽柔和的药水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喝。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喝后顿时恢复了记忆。他看到自己站在大厅中央，四周的东西都荒唐地被标上了名称，墙上正正经经地写着的傻话让他看了都脸红，泪水止不住从眼眶中流下来。这时，他认出了来人，脸上立刻泛起了欣喜若狂的表情。原来，那人就是墨尔基阿德斯。

正当马贡多欢庆重获记忆的时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与墨尔基阿德斯解开昔日的疙瘩，重新成为挚友。吉卜赛人决定在镇子里定居。他的确被死神追捕过，但因不堪忍受孤寂又重返人间。他遭到部落的唾弃，为了惩罚他留恋凡间生活，剥夺了他一切的超人的神力。于是，他决定到这个尚没被死神发现的角落来栖身，还在这里建了一个铜版摄影实验室。这是一项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从未听说过的发明。当他看到自己和全家人在一块闪光的金属板上留下了永不消逝、永不衰老的形象时，惊讶之情无法言喻。当时照的一张铜版照上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灰白头发根根像针一样直立，衬衣的硬领上扣着一颗铜钮扣，严肃的表情让人无法理解，因此乌苏拉乐不可支地说他像个“受惊的将军”。事实上他确实很害怕，十二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给他照相时，他的确惊骇万分，万般推辞，他认为一旦人的形象被摄到金属板上，灵魂便被禁锢了，身体就会渐渐亏损。奇怪的是，这一回反而是乌苏拉说服了他，让他消除了头脑中的顾虑，同时乌苏拉不计前嫌，决定让墨尔基阿德斯留在他们的家里，虽然她

自己始终不许旁人给她拍照,用她自己的话就是不愿留个给后辈们取笑的材料。那天早晨,她给孩子们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还在他们脸上搽了粉,还喂了每人一匙骨髓糖浆,以便让他们能一动不动地在墨尔基阿德斯那架庞大的照相机前站上两分钟。在他们家第一张也是惟一一张的合家欢中,身穿黑丝绒衣服的奥雷良诺站在阿玛兰塔与雷蓓卡中间,他照旧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但眼神却像几年后面对行刑队时一般敏锐。可那时他不能预知自己的结局,他已是一个熟练的银匠,精湛的技艺使他在整个沼泽地有很好的声誉。他的工作间与墨尔基阿德斯杂乱不堪的试验室其实是并在一间屋子中,可旁人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溴化银瓶子常被失手打翻,因此试验室里到处流淌着酸液。瓶子、小桶乒乓作响的声音,和他父亲与墨尔基阿德斯解释诺斯特拉姆斯预言的吵嚷声交织在一起,可是,奥雷良诺却似乎隐居在另一个安静的世界中。他专心工作,小心谨慎地经营,在短时间里竟然比乌苏拉的美味糖制品的小生意赚的钱还多,然而人们感到费解的是,他已是一个成年男子,居然不近女色。事实上他从未接触过女人。

几个月之后,好汉弗朗西斯科回来了,这一位年近两百岁的游吟歌手,经常来马贡多为人们弹唱自编的歌曲。歌曲的内容包含了马努雷到沼泽地发生的所有的新鲜事。因此,如果有谁想捎个口信,或要为某件事做宣传,只需要付两个生太伏便能让弗朗西斯科把这些内容编进歌中。乌苏拉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她去听他唱歌,本想打探一下是否有儿子霍塞·阿卡迪奥的消息,没想到却听到了她母亲病故的噩耗。众人称这位歌手为好汉费朗西斯是有由来的,因为他曾与魔鬼对歌,并且击败了对手。他的真名已没有人知道了。他在失眠症蔓延时离开马贡多,一日晚上又突然在卡塔里诺开的酒店里出现。全镇人都去听他唱歌,借此了解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这一回有一位胖老太与他一道同

行,有四个人为她拿摇椅,还有一位肤色黝黑样子孤苦伶仃的少女,为她撑着一把遮阳伞。那天晚上,奥雷良诺到卡塔里诺的酒店去,看见好汉弗朗西斯科被一群好奇的人围在中间,活像一尊石雕的变色龙。老人正用不和谐的嗓音唱着新闻,伴奏的还是沃尔特·雷利先生在圭亚那送给他的那架老掉牙的手风琴,同时他还用被硝盐渍裂的大脚板打着拍子。几位男人从店堂后面的门里进进出出,门的对面,坐在摇椅中的胖老太一言不发地打着扇。卡塔里诺夹了一朵毡绒制的玫瑰花在耳朵上,向人们卖着大碗大碗的甘蔗酒,不时地走到男人们面前,把手伸到他们身上乱摸。将近夜晚的时候,天气依然闷热难忍,奥雷良诺听完了所有新闻,感到没有一条跟他家里有关的。他正准备回家,胖老太拦住了他。

"你也进去吧,"她说,"只要花二十个生太伏。"

奥雷良诺投了一枚钱放在她腿上的钱箱中,便稀里糊涂地走进了内室。那天夜里,在奥雷良诺之前,已经有六十三个男人到过这里。屋里的空气夹杂着汗臭与呼出的浊气,散发出一种令人掩鼻的腐臭味。姑娘拿下湿透了的床单,自己攥着一头,叫奥雷良诺攥着另一头。床单沉得跟麻布一样。他们俩一人攥一头绞着,几乎把所有的水都绞干才住手。他们又掀起席子来,席面上的汗水不停的顺着纹路往下滴。奥雷良诺希望这活儿没完没了地干下去。虽然在理论上他了解爱情的奥妙,一旦将要亲临身受又感到膝盖发软,站立不住;虽然他身上起了鸡皮疙瘩,而且全身火烧火燎的,但那种翻肠倒肚恶心的急迫感让他无法忍受。姑娘整理好床,让他脱衣服,他慌忙辩解道:"是人家叫我进来的。他们让我扔二十个生太伏在钱箱里,还叫我不要呆久了。"姑娘清楚他还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便柔声对他说:"你出去时再扔二十个生太伏,就可以再多呆一会儿。"奥雷良诺脱去衣服,他觉得害臊,心里老是想到自己的身体不如他哥哥健壮。姑娘尽了她最

大的努力,但他却越来越麻木不仁,呆得像块木头令人害怕。他心情烦闷地说:“我再去付二十个生太伏吧!”姑娘用沉默来表达对他的谢意。她背脊上都磨破了,骨瘦如柴,长期的积劳使她不停地喘气。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她还住在家中,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因为睡前忘记吹灭蜡烛,醒来发现自己被围困在熊熊大火之中。她与祖母居住的屋子被付之一炬。从此,祖母带着她四处流浪、奔走,叫她以二十生太伏一次的代价出卖自己的身体,以凑齐赔偿被焚毁的房屋的钱。按她自己的计算,即使她每晚接七十个客人还须干十年,因为她还得付旅费、祖孙俩的伙食费以及抬摇椅的印第安人的工资。胖老太第二次来敲门了。几乎没做什么的奥雷良诺惘然地走出房间,心里直想大哭一场。那一晚他又失眠了,脑中一直是那位姑娘的样子,对她既渴望又同情。他强烈地感到要爱她、保护她。第二日黎明,失眠与发烧使他浑身疲软,他冷静地思索着,最终下定决心,要把姑娘从她祖母的霸道之下解救出来,然后娶她为妻,每天晚上享受她给予似蜜的柔情。可是,上午十点钟,当他来到卡塔里诺酒店时,那胖老太却已带着姑娘离开了镇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心中轻率的念头逐渐消除了,可那种失望的感觉却日复一日的强烈了。他埋头工作,宁愿一生不娶,免得为自己的无能而羞愧。这时候,墨尔基阿德斯已经把马贡多所有值得拍摄的东西全部摄在铜版上。他对铜版摄影实验室开始撒手不管,不闻不问,让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去瞎摆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想用铜版摄影找到证明上帝存在的科学依据。他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方法,把从各个角度拍下来的家的照片,叠印在一块。他相信,只要主是存在的,总有一天会被他拍到,假如摄不下来,那就证明主是不存在的。墨尔基阿德斯对诺斯特拉达姆斯预言的理解又深入了一步。他每天工作到很晚,穿着那件闷热的退了色的丝绒背心,用雀爪似的手在纸上飞快地写

着，手上的戒指经过岁月的磨砺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泽。有一天晚上，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则有关马贡多的未来的预言。说马贡多将成为一座光明的城市，耸立着很多高大的玻璃房子，而布恩地亚家族将在那里销声匿迹。“这不可能，”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大喊了起来，“根本不是什么玻璃房子，而是冰做的房子，我曾经梦见过。布恩地亚家总会有一个人活着，这个家族的血脉会世代相传。”在这个人人都有奇异想法的家庭里，乌苏拉极力保持着清楚的头脑，她的糖兽买卖现在有了发展，砌起了面包炉，她一般在晚上烤好整篮整篮的面包，以及式样众多、新颖的布丁、蛋白酥、小蛋糕，拿到通往沼泽地的小路上，用不了几个钟头就会被购买一空。她已经到了应该休息的年纪，可却越来越闲不住。她把全部心思都放在振兴她的买卖上。一天下午，趁维茜塔肖恩帮她往面团里加糖的空当，她到院子里走走散散心，她看见两个陌生的美丽姑娘，在黄昏的光线下坐在绣架旁绣花。那是雷蓓卡与阿玛兰塔。她们按习俗严格地为外祖母守了三年孝，如今刚脱下孝服，鲜艳的服装似乎使她俩一下子有了很大的改观。出乎人们的意料，雷蓓卡变得特别秀美，白皙的皮肤配上一双灵活的大眼睛，灵巧的双手在飞也似的穿针引线。阿玛兰塔年纪比她小一点，她缺乏一些成熟的风韵，可是继承了她去世的外祖母的高傲个性。在她俩身边的阿卡迪奥，虽然已表现出他父亲那股子不服输的猛劲，可还是充满孩子气。他正在跟随奥雷良诺学习银匠手艺，还跟他学习读书与写字。乌苏拉突然发现家中的人员数目将急剧增加，子女们即将婚嫁，接着便是生儿育女，房子太小了应该扩建。于是她拿出长年辛苦挣得的积蓄，又跟顾主们商妥预收了一些货款，接着便着手扩建住宅。她打算建造一间正式的会客厅，一间更舒适通风的起居室，一间能放下一张有十二个座位的大桌子的饭室，以容纳全家老少与来往的亲朋好友，有十间窗户朝向院子的卧室，还要沿着玫瑰花园造一条能挡住中午猛烈的太阳的

长廊,外面装上一道栏杆,上面用一盆盆欧洲蕨与海棠花来装点。同时她还打算扩大厨房,搭两只炉子,还准备拆掉庇拉·特内拉曾在里面给霍塞·阿卡迪奥算命的那间谷仓,重造一间比原来大两倍的谷仓,以便从此家里不再为缺粮犯愁。在院子里的大栗树树荫下,她打算造一间女浴室与一间男浴室。还要造一间宽敞的马厩在院子尽头,一个铁丝网围着的鸡窝,一座奶牛棚与一个四面开门的鸟亭,让迷路的小鸟随意在这里栖息。乌苏拉也像当初她丈夫做试验那样表现出无穷的激情,整天带领着几十个泥水匠、木匠来回忙碌,安排着房间的布局与设计,一点也不受空间的限制。器具和材料堆满了建村时造的旧屋。汗流浃背的工人们不时请求人们不要妨碍他们的工作,却不知道妨碍他们的正是他们自己,因为那装着骨灰的袋子发出的沉闷的咔咔声似乎无处不在,让他们心烦意乱。在这块狭小的地盘中,飘着生石灰与焦油气,认不清楚这座镇上规模最大的宅子,这座在整个沼泽地区也可以算得上是最好客、最凉快的住房是如何建造的。然而对此最为惊讶的人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他在整个乱嘈嘈的施工过程中还在搜寻主的踪迹。新宅即将竣工时,乌拉苏才把他从幻想世界中拉了出来。她告诉他,有人下令房屋正墙必须涂上蓝色,而不能涂他们喜欢的白色,并把一份写有官方指令的文书给他看。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没听清妻子的话,他仔细瞧一下文书上的签字。

“这家伙是谁?”他问。

“是镇长,”乌苏拉忧愁地说,“听说是政府派来管理这个村庄的地方长官。”

镇长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来到了马贡多。他下榻在雅各旅馆(这旅馆是最先到这里用精致的小玩意换金刚鹦鹉的一个阿拉伯人开的)。次日,他在与布恩地亚家只隔两个街区的地方租了一间沿街小屋。屋子里放了从雅各

旅馆的主人手中买来的一张桌子与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他带来的国徽,门上写了一块牌子:镇长。他的头一道命令便是要求全体居民用蓝色把房子粉刷一遍,以庆祝国家独立纪念日。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拿着指令副本去找他,而当时镇长正在他那间简陋的小屋里的一张吊床上睡午觉。"这是您写的吗?"拿着指令副本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问他。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是个腼腆的中年人,而且常常会脸红,他答道:"是的。""您有什么权利可以这样命令我们?"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紧紧的追问。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连忙从桌子抽屉里找出一张文书给他看,一边说:"政府任命我为本镇的镇长。"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委任状置之不理。

"在这个镇子里,我们可不是用纸来下命令的,"他保持着冷静说,"另外,我想您要清楚这一点,我相信我们这里不需要什么镇长,因为这儿一切井然有序,无需纠正。"①

面对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谦躬而有点茫然的表情,他尽量用平稳的声音原原本本向他讲述了他们是如何来到这里建立村庄,怎样分配土地,怎样开辟道路并如何根据需要引进进步的东西。他们一直都是在自治,没有因任何事而请求任何政府的支援,也从没有人来找过他们麻烦。"我们一直都和睦相处,甚至这里还没有死过一个人。"他说,"您看看我们这儿连公墓都还没有呢!"他并不为政府对他们的不闻不问而觉得痛心,相反却因为给了他们自由发展空间而高兴,并且希望一直保持原状,因为他们建立这个镇子,不是为了让一个初到这儿来的外乡人来对他们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的,尽管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衣着得体,时刻注意着举止的庄重。

"所以说,如果您愿意留在这里做个普通公民,我代表大家欢

① 西班牙语中,地方官(conregidor)与纠正(corregir)两词的词根偶同。

迎你,"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最后总结说,"可要是您是来和我们作对,制造混乱,硬要大家把房子刷成蓝色,那么请您赶快收拾好您的东西物品,滚回你原来的地方去吧。因为我的家肯定要刷得像鸽子一样白。"

听完这番话,脸色煞白的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倒退了一步,咬咬牙不无伤心地说:

"我要警告您,我身上可是带了武器的。"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也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恢复了年轻时能双手摔倒一匹马的力气。他一把抓住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的胳膊,把他举到齐眉高。

"我这么做,"他说,"是迫不得已,因为我宁可举着个活人,免得被一个冤死的人纠缠。"

他就这样举着堂阿波利纳尔·莫科待,在街道中间旁若无人的走着,一直走到通往沼泽地的路口这才放他下来。但是事隔一星期,他又回来了,同时由七个赤着脚板、衣衫褴褛、身背鸟枪的士兵护送着。一起来的一辆牛车上坐着他妻子与七个女儿。随后,又来了两辆装着家具、箱子与日常用具的牛车。他先把家人安顿在雅各旅馆,一面设法弄到一间屋子,在士兵们的护卫下,他的办公室又重新挂牌工作了。马贡多的创立者们下决心要驱逐这批入侵者,他们带着自己已成年的儿子来找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让他出面,带领大家。可是他却不同意,他解释说,因为这次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是带着太太与女儿来的,而且一个人在他家眷面前出丑,这不是男子汉的作为。所以他决定暂时不动干戈,维持现状。

奥雷良诺陪他一块去见镇长。那时奥雷良诺留起了翘角黑胡髭,声音也开始变得洪亮了,在后来的战争中这成了他的特点。不带武器的父子俩根本不管门外的卫队,径直闯进了镇长办公室。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的表情十分镇定,他把偶然来到他办

公室的两个女儿介绍给他们认识:安帕萝,十六岁,皮肤黑黑的像她母亲。雷梅苔丝,只有九岁,是个有着白皙的皮肤、碧绿的眼珠的俊俏姑娘。她们仪态优雅,显出良好的教养,父子俩刚进门还未作介绍,她们就端来了椅子,请他们就坐。可是两个人都站着不坐。

"好吧,朋友,"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说道,"您就留在这儿吧,可这不是因为您门口多了几个带铳枪的家伙,而是因为您妻子与女儿的缘故。"

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听了有点不甚明白,可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已经自顾地往下说开了。"但是我们有两个条件,"他接着说,"第一,每个人有自由用自己喜欢的颜色粉墙;第二,这些士兵不能留在马贡多,请让他们立即离开。社会治安由我们保证。"镇长举起伸直五指的右手说:

"一言为定?"

"不,这是冤家之言,"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说完,又补充了一句:"我先把话和您说明白,您我之间仍然是冤家对头。"

当天士兵们就撤走了。没过几天,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找了一间屋子给镇长,让他安置家眷。大家都相安无事,只有奥雷良诺心中难以平静,因为镇长的小女儿,那个按年纪来讲几乎可以做他女儿的雷梅苔丝的身影已经深深烙进他的心底,撞动了沉睡已久的感情,他身上的某部分似乎因她的举动而隐隐作痛。这种肉体上的感觉,就像一块小石子落进了鞋肚里,让他移步艰难。

第四章

新房子终于落成了，而且还是用白色粉的墙。他们搬进新家的第一天便在家中举行了舞会。乌苏拉要盖房子的想法，是那天下午她看见雷蓓卡和阿玛兰塔都已经长成了妙龄少女的时候产生的。可以说，她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姑娘们有个像样的地方接待客人。为了让新房子完全按自己的宏伟蓝图建造，她一直亲力亲为，盖房时忙得像个苦役犯。房子竣工前，她订购了昂贵的装潢用品和家用器具，买了一个当时还很罕见的东西：自动钢琴。这东西很受年青人欢迎。钢琴是拆散了装成几箱运来的。同时她还买了维也纳的家具、波希米亚的玻璃器皿、西印度公司的餐具、荷兰的餐巾和各式各样的茶具、烛台、花瓶、房中装饰品及壁毯等。为她提供这些商品的公司还专门指派意大利技师皮埃特罗·史雷斯庇来装配与调试自动钢琴，并免费指导买主弹奏，教会他们用印在门卷琴谱上的流行乐曲来伴奏跳舞。

皮埃特罗·史雷斯庇是位金发青年，也是马贡多人所见过的最俊美、最有教养的男子。他的衣着永远整齐。即使在闷热难耐的天气里工作，他都不会脱下锦缎背心与很厚的黑呢上衣。他整天满身都被汗水湿透了，而且一连几礼拜关在客厅里，那种敬业精神不亚于奥雷良诺干银匠手工活。他对主人们谦恭有礼，而且总是保持适应的距离。一天早晨，他把大厅的门关着，也没招呼任何人前来观看奇迹，他把第一卷琴谱放在自动钢琴上。突然，恼人的木槌击打声与持续的噪音被和谐清亮的乐曲取而代之。大家纷纷涌进客厅。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优美的乐曲并不感兴趣，但仿佛被钢琴的自动琴键触动了，他把墨尔基阿德斯的照相机架在客厅中，想照下那个没有现身的演奏者。那天，这位意大利技师和他们共进午餐。雷蓓卡和阿玛兰塔一面端菜，一

面用眼角的余光上下打量着这位天使一般的男人。他那双白嫩的、没有戴戒指的手指挥起刀叉来那样灵巧，简直让她们赞叹不已。她们与他一块来到紧挨客厅的起居室，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教她俩跳舞。他耐心地指点她们俩的舞步，可一点也不碰到她们，还用节拍器为她们打着拍子。当然乌苏拉善意地监视着这里的一举一动。在女儿们上课时她是一刻也不离开客厅的。那天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穿着一条特别的裤子，是那种紧身的练功服，还穿着一双舞鞋。"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呢，"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妻子说，"这男人是个男人中的女子。"但是，他的妻子没有听他的劝告，一直严密监视着，直到舞蹈学习结束，意大利人离开马贡多为止。接下来开始着手准备舞会，乌苏拉严格选择邀请的嘉宾，一般只有建立马贡多的功臣们的后代才有此殊荣，但庇拉·特内拉家例外，这个女人又和两个素昧平生的男人生了两个儿子。虽然那种选择有门第之分，但关键还是由友情的深浅决定的，因为被邀请的人家一般不仅在大迁移之前就与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家相识，并且他们的儿子也经常是奥雷良诺与阿卡迪奥童年时代的伙伴，而他们的女儿则是惟一一位来陪雷蓓卡和阿玛兰塔绣花的姑娘，也是她们的闺中好友。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是位好心的镇长，他现在的工作，仅限于用自己很少的那点薪俸供养两名用木棍武装的警察，是个摆个样子的官员。为了负担家里的开支，他的七个女儿开了一个缝纫铺，给人家做点针线活，同时兼卖香甜可口的美丽的番石榴甜，用赚的钱补贴家用，可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不在舞会的被邀之列。

乌苏拉与姑娘们忙着拆包裹取出家具，并且把餐具擦亮，把一幅幅画挂起来，画面上是一群少女坐在装满玫瑰花的小船上，这些画给那些光秃秃的墙壁增加了新的生活气息。到这时，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放弃了寻找上帝形象的做法，他开始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为了揭开自动钢琴的奥秘，他把钢琴拆得支离

破碎。舞会举行的前两天，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一些多出来的销钉与木槌当中，把乱成一团的钢丝从一头放开，又从另头卷起，将就着把琴重新装好了。那些天家里到处都是一片忙乱。但是，新买来的沥青灯还是按预定计划点燃了。屋子正门大开，屋内还散发着阵阵树脂和湿石灰的气味。那些建村功臣的儿女们参观了用欧洲蕨与海棠花来装点的长廊，幽静的卧室与芳香四溢争奇斗艳的玫瑰园。最后他们聚集在客厅里看着那架白布蒙着的新鲜玩意儿。见过钢琴的人全都有些不以为然，因为钢琴在沼泽地区的其他村镇上是很普遍的。乌苏拉来了，她把第一卷琴谱放在琴上，想叫阿玛兰塔与雷蓓卡带头起舞，不料钢琴没有发出半点声响，她大失所望。此时的墨尔基阿德斯几乎已经双目失明，晚年的病痛正逐日吞噬他的躯体，他想运用他永恒的才智来修复钢琴。但最后，还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无意中拨开了一个被卡住的装置，音乐声这才响起来。起先是乱哄哄的声音，接着是些颠三倒四、不成规章的音符。里面的木槌都像发了疯似的，在装得乱七八糟、胡乱调好的钢丝上乱敲一通。可是，那二十一位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西边来寻找大海的无畏的先驱者的后代们，坚持要在杂乱的音符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舞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黎明。

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又一次来到这里装修自动钢琴。雷蓓卡与阿玛兰塔帮他整理钢丝，他听了那支颠三倒四的华尔兹舞曲后纵声大笑起来，她们也跟着一起笑。因为他待人和善，为人老实，乌苏拉就放心让他们呆在一起，不再监视了。他离去的前夕，家里用修好的钢琴临时举办了一次舞会为他送行。他与雷蓓卡为大家表演了精彩的现代舞。同样，经过长期训练的阿卡迪奥与阿玛兰塔舞姿优美、舞步娴熟，和他们不相上下。可他们的表演被庇拉·特内拉打断了，那时她正与一些好奇的人挤在门口观看，突然她与一个女人开始扭打起来，又是互相厮咬又是互相揪头发，

一下子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原来那女人竟敢斗胆在那里大放厥词，说阿卡迪奥的屁股长得像女人。将近午夜时分，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作了简短的发言，和大家依依惜别，并答应以后还会再来做客。雷蓓卡一直把他送到门口，然后关门熄了灯，回到自己卧室后伤心地号啕大哭起来。她一直哭了好几天，谁都劝不止，连阿玛兰塔也不知她哭的原因。她不肯将其中原因说出来其实也很正常，表面上她坦率、诚恳，可实际上是个性格内向孤僻的人。她已是位身材修长坚实的妙龄少女，可还喜欢坐她带来的那张经过多次修理，扶手都已经拆掉的摇椅。别人全不知道，这么大了她还保持着吮手指头的习惯。所以她经常把自己锁在浴室里，而且习惯于睡觉的时候脸朝着墙。雨天的下午，当她与众姐妹们在摆满海棠花的长廊里绣花的时候，她常常呆望着花园里蚯蚓堆起的土丘而出神，每每忘了话题，怀念的咸涩的泪水慢慢地流进嘴里。过去在被迫喝下浸了大黄的橘子汁所戒除了的那些坏习惯，在她流泪的时候又变成了一种无法抑制的焦渴与冲动。她重新开始吃土，头一次主要是因为好奇，她相信只有用那难吃的味道才能摆脱所有的烦忧。开始她的确受不了泥土的味道，但是在越来越强烈的渴望的支持下，她坚持了下去，逐渐地她又变得像从前一样，恢复了对基本矿物质的爱好，恢复了用这种原始食物填饱肚子的满足感。她把一撮撮泥土搓成一颗颗小丸放在口袋里趁人没看见时吃，心里同时怀着一种享乐与怨恨的双重的但又不清晰的感觉。她一边吃，一边还教小姐妹们怎样绣最难绣的刺绣花样，与她们一起议论别的男人，那都是些不值得她为之作出牺牲去吃墙上的石灰块的男人。那一颗颗泥丸让她更直接地、更真实地感受到他的存在，他是惟一值得她从正常人再变回食土人的男人。世界另一个地方的土地上他正穿着精美的漆皮靴走着，她通过泥土的味道中，好像感觉到了由那块土地传过来的他的脉搏与体温，这感觉使她虽然嘴里觉得苦涩难耐，

心中却觉得平静无比。一天下午,在没有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安帕萝·莫科特过来要求看看房子。阿玛兰塔和雷蓓卡被她的突然袭击弄得慌乱无章,但她们还是很有礼貌地接待了她,带她参观新建的房屋,让她听自动钢琴演奏的音乐,请她吃饼干、喝橘子汁。安帕萝·莫科特举止典雅端庄,神态妩媚动人,乌苏拉只瞧了她一小会儿就对她产生了好感。过了两个小时,她们的话题已经被聊得差不多了,趁阿玛兰塔不注意,安帕萝偷偷地把一封信塞到雷蓓卡手中。雷蓓卡偷偷瞅了一下信封,上面写着烦交尊敬的堂娜雷蓓卡·布恩地亚小姐,那端正的字迹、绿色的墨水和秀丽的文体和自动钢琴的使用说明书应该是同一人写的。她用指尖把信叠好藏在贴身背心里,然后用无限感激的眼神看了安帕萝一眼,心中暗暗地和她结成了有着默契的盟友。

安帕萝·莫科特与雷蓓卡·布恩地亚突然成了朋友,这让奥雷良诺心中的希望重新燃了起来。他对幼小的雷梅苔丝的思念之情无时无刻地不在折磨着他,可他看见她的机会又是那样的少。有时,他同他的好朋友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尔和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他们全是最初建立村子的先驱者的后代,与他们的父亲同名——外出散步,经过缝纫铺时他总要用焦急的眼光搜寻雷梅苔丝,但往往只看到她的姐姐在那里,安帕萝在他家里的出现让事情有了转机。“她姐姐会带她来的。”他默默地对自己说,“她一定会来的。”他自言自语地坚定地重复着。一天下午,正当他在制作一条小金鱼的时候,突然预感到她真的应了他的呼唤一样出现了。不一会儿,她说话的童音真的传入他的耳朵。他抬头一瞧,心脏几乎停住了跳动:只看到穿着粉红色的蝉翼纱衣服与白靴子的雷梅苔丝静静地站在门口。

“不要上那儿去,雷梅苔丝,”安帕萝·莫科特在长廊上说,“他们在工作呢。”

但是,趁她还没开口说话,奥雷良诺拎起那条从口里伸出链

条的小金鱼，向她说：

“进来呀！”

闻言雷梅苔丝走向他，并问了他几个有关小金鱼的问题，但是他突然结结巴巴地一句完整的话都回答不上来。他希望时间就此凝固，与那肌肤似雪、碧眼如玉的娇小女孩呆在一起，听着她用甜甜的声音和他说话，每当提问题时都叫他“先生”，像对父亲一样敬重他。但是墨尔基阿德斯坐在屋角的书桌前，手中用笔在纸上胡乱地画着。奥雷良诺有点恨他。有他杵在这儿，奥雷良诺几乎不能做什么，他只好对雷梅苔丝说，他要把小金鱼送给她，不料这句话把她吓坏了，一溜烟跑出了工作间。那天下午，奥雷良诺开始显得躁动不安，从前他曾经怀着这种耐心等待去看她一眼的机会。他丢下手中的活儿，一心一意地想念她的名字，可这次她不再出现了。他去她姐姐的缝纫铺里找她，跑到她家窗前透过薄窗纱找她，去她父亲的办公处找她，可是一切都没有结果。他只能用幻想来填补自己可怕的寂寞，只有在想像之中，他才能看到她的倩影。一连几小时他与雷蓓卡在客厅听钢琴奏出的华尔兹乐曲。雷蓓卡听它是因为那是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教她舞蹈时伴奏的乐曲；而奥雷良诺听它，则是因为这所有的全部，包括音乐，全都会让他想起雷梅苔丝来。

整个家庭被爱情笼罩着。奥雷良诺用莫名其妙的诗句表达自己的爱情。他把诗句写在墨尔基阿德斯送给他的粗糙的羊皮纸上，写在浴室的墙上，写在自己的胳臂上，在他的诗句中，是一个他想像中的雷梅苔丝：雷梅苔丝出现在下午两点让人昏昏欲睡的空气中；雷梅苔丝出现在掉下来的蛀屑中，连早上面包的蒸气中也有她的身影；雷梅苔丝简直无所不至，她的倩影无处不在。每天下午四点的时候雷蓓卡会一面绣花，一面倚在窗畔翘首以盼远方的情书。她明知驿站的骡子每隔十五天才会来一次，可她却是天天都在等候，她相信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因为弄错了日期，提

前把信送来。可事与愿违，有一次，应该是送信的日子，但骡子却没有来。她绝望得发疯，半夜起来到院子里大口大口地吞吃泥土，那贪婪的样子让人看了不寒而栗。她哭着，痛苦得发狂，她拼命用力的嚼小蚯蚓和蜗牛壳，几乎咬碎了牙齿，然后她一直呕吐到天明，由于折腾了一夜，她开始发烧、虚脱，失去了知觉。在无意识的梦呓中，她说出了心里话。乌苏拉十分生气，她撬开雷蓓卡的箱子，在箱子底里发现了用玫瑰色丝带捆扎的十六封带有香味的信、夹在旧书里的叶脉做的书签与干枯的花瓣，还发现了一吹就会变成粉末的蝴蝶标本。

只有奥雷良诺才是理解雷蓓卡的伤心的人。那天下午，当乌苏拉将雷蓓卡救醒的时候，他和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尔和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一起来到卡塔里诺店铺。如今店铺扩建了，现在成了一排木屋，里面住着浑身散发淡淡香味的单身女人。一个由手风琴和铜鼓组成的乐队，演奏着大名鼎鼎但已经好多年不见的好汉弗朗西斯科编的歌曲。三个朋友在一块儿喝甘蔗酒。马格尼菲科与赫里奈多虽然年纪与奥雷良诺差不多，但比他更世故老练。他们不慌不忙地和坐在他们大腿上的女人一块喝酒。其中一个面容憔悴、镶着金牙的女人抚摸了奥雷良诺一下，他大吃一惊，很坚决地拒绝了她的调情。他发现酒喝得越多时就越想念雷梅苔丝，不过比清醒时想念她好受些。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开始飘忽起来，只见他的朋友与那些女人一个个都成了飘动的影子，在耀眼的闪光中浮游。嘴巴一张一合，但声音似乎是从别处发出来的，神秘的手势跟他的表情互不相干。卡塔里诺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对他说："快十一点钟啦。"奥雷良诺回头一瞧，只看见一张畸形的大脸，还有一朵毡绒花插在耳朵后面，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像患遗忘症的时候一样。直到第二天早晨他才醒过来。他发现自己身处一间完全陌生的屋中，庇拉·特内拉穿着衬裙，赤着脚板，披头散发地站在他旁边，她提着灯瞧着他，脸上是

茫然而束手无策的表情。

“奥雷良诺!”

奥雷良诺拼命稳住身子，抬起头来，他根本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到那里的，可庇拉·特内拉明白他来的目的，这是一个从小就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渴望。

“我是来和您睡觉的。”他说。

他衣服上全是污泥还有自己的呕吐物。庇拉·特内拉现在只与她两个年幼的儿子住在一块。她一言不发，径直把他带到床上，并随即放下了蚊帐。这样，即使她两个儿子醒来也看不见里面的一切。她等待过留在村里的男人，等待过离开村子外出的男人，等过无数被纸牌搞得晕头转向又在回家路上迷失了方向的男人。她一直苦苦地等，等得对一切厌烦了，等到皱纹布满了皮肤，乳房干瘪了，心中的欲火早已熄灭。在黑暗中她摸到了奥雷良诺，把手按在他肚子上，像母亲般地温存地亲吻着他的脖子，口中还喃喃地说着:“我可怜的孩子。”奥雷良诺浑身颤栗了一下。他慢条斯理，也没有受到阻拦便越过了伤心的悬崖，他看到雷梅苔丝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泥潭，还夹杂着幼兽的气味和新烫衣服的淡淡的香味。当他从泥潭中脱身时，他哭了。开始是不由自主地断断续续地抽泣，后来在逐渐失控的情绪的冲击下，放声大哭起来。庇拉·特内拉用指尖轻轻搔着奥雷良诺的头，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着，直到他说出那让他如此苦闷的难言隐情。庇拉·特内拉才问他:“她是谁呢?”奥雷良诺告诉了她。她放声大笑，那笑声以前能惊得鸟雀乱飞，现在却连她的孩子们也吵不醒了。她嘲笑他说:“到头来你还得养她呢!”可嘲笑归嘲笑，她的内心其实是充满了同情。当他从房间里走出来时，觉得如释重负，几个月来压在他内心的痛苦终于慢慢消散了，因为庇拉·特内拉答应帮助他。

“我去和小姑娘说，”她说，“你就等着瞧吧，我会让她乖乖地来到你身边。”

她说到做到，可那时情况有点不妙，因为家里已不再像往日那般安宁。雷蓓卡不时大叫大喊说着胡话，把她心中的秘密全吐露了出来。阿玛兰塔发现了雷蓓卡的痴情后，忽然发起高烧来了。原来她的心也深深地恋着那个人，她经常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写着一封封充满深情的情书，以从那一点也没有希望的单相思给她带来的苦痛中解脱出来。可她不敢有所表示，只能把一封封情书藏在箱底。乌苏拉觉得这两个病人无法理喻。她长时间地转弯抹角地试探，也没有套出阿玛兰塔萎靡不振的原因。最后，她忽然灵机一动打开了阿玛兰塔锁着的箱子，找到了用玫瑰色丝带捆着的信，信内装着新鲜的百合花瓣，信上还有没干透的泪痕，每一封都是写给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却从没寄出过。看到这一切，乌苏拉不由得怒不可遏，怨恨自己为什么中了邪似的买什么钢琴，她开始不让姑娘们绣任何东西，宣布举办没有死人的丧事，直到她两个女儿打消这愚蠢的念头为止，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劝阻也无济于事。他已经改变了初次看到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印象，十分钦佩他掌握音乐机器的才能。在这种情况下，当庇拉·特内拉来告诉奥雷良诺，雷梅苔丝决定嫁给他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时，奥雷良诺知道宣布这消息只会让他父母陷入更深的痛苦中。但他还是那么做了。他郑重其事地把父母请到客厅，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与乌苏拉冷静地听完了儿子的话。可是，当他说出他要娶的女孩的名字时，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气得脸都红了。“爱情简直要泛滥成灾了。”他扯着嗓门说：“这里不乏美丽体面举止端庄的姑娘，可你为什么偏要娶我们的冤家的女儿。”但乌苏拉却支持他的选择。她说莫科特家的七个女儿她都很喜欢，还说她们美丽、勤劳、端庄，说她们很有教养，还夸儿子有眼力。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见妻子站在儿子那一边，只得无可奈何地默认了，可他提出一个条件：既然雷蓓卡与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两情相悦，那就也让他俩结婚。乌苏拉要抽空带阿玛兰

塔到省城去散散心,使她开阔一下眼界,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失恋的痛苦。听到他们最终的决定,雷蓓卡的病立刻就奇迹般好了。她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给未婚夫,让父母过目后,亲自送到邮局投寄。表面上阿玛兰塔违心地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逐渐地也康复了。可她暗暗在心中发誓,除非她死了,否则一定让雷蓓卡结不成婚。

第二个礼拜六,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穿上了节日那天晚上穿过的黑呢西服,戴上赛璐珞领子,穿上羚羊皮靴子,带着丰厚的彩礼到雷梅苔丝家去求婚。镇长和他妻子一起接待了他,他们觉得既高兴但又似乎对他这位不速之客的来意毫不知情。后来听完解释后认为他弄错了女儿的名字。为了澄清误会,母亲把正在休息的雷梅苔丝唤醒,抱着睡眼惺松的小姑娘来到客厅。问她是不是想结婚,她一边哭一边回答说,她现在只希望能让她去睡觉。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这才明白了莫科特夫妇为何一脸茫然的样子,准备回家向奥雷良诺说明白。当他再次登门时,只见家具都重新布置过一遍,花瓶里插了鲜花,穿得整整齐齐的莫科特夫妇和几个大女儿一起恭候着他的光临。他觉得这场面有些不自然,似乎连他的硬领也让他有点难受,但他还是再次强调,他儿子看中的确实是雷梅苔丝。"这真是有点荒唐,"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不快地说,"我们还有六个女儿,全都未嫁,年龄也合适,她们将十分乐意做像令郎这样正经、勤劳的先生的贤内助,可奥雷良诺却偏偏看中了我这个还在尿床的女儿。"镇长妻子是个保养得极好的女人,她耷拉着眼皮,露出难过的神情,一边责怪丈夫失礼。大家喝完了果子汁,他们才表示愿意接受奥雷良诺的选择。只是莫科特太太请求单独跟乌苏拉谈一回。乌苏拉感到奇怪,她嘴上说不该把她卷进男人的事务堆里去,其实心里又喜又惊。次日,她就去找莫科特太太,半钟头以后她回来说,雷梅苔丝尚未成年。奥雷良诺未把这瞧成是巨大的障碍。他已经等了好

久了,他还可以等待,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一直等到他未婚妻达到生育的年纪。

家里的融洽气氛刚恢复,又被墨尔基阿德斯的去世打破了。虽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可那死亡的情景却是想像不到。他回到马贡多没几个月,就经历了一个急剧的衰老过程,所以众人也把他当成那种在卧室里逛来逛去的无用老人,他们拖着双腿,高声地回忆着自己美好的时光。这种人谁也不会去关心他们,直到某一天早上起来时看见他们死在床上,才又会想起他们来。开始,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因为受到新发明的照相术与诺斯特拉达姆斯预言的鼓舞,他无论做什么总是跟随着他。但渐渐地也把他撇在一边了,因为同他交谈越来越困难。他眼睛耳聋,经常把对话者误认为是在人类远古时代认识的人,用胡乱混杂的语言回答问题。他两只手在半空中摸索着走路,可他在家具中间走来走去,速度之快令人难以解释,好像他具有一种以直接预感为基础的方向感。一天晚上,他把假牙摘下来放在床边的水杯里,次日忘了装上,从此他再也不戴了,乌苏拉在安排扩建房子时,特地为他在奥雷良诺工作间的隔壁造了一间房子,这里听不见嘈杂声,瞧不到人们来回忙碌,光线充足,一只书架上放着乌苏拉亲手整理过的满是灰尘与蛀洞的破烂书籍,写着密密麻麻的瞧不懂的符号的发脆了的纸片与放着假牙的杯子,假牙上已经长出了开有黄花的水生小植物。墨尔基阿德斯仿佛对这个新居挺满意,从此连在饭厅里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他只是常到奥雷良诺的工作间去,一待就是几个钟头,在羊皮纸上潦潦草草地写他的神秘著作,纸是他随身带来的,仿佛是由一种粗糙的原料造成,似乎一碰就破。每天他都不出来吃饭,由维茜塔肖恩给他送两次饭。这些日子他似乎没什么胃口,光吃点蔬菜。不久就因为缺乏营养而显出了面黄肌瘦的模样。由于长期不洗澡,皮肤上长出了一层霉垢,就像一件总穿着的老式的背心,沾满了污垢一样。他的呼吸中散发出

熟睡的牲畜的臭味。奥雷良诺一心扑在写诗句上,竟忘了他还在旁边。有一次,墨尔基阿德斯在喃喃自语,奥雷良诺似乎听到了点什么,于是便竖起耳朵注意听起来。可是最后,在他叽哩咕噜的嘟哝中惟一听得清楚的,就是像敲锤子似地不停重复着的一个单词"二分点[①]、二分点、二分点"和一个"亚历山大·冯·洪堡[②] 的人名"。阿卡迪奥开始去帮奥雷良诺干金银匠活时,还时不时的把耳朵凑过去。墨尔基阿德斯没有让他失望,有时也用西班牙语说几句不着边际的话。若干年后,面对行刑队时,阿卡迪奥总会想起,墨尔基阿德斯给他念了几页那本深奥著作时他惊奇得几乎要跳起来的惊愕之情,当然他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可是感到高声朗读起来像人家唱的教皇圣谕一样。墨尔基阿德斯念完后微笑了一下,他的笑容已经消失很久了。他用西班牙语说:"当我死的时候,你们在我的屋里烧三天水银。"阿卡迪奥把这件事告诉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想了解得更深入些,可是得到的回答是:"我能长生不老。"当墨尔基阿德斯呼出的气体刚开始有点臭味时,每礼拜四早晨阿卡迪奥都会带他到河里去洗澡,他好像好了一点。他与小伙子们一样,脱光衣服钻进水里。他可以奇迹般地避开水深的危险地方。"我们来自水中。"有一回他这样说。有好一段时间,家里谁也看不见他,除了那天晚上他作出惊人的努力想把钢琴修好,还有他夹着水瓢与卷在毛巾里的油椰肥皂球和阿卡迪奥一起到河边去的时候。一个礼拜四,阿卡迪奥没有像往常一样带他去河边,奥雷良诺就听见他说:"在新加坡的沙洲上生热病的时候我已经死过了。"那天,他独自去了河边,但下水时找错了地方,直到次日在下游几公里的地方才被人发现。他的尸体搁浅在一个明晃晃的小水湾里,一只

---

① 二分点:黄道和天赤道相交的两点。

② 亚历山大·洪堡(1768-1859):德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

孤独的兀鹰停在他肚子上。乌苏拉哭得死去活来，比死了父亲还伤心，可她要立即将他安葬，让他入土为安。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这次不顾乌苏拉的反对，坚决不同意安葬。“他是不会死的。”他说，“他亲口说过复活的秘诀。”他重新点燃了几乎被他完全遗忘的炼金炉，把水银锅放在上面，搁在尸体旁边煮沸水银。逐渐地尸体全身长满了蓝色的水泡。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实在忍不住提醒他说，淹死的人不入葬会影响公共卫生。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反驳说：“没那回事，他还没死。”可是七十二小时很快过去了，尸体上出现了紫斑，而且皮肤开始开裂，随着吱吱的响声，难闻至极的臭气弥漫了整个房间。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这才不得不投降，但他不同意随便埋掉他，而要按照马贡多的恩人的最高礼仪规格来埋葬。这是镇上第一次、也是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葬礼，直到一百年之后格朗德妈妈的葬礼[①] 的热闹程度才勉强超过了它。人们在一块事先选作墓场的土地中央把他葬了下去，堆了个坟堆，边上竖树了一块石碑，碑上写着：墨尔基阿德斯，因为人们除了名字对他一无所知。接着九个晚上人们为他守灵。趁大家聚集在院子里喝咖啡、说笑话、玩牌的时候，阿玛兰塔抓住机会向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几个礼拜前，他已经和雷蓓卡订了婚，并在当年聚集了大多数用廉价小玩意儿换取金刚鹦鹉的阿拉伯人居住区，现在命名为土耳其人大街的地方，开了一爿商店，经销乐器与带发条的玩具。这个意大利人有着一头油光铿亮的鬈发，女人们见了他总忍不住要赞叹一番。他把阿玛兰塔看成一个任性的小姑娘，并不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我有一个弟弟，”他对她说，“很快他会到我的商店里来帮我的忙了。”

---

① 格朗德妈妈的葬礼，作者于1962年发表的同名短篇小说即以此为题材。

阿玛兰塔觉得他把自己的感情贬得一文不值，怒不可遏的她，朝着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说，即使用自己的尸体挡在门口，也要阻拦她姐姐的婚礼。这番狠话把皮埃特罗吓得胆战心惊，不得已他只好去同雷蓓卡商量。本来因为乌苏拉太忙而一再推迟，早有计划的省城旅行现在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里成行了。阿玛兰塔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可当她和雷蓓卡吻别时，小声地在她耳边说：

"你不要做梦了！把我带到天边也没用，我就有办法不叫你结婚，就算你杀死我也无济于事。"

乌苏拉一走又带走了阿玛兰塔，再加上墨尔基阿德斯的魂魄似乎仍然在各个屋里转悠，整个宅子显得大而空荡。雷蓓卡开始掌管家务，印第安女人负责面包房。黄昏，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身上带着一股熏衣草的清香来到家里，总不忘带上一个玩具做礼物，雷蓓卡就在客厅里招待他。为了避嫌，她总是不关门窗。其实，这种谨慎是多余的，因为意大利人特别尊重这个一年之内将成为他的妻子的女人，连她的手都不碰一下。他的来访逐渐使奇妙的玩具摆满了家中各个角落。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带来的上发条后会跳舞的女郎、带音乐箱会耍杂技的猕猴、跑马、跳板丑角以及各种各样让人忍俊不禁的机器动物，使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因墨尔基阿德斯的死而产生的伤感烟消云散，让他又恢复了过去搞炼金术时的钻研精神。于是，他进入了一个由各种人造动物和拆开的机械零件建成的天堂。他想用钟摆的原理造个永动装置来让这些玩具得到改进。奥雷良诺则抛开了工作间，一心教小雷梅苔丝读书写字。开始，小姑娘更喜欢与她的娃娃玩耍，而不太喜欢这个每天下午都要来她家的男人，因为他一来，父母姐姐就不让她玩了，还给她洗澡、穿衣，叫她规规矩矩地坐在客厅里接待客人。可是，奥雷良诺的耐心与诚意终于打动了她，她甚至能一连几个钟头跟他学习文字的意义，用彩色铅笔在本子上画房子

和牛栏，画圆圆的太阳藏在山脊背后放射着金黄色的光芒。

只有受到阿玛兰塔的威胁的雷蓓卡一直闷闷不乐。妹妹的脾气她比谁都清楚，阿玛兰塔生性高傲，她这样怀恨在心真叫人不寒而栗。雷蓓卡躲在浴室里，一连几个小时吮着手指，强忍着内心想去啃泥土的冲动。她整天愁眉不展，为了有所慰藉，她喊来了庇拉·特内拉让她用纸牌给她算命。庇拉·特内拉照例先胡乱念了一通，然后预言说：

"只要你的父母还没入土为安，你的幸福就不会来临。"

雷蓓卡听了全身一抖，她仿佛进入梦境一样，眼前浮现自己还很小的时候，带了一只箱子、一把摇椅和一只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的布袋来到这个家里。她还记起了一位秃顶的绅士，他穿着麻布衣，衬衣领子上还扣着一颗金钮扣，可这一切都跟那张金元花国王[①] 毫无关系。又想起一位十分年轻、美丽的女人，她温暖的双手捧着芬香无比的花，跟那金元花王后的患过风湿病似的双手完全不同，那女人把花戴在她头上，然后带着她来一个街道全部是绿色的镇上闲溜。

"我不明白。"她说。

庇拉·特内拉仿佛给弄糊涂了：

"我也不甚明了，可纸牌上确实是这么说的呀！"

雷蓓卡被这个不可理解的预言弄得忧心忡忡，就去把一切都告诉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他听了以后，责怪雷蓓卡不该听信纸牌算命的胡说八道，可他自己却开始一声不吭地翻箱倒柜、搬家具、挪床铺、撬地板，到处搜寻那只装有雷蓓卡亲生父母骨灰的袋子。他记得，自从扩建房屋以后，他再也没见到过那个袋子，所以他私底下把泥水匠们找来了。一个匠人告诉说，当时

---

① 此为西班牙纸牌，其花色为剑花、金杯花、金元花、棒花四种，分别相当于扑克牌中的黑桃、红桃、方块、梅花。

因为嫌它碍事，就把那袋子砌在一间卧室的墙壁里了。他们把耳朵贴在墙上搜索了几天，最终听到了墙壁深处传来那袋子特有的咔咔声。他们打穿了墙壁，发现骨灰袋完好无损地放在那里。当天，他们就把它埋到墨尔基阿德斯墓旁那个还没竖立石碑的坟墓里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回到家里，感到终于了结了一桩心事。有一阵子，这件事在他心里就像回忆起普罗登肖·阿基拉尔一样让他心情沉重。他走过厨房时，在雷蓓卡额头上亲了一下。

"忘却那些不愉快的事吧，"他对她说，"你会幸福的。"

自从阿卡迪奥出世后，乌苏拉一直禁止庇拉·特内拉到家里来。雷蓓卡和她交上了朋友后，乌苏拉才允许她来住。她来得很频繁，卖力地干着家里最重最累的活儿。有时她还走进工作间，去帮助阿卡迪奥洗照相的底版。这种带着舐犊深情的帮助，结果却让他产生了误会。这女人让他手足无措。她皮肤上的暖气、她身上的烟味儿以及她在暗室里不时发出的笑声使他心慌意乱，使他经常碰倒东西。

有一回，奥雷良诺在那里做金银匠活，庇拉·特内拉插不上手，便倚在桌上，欣赏他精湛的手艺，突然间瞧了他一眼。奥雷良诺没抬头就知道阿卡迪奥在暗室里。他望了望庇拉·特内拉的眼睛，知道她头脑里在想什么事，就像是在大白天看东西一样一目了然。

"好吧，"奥雷良诺说，"有什么就和我说吧。"

庇拉·特内拉苦笑着咬了咬嘴唇。

"你真行啊，"她说，"真是一举中的。"

奥雷良诺证实了自己的预感，但他只稍作停顿就又埋头工作了，像没事似的用沉着而坚定的声音说道：

"我认了，生下来就用我的名字。"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他把钟表上

的机械与一个带发条会跳舞的女郎连在了一起，于是那一个玩具按着自己发出的乐声的节拍不断地跳了三天。他对这一新发现比以前那些荒唐的尝试更加激动兴奋。他不再吃饭，也不再睡觉，由于乌苏拉外出，不能照顾他，他听任想像把自己带进了一种似梦似幻的虚拟境地，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晚上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地说如何把钟摆的原理应用到牛车上、犁铧上，应用到实际中需要动力的一切东西上。失眠让他整个都垮了。一天清早，一位白发苍苍、动作颤巍巍的老人走进了卧室，他竟没有认出来。那是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后来，他终于想起他来了，但让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觉得诧异的是为什么死人也会衰老，一种怀旧之情油然而生。"普罗登肖！"他惊叫起来，"你怎么大老远地到这儿来了！"在死去多年之后，一直处于孤单状态的普罗登肖迫切需要一个伴侣，对生者的强烈的眷念与对阴间的另一种死亡临近的恐惧感，最终使他对杀害自己的凶手也产生了感情。他找了很久，他向里奥阿查的死者们打听过，向来自乌帕尔山谷与沼泽地的死者们打听过，但一直都没有结果，因为对于墨尔基阿德斯之前的死者来说，马贡多是个不为知晓的村镇。墨尔基阿德斯死后，在阴曹地府的杂乱无章的地图上画上了一个小黑点，这才让他找到了这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与普罗登肖·阿基拉尔一起谈到天亮。几个钟头后，他毫无睡意地走进奥雷良诺的工作间问道："今天是礼拜几啊？"奥雷良诺回答说是礼拜二。"我想也是，"他说，"可是，一会儿我又觉得今天还是礼拜一，和昨天一样。你看这天、这墙壁，看那海棠花。今天还是礼拜一。"奥雷良诺对他的胡言乱语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根本不当一回事。第二天是礼拜三，他又到工作间来。"这简直是场梦魇，"他说，"看看这空气，听这太阳的嘈杂的声音，和晚上、前天一个样，今天也是礼拜一。"这天晚上，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见他在走廊里哭，那是一种老年人的哭泣，而且让人看了心中十分难受。他哭

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哭墨尔基阿德斯，哭雷蓓卡的双亲，哭自己的爸爸妈妈，为所有他还记起的、如今孤孤单单地在阴间里的人哭泣。皮埃特罗·克雷斯庇送给他一只用两脚走钢丝的带发条的狗熊，但这样他还是很忧郁。于是又问他，几天前说过的准备造一架钟摆机器使人飞起来的计划进行得怎样了。他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能把任何东西举到空中的钟摆，就是不能把自己举起来。礼拜四他又出现在工作间里，那痛苦不堪的样子像是刚逃离大难似的。"管时间的机器也出毛病了。"他差不多要哭出来了，"乌苏拉与阿玛兰塔还在遥远的地方。"奥雷良诺像骂小孩似的训了他一通，他不加反驳地听着。连续六个小时他盯着东西眼睛都不眨，试图在东西的表面看出有什么与前一天不同的地方，一心想发现东西上细微的变化以证明时光的流逝。晚上他整夜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呼唤着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呼唤着墨尔基阿德斯，呼唤着所有的死去的人，让他们来为他分忧解愁。可是没有人来。礼拜五，他起得比谁都早，又去察看自然界的表象，直到完全相信那天仍然是礼拜一为止。他一把抓起一根门闩，仗着他的非凡体力与蛮劲，把炼金器具以及照相冲洗间和金银匠工作间里的东西全部砸得粉碎，还像中了邪似的用一种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大喊大叫，声音尖利刺得人耳疼。正在他准备把家里其他地方全部砸烂时，奥雷良诺把邻居们叫来了。十个男人才把他按倒在地，再过来四个人才把他绑起来，二十个人把他拖到院子里的栗子树底下。他们把他绑在树上。他用一种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叫骂着，口吐绿沫。乌苏拉与阿玛兰塔回家时，他还被绑在栗子树上全身动弹不得。雨水淋湿他整个身体，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她们和他说话，他不认识似的向她们看了看，对她们说了一些听不懂的话。因为绳索扣得太紧，他的手腕与脚踝已经溃烂，乌苏拉为他松开了手脚，只让他腰部给绑着。后来又给他搭了一个棕榈叶的凉棚，以免他遭受日晒雨淋。

第五章

三月的一个礼拜天，奥雷良诺·布恩地亚和雷梅苔丝·莫科特的婚礼如期举行了，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父叫人在客厅中搭起了一个圣坛，就在这里为他们主持了婚礼。这个日子让莫科特家中持续了四个礼拜来的惶惶不安的情绪达到了极点，因为雷梅苔丝这小姑娘虽说日渐发育成熟，却还是稚气未脱。尽管她母亲早就对她讲过成了少女后的各种变化，但是二月的一天下午，她还是一路尖叫着冲进大厅，也不管她的几个姐姐和奥雷良诺都在场，就把她的一条裤衩亮给大家瞧，裤子上面满是巧克力颜色的粘糊糊的东西，看来很脏。于是大家决定婚礼在一个月后举行。一切都是那么仓促着手准备，简直没有时间来教她自己洗东西、穿衣服，教她如何操持家务。家人抱她在热砖上小便，以便改掉她尿床的习惯。他们还费了很大的劲才让她明白夫妻间的秘密不可对人讲，因为她对人们告诫的一切觉得那么茫然，同时又惊奇万分，恨不得跟所有的人来对新婚之夜的种种细节作一番有趣的评论。这项工作把她的家人搞得焦头烂额、精疲力竭。可是在婚礼举行的这一天，小姑娘却表现得像她的几个姐姐一样成熟稳重。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挽着她的手臂沿着被鲜花和花环装点的街道，在爆竹声与几支乐队的合奏声中往前走；雷梅苔丝挥手向人们致意，微笑着向从窗口向她祝福的人们道谢。奥雷良诺则身穿黑色呢服，脚蹬一双带有金属弯钩的漆皮靴，几年后他就是穿着这双靴子面对行刑队。他紧张得脸色都白了，在家门口迎接新娘并领她到圣坛前的那段时间，他感到喉咙里像鲠了颗硬丸子。反倒是雷梅苔丝显得落落大方，端庄稳重，当奥雷良诺给她戴戒指而不小心把戒指掉到地上时她的反应非常得体。当时客人们开始骚动了起来，她却依然举着戴上饰有纱织花边的无指手套的手

臂,伸着预备戴戒指的无名指,一直等到新郎总算用脚拦住了正飞速朝门口滚去的戒指,并且面红耳赤地回到圣坛前。她的母亲与姐姐们一直提心吊胆,惟恐还有孩子气的新娘在婚礼过程中干出些什么有失体统的事情来,最后却是她们不顾体统,争先恐后的扑到她身上去吻她。从那天起,雷梅苔丝就表现出办事认真负责、举止端庄、落落大方与在面对任何困难都有处变不惊的令人咋舌的能耐。正是她,主动切下婚礼蛋糕中最好的部分放在盘子里,再放上一把叉,然后拿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这位身材魁梧的老人一直被捆在栗树干上,整个高大的身躯蜷缩在一张小板凳上,上面用棕榈叶搭了一个凉棚,长年累月地呆在半露天之中,全身的皮肤都退去了原有的肤色。他感激地笑了一下,这些笑容很难察觉,用手指撮着吃完了蛋糕,嘴里咕哝着别人一直无法理解的词句。这个喧闹的庆典一直持续到礼拜一早晨,惟一不幸的人就是雷蓓卡·布恩地亚。这天,她的喜日被延期了。按乌苏拉的安排,她的婚礼应该在同一天举行。但是礼拜五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突然接到一封说他母亲病危的信,只得推迟婚期。接到信后一小时,他就动身赶往省城,不料途中却跟他母亲走的是不同的路,结果没有碰上。她老人家礼拜六晚上准时来到马贡多,并在奥雷良诺的婚礼上唱了优美的咏叹调,本来这支曲子是她为儿子的婚礼准备的。为了赶上自己婚礼的时辰,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一路上策马狂奔,可等他回到家里时,已是礼拜日的午夜时分,只赶上收拾喜庆的尾声。始终没查出来那封信是谁写的。阿玛兰塔被乌苏拉揍了一顿,她恼怒地哭着,在木匠们还未拆除的圣坛前发誓,她对信的事一无所知。

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父——他是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从沼泽地请来主持婚礼的——是个严肃刻板的老头,枯燥的职业让他的脸部表情都僵化了。他瘦骨嶙峋,肚子老是咕咕作响,脸上的表情俨然像位老天使,但他的神态中无知的表情远胜于善良。他

本来打算在婚礼完了以后就回他的教区去，可马贡多居民是如此的没受过教化使他大吃一惊，他们衣着不讲究，大干蠢事，居然只按自然的法则自生自灭，不给孩子洗礼，不给圣节定名并且过圣节。他还没想到其他地方像这里这样需要他来传道布教，就决定多呆一个礼拜以便使那些受过割礼的犹太人和其他异教徒皈依基督，叫讨小老婆的人让他们明白可以名正言顺的娶多个妻子，谨记给垂死者做临终圣事。可是没人睬他，人们答道，他们在这里呆了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请神父，关于灵魂方面的事他们向来是直接与上帝交流，他们已经都心存善念，没有恶念了。尼卡诺尔神父对奔波在这块荒蛮的土地上布道终于有点不耐烦了，就准备建造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放着真人般大小的神像，墙壁要嵌上五颜六色的玻璃，让人们从罗马赶到这个最不敬上帝的地方来向上帝朝拜。他手托一个小铜盘开始四处化缘，人们都慷慨解囊。但他还想化得更多些，因为那教堂得有一口大钟，洪亮无比的钟声能把沉在水底的溺水者震得浮起来。他东求西讨的，喊得嗓子都哑了，浑身的骨头也似乎散了架，到了某个礼拜六，收集到的钱甚至连造教堂的几扇门都不够，他绝望地呆了半晌。于是，他在广场上临时搭了座圣坛，一到礼拜天，他手里摇着小铃，就像当初镇子里流行失眠症时一样，挨家挨户地召唤大家去做露天弥撒。很多人是出于好奇，另一些人是因为怀旧，还有一些人则为了不让上帝说他们对其代理人的轻待看作是对上帝本人的无礼，所以到了早上八点半光景，已经有半个镇子的人站在了广场上。尼卡诺尔神父用沙哑的嗓音大声朗读福音书，他的嗓子是乞求施舍给喊哑的。最后，正当来观看弥撒的人想散去的时候，神父抬起双臂示意让大家安静，他有话说。

“等一下，”他说，“现在让我们来亲眼目睹无所不能的上帝的神奇力量吧！”

话音刚落，做弥撒时给他当助手的小伙子端来了一杯冒着热

气的巧克力浓茶，神父一口气喝了下去。然后他从袖管里抽出块手帕擦了一下嘴唇，伸开两臂闭上双目。接下来奇迹出现了，尼卡诺尔神父竟离地升起了十二厘米。这一招让所有的人心服口服了。接下来好几天，他走家串户，重复着这一借助巧克力浓茶的刺激而升空的试验。这样一来，那只用来装化缘的钱的布袋很快便鼓了起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教堂便开工兴建了。除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谁都相信那是上帝创造的奇观。一天早上，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不动声色地看着一大堆人聚在绑着他的大栗树周围，看神父表演升空奇观。当尼卡诺尔神父连同他坐的椅子一块升离地面的时候，他在板凳上只稍微挺了挺身，并且不屑一顾的耸了耸肩。

"Hoc est simplicisimum,"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说道，"homoiste statumquartum materia einvenit."[1]

只见尼卡诺尔神父一举手，椅子的四只脚便稳稳的触在地面上。

"Nego,"他说，"Factum hoc existentiam Deiprobat sine dubio。"[2]

直到现在，人们这才明白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那没人听得懂的话原来是拉丁文。尼卡诺尔神父利用自己懂拉丁文，是目前惟一能跟他交谈的人这个有利条件，企图把对上帝的信仰灌进他那神经错乱的脑瓜里。神父每天下午便来坐在栗树旁，用拉丁语进行布道。但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硬是不听那些深奥难懂的偈语，也不相信巧克力浓茶蕴含无穷神力的事实。他要神父拿出拍到上帝形象的铜版照相来，作为上帝存在的惟一令人信服的证据。于是尼卡诺尔神父给他取来了一些刻有上帝头像的

① 拉丁语："这很简单，这个人处于物质的第四种状态。"

② 拉丁语："不，铁的事实证明上帝是存在的。"

徽章和肖像画，甚至还带来了一块维罗妮卡[1] 纱巾的复制品。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那些东西嗤之以鼻，认为那些玩意儿不过是毫无科学根据的手工工艺品而已。他是那样冥顽不化，最后尼卡诺尔神父只好放弃了让他皈依基督的打算。不过，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还是继续来看望他。这下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倒采取主动了，他想用理性主义的理论来摧毁神父的信仰。有一次尼卡诺尔神父带来了一个棋盘和一副棋子，邀他对弈，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没答应。他的理由是，他一直弄不懂，两位对手讲好规则再进行比赛，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尼卡诺尔神父还是第一次听见这种对下棋的评论，从此也不再碰棋子了。对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清晰理智神父越来越觉得吃惊，不禁问他为什么被捆在一棵树上呢。

"Hocestsimplicisimum."[2]他回答，"因为我疯了。"

自从那时起，神父害怕自己的信仰可能被他动摇，便不再来看望他了。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教堂的建造上，以便早日完工。雷蓓卡感到希望复萌了。因为自从某个星期天尼卡诺尔神父来家吃午饭时起，雷蓓卡的幸福就跟教堂的落成联系在一起了。那天，全家人都围在桌旁，聚精会神地听神父讲教堂竣工时举行的宗教活动的辉煌庄重场面。"最幸运的人就是雷蓓卡了，"阿玛兰塔说。雷蓓卡没明白她话中的含义，阿玛兰塔不怀恶意地笑了笑，向她解释：

"你的婚期将赶上教堂的落成典礼。"

但不管别人如何言论，雷蓓卡总想把婚期提前。照工程的进展看，教堂有望在十年内建成。不过尼诺尔神父可不这么认为：看着信徒们日益增加的慷慨捐赠，他对教堂的完工之日有更为乐

① 维罗妮卡：犹太妇女，传说在耶稣受刑后，她替他擦拭干净了脸上的血污，带了那块留有救世主头像的纱巾，飞升到耶稣受难的卡尔道里奥山峰。

② 拉丁语："这很简单。"

观的估计。虽然雷蓓卡一赌气、连饭都没能吃完;但乌苏拉还是赞成阿玛兰塔的想法,并捐献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以加快工程与各项工作的完成。尼尔诺尔神父认为如果还有人捐一个同等数目的款项的话,教堂一定可以在三年内完工。自从那时起,雷蓓卡就再没跟阿玛兰塔说过话,她认为阿玛兰塔是怀着满腹怨恨与报复之心提出这一倡仪的。“这算什么。”那天晚上姐妹俩言辞刻薄地争吵起来,阿玛兰塔反唇相讥:“我必在最近三年里把你杀死。”雷蓓卡接受了挑战。

当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得知婚期又得推迟时,痛苦到了极点。这时雷蓓卡却表示出对他的绝对忠诚。“只要你说一声,我们立马离开这里。”她对他说。可是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是个稳重的人,他缺乏未婚妻那些冲动的性格,不愿铤而走险,他认为一诺千金自当严守承诺。雷蓓卡只得采取更加大胆的举动。大厅里的灯被一阵神秘的风吹熄了,这时乌苏拉瞧见这对情侣正在黑暗中热吻。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窘态毕露地向她解释说,这种新式煤油灯的质量太次,并帮忙在客厅里装上了一套更好的照明灯具。但这一次不知是缺乏燃料还是灯芯管被堵住了,灯又不亮了,乌苏拉看见雷蓓卡竟大胆的坐在情人的腿上。这样一来,任何解释她都听不进去了。她把做面包的事完全托付给维茜塔肖恩,自己坐在一张摇椅上专门监视这对情人的相会,提防着不被自己年轻时就有人用过的小伎俩给骗过去。“可怜的妈妈呀,”看着乌苏拉在他们会面时困得直打哈欠但又不愿离开,雷蓓卡又是恼火又是好笑道,“等到她死了,抬出去的时候还要多负担这张摇椅的重量。”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他们的爱情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几乎每天都在工地观看,他那点可怜的耐心几乎都被磨光了,决定给尼卡诺尔神父捐一笔他所需要的钱,以便尽早把教堂盖完。阿玛兰塔倒是显得很悠闲。她邀女伴们天天下午来到走廊里绣花或做点编结什么的,就在和女伴们聊天的当

儿,她又想出了新的对策。但她原以为万无一失的计谋最终还是因为估计上出了点错误而没有得逞:她拿掉了雷蓓卡藏在卧室大柜子里的结婚礼服里包着的樟脑丸。阿玛兰塔干这件事的时候离教堂的竣工日期不到两个月。可是对临近的婚期早已迫不及待的雷蓓卡,她比阿玛兰塔所预料的日子更早就准备起自己的新衣来。她打开柜门,先摊开外面包的纸,然后再打开一层防止灰尘的布,只见绸缎衣服、针织纱巾以至橘花头冠都被蛀成了粉末。虽然她肯定自己在这服装的包裹中放入过两把樟脑丸,但这件不幸的事情看起来像纯属偶然,当然她也没敢向阿玛兰塔兴师问罪。眼看离婚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安帕萝·莫科特答应在一星期内为她赶制一套新衣。那天中午雨下得很大,当阿玛兰塔看到淋得一身湿的安帕萝踏进家门来为雷蓓卡最后一回试装时,她觉得几乎天转地旋。她说不出话,冷汗不断地顺着背脊流下。多少个月来,她一想到这一时刻可能来临便会害怕得全身发抖,但害怕这一时刻终究无法避免。她深信,要是想不出阻挠雷蓓卡婚礼的有效办法,到了费尽心计而不能奏效的最后关头,就算毒死她,她也在所不惜。那天下午,安帕萝·莫科特不厌其烦地用无数枚别针在雷蓓卡身上制成一件胸甲,雷蓓卡裹在那块绸缎料子里面热得几乎要昏厥过去了,这时,阿玛兰塔好几回扎错了针、手指还被戳破了,但却以坚定的信心定下骇人的最后一招:在婚礼前的最后一个礼拜五,往咖啡里掺进一剂鸦片酊。

一个巨大的、无可挽救又难以预想的障碍,终于再次使雷蓓卡临近的婚期被无限期的往后延迟。预定婚礼的前一礼拜,她嫂子雷梅苔丝半夜醒来,不知什么原因导致内脏破裂,一股热乎乎的液汁从口中迸出,流得全身都湿透了,三天后她被自己的血毒死了,腹内还有一对刚成形的双生子。阿玛兰塔内心觉得十分不安。她曾急切地向上帝祈求发生某些可怕的事情,免得她非得对雷蓓卡下手不可。但她日夜祈祷的却不是希望发生现在这样的

事情，受到良心谴责的阿玛兰塔感到自己对雷梅苔丝的死负罪。雷梅苔丝曾经给这个家带来欢乐。她跟丈夫住在一间靠近工作间的房间里，里面摆设着她才告别的童年时代的娃娃与玩具。卧室的四壁挡不住她青春洋溢的活力，整个长廊中似乎都充满她年轻的足迹，清早起来她就开始唱歌。只有她敢于在阿玛兰塔和雷蓓卡之间调解。她主动担起了照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重大责任，给他端饭菜，每天服侍他大小便，用肥皂与丝瓜筋给他擦身，清除他头发、胡子里的虱子与虱卵，在她悉心的照料下，棕榈叶做的凉棚一直完好无损，在暴雨季节里还用防雨的帆布进行加固，使老人尽可能少受风吹日晒。在她死前的几个月，她已经能够用简单的拉丁语和老人进行交谈了。当奥雷良诺和庇拉·特内拉的孩子出世后被送到家中，并在洗礼后取名为奥雷良诺·霍塞时，雷梅苔丝决定把他视如己出。乌苏拉对她这种天生的母性光辉吃惊不已。而对奥雷良诺来说，他在雷梅苔丝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底蕴，他每天埋头在工作间里辛勤劳作，雷梅苔丝则在九、十点钟时给他送一杯不放糖的咖啡，夫妻俩每天晚上都会去莫科特家。奥雷良诺和岳父没完没了地玩多米诺骨牌，而雷梅苔丝则跟姐姐们聊天，或者向母亲询问一些处理家务的问题。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跟布恩地亚家结成亲家后大大巩固了他在镇上的权势。他多次奔波于省城和小镇之间，通过不懈的努力争取到政府投资在镇上办一所学校，他便让阿卡迪奥来主持相关事项。这个阿卡迪奥继承了他祖父尊师重教的品性。并且通过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苦口婆心的劝说，镇上的大部分房屋在全国独立日那天全刷成了蓝色。他接受尼卡诺尔神父的提议，吩咐把卡塔里诺的酒店迁到一条偏僻的街上去，同时关闭了地处镇中心的几个生意兴隆但有碍观瞻的场所。有一次他甚至带来了六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回来，委任他们维持全镇秩序。对此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开始那个不准武装人员进入小镇的协议。奥雷良诺对岳父感到

高兴。“你会像他一样的，”他的好多朋友都这样对他说，但是依旧神态自若棱角分明的脸上总是挂着谈谈的笑容，既没有抬高他的身价也没有让他稳重的性格有所改变，相反却使他独自沉思或作出无情决定时紧闭的嘴唇看上去更加严峻。他与他妻子在双方家庭里唤起的亲切感情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当雷梅苔丝说她有了孩子时，连雷蓓卡与阿玛兰塔都暂释前嫌，以便一块打毛线衣，打一件蓝色的，预备生儿子时用；打一件粉色的，预备生女儿时用。很多年后当面对着行刑队时，奥雷良诺最后想到的一个人也正是他最深爱的妻子，雷梅苔丝。

乌苏拉吩咐全家人都为她举哀，除必要的事务外，不准任何人随意出入。一年之中，不准大声在家中说话。她把雷梅苔丝的铜版照片安放在停尸守灵的地方，相片上斜挂着一条黑带，前面点一盏长明油灯。并且留下遗命要未来的子孙们让油灯一直长明不熄。当他们看到照片上这位身穿花边翻卷的裙子、脚蹬白色小靴、头上扎着薄纱蝴蝶结的小姑娘时大概都会非常疑惑，因为他们无法把眼前这幅清纯活泼的小女孩的模样跟曾祖母的威严庄重的形象统一起来。自责不已的阿玛兰塔担负起抚养奥雷良诺·霍塞的责任。她收他为儿子，他将分担她来年的寂寞并减轻她的内疚与负罪感，她一直认为，由于她胡乱向上帝祈求致使鸦片酊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滴进了雷梅苔丝的咖啡里。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总是在傍晚时分走进屋里来，他头戴一顶礼帽，礼帽上缠了一条黑纱，默默无语地和那个穿着黑色衣服、袖子长及手背、脸色惨白的雷蓓卡相会。现在他们连想都不敢想自己的婚期，因为会被看成对死者的大不敬，于是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便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并且已经没有人会把它放在心上了。这对以前倍受注意而不得不玩些小手段以便亲热的情人仿佛已经被抛在一边，听凭命运的安排。雷蓓卡心中看不到希望，精神很快萎靡了，她又吃起土来。

突然——那是雷梅苔兰已去世很久,刺绣十字花的日常活动已经在家中逐渐恢复的时候———一天下午两点钟左右,天气热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沿街的大门被人推开了。门柱脚开始剧烈地晃荡起来,在长廊里绣花的阿玛兰塔与她的女伴们,房里吮吸着指头的雷蓓卡,在厨房内忙碌的乌拉苏,在工作间里的奥雷良诺,以至在栗树下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都感到这种巨大的颤动,房子似乎都被晃得快挪了窝。来者是一位彪形大汉:他那宽阔的胸背差不多有门那么宽,野牛似的颈脖上挂着一枚圣女雷梅苔丝像,胳膊和胸脯上刺满了花纹,一只刻有"圣婴十字架"的铜镯子紧紧套在右腕上。他的皮肤像被盐腌过似的,一定是长期日晒雨淋的结果,很短的头发像骡鬃一样,一口铁齿钢牙,但眼中露出忧郁的神色。他用的裤带比马鞍子的肚带还要宽两倍多,脚上裹着绑腿,靴子上不仅带着马刺,还钉了铁钉在后跟上。他的到来让人有一种地动山摇般的感觉。他手里拿着一条半旧的褡裢,穿过客厅和起居室,好像天降神兵一般出现在摆满海棠花的长廊里。正在那里绣花的阿玛兰塔和她的女伴们举着绣花针停在半空中惊呆了。"你们好!"他向她们打招呼声音疲惫不堪,说着把褡裢一把甩在她们的绣架上,径直朝里屋走去。"你好!"见到雷蓓卡时他说道,雷蓓卡惊得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他经过房门。"你好!"他对正聚精会神地埋头在工作台上的奥雷良诺说。不管见到谁他都没有停下来搭话,直接往厨房走去,直到那儿,他才停止了脚步,也结束了这次从地球的另一边开始的长途跋涉。"你好!"他说。乌苏拉张着嘴巴呆了一秒钟,她看着他的双眼,大叫一声,跳上去搂住他的脖子,兴奋得又哭又叫。他正是霍塞·阿卡迪奥。他像出走时一样穷,甚至穷到付不起两个比索的马匹的租费,这还是乌苏拉帮他出的。他说的西班牙语里夹杂着水手的俚语。大家问他这么多年他在哪儿,他只是回答:"在那边。"他在安排给他的房里的吊床上,一睡就是三天。

醒来后，他一口气吞掉十六只生鸡蛋，便出门直奔卡塔里诺的酒店，他那铁塔似的身躯引起女人们的好奇与害怕。他命令奏乐，给所有在场的人倒上酒，并且全记在他账上；他打赌让五个人同时扳他的手腕。“简直稳固得像山一样。”那五个人确信无法扳动他的手臂后就说：“他带着‘圣婴十字架’。”卡塔里诺可不相信他力大无穷，于是他出十二比索打赌，说他移动不了柜台。霍塞·阿卡迪奥一把抓住沉重的柜台，凌空举过头顶，然后把它搁到街上。最后十一个人才把柜台抬回到原处。他向贪婪地围住他的女人们问道谁愿出最高的价钱。有一个女人出了二十比索。于是他提议每个女人出十比索，然后摸彩来决定。这个价码可高得出格了，因为这儿最红的女人一夜也只挣八比索，可所有的女人对此全无异议。她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条上，一共十四张，然后把纸条放进一只帽子里，每个人再从里面取出一张。当帽子中只剩下两张时，两位中彩者的名字就确定下来了。

“两个人每人再加五个比索，”霍塞·阿卡迪奥说，“你们两人就可以分享。”

他就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他曾被招募在一艘国籍不明的船上当水手，环球航行了六十五圈。他和家中谁都合不来。他白天整天睡觉，晚上便到烟花巷去厮混，靠力气挣钱糊口。难得有几次，乌苏拉拉他到餐桌边与家人共进午餐，这时他显得和蔼可亲，尤其是当他侃侃而谈讲起那些在遥远国度里的冒险经历时，更显得平易近人。他曾遇到海难，在日本的海域中漂流了两个星期，靠吃一个中暑而死的伙伴的尸体维持生命。那被海水浸胀了、在烈日下烤熟的尸肉吃起来一粒粒的有股甜味。在一个烈日当空的中午，他们在孟加拉湾捕获了一条海龙，在它的肚子里发现了一名十字军兵士的头盔、一些搭扣与兵器。他还在加勒比海上瞧见过传闻中的维克多·乌盖斯的海盗船的鬼影，船上的帆早被无情的海风吹破了，船桅也被海蟑螂蛀空而摇摇欲堕，它一定

是遇上了最恐怖的暴风雨天气。乌苏拉听着听着，当时便在饭桌上哭了起来，她像读着从没收到过的来信，在这些信里，霍塞·阿卡迪奥诉说着他的英勇行径与不幸遭遇。“这儿有这么多的房子，我可怜的儿子，”她哭泣着说，“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吃不完都拿去喂了猪！”可在她内心深处似乎不敢相信，那个跟着吉卜赛人离家出走的小伙子就是眼前这个一顿午饭要吃半头猪，放出的屁臭得能把花朵全熏蔫了的蛮汉。家里其他人也和她有同感。阿卡迪奥在饭桌上打起饱嗝来简直像野兽在咆哮，阿玛兰塔无法掩饰她的厌恶。从来不知道自己身世的小阿卡迪奥，对想博取他的好感的霍塞·阿卡迪奥提出的各种问题差不多都拒绝回答。奥雷良诺一直回想他们俩睡在同一间房里时的情景，极力想找回儿时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可霍塞·阿卡迪奥早已忘却了这些事，海上生活要记住的事实在是太多，把他的脑子都占据了。只有雷蓓卡自打他进门就被他深深吸引了。那天下午看见他从自己房前经过，她就想，和魁梧健壮的阿卡迪奥相比，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只不过是个好赶时髦的纤弱书生，而阿卡迪奥连呼吸声都像火山喷发一样，震得整幢房屋都能感觉得到。她抓住各种机会接近他。有一回，霍塞·阿卡迪奥用放肆地眼光盯住她的身子瞧，对她说：“妹妹，你真是尤物！”雷蓓卡一下子又难以自持了，她又像早先那样贪婪地吃起泥土与墙上的石灰来，拼命地吮吸手指头，以至于在拇指上竟吮出了一个老茧。她呕出带有死去的小蚂蟥的绿色液汁。她开始彻夜无眠，浑身发烧，不住地打哆嗦，神智不清地挣扎着，等待着，一直等到天明时感觉到霍塞·阿卡迪奥回来时巨大的动静。一天下午，大家都在睡午觉，再也按捺不住的雷蓓卡径自朝他房里走去。只见他只穿了条短裤，醒着躺在用缆绳捆在柱子上的吊床里。见他如此赤裸裸地躺在那里，雷蓓卡心中不由得一动，赶忙想退出去。“对不起，”她解释道，“我不知道您在这儿。”但怕将其他人吵醒，她随即一声不吭了。“你过来，”他说。

她顺从地在吊床前停住，当霍塞·阿卡迪奥用指尖抚摸她的脚趾，再顺着上去是小腿，并一路抚摸到她的大腿，嘴里还不停的轻唤"啊，小妹妹，啊，小妹妹"的时候，她感到浑身颤栗，觉得肠子打起了结。在她失去知觉之前，她感谢上帝让她来到世上。她浸在湿漉漉的吊床里拼命地像蛇一样扭动，吊床像一张吸水纸很快吸掉了她喷出来的血水。

三天以后，他们闪电般地结婚了。婚礼的前一天霍塞·阿卡迪奥到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店里去，遇见他正在教学生拉琴。他没把皮埃特罗叫到一旁就冲着他说："我要与雷蓓卡结婚了。"霎时，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脸色变得惨白。他把琴交给一个学生，立即结束了课程。遣走学生后，堆满乐器与发条玩具的大厅里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了，这时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说：

"她是您妹妹呀。"

"我才不在乎！"霍塞·阿卡迪奥回答说。

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用散发出熏衣草香味的手帕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

"这是乱伦的。"他解说道，"再说，这在法律上也不允许呀。"

这时霍塞·阿卡迪奥渐渐失去了耐性，这不仅因为克雷斯庇罗罗嗦嗦的唠叨，更主要的是看着他惨白的脸色就让他心烦气躁。

"伦理这东西算个屁，我要往它上面拉上两泡屎！"他说："我今天只是告诉您一声，要您不要再劳神去问雷蓓卡什么了。"

不过看到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两眼湿润，他的语气缓和了下来。

"我说，"他把声音降低了一些："要是你真的喜欢这个家的话，还有一个阿玛兰塔留给您。"

在礼拜布道会上尼卡诺尔神父当众宣布，霍塞·阿卡迪奥和雷蓓卡没有血缘关系。但乌苏拉顽固的认为这是大逆不道，说什

么也不宽恕他们荒唐的行为。所以当他们从教堂回来时,她就不许这对新人踏进家门。对她来说,她已经当这对孽种已经死掉。所以除了霍塞·阿卡迪奥的吊床外,他们再没有任何别的家具。新婚的那天夜里,一只蝎子躲在雷蓓卡拖鞋里并且蜇了她的脚,让她的舌头都发麻了,可这并没有对他们的蜜月生活造成什么障碍。他们的邻居都害怕那种歇斯底里的喊叫。一个夜里整个地区的人都被这种喊叫声惊醒了无数次。就是午睡时也得常常被惊醒两、三次。人们都祈求这种毫无节制的情欲不要侵扰了死者的安宁。

惟一关心他们的人是奥雷良诺,他买了些家具给他们,并接济他们钱财,直到霍塞·阿卡迪奥从那种放纵不羁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开始在毗邻院子的无主土地上干活为止。阿玛兰塔则恰恰相反,对雷蓓卡的宿怨还一直淤在她心中,虽然生活使她得到做梦也不敢想到的美事:由乌苏拉——她仍旧对那对孽子的结合耿耿于怀——主动提出,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每礼拜二仍到家里来吃午饭,他神情镇定自若,似乎已不把以前的一切放在心上。他的礼帽上仍然佩着黑带,以示对主人家的尊重,并很高兴向乌苏拉大献殷勤,给她送去不少从外国寄来的礼品:比如说葡萄牙的沙丁鱼啦,土耳其的玫瑰酱啦,有次还送了一条做工考究的马尼拉大披巾。阿玛兰塔很热情地接待他,千方百计哄他开心,帮他缝好脱线的衬衫袖口,还送给他一打绣着他名字缩写字母的手帕,作为他生日的礼物。每个礼拜二吃过午饭后,她在摆满海棠花的长廊里绣花,他则很高兴的陪着她。对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来讲,以前他一直把阿玛兰塔当作小姑娘看待,直到现在,他才发现她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虽然她并不风姿绰约,但处世圆滑老练,而且柔情似水。某个礼拜二——当每个人都相信这事迟早会发生时——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向她求婚。她仍在继续手中的活,但一言不发,一直等到耳上的红热消退,并让自己的嗓音显得

格外老成持重。

“我当然愿意的，克雷斯庇，”她说，“不过，我想我们还应该进一步了解对方和自己，任何时候急于求成都是不好的。”

乌苏拉有点拿不定主意了。虽然她器重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但是从道德观点看，她没法确定，在和雷蓓卡经历了这么漫长而且如漆似胶的恋爱之后，他的这一决定是不是真心的。最终，因为其他人都表示支持，她也只得接受这一事实，并且静观一切的发展。那时奥雷良诺已经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但他令人费解与没有商量余地的意见却让乌苏拉更加稀里糊涂：

“如今可不是考虑结婚办喜事的时候。”

直到几个月后乌苏拉才明白他那句话。当时奥雷良诺不仅在婚姻问题上遭受重大挫折，而且对除了战争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见解，这次的回答却是他惟一表达的真知灼见。就是他本人，后来面对着行刑队时，也许还不十分清楚他是怎样把那些微妙而确凿的偶然事件联系起来，逐渐得出这个结论的。雷梅苔丝的死并未有引起他一直担心的内心深处的震惊。更确切地说，只是产生了一种愤恨，并且逐渐消融在孤寂与消极的失望之中的，类似过去他甘愿过没有女人陪伴的生活时所体验过的情感。他又埋头工作起来，但与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却一直保持了下来。在这个因服丧而显得过于寂静、压抑的家里，夜间的长谈把这两个男人间的情谊进一步加深了。“你再娶一个吧，奥雷良诺。”岳父向他说：“我还有六个女儿可叫你挑呢。”选举前夕，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担心国内的政治局势，常常跑到省城去探听情况，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那里的自由派已下定决心要兵戎相向。那个时候奥雷良诺对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观念还十分模糊，几乎弄不清二者的区别，所以老丈人便简单地给他解释了一下。岳父告诉他说，自由派是共济会的人组成的，这些人全是些歹徒坏蛋，他们主张绞杀神父，实行世俗婚姻和离婚制度，承认私生子和婚生

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他们要分裂国家，建立联邦制，以剥夺最高统治者的权力。而保守派则与之相反，他们是被上帝的授权来管理国家行政的，他们致力于稳定公共秩序与家庭道德观念，维护基督信仰、捍卫既定的原则，他们坚决反对把国家分裂成相对自治单位。出于人道方面的感情，在有关私生子的权利方面奥雷良诺是赞同自由派的主张，可他无论怎样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而大动干戈。他认为，岳父为了选举，派六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到这个几乎无人关心政治的镇子来，还派来一个军官作指挥，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可是，这些士兵不仅来了，而且向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分发印着保守派候选人名单的蓝色纸片与印着自由派候选人名单的红色纸片，在分发纸片前，还挨家挨户地搜缴猎枪、砍刀，以至厨房用的菜刀之类具有杀伤力的武器。投票前夕，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亲自当众宣读了一份公告，公告中规定从礼拜六半夜起四十八小时内禁止出售任何含酒精的饮料，不准三个以上不同家庭的人聚会。选举过程很快顺利结束了。从礼拜日上午八时起，广场上就放了一个由六个士兵看守的木制票箱。投票完全是自由的，关于这一点奥雷良诺可以十分肯定，他差不多整天与岳父在一起进行监督，不许任何人有投两次或以上的机会。下午四时，广场上响起一阵鼓声，宣告投票日结束。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用封条把票箱封了起来，封条上还签着他的大名。这天晚上，他和奥雷良诺玩多米诺骨牌的时候，命令军官撕下封条来计算票数，里面红色的票与蓝色的票几乎一样多，但那军官拿出十张红色的扣下，并补上相同数量的蓝色票。接着他们用一张新封条重新封好票箱，第二天一早便把票箱送往省城。“自由派要打仗了。”奥雷良诺说。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仍旧把注意力放在多米诺骨牌上。“如果你是指调换了选票这件事的话，他们不会打的。”他说，“我们已经留了几张红的在里面，这样，他们便没话可说了。”奥雷良诺明白反对派吃了亏。

"假若我是反对派的话,"他说,"我会为了选票这件事而挑起战争的。"他岳父从眼镜的镜框上面用很复杂的表情看着他。

"噢,奥雷良诺,"他说,"如果你是自由派的话,尽管你是我的女婿,我也不会让你看到调换选票的事。"

不过,真正引起小镇上居民的怒火的,倒并不是什么选举的结果,而是那些当兵的一直不肯退还收缴的武器。一群妇女来找奥雷良诺,让他通过他岳父把厨房用的菜刀要回来。但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千方百计地向他解释说,士兵们拿走收缴的武器是为了防止自由派会利用平民为他们的战争作准备。这种厚颜无耻的推辞让奥雷良诺大吃一惊。他当时一言不发,可是有天晚上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与马格尼菲科·比斯马尔跟另外几个朋友说起有关收缴武器及菜刀的事时,有人问他是属于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奥雷良诺却毫不犹豫地回答:"假若一定要加入某一个派别的话,我会选择自由派。"他说:"因为那些保守派是些搞阴谋诡计的家伙。"

次日,在朋友们的再三要求下,他去看阿利里奥·诺盖拉医生,让他诊治所谓的肝痛。那时,他甚至连肝痛是怎么一回事都不知道。阿利里奥·诺盖拉医生是前几年来到马贡多的,他带了一药箱没有味道的小药丸和一个无法令人相信的招牌:一枚钉子拔出另一枚钉子[①]。事实上他真的是个冒牌医生。表面上他是一个不怀恶意的江湖郎中,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恐怖分子,他总是穿着一双半高统靴子以此遮住五年镣铐生活留在他脚踝上的疤痕。他是在联邦派分子第一次起事时被当局抓获并锒铛入狱,可他终于历经磨难逃了出来,乔装打扮到库腊索,他穿的是在这个地方最令人憎恶的衣服:一件教士的黑袍子。经过一段漫长的

① 诺盖拉医生原来想说的意思可能是"一枚钉子拔一只鸡眼"。"钉子"和"鸡眼"在这里是一个字。

四处流亡的生活后，来自整个加勒比海地区的流亡者们带来的振奋人心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他，于是他搭上一艘走私船，带上一些药瓶，里面盛着用纯糖制成的小丸子与一张他自己伪造的莱比锡大学的文凭，出现在里奥阿查。但他立刻发现事实并非如传言中的美好：被流亡者们描述成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似的联邦派的激情，已经在选举中被逐渐平息下来。于是这位冒牌的医生只好潜进了马贡多。他租了一间广场一侧的小屋，里面塞满了空药瓶，靠着那些已经无药可救的病家的光顾，生活了好些年，这些病人经过一切尝试之后，如今用那些糖丸子来聊以自慰。不过，只要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的权威还不是稳如泰山，他那骚动的心与狂暴的天性就仍旧潜伏着，时间就在他回首往事和他与自己的气喘病作抗争中飞快地逝去。大选的来临使他萌生了造反的念头，并且获得一个大好时机。他跟镇上的年青人建立了联系。他们都几乎没什么政治修养，他不懈地准备着造反的秘密活动。票箱中出现的数量众多的红色选票——这被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称作青年人不辨世事，追新逐异的特有毛病——正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他强迫自己的追随者们去投票，以便叫他们相信选举只是场骗局。“惟一起作用的，”他说，“就是暴力。”奥雷良诺的大多数朋友都兴奋地抱着消灭保守政权的想法，但谁都不敢把奥雷良诺列入实现他们这一想法的人员之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跟镇长的关系非比寻常，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孤僻独处与逃避冲突的性格。此外，人们心中都清楚，他在岳父的指示下投了蓝色票。所以，他的政治情感的暴露或许只是一时心情的变换，而他心血来潮决定去拜访医生，求他治疗并不存在的病痛，也纯粹出于好奇心的指使。在那间散发出杂有樟脑蛛网气味、乱得像个猪圈的房间里，他遇见了这个满身尘土的神秘人物，他呼吸时肺里发出咝咝声响。医生默不作声，先把他领到窗前，翻开下眼睑检查。“不是这里，”奥雷良诺照朋友们教他的那样说，并用指尖摁着肝部加了一

句："是这儿，因为疼我一晚上都没睡觉。"于是诺盖拉医生借口太阳光太强烈而关上了窗，然后简单地向他解说为什么爱国者的责任之一是杀死保守派分子。一连好几天，奥雷良诺把一个小药瓶装在衬衫口袋里，每隔二个钟头，拿出来倒三粒小球丸在手掌里，接着一下全部扔进嘴里，并且逐渐让它们在舌头上化掉。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由此嘲笑他竟相信那江湖郎中所谓的顺势疗法，而那帮图谋造反的人则把他当作他们的成员之一。最初创建马贡多的那些人的后代几乎都参与了这一组织，虽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策划的这个行动具体落实在何处。然而有一天医生向奥雷良诺透露秘密之后，奥雷良诺就不再与他们同流合污了。虽然那时他相信消灭保守政权刻不容缓，但诺盖拉医生那项打算却令他不寒而栗。作为专门搞个人暗杀活动的神秘人物，他的计划，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暗杀，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成功的政变中消灭一切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庭，包括他们的子女，以便将保守主义斩草除根。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他的妻子与六个女儿，自然都在黑名单上。

"您不是自由派，也不是其他别的派系，"奥雷良诺不动声色地对诺盖拉医生说，"您只不过是个屠夫。"

"既然你是这样认为的，"大夫同样平静地回答，"请你把药瓶还给我，你已经不需要它了。"

六个月之后，奥雷良诺才明白，诺盖拉医生完全对他丧失信心，已不把他看作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他不温不火的性格与孤独天性使他成了毫无前途的碌碌无为的人。他们担心他告密而设法稳住他。奥雷良诺叫他们放心：他绝对守口如瓶；可是当他们去谋害莫科特一家时，将会发现他奥雷良诺正守着大门。奥雷良诺显示的决心是这样坚定不移，于是那帮人只得无限期推延他们的计划了。正是在这几天里乌苏拉征求他对于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与阿玛兰塔的婚姻的意见，所以他回答说如今不是考虑这

种事情的时候。

一周前，他就开始随身携带一枝老式手枪、四处监视着他的朋友的动向。下午他一般到霍塞·阿卡迪奥和雷蓓卡那儿去喝咖啡，他们的家已经开始初具规模。七点起，雷打不动地与他的岳父玩多米诺骨牌。午饭时跟阿卡迪奥聊聊天，昔日的小毛头如今已经长成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了，奥雷良诺发觉他对迫在眉睫的战争表现出无比的兴奋与欢喜。在阿卡迪奥主持的学校里，有些学生比他还大却跟咿呀学语的小毛孩参差不齐地混在一起，他在那儿掀起了自由派的热潮。人们谈论着枪毙尼卡诺尔神父，谈论着把教堂改为学校，谈论着实行自由恋爱。奥雷良诺努力平息他侄儿的过于冲动的激情，劝他要三思而行。可阿卡迪奥对他冷静的说理与对现实的看法却不敢苟同，反而当众责怪他生性怯懦。奥雷良诺并没有反驳他什么。终于，到十二月开始，乌苏拉惊慌失措地闯进工作间：

“战争爆发了！”

其实，战争三个月前就开始打起来了。全国实行了军事管制法，全镇上惟一及时得知这一情况的人是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但是在一支要突袭镇子的小部队来到之前，他对自己的老婆都隐瞒着这条爆炸性新闻。黎明前士兵们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进了镇，他们带了两门由骡子拖曳的轻炮，在学校里安营扎寨。从下午六点全镇开始实行戒严。他们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搜得比上一回更严厉，居然把耕作用的农具都没收了。他们把诺盖拉大夫从家里拖出来，捆在广场上的一棵树上，不经任何审判便枪毙了他。尼卡诺尔神父还是想用他曾引以为傲的升空奇迹来劝说军事当局，却让一个士兵用枪把打破了头。自由派的激情在一片悄没声息但来势汹汹的恐怖中被压制下去了。奥雷良诺脸色发白，沉默不语，仍旧跟他岳父玩多米诺骨牌。他知道虽然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现在除了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外还兼任地方军事长官，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一切的决定权在军队里

的一名上尉手中。此人每天早上都要收取维护公共秩序的特别人口税。在他的命令下，四个士兵闯进平民家中把一个被疯狗咬了的女人拖出来，当街用枪托砸死。镇子被占领两个礼拜后的一个礼拜天，奥雷良诺踏进赫里奈多·马尔克斯的家，像往常一样慢条斯理地要了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当厨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奥雷良诺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庄重、威严的声音说："你去把年轻人组织起来，"他说，"我们要打仗了。"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不以为然。

"武器呢？"他问。

"用他们的。"奥雷良诺简短地回答。

礼拜二的半夜时分，突然爆发了一次暴动，二十一名不到三十岁的男子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的指挥下，用饭桌上的餐刀与磨尖的铁器武装起来，趁夜色突袭了兵营，夺取了武器，在院子里枪毙了那个上尉与砸死妇女的四个士兵。

就在这天晚上，当枪毙士兵们的枪声还没有完全消逝时，阿卡迪奥被任命为当地的行政长官和地方军事长官。那些已经有家室的起义者没有时间跟他们的妻子告别，只好扔下她们而仓促逃亡了，天亮时，他们已经远走高飞了，从恐怖中解放出来的居民们对他们感恩戴德。在一片颂扬声中，起义者们出发去跟革命将领维克托里奥·梅迪纳的部队会师。根据最新消息说，他们正朝马努雷的方向行动。离开之前，奥雷良诺把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从藏身的一只柜子里拉出来。"请您放心，岳父。"他说："我以名誉担保，新政府将保证您本人与您全家的安全。"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用了好大劲才认出眼前这位脚蹬高统皮靴、背上斜挎步枪的英姿高大的年轻人竟是昨晚和他玩多米诺骨牌直到九点的人。

"你们简直在干蠢事，奥雷良诺！"他喊叫起来。

"这不是儿戏。"奥雷良诺说道："这是战争。而且请您也别再叫我奥雷良诺了，如今我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

第六章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领导过三十二回武装起义，其中的三十二回都以失败告终。他跟十七个女人生育了十七个儿子，可在一夜间，他们全部被杀，当时最大的还不到三十五岁①。他躲过了十四次暗杀、七十三次埋伏和一次行刑队的枪决。有一回，有人把足以毒死一匹马的马钱子碱面放在他的咖啡里面，他居然幸免于难。他拒绝共和国总统授予他的勋章，最后他当了革命军的总司令，率领部队南征北战，成为令统治当局最害怕的人物，但却从来都拒绝让别人给他拍照。他谢绝了战后发给他的终生养老金，靠着在马贡多工作间里制作小金鱼来自己养活自己，度过了退役回家的余生。虽然每次战斗他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但惟一的一次负伤却是签订结束长达二十年内战的尼兰德投降书后他自己造成的：他对着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子弹从背部穿出，但幸运的是没有伤到任何紧要部位。他这辉煌的一生所留下的，只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马贡多的一条街。可是据他寿终前几年自己宣称，那天拂晓他跟二十一名汉子出发前去投奔维克托里奥·梅迪纳将军的队伍时，几个头脑发晕的根本没指望过有什么辉煌成就，就连这件事都没敢想过。

“我们把马贡多交给你了，”他出发前对阿卡迪奥说道：“我们如今彻底把它交给你了，希望当我们再见到它时，你的努力会使它变得更加美好。”但是阿卡迪奥并不十分在意这个嘱托，他从墨尔基阿德斯一本书的插图上受到启发，设计了一种有绶带与元帅肩章的制服，还把被枪毙的敌方军官的饰有金色流苏的大刀挂在腰间。他把仅有的两门炮安在镇子的入口处，让他从前的学生都

① 根据下文，实际上一夜之间被杀掉了十六个儿子，逃掉的那个是在以后被暗杀的。

穿起制服，他那极具煽动性的告示让这些热血青年义愤填膺。阿卡迪奥还让他们全副武装地在街上溜达，以便让那些外乡人明白这个镇子是坚不可摧的。可是事与愿违，这个计策就像双刃剑，利弊共存。一方面，在十个月内政府都不敢贸然向马贡多进攻；另一方面，十个月后他们集结大批兵力，发动猛烈攻击，以至于不到半个小时，便攻陷了小镇。从阿卡迪奥执掌统治大权的第一天开始，他就表现出发布告示的嗜好。他一连读了四份报纸，让自己的思绪变得清晰、有条理。他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人必须服兵役。宣布晚上六点钟以后还在街上行走的牲畜全部充公，还规定成人必须佩戴红袖章。他把尼卡诺尔神父监禁在他的神甫堂里，威吓说要枪毙他，更不准他做弥撒，并且禁止他敲钟，除非是为了庆祝自由派的胜利。为了树立威信，他还命令一队行刑队员在广场上对准一个稻草人演练射击。开始，没有人把这一切当回事，他们认为，说到底，那不过是学校里的一群娃娃跟几个头脑发晕的大人闹着玩玩而已。可有一天晚上，当阿卡迪奥踏进卡塔里诺的酒店时，乐队里一位号手故意吹出怪腔怪调的军乐向他打招呼，引得所有顾客们捧腹大笑。这时，阿卡迪奥便以冒犯当局的罪名，当众枪毙了他。而对那些提抗议的人，则把他们全部关在学校的一间屋子里，并戴上脚镣，只扔给他们几块面包与水。“你是杀人凶手！”每听到他一桩新的暴行时，乌苏拉老是这样朝他怒吼，“如果奥雷良诺知道了你做的事，他准会一枪把你崩了，到那时，我会第一个拍手称好！”然而，不管批评、责骂有多严厉，阿卡迪奥依旧我行我素，而且变本加厉，终于成了马贡多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统治者。“如今他们尝到在自由派统治下的苦头了。”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有一次这样说，“这便是自由派吹嘘的人间天堂。”这话传到阿卡迪奥耳朵里了。他立即领着一队巡逻兵，硬闯进莫科特家，砸毁家具，用鞭子抽打他的几个女儿，最后强行带走了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闻讯而来的乌苏拉穿过整个镇子，一

路上不断地嚷着"你这个无耻的家伙"。当她怒火冲天的挥舞浸过柏油的鞭子,冲进营房院子的时候,阿卡迪奥正要下令行刑队开枪。

"有种你就开枪,你这个小杂种!"乌苏拉大喝一声。

在阿卡迪奥未来得及作任何反应之前,乌苏拉的鞭子已经抽到他头上。

"你有种开枪呀,你这个杀人狂!"她叫道:"不如你连我也一块杀了吧,你这个寡廉鲜耻的家伙!要是我死了,倒不用为养了你这个杂种而羞愧了。"她没头没脑地抽打着,一直把他逼到院子的尽头,阿卡迪奥抱着头,缩着身子,活像只蜗牛。那边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早已吓得昏死过去,他被绑在那根早先用作练习射击的柱子上,上面的稻草人早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行刑队里的小伙子们惟恐乌苏拉拿他们出气,全部逃走了。但她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一阵痛打之后,乌苏拉丢下穿着七歪八扭元帅服的阿卡迪奥,对他因疼痛和恼怒而发出的嚎叫置若罔闻,径直去给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松了绑,带他回家。在离开营房前,她顺便把那些带脚镣的囚犯都放了。

打从那时起,她成了镇上的发号施令人。她恢复了礼拜日弥撒,停止使用红袖章,还废除了所有无法无天的布告。尽管她生性刚强,但常常为自己的命运多舛而悲泣。她感到十分孤单,只好去找她那不中用的伴侣——早被人遗忘在栗树下的丈夫了。"唉,你看我们如今的生活,"她对他说,那时六月的大雨天有冲倒这棕榈叶搭成的凉棚的气势。"你瞧瞧这个空荡荡的家吧,瞧瞧我们那些流浪在天涯海角的儿女吧,咱们又像开始那样只剩你我相依为命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已深深陷入幻想无知的深渊,对她的悲叹一点反应都没有。在刚发病那阵,他大小便急了时还用拉丁语急急地嚷嚷几声。偶尔他也有神志清醒的短暂片刻,若正好是阿玛兰塔给他送吃的时候,他便会向她诉说自己

的苦处，并顺从地接受拔火罐、敷芥末泥。可到乌苏拉去他身边诉苦这个时候，他已完全没有了意识了。他坐在小板凳上，任由乌苏拉替他擦洗全身，一面说些家里的事给他听。“奥雷良诺去打仗已经四个多月了，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传来。”她边说边用沾了肥皂的丝瓜筋替他擦背。“霍塞·阿卡迪奥回来了，长得比你还魁梧，浑身上下刺满了花纹。可他回来后没干什么好事，尽给咱们家丢脸。”她好像发觉丈夫听了这些坏消息正在伤心，于是便用谎话来安慰他：“你可别把我的话当真了，”她一面说，一面把柴灰撒在他的粪便上以便用铲子铲掉。“霍塞·阿卡迪奥跟雷蓓卡结婚是奉了上帝的旨意。如今他们过得幸福快乐。”在这场欺骗中，她很真心诚意地编造这一切，结果自己也从这些谎言中得到了安慰。“小阿卡迪奥已像个大人了，”她说，“他很勇敢，穿了军装，挂上大刀，真是个好小伙哪，”不过，她似乎是在跟一个死人说话，因为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一切都置若罔闻，可她还是一个劲地唠叨下去。她看到他没有任何怪异举动，对一切事物都那样无动于衷，就决定把他放开来。可他却坐在板凳上一动也不动，听凭风吹日晒，仿佛有一种超乎一切有形束缚的无形控制继续把他绑在栗树干上。大约到了八月，漫长的冬季开始了，乌苏拉总算能把一个还算确切的消息告诉他。

“你瞧，好运气还跟着我们哪，”她说，“阿玛兰塔与弹钢琴的意大利人要结婚啦！”

由于得到乌苏拉的信任，阿玛兰塔和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之间的友情日益加深，并最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一回乌苏拉觉得没有必要再在他们见面时去监视他俩了。这是一对黄昏恋人。意大利人总是傍晚时分来她们家，在纽孔上插一朵栀子花，给阿

玛兰塔翻译彼特拉克[①] 的十四行诗。两人呆在花香浓郁得让人有点醉的走廊里，他念着诗，她用针勾着花，毫不理会战争引起的恐慌与不幸消息，他俩一直呆到蚊子多得把他们逼进大厅去。阿玛兰塔用她的敏感、谨慎和万般柔情逐渐地在她男友的四周织起了一张无形的爱情网，紧紧缠绕住他，因此两人每天都是难分难舍。他俩把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从意大利收到的明信片装订成一本精致的相册，里面都是情侣们在孤寂的花园里的图画以及中了爱神箭的心心相印图案与衔着金丝带的鸽子的图案。“我去过佛罗伦萨的这座花园，”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翻着相片说道，“只要你伸出手来，那些鸟就会飞下来啄食一点也不怕人。”有时面对一幅威尼斯水彩画，会勾起他的怀乡之情，就连水沟里的淤泥与腐烂的甲壳动物的气味在记忆中都变成鲜花的淡雅的芬芳。阿玛兰塔在一边叹息和微笑着，憧憬那个第二故乡，那里的男男女女都长得很漂亮，说话也都坦诚、天真无邪，那儿有历史悠久的城市，然而它往日的宏伟业绩如今只留下瓦砾堆里的几只小猫了。经过漂洋过海的寻找，在错把雷蓓卡急切抚摸他的一时冲动当成爱情之后，历经磨难的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爱。幸福似乎让好运也随之而来，他的店逐步扩大，最后差不多占了一个街区。那里简直是一个幻想中的天堂，里面有佛罗伦萨钟楼的复制品，由一组乐钟奏出交响乐来报时；还有索伦托的音乐箱与来自中国的香粉盒，这种盒子揭开时会奏出美妙乐曲；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乐器和各种形式一应俱全的用发条开动的机械装置。当业务繁忙到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时，就叫他的弟弟勃鲁诺·克雷斯庇主持店里的业务。由于他展出了这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新颖玩具，土耳其人大街变成了最令人流连忘返

①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知识十分渊博，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先驱之一，诗作多为十四行诗。

的乐园,使人忘掉阿卡迪奥的专横和遥远的战争的梦魇。在乌苏拉恢复礼拜日弥撒的时候,皮埃特罗·克雷斯庇送了一架德国风琴给教堂,并出面组织了一个儿童唱诗班。他按格里历编制了一份瞻礼单,替尼卡诺尔神父沉寂的仪式增添一些趣味与光彩。让人人都羡慕阿玛兰塔即将成为幸福的太太。但他俩并不催促自己的感情,听任一切顺其自然地发展,最后水到渠成。如今已到只待确定婚期的地步了。一切都很顺利。乌苏拉内心一直觉得内疚的是,过去一次次推迟婚期,结果改变了雷蓓卡的命运,现在她可不希望悲剧再次重演。由于战争导致了奥雷良诺的出走,阿卡迪奥的暴行和霍塞·阿卡迪奥与雷蓓卡双双被赶出家门,为雷梅苔丝服丧已被推到次要的地位。婚礼在即,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本人曾暗示,他将认奥雷良诺·霍塞为他的长子,因为在他身上,克雷斯庇差不多已有一种为人父的亲切与自豪的情感。一切都是那么和谐,阿玛兰塔正在走向一个没有险阻的幸福境地。但是,跟雷蓓卡相反,她丝毫不露焦躁之情。像用心制作色彩缤纷的桌布,编织精致的金银绦带,用十字花法绣出繁复的孔雀图那样,她不慌不忙地等候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受不住内心渴望而前来迎娶她的时刻的到来。这个时刻终于跟十月绵绵不绝的雨水一块来到了。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从裙子上取走她的绣篮,紧握住她的双手。“我再也不能等下去了,”他说,“我们下个月结婚吧。”虽然他的手很冰凉,但阿玛兰塔触到他的手时感到一阵温暖,她像滑溜溜的小鱼一样抽出手来,又继续做起她的活儿来了。

“别做美梦了。克雷斯庇,”她微微一笑,“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

皮埃特罗·克雷斯庇难以克制奔涌而出的感情,毫不羞愧地大哭起来。他绝望得几乎要把手指都扳断了,但她的意志却如磐石般丝毫不动。“不要浪费时间了。”阿玛兰塔对他说:“如果你真心爱我,那就不要再踏进这个家的门吧。”乌苏拉真感到自己要羞

得发疯了，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使尽了苦苦哀求的一切招数，那真情的告白几乎连石头都可以软化了，但阿玛兰塔依旧不为所动。他在乌苏拉怀里整整哭了一个下午，乌苏拉恨不得把心掏出来安慰他。到了下雨的夜晚，他撑着一把小伞，徘徊在屋子四周，希望能瞧到阿玛兰塔房里的一点灯光，他穿着自己最考究的衣服。他那受到折磨的皇帝一样威严的脑袋现在具有一种特别庄重气派。他央求常到走廊里去陪阿玛兰塔绣花的女友们去设法劝劝她。他开始不再关心店里的经营，白天躲在店堂后面疯疯颠颠地写一些短信，并请人把信连同薄薄的花瓣和制成标本的蝴蝶翅膀一起送到阿玛兰塔手中，可阿玛兰塔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他把自己关在屋子中，一关就是几个小时，不停的弹锡塔拉琴。有天晚上，他唱了起来。马贡多被惊醒了，一架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锡塔拉琴，一副地球上无与伦比的充满爱情的嗓音，这二者配合在一起，唱出一曲让整个小镇上的人们都飘飘欲仙的人间天籁。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看到镇上所有的窗户都亮起了灯光，惟独阿玛兰塔房里的窗户仍是漆黑一片。11 月 2 日是亡人节。他弟弟打开店门，发现所有的灯都亮着，所有的乐箱都打开着，所有的钟表都在不停地敲打着钟点报时，在这片混乱的协奏曲中，他看见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伏在店中的写字台上，两只手腕已经被刀片割破，双手浸在一盆安息水中。

乌苏拉准备在家里为他守灵，但尼卡诺尔神父不同意为他举行宗教仪式并把他葬在圣地里。为此乌苏拉和神父发生了争执。“说起来您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情况，他这个人可是位圣徒。”她说，“所以，我将违背您的意思，坚持我的做法，让他在墨尔基阿德斯的旁边安息。”在全体居民的支持下，乌苏拉果真说到做到，不仅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且在圣地中让他入土为安。阿玛兰塔一直都呆在自己的卧室里，她在床上听见乌苏拉的哭泣声、到家里来吊唁的人群的脚步声与窃窃私语声、哭丧妇的号啕声，这

一切她都听得清清楚楚，接着，便是一阵令人心惊的寂静，但随之飘来了一股被踏烂的鲜花的香气。好久，她都觉得那是往常每天下午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身上散发出的那种熏衣草的香味，但她强制着自己的感情陷入神情恍惚的境地。乌苏拉从此不再理她。那天下午，阿玛兰塔走进厨房，把手放在炉子的炭火上，直烧到麻木得感觉不出灼痛，只闻到被烧皮肉的焦臭味，可是乌苏拉连眼皮都没抬一抬，更别说去安慰、帮助她了。那是固执的人治疗内疚的办法。一连好几天，她都呆在家里把手浸在盛着蛋清的碗里，到烧伤痊愈时，似乎这蛋清也抚平了她心灵上的创伤。这场悲剧给她留下的惟一的外部痕迹，就是裹在烧伤的手上的那块黑纱布绷带，直到老死，她都把绷带缠在手上。这次阿卡迪奥表现出少有的通情达理，出了一个公告，宣布为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举行官方葬礼。乌苏拉以为他从此悔过自新，可实际上她错了。她白养这个孙子并非从他穿起军装时开始的，而是他的心一直都没有被收服过。她感到自己对他视如己出，既不歧视也不过分宠爱，就如对待雷蓓卡一样，却不知阿卡迪奥生性孤僻。患失眠症那阵，在乌苏拉注重实效的热情、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神志错乱、奥雷良诺的沉默寡言，以及阿玛兰塔和雷蓓卡之间争斗不已的环境中，他像只受惊的兔子，整日心中都惶惶不安。奥雷良诺教他读书写字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就像在教一个陌生人那样；送给他的衣服也都是些破得要丢掉的，只是让维茜塔肖恩给他改小一下，凑合着穿穿而已。阿卡迪奥一直为他那永远不合脚的鞋子、打满了补钉的裤子和女人样的臀部而异常苦恼。他只有在用印第安语跟维茜塔肖恩和卡都雷交谈时才感到融洽。事实上，惟一关心他的人是墨尔基阿德斯，经常念给他听那些难以理解的文章，教他掌握铜版照相的技术。没有人知道在暗地里他为墨尔基阿德斯的去世伤心地哭过多少回。更没有人知道他如何徒劳地研究死去的墨尔基阿德斯留下的手稿，极力想重温和他一

起生活的快乐日子。主持学校与当权执政后终于让那些痛苦不再纠缠他，因为在学校里他受到重视与尊敬；掌权后他发布那些布告有着极大的权威性，没有人敢违抗他，并且他还穿上了象征身份的军装。有天夜里在卡塔里诺的酒店里，有人不知死活的冲着他说："你不配姓你如今的姓。"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阿卡迪奥并没有叫人把他拉出去枪毙。

"不胜荣幸，"他说，"我不是布恩地亚家族的。"

了解他底细的人从这个回答中以为他明白了自己的身世。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是非婚生子。在照相暗室中，他对他的母亲庇拉·特内拉，产生一种蠢蠢欲动的情欲，让他着了魔似的、几乎无法抵御她的诱惑力，如同开始先是霍塞·阿卡迪奥，其后是奥雷良诺对她的感觉相同。虽然她已失去了往昔的妩媚，失去了她那极具魅力的笑声，阿卡迪奥还是能循着她的烟味寻找她的踪迹、并找到她。战争爆发前不久，有一天中午，庇拉·特内拉到学校去找她小儿子时比平时晚了些，阿卡迪奥在那间从前经常用来睡午觉、后来放着手铐脚镣的房间里候着她。孩子在院子里玩耍，吊床上的他焦躁得全身瑟瑟发抖，他知道庇拉·特内拉一定会从这儿经过。果然，她来了，虽然比平时晚一些。阿卡迪奥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极力想把她按倒在吊床里。"哦，不，天哪，千万别这样，"庇拉·特内拉心中极度恐慌地说，"你不知道我多么想满足你任何的要求，可上帝作证，我绝对不能那样做。"阿卡迪奥对她的喊叫置若罔闻，拦腰一把抱住她。一触摸到她的肌肤，他对外界的知觉都变得模糊起来。"不要装模作样，扮圣洁的样子了，"他说，"说穿了吧，大家都心知肚明，你是个人尽可夫的荡妇。"庇拉·特内拉强忍下她可悲命运带来的无限悲哀。

"这样会让孩子们听到或看到的，"她小声地说，"最好是今晚你别闩上门。"

那天晚上阿卡迪奥在吊床上等她，浑身高涨的欲火让他辗转

不眠。他睁大双眼，在黑暗中一直期盼，耳边只是一片漫长的下半夜里蟋蟀瞿瞿瞿的叫声，石行鸟却严格地按时鸣叫，好像一座钟表。他越想越觉得自己被那女人耍了。正在他的焦躁快变成暴怒的当儿，门突然被推开了。几个月之后，面对行刑队时，阿卡迪奥一定还没忘记这课堂里茫然失措的脚步声和绊着长椅的磕磕绊绊的相碰声，在寂静得只有呼吸的暗夜中是那样的撩动他的心弦，记起在一团漆黑的屋里最后触到一个丰腴的肉体与感受到由另一颗心脏搏动而产生的空气的颤抖。他伸出手去，碰到了另一只手，那只手的一根手指上戴着两个戒指，在黑暗中几乎一点也辨认不出。他感觉出那手上突起的筋脉与急速跳动的脉搏，感觉出在那汗湿的手心上的生命线被死神攫获卡断在拇指的根部。这时他心知肚明她并不是他等候的女人。因为这女人散出一种晶莹发亮的水灵灵的鲜花气味，而不是他渴望的，有点呛人的烟味。她胀鼓鼓的乳房十分丰满，乳头小得像男人的一样。她柔情万种却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但表现出没有经验的兴奋。这是一位处女，却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好听的名字：圣塔索非娅·德·拉·佩达[1]。这是庇拉·特内拉以她一生积蓄的半数——五十个比索为代价，让她代替自己来干现在这件事的。以前阿卡迪奥曾多次在她父母开的一爿小粮店中看见她在料理店中事务，但他从未留意过她，这是因为她平凡得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她会完全像不存在似的。但打从那天起，她便像小猫那样依偎在他温暖的腋窝下了。她在父母的应允下，她常常在午睡时到学校去。庇拉·特内拉把她另一半的积蓄付给了她的父母。后来当他们被政府军从学校赶走后，便在存放黄油罐头与玉米麻包间的屋子里栖身相爱。而当阿卡迪奥被任命为军政首领时，他们第一个女儿已经出生了。

---

① 意即虔诚的圣女索非娅。

亲戚中霍塞·阿卡迪奥和雷蓓卡知道他们俩的事,那时阿卡迪奥跟他们走得很近,关系非常密切,这与其说是出于亲情,还不如说是因为合伙关系,娶了雷蓓卡为妻之后,在妻子的驯斥下,倔强野蛮的霍塞·阿卡迪奥,已非昔日可比了。雷蓓卡坚强的性格、需索无度的性欲与锲而不舍的雄心完全牢牢地控制了丈夫无比旺盛的精力,他终于从一个好色的懒鬼变成了一个勤于耕作的好劳力。他们的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每天早上,雷蓓卡便敞开全部门窗,让从坟地那边吹来的风从窗户进来,又朝院子边的大门出去,尸骨变成的硝粉夹在风中呼呼而过,刷白了墙壁,也把家具磨得锃亮。她吃泥土的怪癖,装着她父母的骨灰的袋子发出的咔咔声,以及被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懦弱无能所激起的一肚子苦恼,现在全都被她抛到九宵云外。她根本不会忧心战争,整天傍着窗户做她的针线活,直到碗橱里瓷盆瓦罐叮叮当当地提醒她,她才站起身去热饭菜。过不了多久,便会有一位裹着绑腿、鞋带马刺的巨人带着一群又瘦又脏的猎犬出现在门口,他手中提着一杆双筒猎枪,另一只手里差不多老是提着一串野兔或野鸭,运气好的时候肩上可能扛着一头野兽。阿卡迪奥当政不长时间的一天午后,出其不意地拜访了他们夫妻俩。自从离家后,双方还未曾谋面,阿卡迪奥对他们十分亲热,看起来真像是一家人,夫妇俩殷勤地留他一起吃饭。直到喝咖啡的时候,阿卡迪奥才道出来访的真正目的:他收到了一份控告霍塞·阿卡迪奥的状子。状子上说开始时霍塞·阿卡迪奥只是在自己院子里耕作,但后来就逐渐扩大耕作范围,入侵邻近的土地,用牛推倒了旁人的栅栏,拆毁了人家的棚屋,甚至用武力霸占了四周最好的田地;对耕种另外一些他没有兴趣去侵占的土地的农民征收税赋,每个礼拜六他都牵着猎狗,扛着双筒猎枪去催讨税款。霍塞·阿卡迪奥对这份指控供认不讳。但他认为他只是在自家的领土上行使权力,因为那些土地原本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创业时分掉的,他有确凿的证据

可以证明这一点，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父亲开始发了疯，所以他现在不过是代替父亲管理家产而已。然而这种辩解完全是多余的，阿卡迪奥来这里并不是要兴师问罪。他来的目的仅仅是想提议设一间财产登记办公室，以便叫霍塞·阿卡迪奥把抢占来的土地立个合法的地契，条件是授予阿卡迪奥在那里收税的权利。就这样，两人达成了共识与合作关系。数年后，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检查财产证书时，发现如果从霍塞·阿卡迪奥院子的土丘上放眼望去，凡是视线范围之内的土地，包括公墓在内，统统都登记在他哥哥的名下；同时他还发现在阿卡迪奥当政的 11 个月内，不仅侵吞了全部收上来的税款，而且还竭尽所能地搜刮民脂民膏，连在霍塞·阿卡迪奥的属地上埋葬死者都要交付款项。

过了好几个月，乌苏拉才听到这些早已众所周知的事情，那是人们为了不增加她的痛苦而瞒着她的缘故。但她很早就听到一些风声。“阿卡迪奥在造新房子喔，”她一面故作骄傲的样子对丈夫说，一面想把一匙加拉巴木果酱塞进他口里去。但半途中她却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说：“可不知怎么搞的，我心里总是踏实不下来。”后来，当她得悉阿卡迪奥不仅造好一幢颇具规模的新房，并且还订购了一套维也纳家具时，她确信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他动用了公用基金。“你这个我们布恩地亚家的败类！”某个礼拜天，在弥撒结束以后，她看见阿卡迪奥在新房子里跟他的部下玩牌，就冲着他吼叫起来。阿卡迪奥对此置若罔闻。也是直到那个时候，乌苏拉才知道他已经有了一个六个月大的女儿，而一直和他同居的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又有了身孕。乌苏拉决定不管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什么地方，都得给他写信，把这里的一切告知他。可是，那些天里连接不断有事情发生，同时她开始对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后悔。在那之前，战争只不过是一个停留在口头上的一个概念并不十分清晰的词语，现在却一下子在剧烈的现实生活中具体化了。二月末，一个形容枯槁的老婆子骑着一头

毛驴来到了马贡多，毛驴上还驮着扫帚。这老太婆看起来是那样平凡、普通，巡查队根本没盘问她，就把她当作一个从沼泽地附近的村庄来这里卖东西的老百姓放进来了。她径直来到兵营，阿卡迪奥在由教室改建成的后续部队营房的房间里接见了她。这里，有的吊床卷着，有的系在铁环上，铺盖卷、步枪、卡宾枪都堆在墙角，还有扔得满地都是的猎枪。这老太婆先立正行了个军礼，然后自报家门：

"我是格雷戈里奥·斯蒂文森上校。"

他带来了不好的情报。据他说，自由派正在苦战，但似乎连最后几个据点都快要放弃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正带领部队向里奥阿查方向边战边退，他委派斯蒂文森上校传话给阿卡迪奥，要他们把镇子交给保守派的军队，不做任何抵抗，条件就是让对方以名誉担保确保自由派分子的生命财产安全。阿卡迪奥用同情的眼光看着这位奇怪的、让人错当成逃难的老太婆的使者。

"您有没有手谕之类的文书呢？"他问。

"哦，那是绝对不行的，"来使答道，"在目前形势下，一路盘查如此严密，我怎么可能带着随时会泄露身份的文书呢。"

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条小金鱼搁在桌上："我想，有这个就足以证明我的身份了吧。"阿卡迪奥拿起金鱼仔细端详确定那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亲手制作的一条金鱼。可这也许是在战争前就被人买去或偷去的金鱼。所以还是不能让阿卡迪奥相信他的话。为了确定自己的身份，那个人甚至不惜泄露一项军事秘密。他说，他负有去库腊索[①] 的使命，他想在那里招募到整个加勒比海地区的流亡者，并搞到足够的武器和军需品来武装他们以争取年底前登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对这一打算抱有极大的信心，因此决定暂时以退为进，避免无谓的牺牲。然而阿卡迪

① 库腊索岛：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个岛屿。

奥还是坚持己见,他命令在来使的身份证实之前,先把他关起来,并决心誓死保卫马贡多镇。

没过多久,越来越多的自由派失利的消息传到马贡多。三月末,雨季提前来临了,一天上午,一声嘹亮的军号声打破了几个礼拜来充满着紧张的平静。接着是轰的一声炮响,教堂的塔楼被炸毁了。实际上阿卡迪奥的抵抗决心只是一时的冲动与幻想。他只有五十名手下,而且装备差到了极点,每人最多只有二十发子弹。可在这些人中,尤其是他过去的学生被他那些慷慨激昂的宣言所激励,决心为失败的事业而不惜奉献生命。接下来街上穿长靴的人群来来往往,发布的命令前后矛盾,乱了方向,在大炮的轰鸣声中,开枪的人惊惶失措,军号也吹得跑了调。在这片混乱中,那位自称是斯蒂文森上校的人终于再次见到阿卡迪奥并和他谈了一回话。"请不要给我戴上镣铐,穿着女人的衣服,这样的死法会让我的灵魂不安的,"他说,"假如我难逃一死,也要战死在战场上。"阿卡迪奥相信了他,命令给他一支枪和二十发子弹,叫他跟其他五个人一起守卫兵营。而阿卡迪奥自己则带了参谋部奔赴前沿火线。可是他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拍,当他还没到达去沼泽地的路,敌人就已经攻破了街垒。那些誓死保卫镇子的人们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到街上跟敌人顽强对抗,开始,他们在射程内用步枪射击,然后是用手枪对步枪,当弹尽粮绝时,开始了肉搏战。在全军覆灭的危急关头,一群妇女操起木棍、菜刀也奔上了街头,加入了血腥的战斗。混乱中阿卡迪奥看见穿着睡衣,披头散发的阿玛兰塔,正像疯子似地在四处寻找他,她手里还提着两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老式手枪,他把步枪交给一个在冲突中失去了武器的军官,拉着阿玛兰塔的手迅速闪进旁边的一条街,领她到父母的家里。全然不顾满天飞舞的弹片的乌苏拉执著地站在门口等着,尽管横飞的弹片已把邻居家大门的正墙打了个洞。雨慢慢地停了,可道路被水一泡变得泥泞无比,而且极易滑倒,天边

也暗了下来，黑暗中只得凭感觉猜测相互间的距离，阿卡迪奥把阿玛兰塔交给乌苏拉，便想去对付两个在街角胡乱开枪的士兵。可是手中那两支在衣柜里藏了多年的旧手枪已经锈住而不能用了。乌苏拉用自己的身体护着阿卡迪奥，想把他拖进屋去。

“瞧在上帝的份上，快进去吧！”她对他吼道，“你还没有疯够吗！真要搭上自己的性命才肯罢休吗！”

但那两个士兵的枪已经瞄准了他们。

“夫人，快把这个人放了！”其中一个人喊道，“不然我们就开枪了！”

阿卡迪奥把乌苏拉往屋里一推，自己举起双手向那两士兵走去。一会儿枪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报时的钟声。整个战斗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在敌人强大火力的攻击下，阿卡迪奥的属下全军覆没，但对方也付出了三人死亡的代价。最后一个据点是兵营。在敌人进攻之前，那位可疑的格雷戈里奥·斯蒂文森上校释放了囚犯，吩咐他的人上街去跟敌人拚杀，他的动作异常迅猛，而且射击起来弹无虚发，他从不同的窗口一一打完了二十发子弹，让人们以为兵营中还有很强的防备兵力。最后进攻者只好用大炮把它轰平了。让率领进攻的指挥官吃惊不已的是，在荒凉的瓦砾堆里，他只发现一个穿短裤的人，那人已经死了，但被炸断的一条胳膊还紧抓着一支没有子弹的步枪。他用梳子把一头像女人一样的浓密长发在后脑勺上挽了一个发髻，一条小金鱼套在头颈里的披肩上。指挥官踢了尸体一脚，以便把他的脸翻过来加以辨认，可是一见这个人的脸，指挥官顿时倒抽一口冷气。

“活见鬼！”他叫了起来。其他军官闻声围上来。

“你们瞧，居然是这个家伙，”他对他们说，“他是格雷戈里奥·斯蒂文森。”

黎明时，经过军事法庭简短而迅速的审判，阿卡迪奥在公墓的墙前被枪决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两钟头内，他感觉到从童年时

代起就一直折磨着他的那种害怕突然消失了,但他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神情漠然地听着对他提出的各种没完没了的指控,甚至没有把这种感觉在表面上有些许表露。他想起了乌苏拉,这时候她该在栗树下跟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块喝咖啡了;他想起他那八个月大的女儿,他还没有给这孩子取个名字,接着也想到还在妻子腹中即将在储备月份出世的孩子;他想起了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前天晚上他还让她腌了一只鹿,准备做礼拜六的午餐肉。他留恋她那披散在肩上的秀发与又浓又密看上去像是假的睫毛;他想起了手下,心中并无太多的伤感。在严肃地回顾他那短暂一生中,他开始清楚自己其实是多么热爱过去他最憎恨的人们。军事法庭庭长开始作最后判决,这时阿卡迪奥还没意识到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尽管已经查实的罪状并不能提供足够充分的根据,"庭长说,"但是,被告把其部下置于无谓死亡的罪孽和拿人命当儿戏的轻率鲁莽的举动,就足以构成判处其死刑的铁证。"在这所被炮火炸得七零八落的学校里——在这里,他曾头一回体会到拥有了生杀予夺权力的安全,离他稀里糊涂的感受爱情滋味的那个房间相距不过数米——阿卡迪奥对这种死亡方式感到可笑。事实上,死亡和他没什么关系,对他而言,生命才有意义。因此,当他听到对他的宣布判决时感受的不是恐惧而是对凡间的留恋。整个审判中他一言不发,直到问他有什么遗言时,他才开口。

"告诉我女人,"他以独特的声调回答说,"让她给女儿取名叫乌苏拉。"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补充道:"乌苏拉,这是我祖母的名字。再告诉她说,假如生 3 个男孩就叫他霍塞·阿卡迪奥,这不是用我大伯的名字;而是用我祖父的名字。"

在他被带往行刑墙之前,尼卡诺尔神父想为他做临终祈祷。"我不需要忏悔什么,"阿卡迪奥说。在喝完一杯特浓的咖啡后,他便安静地坐在那里听候行刑队的命令。行刑队队长是一位干

这行的老手，人们称他为罗克·卡尼塞洛[①]上尉决非是仅仅出于偶然。在去公墓的路上，毛毛细雨下个不停。阿卡迪奥注意到地平线上冉冉而升的朝阳，预示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礼拜三。他的眷恋随着雾气逐渐消散，留下的是极度的好奇。直到听到命令，他背对墙根站定时，阿卡迪奥才看见了雷蓓卡。她头发被小雨淋湿了，穿着玫瑰色的衣服，正在打开屋子的门窗。好半天，雷蓓卡才认出他来，实际上她也只是无意中向大墙望了一眼才看见他的。她一下子惊呆了，几乎没有别的反应，只是和他挥手告别。阿卡迪奥挥手作了回答。这时黑洞洞的枪口已对准他，阿卡迪奥一字不漏地听到了墨尔基阿德斯抑扬顿挫地诵读的训谕，好像听到课堂里当时还是处女的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逐渐远去的脚步声，并在鼻子上体验到同雷梅苔丝尸体的鼻孔里引起他注意的一样冰冷坚硬的感觉。“啊，糟糕！”他想起来了，“我还有一点没说，要是生 3 个女儿，就给她取名叫雷梅苔丝。”于是，心惊胆战地浑身一震，他又感觉到折磨了他一生的那种恐惧。上尉下令开枪，阿卡迪奥差不多来不及挺胸抬头，就感到一股热乎乎的液体从身体的某个地方涌出，烧灼着他的大腿。

“你们这帮王八蛋！”他叫道：“自由党万岁！”

---

① 罗克·卡尼塞洛：意即铁石心肠的刽子手。

第七章

在五月的时候战争终于结束了。政府颁布了一项正式公告，告示中语气强硬，声称定要严厉不留情地惩处这场叛乱的发动者。就在此前的两礼拜，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乔装成印第安巫师在正要到达西部国境时被政府军俘虏了。战争中他有二十一个亲信，其中十四个人战死沙场，六人或多或少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只有一个人一直陪伴着他到最终失败的时刻，此人便是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马贡多的居民是从一份特别公告中得知奥雷良诺被捕的消息的。“他还活着，”乌苏拉喜忧交加地告诉她丈夫这个消息，“让我们向上帝祈祷，保佑他逃过此劫吧。”她哭了整整三天。有一天下午，她在厨房搅拌奶制的甜食时，儿子清晰的声音忽然传进了耳中。“是奥雷良诺！”她一路大叫着飞奔到栗树前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丈夫：“我不知道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可是，他确实还活着，很快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了。”她认定她的感觉不是凭空的，是有事实根据的。她请人把地板洗刷了一遍，把家具摆放的位置变了一下。一个礼拜后，也没有政府的公告，不知从哪儿传来的消息证实了她的预感，但结局是悲剧性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被判处了死刑，为了威慑当地潜藏的叛心不死的人，死刑将在马贡多执行。一个礼拜一的早上，十点二十分，阿玛兰塔正在给奥雷良诺·霍塞穿衣服，突然听到远处人声嘈杂，还伴有军号的声音。仅仅过了一秒钟之后，乌苏拉就冲进房来叫道：“他们把他带来了！”士兵们用力地挥舞枪托，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开辟出一条路。乌苏拉与阿玛兰塔跌跌撞撞来到街角上，在那里她们看见了他。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像个叫花子，穿着烂成布条的衣服，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赤着双脚。但他精神还算不错，踩在滚烫的尘土上的脚步还算稳健，两手被反绑

在背后，绳索的一头拴在一位骑马的军官的马头上。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和他一块儿被押来，他也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他们俩神情很沉稳，倒是路两边的群众用各种恶言秽语咒骂士兵的作法好像把他们搞糊涂了。

"我的儿哪！"乌苏拉拼命拉开想要阻拦她的士兵，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高声叫道。蓦地军官的坐骑腾起了前蹄，于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也停下了脚步。他哆嗦着闪开了母亲想拥抱他的双臂，目光只是紧紧盯着她的双眼。

"您回家去吧，妈妈！"他说："您去想想办法，到牢中来探望我吧！"

他也瞅到了人群中的阿玛兰塔，她有点畏缩地站在乌苏拉身后两步远的地方。他冲着她微微一笑，问她："你的手怎么啦？"阿玛兰塔举起缠着黑绷带的右手答道："不小心被炉火烫的。"。接着她把乌苏拉拉到一边，给马让出一条路。军队鸣枪示威，一支特别小分队押着这两个俘虏，一溜小跑把他们带到兵营。

黄昏，乌苏拉到监狱去探望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首先，她想通过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求得当局的首肯，但镇长在独揽全权的军人跟前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说话的余地。尼卡诺尔神父因肝痛而卧床不起，赫里奈多·马尔克斯没被判死刑，但当他的双亲想去看望儿子时，却被粗鲁地拒之门外。所以乌苏拉找不到替她说话求情的人，她把准备带给儿子的东西捆成一包，单身一人朝兵营走去。

"我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妈妈。"她说道。

卫兵拦住不让她进去。"今天不管怎样我都要进去。"乌苏拉厉声对他们说，"所以，假如你们的上司允许你们开枪的话，那干脆就现在开吧！"她不由分说地拉开一个卫兵，跨进了从前的教室的门，有几个光着身子的士兵正在里面擦枪。一个穿着战地服的军官看到冲进来的乌苏拉，打了个手势让跟在她后面的兵离去。

这军官脸色红扑扑的，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脸部的表情很严肃。

“我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母亲，”乌苏拉又重复了一遍。

“您也许是想说，”军官带着和善的笑容纠正她的话，“您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先生的母亲吧。”

从他咬文嚼字的说话方式中，乌苏拉明白他是那种说话拿腔作调的文绉绉的内地人。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先生。”她没有反驳：“我只想见他一面。”

虽然上头有令不准探望死刑犯人，但这位军官却对她法外施恩，给了她十五分钟的见面时间。乌苏拉把那包着的东西一一让军官过目：一套洁净的换洗衣服，她儿子结婚时穿的一双靴子，一些她特地为他做的小点心，从她预感到儿子要回来的那天起，她就开始为他准备好了这些。她在那间曾用来放脚镣手铐的房间里，看见了躺在一张行军床上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他两臂张开，腋窝里因生了腋疮而结满了硬块。他们让他刮脸[1]，在浓密而鬈曲的胡子的衬托下他的颧骨显得更加棱角分明。乌苏拉感到，比起当年出走时，他的脸色更苍白，但似乎又长高了点，而性情则是越发孤僻了。他在四处征战中已得知家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自杀，阿卡迪奥的残暴统治和被枪决，被拴在栗树下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已变得毫无意识，等等。他还知道阿玛兰塔下定决心终身不嫁，并且奥雷良诺·霍塞是由她抚养，这个孩子表现出非凡的智力，在呀呀学语的同时，就能读会写。从踏进屋子的那刻起，面对儿子的持重老练、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气度、以及他脸上不怒而威的神采，乌苏

---

① 原文是“人们不允许他刮脸”，是作者笔误。

拉心中感到有点惊惶失措。他熟知家中的大小事情,这让乌苏拉很吃惊。“您要知道,我能掐会算的呀。”他开玩笑地说。接着他神情一变,很严肃地补充道:“今天早晨他们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所有这一切全都是过去的事了。”事实上,当吵吵嚷嚷的人群挡住去路的时候,他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离开一年,这个镇子竟变得如此衰老,这让他吃惊不小,扁桃树的叶子全破碎了,刷成蓝色的屋子后来改刷成红色,再后来又刷成蓝色,结果搞得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了。

“你在想什么呢?”乌苏拉叹了口气,“时间很快要到了。”

“话是这么说,”奥雷良诺赞同母亲的话,“不过,我想没有这么快吧。”

就这样,期盼已久的这次探望,结果并没有聊上几句,只是话了一些家常。尽管事先他们两个都准备好了要问的问题,甚至想好了答案。当卫兵通知他们会见的时间已到时,奥雷良诺从行军床的席子下抽出一卷快被揉烂了的浸渍着汗水的纸,他写了一些诗在上面。这些诗,有些是他离家出走之前思念雷梅苔丝而作的,他一直带在身边。有些则是后来在险恶的战争的空隙里写的。“您答应我,不把它给任何人。”他说:“今天晚上您就把它烧掉。”乌苏拉答应了他,于是他欠起身子跟母亲吻别。

“我带了枝左轮手枪给你。”她突然压低嗓子说。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警觉的四下一看,确信卫兵看不到他们也听不到他们的对话。“我拿着它毫无用处。他压低了声音回答:“不过,您还是把它给我,以免出去时被他们搜到。”乌苏拉从胸罩中取出手枪,他把枪藏到行军床的席子下面。“您不能再耽搁了,否则他们又该催了。”末了,他用平静的语气强调说:“您不要卑躬曲膝的去央求谁,也不要在任何人面前低声下气,您就当作我早被他们枪毙了。”乌苏拉咬紧嘴唇,以免哭出声来。

“如果可以的话,弄点热的石块放在腋疮上,这样会好过一

点。”她说。

她依依不舍地转过身来，出了屋子。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站在那里，目送母亲走远，若有所思，直到门再次被关上。他又伸开双臂躺了下来。自从少年时代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预感能力，他就想，宣告死亡的信号应该是确定不移而且不可更改的，但是如今他离死亡只有几个小时了，而这信号却还杳无音讯。以前有一次，一位特别漂亮的女人走进他在图库林卡的营地，要求卫兵让她去见他。卫兵们放她进去了，因为他们知道，这儿一些做母亲的有一种狂热而盲目的崇拜，她们把自己的女儿送到最有名的武士的房里去，据她们自己讲，这是为了让后代有出类拔萃的遗传基因。那天晚上姑娘踏进房间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那首关于雨中迷路者的诗正刚刚结尾。他背朝门口，去把稿纸放进他专门存放诗作的抽屉里并且上了锁。这时他觉得有一种死神降临的感觉。他抓起抽屉里的手枪，头也不回地说：

“请不要开枪！”

当他举着上了膛的手枪转过身来时，姑娘已经放下了手中的枪，茫然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就这样，他躲过了他一生中第四次暗杀。相反，有天晚上一个一直没被抓住的前来暗杀他的人潜入了马努雷革命军的兵营，用匕首捅死了他的亲密战友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尔上校，而这天晚上把自己的行军床让给他，为了让他出身汗退退烧。事发当时，他也睡在房间里离离比斯巴尔只有几米远的另一张床上，但他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曾系统地想总结这种死亡的预兆，结果却是白费精力。这些突如其来的预兆，总是发生在异乎寻常的一瞬间。他虽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们，但那些确实存在的信息实在难以捉摸。有些时候，它们来得那么自然，在没有看到结果之前，他都不把它们看作预兆；而另一些时候，它们是那样明白无误，但现实中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它们常常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迷信的冲动。可是，当他被判了死刑，

人家问他临死前的愿望是什么时，一个念头灵光一闪地在他脑海中滑过，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要求在马贡多执行这个判决。”他说。

庭长不高兴了。

“你别想要什么花招，布恩地亚。”法官对他说：“你这只是想拖延时间。”

“假如你们认为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也无话可说。”他说道：“不过，我的临终遗愿就是这个。”

但从那时起，那些预兆好像抛弃了他，再也没有出现过。那天乌苏拉来探望他之后，他思索良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也许这一回死神不会事先通知他了，因为他的命总不能一直靠好运来挽救，刽子手似乎正在等待他。腋疮痛得他彻夜未眠。天亮前不久他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他们终于来了，“他自言自语道。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这个时候，老人正沐浴着晨光，在栗树下思念着他。上校既不恐惧，也不留恋，只是想到他将看不到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业的结局，心中不由得火烧火燎般难受。门被打开了，看守端了杯咖啡进来。次日同一时间，疼痛依旧剧烈无比，但这一天过得和昨天完全一样。星期四，他和看守他的卫兵们一块把母亲为他准备的奶制甜食吃了，他换了身干净的衣服，那衣服绷在身上显得有点小，还穿了那双漆皮靴子。可是，到了礼拜五，枪毙他的命令还没有来。

事实上，他们不敢枪决他。镇上居民们群情激昂的反抗情绪让军人们不得不考虑了，枪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不仅在马贡多，甚至在整个沼泽地区将会产生多么严重恶劣的政治后果，因此他们不敢贸然行动而是去向省府的当权者请示。礼拜六晚上在焦急地等候答复的时候，罗克·卡尼塞洛上尉与其他几个军官到卡塔里诺的酒店找乐子。只有一个女人——并且还是在威

逼利诱之下，才敢把上尉领进房去。“她们都不愿和一个死到临头的男人睡觉。”那女人很坦率地告诉他：“虽然没人能解释得清清楚楚，但大家都在说，枪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军官和行刑队的所有士兵，会受到残酷的报应，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掉一个一个地被杀的命运。”罗克·卡尼塞洛上尉跟其他军官谈论起此事，而那些军官又把这一说法报到他们的上司那里去议论了。到了礼拜天，尽管谁也没有说穿，也未有任何军事行动打破这些天里外松内紧的气氛，但全镇的人都心知肚明，所有的军官都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担任行刑的差使，礼拜一，邮局传来了正式命令，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枪决奥雷良诺·布恩地亚的命令。晚上，军官们把写有他们姓名的七张纸条放进一顶帽子里，通过抽签，最后这项不幸的任务落到罗克·卡尼塞洛上尉身上。“人总有背的时候，死神总是喜欢光顾你。”他说，语气中带着深深的苦涩与无奈。“我真他妈的倒霉透了，死得太窝囊了。”早上五点钟，他用抽签的办法选定了行刑队，叫他们在院子里集合。然后他叫醒了犯人，语带双关地说。

“我们走吧，布恩地亚。”他说。“时辰到了。”

“原来这就是预兆，”上校旁若无人地说。“怪不得我梦见我胳肢窝里生的疖子破了。”

自从获知奥雷良诺将被枪决的消息后，雷蓓卡每天早上三点钟就起床。她呆在漆黑的房间里，也不点上灯，透过半开的窗户看着墓地的围墙，这时在她身边的霍塞·阿卡迪奥还在睡梦中打着鼾，这引起床的微微抖动。像从前，等候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来信那样，她不露声色地、执拗地守候在窗前等了整整一个礼拜。“他们不会在那儿枪毙他的。”霍塞·阿卡迪奥对她说了好几回了：“他们会在半夜时分在院子内枪毙他，然后就地埋掉，这样谁也不知道是哪些人行刑了。”可雷蓓卡还是固执地在这里候着。“他们都是些没脑子的蠢货，他们准会在这里枪毙他的。”她总是这样回

答。而且她对这一点深信不疑,甚至预先想好了如何开门挥手向上校告别的方式。"那伙人不会笨到把他拉到街上来的,"霍塞·阿卡迪奥坚持自己的看法,"他们知道,拥护他的人成百上千,而且这伙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他们只有六个人而已。"雷蓓卡对丈夫的这种逻辑嗤之以鼻,继续在窗边守候。

"你等着瞧吧,他们就是这样的笨蛋"她肯定地说。

礼拜二早晨五点钟,霍塞·阿卡迪奥喝过咖啡,把猎狗放了出来。这时,只见雷蓓卡关上窗户,无神地抓住了床头柱,几乎站立不稳。"他们真的带他来了,"她喘了口气,"他真英俊!"霍塞·阿卡迪奥从窗口探出头去,只见奥雷良诺在晨光的微熹中微微颤栗,穿着自己年轻时穿过的裤子,背对围墙站定,双手叉在腰间,腋窝里的疖子产生的炎热的疼痛让他没法把手臂放下来。"真他妈的窝囊!"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咕哝着:"就这样怀着满腔热血和雄心大志,却死在这六个孬种的枪下。"他叨咕了好几遍,而且说得那样愤愤不平,看起来倒像一本正经地在忏悔。看到他这个样子罗克·卡尼塞洛上尉不由心中一动,他以为上校在祷告。当行刑队举枪对准他时,他的恼怒已化成粘糊苦涩的东西,使他的舌头发麻,再也说不出话来,眼睛也不由自主的闭上了。于是银白色的曙光在他眼前消失了,他又看到了一个幼小的自己:穿着短裤,脖子上用布条打了个结。他看见一个晴朗的下午父亲领着他走进帐篷,然后他瞧见了那块神奇的冰。当他听到喊声时,以为是向行刑队发出的射击的命令,虽然他有些胆战心惊,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睁开了眼睛,等候炽热的子弹迎面飞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可却只见罗克·卡尼塞洛上尉高举着双手,而霍塞·阿卡迪奥端着子弹上了膛的猎枪,随时准备射击,正大步穿过街来。

"不要开枪。"上尉对霍塞·阿卡迪奥说:"您可真是上帝的使者。"

但是,另一场战争又开始了。和他们站到同一战线的罗克·

卡尼塞洛上尉与他的六个人和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一块去解救革命派将军维克托里奥·梅迪纳,他已在里奥阿査被判处死刑。为了争取时间,他们本想顺着当年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为创建马贡多而走过的道路翻过山去,可是不到一个礼拜,他们就明白,这种做法行不通,因为他们得在群山中开辟一条危险的路线,而他们仅有的装备,只是行刑队的那些家伙。他们经常把营地建在村子附近,其中有几个人,还带着小金鱼,化了装后在大白天潜进村去,联络闲居在那里的自由派。次日早晨,他们借口出来打猎,一去不复返了。但当他们长途跋涉,远远望得见里奥阿査的时候,只听到维克托里奥·梅迪纳将军已经被枪杀的消息。于是跟随着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那些人推举他为将军,担任加勒比海沿岸革命军的司令。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义无反顾的担负起了总司令一职,可拒绝接受授予他的军衔,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条件:只要保守派政权一日不被摧毁,他就一日不接受晋级。三个月之后的一次战役中,他好不容易武装起的一千来人,结果却被尽数消灭了,少数几个幸存者越过了东部边境。接着有消息传来说他们从安的列斯群岛出发,最后在维拉角登陆。一份在全国公布的政府公告宣称,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已经战死了。可是两天之后,一封加急电报几乎与前面的那封函件同时到达,说他在南方的平原上又发动了一次新的叛乱。这样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开始变得神出鬼没,有关他的彼此矛盾的消息同时传来:有的说他在维亚努埃瓦打了胜仗,有的说他在瓜卡马尔吃了败仗,有的说他被莫蒂洛内斯的印第安人俘虏后成了他们的美餐,有的说他早已死在沼泽地周围的一个村里了,还有的说他又在乌鲁米塔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起义。当时自由党的领导人正在为争取议会的席位而进行谈判。他们声称,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是个冒险分子,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国民政府则把他归于强盗流匪一类,悬赏五千比索四处捉拿他。经历了十六次的失

败之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率领二千多名装备精良的土著人从瓜希拉出发奇袭了从梦中惊醒的里奥阿查的驻军，打得他们丢盔弃甲，弃城而逃。上校在这里建立了大本营，正式向政府当局宣战。政府给他的第一个通告就是假如他不把部队撤退到东部边境的话，他们将在四十八钟头内枪毙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当他的参谋长罗克·卡尼塞洛上校神情沮丧地把电报交给他时，而他却以出人意料的高兴读了电报：

“好极了！”他喊道：“我们马贡多终于能发电报了！”

他立即给政府方面回了一个口气强硬的电文。他准备在三个月内把大本营建在马贡多，那时他如果见不到活着的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的话，那么，他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抓到的所有大小官员一律枪毙，并对部下发布命令要他们也照他的办法做，直至战争结束。三个月后，当他胜利进入马贡多时，在通往沼泽地路上头一个拥抱他的人就是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

他们的家中挤满了孩子。乌苏拉收留了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与她的大女儿及一对双胞胎，这对遗腹子是阿卡迪奥被枪决后五个月出生的。乌苏拉没有遵照阿卡迪奥的遗言，给女孩洗礼并取名叫雷梅苔丝。“我敢肯定这才是阿卡迪奥真正的想法。”她解释道：“我们不要给她取乌苏拉这名字，因为叫这名字的人都是苦命人。”她给那对双生子取名叫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与奥雷良诺第二。这三个孩子的责任全落在阿玛兰塔肩上。她在客厅里放了一些小木凳再加上左邻右舍的一些孩子，办起了一个幼儿园。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回家时，只见一队儿童在爆竹声与钟声中齐声高唱，表示欢迎他的到来。长得像祖父一样高大的奥雷良诺·霍塞用军礼向他致敬。

坏消息也不是没有。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逃走一年以后，霍塞·阿卡迪奥与雷蓓卡把家搬到阿卡迪奥新盖的房子里。没有人知道他去阻拦枪毙奥雷良诺这件事。新房坐落在广场最

好的地段，就在一旁边有一棵扁桃树，树上有三只知更鸟的窝。新房有一扇大门迎送来客，光线从四页长窗透进房里，他们把这个家整治得干净舒适。雷蓓卡过去的女伴们也恢复了几年前中断的在海棠花长廊里绣花的消遣，她们中有莫科特的四个女儿，她们都还是孑然一身，等字闺中。霍塞·阿卡迪奥继续享用强夺来的土地，这些地的田契已得到保守派政府的承认。每天下午他都会带着猎狗，手中拿着双筒猎枪，骑在马上回家来，马鞍上老是挂一串兔子。九月的一天下午，天气突然变坏，眼看暴风雨要来了，于是他早早回家，在饭厅里他和雷蓓卡打了个招呼，把狗拴在院子里，把兔子挂到厨房里，准备晚些时候再做成腌肉，然后就到卧室里去换衣服了。据后来雷蓓卡的说词，霍塞·阿卡迪奥进卧室时，她正在浴室里洗澡，因此对当时发生的事毫不知情。这种说法几乎没有人相信，但也不能提供更可信的解释，况且谁也举不出足以证明雷蓓卡杀害了这个使她得到幸福的人的证据。最后这成了马贡多惟一的一桩悬案。霍塞·阿卡迪奥刚关上门，房子里就响起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枪响。一股鲜血从门下流出，流过客厅，通过家门流到街上，沿着凹凸不平的人行道上一直向前流，流下台阶，并逐渐漫上石栏，沿着土耳其人大街先向左，再向右拐了个弯，接着径直朝布恩地亚家流去，从关闭的门下流进去，为了不把地毯弄脏，就贴着墙角，穿过会客室，又穿过一间屋，划了一个大圈绕过了饭桌，急速地穿过海棠花长廊，从正在给奥雷良诺·霍塞上算术课的阿玛兰塔的椅子下悄悄流过，渗进谷仓，最终流到厨房里，当时乌苏拉在那儿正准备打三十六只鸡蛋做面包。

“啊——哦，上帝啊。”乌苏拉惊叫起来。

她逆着血迹的流向，寻找这血的来处。她一路穿过谷仓，经过海棠花长廊，奥雷良诺·霍塞正在那里学习算术象唱一样地念着三加三等于六，六加三等于九的口诀，她又横穿过饭厅与几间房屋，出门后，先右拐一下，再左拐一下，来到了土耳其人大街，却

一点也没注意到自己还扎着围裙，拖着房间里的拖鞋便来到了广场，推门走进一间她从未去过的屋子，接着她又推开卧室的门，闻到了浓烈呛人的一股火药燃烧以后的气味，只见霍塞·阿卡迪奥脸向下，趴在地上，下面压着他刚脱下的绑腿。血是从他右耳中流出的，但现在已凝固了。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任何伤口，也无法确认出是什么，同时大家也无法除去尸体上那股刺鼻的火药味。他们先用肥皂与丝瓜筋把尸体擦了三回，接着又是用盐与醋，再接下来是用草木灰与柠檬汁来擦，最后把尸体浸在一个盛碱水的大桶里泡了六个钟头。经过这番擦搓刷洗，他身上刺着的花纹开始退色了。最后，万般无奈的人们采取最极端的办法，用辣椒、茴香与桂花叶作调料，把他放在文火上煮了整整一天，尸体便开始发烂，人们不得不立马把他埋葬掉。大家把他装进一口特制的密封得严严实实的棺材里，这棺材二米多长，一米多宽，里面用铁板加固，外面用铜螺栓拧紧，可即使这样做，在送葬时经过的街道上还闻得到那股刺鼻的气味。尼卡诺尔神父的病益发沉重，他的肝肿得像面鼓，只得躺在病床上为死者祷告。几个月之后，尽管又在墓四周砌了一堵墙，往里添了压实的草木灰、木屑和生石灰，浓烈的火药味还是从墓地发出来，一直到多年以后，香蕉公司的工程师在坟包上又加了一层混凝土，才把那气味止住。人们刚把霍塞·阿卡迪奥的尸体抬出，雷蓓卡便闭了家里的大门，从此过着活死人一般的生活，她用蔑视一切的厚厚的盔甲来保护自己，这是世间的任何诱惑都无法刺破的。有一次她上街去，那时她已经很老了，穿着一双失去光泽的银色的鞋子，戴一顶绣着小花图案的宽边帽，当时正是犹太流浪汉经过镇上的时候，她竟然引得满街骚动起来，但她似乎无动于衷。在她生前有人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她一枪把一个企图破门而入的强盗打死的时候。除了她的女仆与心腹阿赫尼达外，从那时起，她就不曾与第三个人接触过。听说她有个时期频繁地给主教写信，她把主教当作自己的表

兄弟，但从未听说她收到过回信。她已被镇上的人遗忘了。

尽管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凯旋而归，但他却冷静地面对这表面现象。政府军不经抵抗就放弃了那些要塞重地，这让自由派分子心中升起一种胜利的幻想，虽然打击他们这种美好心愿有点不合适；可革命者却是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对于个中内幕，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更是知道得比谁都清楚。那时候他尽管手下有五千多名武装士兵，控制着沿海的两个省，可他心里明白，他们被围困在海边，而且陷入一种极度混乱的政治形势中，当他下令修复在战火中被毁坏的教堂塔楼时，尼卡诺尔神父在病榻上大发感慨："这真是荒谬可笑！基督信念的捍卫者们摧毁了教堂，而共济会的人却下令修复它！"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试图找一个能发泄一下忧郁心情的办法，于是整小时整小时地呆在电报房里跟其他要塞的首领们商谈，每次他走出来时，头脑中就更加肯定自己的判断，即战争陷入僵持状态。当自由派取得新的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人们兴高采烈地互相传达，他却通过地图计算真正的进展情况，他明白了，他的部队正抵御着疟疾和蚊蚋的侵袭，在向原始丛林进发，朝着与公布的消息相反的方向前进。"我们在浪费时间。"他常常在军官们面前这样抱怨："只要那些无耻的党徒在乞讨议会的席位而不断地耍嘴皮子，我们就还将继续浪费时间。"轮到他值班的晚上，他仰面躺在吊床里，吊床就挂在这间他被判处死刑后曾被关押过的房间里。在三十五度的气温里他一面驱赶着蚊子，感到可怕的黎明正在悄无声息的迫近，他将下令让他的部下跳下大海，一面回想起那些律师们的样子，他们一律穿着黑衣，在异常寒冷的清晨离开总统府，用翻起的大衣领子遮住耳朵。他们搓着双手，在清晨阴暗的咖啡馆里低声嘀咕着，揣度着总统说"是"的时候，他实际不想说的是什么，或者说"不"的时候总统想讲的又是什么，他们甚至还猜测总统在讲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时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在一个前途不明的夜晚，庇拉·特内拉在院子里跟士兵一起唱歌，上校要她用牌占卜一下他的前途，“祸从口出，谨言慎行。”这便是庇拉·特内拉把牌三次摊开、三次收拢后得出的全部结论。“虽然我不知道具体它指的是什么，但牌相很清楚：要小心嘴。”两天后有人给勤务兵端来一杯没放糖的咖啡，这个勤务兵把咖啡传给了另一个，另一个又传下去，一个一个地一直传递到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办公室。他并没吩咐手下送咖啡来，但既然端来了，上校也没什么怀疑就把它喝了。咖啡里掺了足以杀死一匹马的马钱子碱这种毒药。人们把他抬回家时，他身子已经开始发硬，蜷成了一团，舌头很恐怖地吐在外面。乌苏拉拼命从死神手中夺回儿子的性命。她用催吐剂给他洗胃以后，用一条热毯子把他裹起来，两天里只喂给他蛋清吃，奇迹出现了，他那几乎冷冰的的身子竟逐渐恢复了正常体温。到了第四天时他已从死神的魔爪中脱离。不管他的反对，乌苏拉和军官们强迫他在床上再呆了一个星期。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他母亲没有烧掉他的诗。“我考虑再三，”乌苏拉对他解释说，“那天晚上，我们去生炉子的当儿，最后决定还是留着等你百年之后一起与你入土为安吧。”在逐步恢复健康的神智不甚清楚的日子里，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身边摆满了雷梅苔丝的那些满是灰尘的玩具，他读着自己的诗句，一边读，一边回想起一生中那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他又开始写诗。他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几乎忘了身处一场前途未卜的可怕的战争之外，在押韵的诗句中重温他那些九死一生的经历。他的想法变得如此清晰明了，竟能对很多问题从一个新角度来思考。一天晚上，他问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

“老伙计，告诉我，你打仗为的是什么呀？”

“还能为的什么，伙计？”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答道。“为了伟大的自由党呗。”

“你真幸运，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斗。”他接着说：“而我，对我

来说，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是因为高傲而去打仗的。”

“这个想法可不怎么好，”赫里奈多·马尔克斯说。

看到他那紧张的表情，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不由得乐了。“当然了，”他说，“可是不管怎么说，还是这样最好，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他看着赫里奈多·马尔克斯的双眼，脸上露出笑容，并加上一句：

“或者呢，就像你那样，为了一个虚幻的对任何人都没什么意义的东西而战。”

在自由党的领袖们没有公开发表那个指责他为土匪的声明前，在高傲的脾性的阻挡下他没有同国内其他的起义集团进行接触而一直是孤军作战。然而他也知道，孤掌难鸣，自己一支队伍的力量毕竟有限，难以真正结束战争，争得和平。休养期间他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虑。他争取到了乌苏拉埋在地下的那份剩下的遗产以及她的那笔数目可观的积蓄，于是他任命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为马贡多的军政首脑，自己只身一人去内地联系其他起义团体。

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不仅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最信任的人，而且乌苏拉也把他当作自己家人一样看待。他意志不算十分坚强，腼腆怕羞，受到的是朴实无华的教育，但他这个人却生来善于从戎而不善于从政，政治中那些勾心斗角的谋略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但是他终究还是让马贡多在历经动乱之后，获得安宁、平和的田园气氛，这正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晚年制作小金鱼，直到老死时所梦寐以求的环境。虽然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住在自己父母家里，但一星期中总要在乌苏拉那儿吃两、三次中饭。他开始教奥雷良诺·霍塞如何使用武器，在他年纪不很小的时候对他进行军事训练，并在乌苏拉的首肯下，带他到兵营里去住了几个月，使他长大成人。很久以前，当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曾向阿玛兰塔表露过爱慕之情。但

那时她的全部心思都放在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身上，心中充满着幻想，所以对他的求爱不屑一顾。但赫里奈多·马尔克斯却耐心地等待着。有一次身在监牢里的他给阿玛兰塔传了张纸条，请她用他父亲的姓名的开头字母替他绣一打细布手帕，还寄了钱给她。一星期后，阿玛兰塔把绣好的手帕和钱带到监狱给他，两个人呆了好几个小时，谈论着过去的事情。“一旦我重获自由后一定去和你结婚，”分手时，赫里奈多·马尔克斯这样对她说。她只是淡然一笑，似乎不往心里去，但在她教孩子们念书的时候，心里总有他的身影。她希望能为他重新燃起年青时对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那种狂热的激情。星期六是探望犯人的日子，每次她都来到赫里奈多·马尔克斯父母的家里，陪伴他们一起去探监。有一次，也是星期六，乌苏拉惊奇地发现她正专心坐在厨房中等着面包出炉，以便拣些最好的，包在一块预先准备好了的绣了花的专包面包的餐巾里。

“你呀，就跟他结婚吧。”乌苏拉对她说：“这样好的男人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阿玛兰塔假装生气了。

“我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去看他。”她答道：“我给赫里奈多送这些面包是因为我觉得他可怜，他迟早会被枪毙的。”

她只是当时赌气随口而说。但没几天后政府公开威胁说如果起义军不撤出里奥阿查的话，便要枪毙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探监停止了。阿玛兰塔把自己关在家里痛哭，心里非常难受，跟雷梅苔丝死时她感到自己有罪一样，似乎她的未经思索的话又要造成一个人的死亡。她母亲安慰她，向她保证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准会有所行动，来制止这件事情发生，并答应战争结束后她会亲自去把赫里奈多·马尔克斯叫到家里来。但这一天提前到来了，乌苏拉很快就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当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以军政首领的新身份再来家里时，乌苏拉待他像亲儿子一

样，想出用各种动听的话来夸奖他，以便留住他。她全身心地暗暗向上帝祈求着，让赫里奈多保持对阿玛兰塔的感情，回忆起当初他要跟阿玛兰塔结婚的想法。她的祈求似乎应验了。在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来家吃午饭的那些日子，下午他就留在摆满海棠花的长廊里陪阿玛兰塔玩中国跳棋。乌苏拉殷勤地招呼他给他们端牛奶咖啡，送糕点饼干，还把孩子看管好，不让他俩受到打扰。实际上阿玛兰塔也努力想重新恢复已被忘却的青春恋情。所以她在无比焦急的心情中盼望着他来吃午饭的日子，等候着下午同他一起玩中国跳棋，这位能在心中轻易勾起怀恋之情的武士在移动棋子时，手指在极难察觉地微微颤抖，呆在他身旁，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但那天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再次向她求婚时，她却一口回绝了。

“我终身不嫁。”她对他说：“尤其不会嫁给你。你最爱的是奥雷良诺，但你无法跟他成亲，所以才来找我的。”

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是个极有耐性的人。“我会一直等你。”他说：“等到你回心转意。”他依旧到家里来。阿玛兰塔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出来，咬住嘴唇无声的哭泣，她用手指塞住自己的耳朵，以免听见在与乌苏拉谈论战争消息的马尔克斯的声音传进耳朵里。尽管她的内心是无比渴望地想见他，但硬是以毅力克制自己，不出去同他会面。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那个时候还比较空闲，每两个星期就送一份详细的报告到马贡多来，但直到他走了差不多八个月后乌苏拉才给他回了一封信。一天，一名特使给家里送来一封用火漆封口的信，里面的纸条上上校用华丽的字体写着：“好好照料爸爸，他恐怕时日不多了。”乌苏拉警觉起来。“奥雷良诺这么说，准是他心中有数。”于是，她请人帮忙把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抬到房间里来，但七个人都奈何不了他。这不仅因为他本身那么魁梧，而且长久呆在栗树下，在日晒雨淋中他已经获得了一种随意

增加体重的本领，最后只得把他半拖半拽弄到床上。当这位年迈的、备受风吹雨打的折磨的大汉开始呼吸的时候，一种嫩蘑菇、棒棒花和野外陈腐而浓烈的怪味道逐渐弥漫整个房间。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不在床上。乌苏拉找遍了所有的房间，最后又在栗树下发现了他。于是只得用绳子把他缚在床上。虽然他的力气还像过去一样大，但却毫不反抗，任他们摆布，也许对他而言，呆在哪儿都无所谓。他之所以回到栗树下去，并非出于他的愿望，而是一种潜意识催促下的行为，因为他已习惯那里的环境。乌苏拉悉心照料着他，喂他吃饭，给他讲有关奥雷良诺的事。但是实际上从很久以前起，惟一能与他沟通的人就是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死亡后衰老得几乎成了粉末的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每天都会来两次跟他谈话。他们的话题是斗鸡。他俩商量着建造一所饲养杰出种鸡的养鸡场，这倒并非为了享受一些对那时的他们来说已经是过眼烟云的胜利喜悦，而是为了在地府单调乏味的星期天里有个可以消遣的去处。在他的意识中一直是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替他擦洗，喂东西给他，给他讲一个叫奥雷良诺的陌生人的好消息，在战争中此人当了上校。当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个人独处时，他就做梦，用梦见无数的房间来打发时间。他梦见自己从床上起来，打开门，走到另一间相同的房间里，摆着同样的熟铁头架的床，同样的藤椅，在房间的后墙上挂着同样的圣女雷梅苔丝的小画像。他从这房间又走到另一间一模一样的房间，那里开着门，通向又一间完全相同的房间，然后再走到另一间丝毫不差的房间里，一间一间走下去，没完没了。他很喜欢在梦境中一间一间走下去，就像走在一条两旁镶有镜子的长廊里，直到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来拍他的肩头时他才回过神来。于是，他又一间房间一间房间地往回走，慢慢地走完相反的路程，直到醒来。在现实世界的房间里他看见了普罗登肖·阿基拉尔。但是有天晚上，那是把他从栗树下拖到床上的两个星期之后，当他还在中途

的一个房间时，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拍了他的肩头，他以为这是真实的房间，就永远留在那儿了。第二天，乌苏拉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送早饭时，看见一个人从长廊里走过来。此人身材矮小，但看上去很结实，他穿一身黑呢服，戴一顶很大的黑顶帽子，一双忧郁的眼睛被过于宽大的帽子沿遮住。“我的天哪！”乌苏拉心里想：“我敢打赌，他是墨尔基阿德斯。”此人正是卡都雷·维茜塔肖恩的兄弟，在遗忘症盛行于马贡多的时候离家出走的，从此杳无音讯。维茜塔肖恩问他为什么回来了，他用一种庄重的语气回答：“我来参加国王的葬礼。”

于是大家都奔进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房间，拚命地摇他，对着他的耳朵大喊大叫，甚至拿一面镜子来对着他的鼻孔照，但这一切都是徒然，他再也没有醒过来。不多一会儿，木匠来给他量尺寸做棺材，这时人们从窗户里望见天上正落下许多小黄花像下雨一样。在寂静的风暴中镇上下了整整一夜，小黄花盖满了屋顶，把门口都堵住，很多睡在露天的动物都被闷死了。天上落下的花是如此的多，以至第二天清晨，街上竟像铺了一层厚实的地毯，人们得用铁锹和钉耙开道，以便让送葬的行列通过。

第八章

阿玛兰塔坐在藤摇椅里，把手中的活放在膝盖上，盯着奥雷良诺·霍塞看，他下巴抹满了肥皂泡，正在皮条上磨剃刀，这是他自出生以来第一次刮胡子。他脸上的粉刺被剃出血来了，他想要把上唇上黄茸茸的细毛修成小胡子的样子，但不管怎样，唇上茸毛仍是老样子，然而这套费劲的刮脸动作让阿玛兰塔感觉到，她从这一刻起开始衰老了。

“奥雷良诺像你这么大时，跟你现在长得一模一样。”她说：“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

其实，他早就长成大人了。很久以前的一天，阿玛兰塔像往常一样把他当作小孩，当着他的面把衣服脱光洗澡，她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从最开始庇拉·特内拉把他交给她抚养时起，她就习惯这样做了。奥雷良诺·霍塞很天真，第一次看见她乳房之间的凹陷时，还问她出什么事了，阿玛兰塔假装用指头抠着胸脯说：“像这样一大块、一大块、又一大块地给挖掉了。”但是到了后来，当她从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自杀事件中恢复过来，又带着奥雷良诺·霍塞去洗澡时，他注意看的已不再是她乳房间的凹陷。他望着她那丰满的乳房和紫红色的乳头，心中不由一阵莫名的颤动。他一点一点地往下看，慢慢地发现了她身体的秘密，于是他感到皮肤上汗毛都竖了起来，仿佛她的皮肤触到水时的样子。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习惯在晚上从吊床上爬下来，钻到阿玛兰塔的床上去睡，只要挨着她就能驱除对黑暗的恐惧。但从那天开始他对阿玛兰塔的裸体产生兴趣之后，不再是对黑暗的害怕，而是在天亮时感受她温暖气息的渴望的念头驱使他钻到姑姑的帐子里去。一个早上，也就是她拒绝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求爱的那一段时间，奥雷良诺·霍塞醒来时有种缓不过气来的感觉，原来阿玛兰

塔的手指像几条热乎乎的蠕虫在急切地寻摸他的肚子。他装作熟睡的样子翻身换了个姿势让她摸起来更无困难。于是,他感觉出那只没被束缚的手像横冲直撞的软体动物一样迴游在它渴望已久的藻类之中。尽管两人对于彼此知道的事佯装不知,只是心知肚明,心照不宣,从那天晚上起他们就被这隐密的同谋关系连在一起。每天晚上奥雷良诺·霍塞不听到大厅里的钟打十二下就难以入睡,而那位老姑娘只有等到他钻进她的帐子才能静下心来。她的皮肤上已开始出现忧伤的皱纹,却从未料到她抚养的这个夜游神竟然会成为她聊以排除寂寞的一剂良药。他们俩不但在一起睡觉,而且在家里各个角落你追我逐,不管任何时候,两人都会躲在房里,兴奋得没有片刻停歇。一天下午,他俩的勾当差点被乌苏拉发现,因为她走进谷仓时他俩正要亲吻。"你很爱你姑姑吗?"乌苏拉毫无恶意地问奥雷良诺·霍塞。他回答是的。"你做得对。"乌苏拉估摸着拿了些做面包的面粉,回到厨房时,留下这句话。这个插曲把阿玛兰塔从痴狂中惊醒。她发觉自己太离谱,她已不再是跟一个小孩子在亲嘴逗乐,而是在晚年危险的和毫无希望的情欲中嬉戏,意识到这一点后她一下斩断了这一非分之念。那时,奥雷良诺·霍塞快要结束军训了,他也接受了这个现实,回到兵营里去睡。到了星期六,他便和士兵们去卡塔里诺的酒店,在那些黑暗中被他想像成散发出枯萎花朵气味的女人中排解他突如其来的寂寞,排泄他早熟的春情,凭着他丰富的想像力,他把她们想像成为阿玛兰塔。

不久以后,开始传来有关战争的互相矛盾的消息,当政府也承认叛乱有所发展的时候,马贡多的官员们却获得秘密情报,说和平谈判已迫在眉睫。四月份,一位特使来到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跟前,他向上校证实保守党的首领确实已经跟内陆的起义头目们取得了联系,他们很快就要签订停战协定,以给自由党换取三个部长职位,在议会中取得少数派地位,以及对放下武器的

起义者施行大赦。特使同时还带来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一份密令,上校并不赞成停战的条件。他要求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挑选出五名最为优秀的部下,作好准备同他们一起离开国家。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命令被执行了。在停战协定宣布的前一个星期,正当各种互相矛盾的消息大量流传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和他的十名心腹,其中有罗克·卡尼塞洛上校,于后半夜偷偷潜入马贡多。他们把驻守在马贡多的军队全部解散,藏好武器,把文件毁掉。天亮之前,他们同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以及他的五个人一起离开了镇子。这次行动十分迅捷、绝密,乌苏拉事先毫不知情,直到最后才得到消息:有人在她房间的窗户上轻轻敲了几下,低声对她说:"如果您想见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话,马上到门口去。"乌苏拉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穿着睡衣就奔出家门,这时刚好赶上可以看到一队人马悄无声息地在尘雾中离去,第二天,她才得知奥雷良诺·霍塞已经跟他父亲一起走了。

十天后,当政府当局和反对派在一份联合公报中宣布战争结束的时候,却传来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西部边境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消息。他的部队由于人数少且装备差,不到一星期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就在这一年,当自由党和保守党企图使全国人民都相信两派已经和解的时候,他又发动了另外七次起义。一天晚上他从一艘双桅船上炮轰里奥阿查城,那儿的守军为了表示报复,把城里最有名的十四位自由党代表从床上拽起来,把他们一一枪毙。他曾占领过境上的一个关卡长达半月,还从那里向全国发出号召进行全面战争。——有一次的计划极为荒唐,他们妄图穿越一千五百公里未开垦的处女地到首都郊区去宣战,他的远征军在原始丛林中迷路达三个月之久。还有一次他离马贡多不到二十公里,却在政府军巡逻队的逼迫下回到山里,这个地方离很久以前他父亲发现古代西班牙大帆船化石的那个中了

魔法的地区相距不远。

在这段时期,维茜塔肖恩去世了。她因害怕失眠症而放弃王位后,很高兴这样老死而终。她的遗愿是从她床底下把她埋在里面二十多年来的工资积蓄挖出来,寄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让他继续坚持战斗下去,但乌苏拉却没有照她所说的把钱取出来,因为那些天里传言说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省城附近的一次登陆行动中被打死了。官方的公告——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已经是第四次了——在六个月后确认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得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乌苏拉和阿玛兰塔以前已经为他举行过几次丧礼,然而当这次又为他举丧时,突然又传来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消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还活着,他只是表面上放弃了敌视政府的态度,而加入了在加勒比海其他几个共和国里获胜的联邦派。他分别以不同的姓名出现,离故土越来越远。后来人们才得知,那时一直鼓舞着他的想法是统一中美州各国的联邦军队,从而扫除从阿拉斯加到巴塔戈尼亚的一切保守党政权。他离开了好几年,乌苏拉从他那儿直接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一封皱巴巴的字迹模糊不清的信,信是从古马的圣地亚哥寄出,经过无数人辗转递送来的。

"这辈子咱们可别想再见着他了。"乌苏拉看完信后叫了起来:"他迈着这条道走下去的话,真得到世界尽头去过圣诞节了。"

第一个从乌苏拉那里看到这封信,并得知事情经过的人是保守党将领霍塞·拉克尔·蒙卡达,即停战后的马贡多市市长,"这个奥雷良诺呀,"蒙卡达将军评说着,"可惜他不是保守党人。"他的确对上校钦佩有加。像许多保守党文官一样,他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党派,尽管在战场上他缺乏军事才能,但他却得到了将军的头衔。不过,也像他的许多党内同志那样,他是个反军国主义者。他视那些持枪者为没有信念的懒汉、阴谋家、野心家,这些人擅长在老百姓中制造矛盾,以便在战乱中谋利。他机警过

人，和蔼可亲，脸色红润，食不厌精，是位狂热的斗鸡迷。有一段时期，他曾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最厉害的对手。他在沿海广大区域的职业军人中间树立了威信，有一次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当他被迫把一个要塞丢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部队时，给后者留下了两封信。其实一封写得很长，他在信中邀请上校参加一项使战争人道化的联合行动；另一封信是写给他妻子的，她住在自由派控制的地区里，他留下信是恳请上校把它送往目的地。从此之后，即使是在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期，两位指挥官还是达成停战协议，以便交换俘虏。这种停火带有欢庆的气息，蒙卡达将军利用这个机会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下国际象棋。两人结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甚至还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协调两党的民众力量，消除军人和政客们的影响，以建立一个吸收两党学说中最优秀部分的合乎人性的政权。战争结束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不断发动起义的崎岖小道上出生入死下落不明，而蒙卡达将军被任命为马贡多市的市长。他穿起了自己的便服，用徒手的警察代替了军人。他使市民都遵守停战法令，另外还抚恤了一些在战争中阵亡的自由党人的家属。他使马贡多成功地擢升为市，并因此当上它的第一任市长。他创造了彼此信任的气氛，使大家想起战争就象是回忆过去的一场荒唐的恶梦一样。尼卡诺尔神父因肝热病身体非常虚弱，现在已由科罗奈尔[1]神父接任，大家都称呼他“丘八”，因为他是第一次联邦派战争中的老兵。勃鲁诺·克雷斯庇与安帕萝·莫科特结了婚，他的玩具乐器店生意一直都很兴隆。他建造了一座剧院，被列入西班牙的剧团巡回演出的旅程表内。这是一座很大的露天大厅，里面放置了木靠椅，一席天鹅红的幕布上缀有希腊的面具，三个狮子头形状的票房洞张着大嘴出售戏票。这同一时期，学校的楼房也重新盖

① 科罗奈尔意即“上校”。

了起来。堂梅尔乔·埃斯卡洛纳负责管理这所学校，他是从沼泽地派来的一名老教师。在家长的赞同下，他让那些学习不用功的学生在院子里的硝石上跪着走以示惩罚，对说话不礼貌而放肆无理的学生则给他们吃辣椒。奥雷良诺第二和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这对自愿来上学的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的孪生兄弟是坐在教室里的第一批学生，他们各自带着小黑板、粉笔和分别刻着他们名字的铝制小壶。雷梅苔丝继承了母亲的俏丽无瑕的容貌，俏姑娘雷梅苔丝便开始被人们叫出了名。尽管时光流逝岁月如梭，一次一次地举哀服丧，尽管心中郁积了多少悲伤，乌苏拉却仍不显老。在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的帮助下，她给自己经营的点心业务注入了新的活力，没过几年，不但把儿子在战争中耗去的钱财赚了回来，而且重新又用纯金填满了一个个葫芦，把它们重新埋到卧室的地下。“只要上帝让我活着，”她经常这样说，“在这幢疯人院里就不会缺钱花。”这就是奥雷良诺·霍塞从尼加拉瓜联帮军中开小差回家时看到的情况。他开小差后，混上一艘德国船在上面干活。当他出现在家中厨房里的时候，身体强壮得像匹马，深褐色的毛毵毵的皮肤看上去像个印第安人。他偷偷下了决心，一定要和阿玛兰塔结婚。

阿玛兰塔看到他，没等他开口，立刻猜出了他回家的原因。在吃饭的时候他俩谁都不敢正面看对方一眼。但是两个星期后，奥雷良诺·霍塞竟然当着乌苏拉的面，盯着阿玛兰塔的双眼说：“我一直都非常想你。”阿玛兰塔处处躲着他，常常提防着，生怕不小心跟他碰上，还尽量让俏姑娘雷梅苔丝陪她。有一天侄子问她手上的黑绷带要缠到什么时候，她脸上泛起红晕，她很为此事暗暗生气，因为她把这个提问理解为暗示她的童贞。自从他回家后，她每晚总把房间的门闩好，但是很多日子过去，天天晚上她听到隔壁房里的声音都是那样平静，所以对闩门这样的小心的举止也就不太留意了。那时奥雷良诺·霍塞回来差不多两个多月了，

一天下半夜，阿玛兰塔发觉他进房间来了。可是她非但没有像预先准备的那样逃走或大声叫喊，反而沉湎在一种放松而柔密的情感中。她发觉他钻进了帐子，就像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像他过去一直干的那样。她不由得直冒冷汗，牙齿开始发抖。“快走！”她喃喃地说，心里觉得奇怪，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快走开，不然我要叫人了。”可是奥雷良诺·霍塞这时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他再也不是一个怕黑的小孩，而是一匹久经沙场的老马了。从那天晚上起，这种没有结果的无声战斗又开始了，一直持续到天亮。“我是你姑妈，”阿玛兰塔已经筋疲力尽，说道，“甚至可以说是你的母亲，这不仅从年龄上讲，而且你只差没吃我的奶了。”奥雷良诺总是在天亮的时候逃走，第二天半夜里又窜回来，当他吃准阿玛兰塔并没有闩门时，心里更是上火了。在过去那段岁月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在被攻占的村镇的黑暗无光的房间里，特别是在那些非常偏僻的村子，他老是撞见她的倩影。在伤员们绷带的干涩的血腥味里，在面临死亡危险的瞬间恐惧中，他时时刻刻感觉她真的就在眼前。他那次偷偷离开她，不仅想离她远一点，而且想用被他的战友们称为鲁莽而丧失理智的残忍来打消对她的非分之念。但他越是把她的形象翻倒在战争的垃圾场上，这场战争本身就越像阿玛兰塔。因为这种寻找以自己的死亡来消灭她的方法，使他遭受流落他乡的痛楚，直到听到有人讲述那个古老的故事，说一个人同不仅是他表姐、而且是他姑妈的女人结婚，结果他的儿子成为了自己的祖父。

“如此说来，一个人可以同他的姑妈结婚呀？”奥雷良诺·霍塞惊奇地问。

“不仅可以同姑妈结婚，”一个士兵回答，“我们现在打的这场反对神父的战争，甚于还为了使一个人能同自己的母亲结婚。”

十五天后他便开溜了。他看见阿玛兰塔比想像中的更憔悴、更忧郁，显得也更加死板和一本正经，因为事实上她的人生之帆

已经驶过了韶华时代的最后一个海角，但是在漆黑的房间里，她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火热撩人，在富有进攻性的反抗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挑逗性。“你真不是个东西，”阿玛兰塔被自己的猎狗逼得进退两难，“没听说过在得到教皇的特许前，可跟姑妈干这种事情的。”奥雷良诺·霍塞答应一定到罗马去，跪行欧洲去亲吻教皇的拖鞋，只要她肯把悬着的吊桥放下。

“不只是为了这个，”阿玛兰塔抢白他，“而且因为生下的儿子会长猪尾巴的。”

奥雷良诺·霍塞对此充耳不闻。

“就是生下穿山甲也没关系，”他苦苦哀求。

一天清晨，一直强忍着的欲火烧得他终于忍受不住，奥雷良诺·霍塞于是就上卡塔里诺的酒店去。他遇上一个女人，虽然乳房都干瘪了，却是温柔而又轻狂，一时间使他解了馋。奥雷良诺·霍塞想对阿玛兰塔采取轻蔑的态度。他看见她在走廊里，在手摇缝纫机上缝衣服（这种机器是她以令人钦佩的心灵手巧学会操纵的），对她表现得不理不睬，甚至连话都不说。阿玛兰塔却觉得心上像搬走了一块石头，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时又想起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来，为什么玩中国棋的那些下午的回忆却历历在目，为什么甚至希望他成为她的房中人。奥雷良诺·霍塞没料到他已经失去了多少地盘。一天晚上他再也忍不住自己佯装的无动于衷，又回到阿玛兰塔的房里去。但她以毫不妥协的决心，毫不含糊地拒绝了，从此她的房门便一直闩上了。

奥雷良诺·霍塞回来后不到几个月后，一位体态丰满、散发出茉莉花香味的女人，带着一个五岁模样的男孩来到家里。她说孩子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儿子，她来是为了请乌苏拉给孩子洗礼取名的。没有人对那个没有名字的孩子是谁的表示任何怀疑，他长得跟上校那时被人带去看什么是冰的时候一模一样。女人说那孩子一生下来就睁着眼睛，看起来像大人似的，特别是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东西的样子真叫人感到恐怖。“真是一个模样。”乌苏拉说，“就只差看一眼就能叫椅子翻倒了。”大家给孩子洗了礼，并且取名为奥雷良诺，姓就用他母亲的，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孩子在未得到生父认可前是不能用父姓的。蒙卡达将军当了孩子的教父。尽管阿玛兰塔一再要求把孩子留下来让她抚养，孩子的母亲却没有同意。

乌苏拉那时并不知道把少女送到武士们房里去的习俗，那就像把母鸡赶到公鸡那里去交配一样。但在这一年她终于明白过来了：之后又有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九个儿子被带到家里来要求洗礼取名。在这些孩子当中，最大的已经十来岁，是个绿眼睛、黑皮肤的外国人，长相跟他父亲的家族丝毫没有共通之处。人们带来了不同年龄、不同肤色的孩子，但全是男孩，全都有一种孤独的神情，这使人们毫不怀疑他们跟家里的亲缘关系。这群孩子中只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看起来比他的年龄要大得多，他打破了几只花盆和一些碗碟，因为他的两只手似乎具有一种奇怪的破坏力，什么东西一碰上他的手就坏了。另一个长着一头金发，长了一双和他母亲一样的浅蓝色的眼睛，长长的髦发披散着，象是女的。他熟门熟路地进家来，好像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似的。他径直走到乌苏拉房里一个大箱子旁边，提出要求说：“我要发条的跳舞娃娃。”这把乌苏拉吓了一跳。她打开箱子，在墨尔基阿德斯年代那些陈旧的、积满尘土的东西里翻来倒去，终于在一双袜子里找到那个发条的跳舞娃娃，这是有一次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带来的，可是此后谁也没有再提起它。十二年内，家里替散布在战区各地的上校的儿子们都进行了洗礼，都用奥雷良诺的名以及他们母亲的姓，一共是十七个。起先，乌苏拉在他们的口袋里塞满了钱，阿玛兰塔也还想让他们留下来，可是到了后来，乌苏拉只送一件礼物就算了事，而阿玛兰塔也只是充当一下他们的教母。“我们给他们举行洗礼仪式就可以了，”乌苏拉一边说，一边在小

本上记下孩子们的姓名，他们母亲的地址以及孩子出生的地点和日期。“这笔账得由奥雷良诺好好来算算。等他回来后，让他自己去拿主意吧。”有次吃午饭时，她跟蒙卡达将军谈起此事，对上校这么昏头昏脑地生了这么多儿子发表了一番议论，她希望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能回来一次，把他所有的儿子都叫到家里来聚一聚。

“别心急，老婶子，”蒙卡达将军高深莫测地说，“他会回来的，他会回来得比您想像还要快。”

蒙卡达将军心知肚明而不愿在饭桌上透露的事情，便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已在着手领导他到目前为止所谋划的起义中最长久、最彻底和最残酷的一次。

形势陡然紧张起来，就和第一次战争爆发前几个月的那阵子一样。斗鸡赛虽得到市长大人亲自的鼓励和参与，但还是停止了。城防首领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已实际上执掌了市政大权。自由党人指责他是兴风作浪者。“马上就要发生可怕的事情了。”乌苏拉对奥雷良诺·霍塞说，“六点以后你别再上街去。”这类央告全是徒劳无功。奥雷良诺·霍塞跟从前的阿卡迪奥一样，早已不听她的话了。他回到家里，可以不再为日常需要所困扰，这似乎在他身上唤起了他伯父霍塞·阿卡迪奥那种淫荡和懒散的本能。他对阿玛兰塔的情欲已经荡然无存，没留下丝毫痕迹。他有点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样子，打打台球，跟这个女人睡一夜，跟那个女人宿一宵，聊解寂寞。他费尽心思地钻乌苏拉的空子，巴望她把钱忘在哪个角落里。最后，除了偶尔换衣服，他便不再回家了。“全都一个样。”乌苏拉伤心地最后长叹道：“开始时一个个都好样的，又听话，又有规矩，好像连一只苍蝇也不会去拍死的，可是胡子一长出来，马上就毁了。”跟阿卡迪奥从来不明白自己的真正经历相反，奥雷良诺·霍塞明白自己是庇拉·特内拉的儿子，庇拉·特内拉为他挂了一张吊床，让他去她家里睡午觉。他们不仅是母与

子的关系，而且是孤寂中的同党。庇拉·特内拉已经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她的笑声已变得像管风琴的音调那般沉闷，她的乳房已经在人家老是逢场作戏的抚摸中颓然垂下，她的身子和大腿已成为那种被人分享过的女人不可改变的命运的牺牲品，她衰老了，但她的内心却并不痛苦。她又肥又胖，快嘴快舌，带着落难的高贵主妇的自负神情，丢弃了纸牌所预示的毫无结果的幻想，在别人的情爱中聊以自慰。在奥雷良诺·霍塞睡午觉的屋里，邻近的姑娘们都把她们偶尔邂逅的情人们带来这里幽会。“庇拉，我要借你的房间。”他们人已踏进房间，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打个招呼。“没问题！”庇拉总是这样回答。碰到有人在场，她就这样解释：

“因为我能够了解人家在床上的快乐，所以我也很快乐。”

她从来不收人家的钱，也从来不拒绝给人家提供方便，就像直到她人老珠黄也从未拒绝过来找她的无数男人一样。他们既没给她钱，也没给她爱，只是有时候让她得到一点刺激和快活。她的五个女儿都继承了她那颗火热情种，从少女时代起就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堕落了。她自己养育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部队里战死，另一个十四岁的时候，在沼泽地一个村子里想去偷一筐母鸡时被人打伤后逮住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奥雷良诺·霍塞就是半个世纪来金杯花国王[①] 所宣称的那个高鼻子的男子，而且像所有纸牌的使者一样，当她心里感觉到这点时，他已被打上了死亡的印记。她是从纸牌上看到这一点的。

“今晚你别出去。”她对他说，“你就睡在这里吧，卡梅莉塔·蒙梯埃尔已经不知求了我多少回，要我把她弄到你房里来。”

奥雷良诺·霍塞没有领会这一献身行动中所蕴含的央求的含义。“你叫她半夜里等着我。”他说。

① 指纸牌里的国王。

他是剧院，那里有一个西班牙剧团宣布将上演《佐罗的匕首》，这实际上是索里亚[①] 的作品。他们奉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的命令，改了剧名，因为自由党人把保守党分子叫做“哥特人”。奥雷良诺·霍塞只是在剧院门口递送入场券的时候，才发觉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带了两名持枪的士兵正在对来看戏的人开始进行搜身检查。”你听着，上尉。”奥雷良诺·霍塞警告他：“还没有人敢在我身上动手动脚。”上尉命令部下强行搜身。奥雷良诺·霍塞因为没有随身携带武器，转身便跑。士兵们没有听从上尉要他们开枪的命令。“他是布恩地亚家的人。”士兵中有人向他解释。上尉气得火冒三丈，一把夺过士兵的枪，推开人群奔到街中央，举枪便瞄。

“都是些没有用的家伙！”上尉骂了一声：“我还巴不得他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呢！”

卡梅莉塔·蒙梯埃尔，这位二十出头的少女，刚用橘花水沐浴更衣，在庇拉·特内拉的床上撒上迷迭香葡的叶子，这时突然响起了枪声。奥雷良诺·霍塞本应有幸在她身上体验到阿玛兰塔曾经拒绝给予的幸福，并且注定会和她生下七个儿女，并将在她怀里老死的，但步枪的子弹打穿了他的后背，穿出来又把他的前胸打烂了，他应验了纸牌的倒霉的预言。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其实也是命中注定要在这个晚上死去，结果他果然比奥雷良诺·霍塞早四个小时死去。他刚开枪，就被同时射来的两颗子弹打倒在地，这两枪究竟是谁打的，一直没查出来。人群中爆发出来的呼喊声震撼了夜空。

“自由党万岁！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万岁！”

晚上十点，奥雷良诺·霍塞终止了流血。卡梅莉塔·蒙梯埃尔在预示他前途的纸牌上看见一片空白，那个时候已经四百多人列

---

① 索里亚：西班牙十七世纪诗人。

队在剧院门口经过，他们把左轮手枪里的子弹全部倾泻在被遗弃的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的尸体上，后来人们不得不叫了一队巡逻兵把这具被铅弹压扁了的尸体搬上一副担架，尸体已被打得血肉模糊，连骨胳都散了架，就像一块泡在水里的面包一样。

霍塞·拉克尔·蒙卡达将军对正规军的莽撞行为非常愤怒，他施展其政治影响，重新穿起了军装，独揽马贡多市的军政大权。但是，他对于自己的折中调和态度是否能阻止所有不可避免的事件发生毫无指望。九月里传来互相矛盾的消息：政府宣称它仍旧控制着全国大局，而自由党人却得到秘密情报说内地爆发了武装起义。当局用文告公开宣布，在军事法庭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进行缺席审判并判处他死刑之前，并不承认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命令说最先将他逮捕的部队可对他行刑。“这暗示着他已经回来了。”乌苏拉兴奋地对蒙卡达将军说，但将军自己对此却毫不知情。

事实上，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一个多月前就回到了国内。以前流传的消息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蒙卡达将军估计他还在最偏远的地方，所以在官方正式宣布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已经占领了沿海两个省份之前一直不相信他已经回到国内。“恭喜您，老婶子，”他对乌苏拉说，并拿出电报给她看：“您很快就会在这里见到他了。”这时乌苏拉才第一次真正开始担心起来。“他大叔，那您怎么办呢？”她问。这个问题，蒙卡达将军早已经问过自己好几遍了。

“老婶子，跟他一样呗。”他答道：“尽自己的责任。”

十月一日拂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率领一千多名装备精良的士兵攻打马贡多。马贡多的驻军接到上级命令必须抵抗到底。中午时分，蒙卡达将军同乌苏拉正在一起进餐，起义军的一发炮弹把全市震得都颤动起来，市府金库的大门被炸得粉碎。“他们的装备跟我们一样好，”蒙卡达将军叹息道：“但是战斗的士

气却比我们高得多。”下午两点，双方的大炮把大地轰得不住地震颤，蒙卡达将军告别了乌苏拉，这时他心里已经非常明白，自己是在打一场毫无胜算的败仗。

“但愿上帝别让奥雷良诺今晚到家。”他说：“要真的是这样的话，请代我拥抱他，因为我再也不愿见到他了。”

这天晚上，蒙卡达将军在企图逃离马贡多时被抓住了。在此之前，他写了封长信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信中追忆了他们俩曾经希望使战争人道主义化的共同心愿，并祝贺他在反对两党内部军人们的腐化问题及政客们的野心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二天，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跟他一起到乌苏拉那里吃午饭，这是一次家人聚会。他将被软禁在这里，等待革命军事法庭对他的命运作出裁决。但当两个对手忘却正在进行的战争而共同回首往事的时候，乌苏拉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即他的儿子会是闯进来的外人。这种感觉在她看见一队吆五喝六的军人卫护着她的儿子进屋来时就有了，这些军人在各个房间全面搜查了一遍，直到确信没有任何危险时才停手。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不仅对这些举动采取默许的态度，甚至还传下十分严厉的命令：在他的卫队没有在屋子四周布置起警戒之前，任何人——包括乌苏拉在内——都不许靠近到离他三米的范围内。他身穿普通的斜纹布军装，没有佩戴表示军衔的绶带。脚蹬一双带马刺的皮靴，上面沾满了泥巴和血迹。他腰间别着一支手枪，枪套敞开着，总把一只手按在枪柄上，同他的目光一样，流露出紧张、警觉和果断的神态。他的头上，额角已深深陷进去，像是被文火烤过似的。他的脸被加勒比海的盐水浸裂了，长出一层金属质感的硬皮。他以旺盛的精力抵抗着近在眼前的衰老，这种精力看来跟他内心的冷峻有关系。与离家前相比，他显得高了些，却更加苍白、更加棱角分明，显出不念旧情的征兆。“我的天哪！”乌苏拉吃惊地暗自叹道：“他现在看起来像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确，这被

她说中了。他带给阿玛兰塔的阿兹台克头巾，他在吃午餐时对往事的回忆，他讲述的那些趣闻轶事，都只不过是他的老脾性的一点余韵而已。手下刚执行完把双方的战死者埋在一个坑里的命令，他就叫罗克·卡尼塞洛上校加紧军事法庭的审判工作，自己则埋头处理彻底改革旧制度的繁重事务，这些改革将使卷土重来的保守党政权的结构一扫而光。“我们得赶在党内那些搞政治的人的前面，”他对助手们说，“等他们睁眼观望现实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正是这个时候，他决定审核一下一百年来的地契，从而发现了他哥哥霍塞·阿卡迪奥一系列合法化了的蛮横行径。他把那些凭证记录全部划掉，一笔勾销。最后，出于礼貌，他放下手头的事务，抽出一小时时间去访问雷蓓卡，让她知道他的决定。

在屋内的黑暗中，那位孤独的寡妇只不过是从前的一个鬼影。她曾对上校那压抑的情爱守口如瓶，她的固执也救过他的命。只见她一身黑服，扣子一直紧紧地扣到手背。她的心早已是一堆死灰，对战争的事几乎充耳不闻，一无所知。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觉得她骨子里有磷光，透过闪烁的磷火的空气，看到她在凝滞的空气中移动，空中依然散发着幽微的火药味。起初，他劝她忍悲节哀，劝她让屋内通风透气，劝她对霍塞·阿卡迪奥的死宽恕世人。然而雷蓓卡早已超然于一切虚荣之外了，当她妄图在泥土味里，在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含着芳香的信笺里，在丈夫地动山摇般的床上，白费力气地寻找这种虚荣之后，却在这幢房屋里找到了安宁。在这所屋子里，一种无法抑制的联想力使她回忆起过去的事情，往事历历在目，它们就像活生生的人物一样在闭塞的房间里悠然穿行。雷蓓卡在藤摇椅里挺了挺身子，凝视着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让人觉得反倒他才是旧时的幽灵。对于霍塞·阿卡迪奥强占来的土地将归还其合法主人这一消息，她没有丝毫激动。

“照你安排的办吧，奥雷良诺，”她叹了口气：“我过去认为你是一个不念亲情的人，现在更证实了这一点。”

在地契的审核结束的同时，由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领导的审判也宣告结束。法庭判决对所有被革命军俘虏的政府军军官执行枪决。最后一个接受军事法庭审判的人是霍塞·拉克尔·蒙卡达将军。乌苏拉插手了。“他是咱们马贡多有史以来最好的管理者。”她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说：“他有多么仁慈，他对我们有多亲切，这些就不用我多说了，因为你比谁都清楚。”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不满地瞪了她一眼：

“我不能擅自行使法庭的权力。”他反驳道：“如果您有什么话想说的，请自己到军事法庭去说吧。”

乌苏拉不但真的亲自到军事法庭去说了，而且对所有家在马贡多的革命军军官的母亲们也说了。创建马贡多的老妪们——她们中有的曾经经历过翻山越岭的艰验旅程——一个接一个地竭力颂扬着蒙卡达将军的恩德。乌苏拉最后一个开腔。她那悲怆而庄重的神态、她名字的分量、她慷慨激昂和极有信服力的言辞曾一时动摇了审判过程中的形势。“你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场可怕的游戏，你们也确实干得不错，因为你们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她对法庭的成员这样说着。“但是请你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只要上帝还让我们活着，我们就一直是你们的母亲。不管你们多么革命，我们都有权因你们的大逆不道把你们的裤子扒下来，狠狠地给你们一顿鞭子！”在变成军营的学校里，她的话还没说完，法官们便退庭去进行商榷了。半夜时分，蒙卡达将军依旧被判处了死刑。尽管乌苏拉大动肝火、高声责骂，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还是拒绝改变现有判决。黎明前不久，他到牢房去看望这位被判处死刑的将军。

“好家伙，你得记着，”上校对他说：“要枪毙你的不是我，枪毙你的是革命。”

“去你的吧，老兄。”他回了一句。

从回马贡多到现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还没找到机会同他真诚相见，他对蒙卡达将军如此苍老、他颤巍巍的双手和静候死神的异乎寻常的顺从态度很是吃惊，不由得深深地鄙视起自己来。这种感情中混杂着某种怜悯的成分。

“你比我更清楚。”他说，“所有的军事法庭都只不过是一出把戏，实际上你是在代人受罪，偿还别人的罪孽。这次，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战争。要是你处在我的地位，你难道不会这样干吗？”

蒙卡达将军欠身起来，用衬衣的下摆擦了擦他那厚厚的玳瑁边眼镜。“也许是这样。”他承认。“但是我所关心的，并不是你要枪毙我，因为说到底，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是自然的归宿。”他把眼镜放在床上，然后把表链上的怀表取下来。“我所关心的是，”他又补充道：“你如此憎恨军人，跟他们打了这么多的仗，琢磨了他们这么久，而到头来还是成了同他们一样的人。人生中的理想没有比这更卑贱的了。”他取下结婚戒指和圣女雷梅苔丝勋章，把它们跟眼镜和怀表放在一起。

“这样下去，”他下结论说，“你不仅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暴虐无道、最凶残的独裁者，而且还会杀了我的乌苏拉大娘以使你的良心得到宽慰。”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站着听他讲完，不动声色。蒙卡达将军把眼镜、勋章、怀表和戒指交给他，换了一种声调说话。

“不过，我把你叫来并不是要跟你吵架。”他说。“我想请你把这些东西交给我的妻子。”

“她还在马努雷？”

“是的。”蒙卡达将军肯定地回答，“还在教堂后面你去送过信的那幢房子里。”

“我很乐意为你效劳，霍塞·拉克尔。”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

校说。

他走出屋子的时候，缕缕蓝色的雾霭迎面扑来，他的脸被雾打湿了，就像以前的那个早晨那样。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他把行刑的地点安排在院子里，而不是安排在公墓的土墙前。行刑队排列在门口，向他行国家元首礼。

“你们可以进去把他带出来了。”他命令道。

第九章

第一个感觉到战争已变得虚无飘渺的人恰恰是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他以马贡多军政首脑的身份,每星期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进行两次电报通话。起初,这种会谈对这场有血有肉的战争的进程起着作用,那十分清楚明确的战争轮廓和范围,使人们在任何时间都能正确地指出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所在的位置,并可预见到他未来的行动方向。尽管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即使对最亲近的朋友也从未达到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地步,但那个时候他还保持着家人似的可亲的语气,使人一下子就能把他认出来。曾有多次他越过事先预定的话题,延长通话时间,谈起家庭的事情来。可是慢慢地,随着战争进程的激化和延伸,他的形象渐渐模糊起来,变得他好像是处在另一个世界里似的。他说话的声音、语气越来越飘忽不定,让人捉摸不透,后来竟混杂起来,变成一些毫无意义的词语。于是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所做的就只是聆听,他只感到自己是在跟另一世界的一个陌生人进行电报通话。

“是,奥雷良诺。”他在电报机旁最后做出这样的回答。

“自由党万岁!”

他最后和战争完全脱离了联系。那些事情从前是一种现实的活动、是在他青壮年时期不可克制的热情的东西,现在对他来说,已变成遥不可及的事情:一件虚无飘渺的事。惟一能填补他内心空虚的是阿玛兰塔的缝纫室。他每天下午都去看阿玛兰塔。他很喜欢看着她的那双手在手摇缝纫机上把布缝成泡沫般的花边,而俏姑娘雷梅苔丝就在她旁边替她摇动转轮。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却同谁也不说一句话,能相互以对方为伴已经心满意足了。然而当阿玛兰塔心里为使他对自己的崇拜之火保持不熄

而高兴的时候，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却并不知道那颗难以揣测的心里究竟装着什么样的秘密。听到他就要回来的消息时，阿玛兰塔心里真是焦渴万分，恨不得可以马上见到他。但是当看到他夹杂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吵吵嚷嚷的卫队里走进家来的时候，见他由于艰苦的流亡生活而十分憔悴，由于年华流逝和被人遗忘而变得苍老疲惫，浑身是汗水和尘垢，散发出一阵畜群的臭气，左胳膊还吊着绷带，看到他这幅丑陋的样子，她失望得差点晕过去。“我的天哪，”她想，“这可不是我日思夜想盼着回来的赫里奈多呀！”不过，第二天他再次登门走访的时候，已把脸刮得干干净净的，胡子上还洒了香水，血迹斑斑的绷带也取掉了。他给她带来一本珠白色硬封面的每日祷告经。

“你看，这些男人有多古怪！”她找不到其他话题，就这样说。“他们为反对神父打了一辈子的仗，到头来却把祷告书当作礼物送人。”

从那时起，即使是在战争最危急的日子，他天天下午都去看她。很多次，俏姑娘雷梅苔丝不在的时候，就由他代劳摇缝纫机的转轮。阿玛兰塔对这个人的执著、忠诚和驯从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有权有势有名有望，可是每次总是把武器摘下，放在大厅里，徒手进入缝纫室。四年中不断地向她表明自己的心迹，而她却也总是找得到办法拒绝他的求爱又不伤害他的感情，因为尽管不爱他，到头来的生活中却也不能没有他了。俏姑娘雷梅苔丝似乎对一切漠不关心，被人认为智力发育迟缓，但看到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这样真心实意，也不能不为之感动，也为他说好话。阿玛兰塔立刻发觉，她抚养的这个姑娘，几乎还没长成少女，就已经亭亭玉立，出落成马贡多从未见过的大美人了。她感到从前与雷蓓卡作对时的那种仇恨之情又在心中萌动，她请求上帝别再把她拖到希望雷梅苔丝死去的境地，于是便把俏姑娘支出了缝纫室。正是这个时候，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开始对战争产生厌

倦感。他凭借自己的口才,用他深厚和克制的温柔,准备为了阿玛兰塔放弃以他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换来的荣誉,但他到底还没能说服她。八月的一天下午,阿玛兰塔在给她那位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追求者以最后的答复后,自己也承受不了她那固执脾性的严重压力,她关在房里为自己一直到老死的孤独而觉得痛苦不堪。她对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说:

"让我们永远忘了这件事吧!"她说:"对于这种事,我们都实在太老了。"

那天下午,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被召去听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一个电报,这只是一次通常的会谈而已,不会为处于胶着状态的战争打开任何缺口。谈话结束之后,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望着空无人迹的街道,望着扁桃树上晶莹的水珠,感到自己在这孤独中失去了主见。

"奥雷良诺,"他在发报机上以忧郁的语言说道,"马贡多现在正在下雨。"

线路上长时间没有声音。突然,机器上跳出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严厉的字码。

"你别糊涂了!"字码显示出:"当下正是八月份,当然要下雨的。"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被这一咄咄逼人的反应弄得措手不及。然而两个月后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返回马贡多时,这种不知所措更变成了惊慌失措。连乌苏拉对儿子这么大的变化也感到吃惊。他这次回来没有大肆声张,也没带卫兵,尽管天气很热,他却裹着一条毯子,他和三个情妇住在一间屋子里,大部分时间就躺在吊床上。他几乎难得看通报一般战况的电报文件。有一次,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向他请示一桩有关撤出边境上一处地方兵力,以免引起国际冲突的危险的事情。

“这种芝麻小事，不用来麻烦我。”他命令道：“你问一下上帝就行了。”

这个时候或许是战争最关键的时刻。那些起初支持革命的自由派地主与保守派地主暗中勾结，以阻挠地契的审查工作。那些在流亡中靠战争来积攒资本的政治家已经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突然决定表示公开谴责。但就是这样有失他声望的事变，看来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也等闲视之。他没有重读过自己的诗句，那些诗已有五卷多，压在箱底里早被遗忘了。晚上或睡午觉的时候，他叫三个女人中的一个到吊床上来，与之温存亲热一番后，他便沉甸甸地像块石头似地睡去，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担心。这个时候只有他一人明白，自己那颗惶惑不安的心已注定永远飘忽不定了。起初，他被凯旋的光环、被难以置信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觊觎深渊中的显赫权势。他很高兴把马尔波罗格公爵作为自己的右臂，他是自己在军事艺术上的伟大启蒙导师，他那老虎皮带爪子的衣服令大人们尊敬，叫小孩子们害怕。正在此时他决定不管任何人——包括乌苏拉在内——都不许靠近离他三米以内的范围。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副官都用粉笔在他周围的地上画上一个圈，他站在圈中央——那个圈只有他一个人能进去——用简略而不容违抗的命令决定着外界的命运。他在蒙卡达将军被枪决后第一次到马努雷时，急忙去了却他的枪下鬼的遗愿。蒙卡达将军的遗孀从他手中接过眼镜、勋章、怀表和戒指，但不允许他跨进家门。

“您别进来，上校。”她冲他说：“虽然战场上你作主，但这里由我当家。”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没有露出任何怨恨的神色，只是在他的私人卫队洗劫并夷平了蒙卡达将军遗孀的房屋时，他的情绪才平静下来。“奥雷良诺，你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对他说：“你这个大活人已经在腐烂变质。”这个时候，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召开了起义军主要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议。这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从理想主义者、野心家、冒险家、对社会不满的不安分子，到一般的刑事犯。其中甚至还有一名犯了贪污国家资金罪的前保守党官员，他乘乱逃避审判。他们中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战争的原由。在这些观点各异而差点闹起内讧的杂七杂八的人群中，有一个以阴险著称的头目，叫泰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他是纯印第安人，凶狠野蛮，目不识丁，沉默寡言，却心狠手辣，并具有救世主的才能，他手下的人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统一起义军的指挥权以反对政治家们的阴谋。可是泰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在他的意图实施之前便抢先下手。不到几小时，他便破坏了由最优秀的指挥者们组成的联盟，抢夺了中央指挥权。“对这头野兽必须格外留神。”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对他的军官们说：“对我们来说，这个人比保守党的作战部长还要危险。”这时一位很年轻的上尉非常谨慎的举起了食指，他平时的怕羞腼腆可是出了名的。他说：

“这很简单，上校。”他建议：“应该把他干掉。”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感到吃惊的倒不是这一建议的冷酷残忍，而是他怎么会把他本人的想法抢先一步表达出来的。

“你们不用指望我下这样的命令。”他说。

他真的没下这样的命令。但是十五天后，泰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在一次伏击中被剁成了肉酱，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升任总司令。就在他的权力得到所有起义军将领承认的这天晚上，他突然惊醒过来，叫喊着要毯子。他身上一阵发冷，刺骨透心，即使在太阳当空的时候这种冷气也折磨着他，使他好几个月都睡得不安稳，直到成了他的一种习惯感觉。原本陶醉于权力的心情在阵阵冷颤中开始变得索然无味。作为战胜寒气的办法，他叫人枪毙了那个提出建议谋杀泰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的年轻军官。他

的命令总是在发布之前，甚至在他脑子里形成之前就被执行了，并且总是执行的速度远远超过他敢于达到的地步。他讨厌那些被攻占的村镇里的人们向他欢呼，在他看来，这些人也同样在向他的敌人欢呼。他到处都遇到青年们用他自己的眼睛看他，用他自己的声音同他说话，用他向他们打招呼时那种同样不信任的神情向他致敬，并且说他们是他的儿子。他只觉得自己被分成很多块，散在各处、被重复着，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他深信连自己手下的军官也在对他撒谎。他跟马尔波罗格公爵一起战斗。"最好的朋友，"他经常这样说："就是刚刚死去的人。"他对自己的犹豫不决、对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的恶性循环厌倦极了。这场战争使他老在原地打转，只不过他越来越苍老、越来越精疲力竭、越来越不知道打仗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怎样打以及打到什么时候，他的粉笔圈外总有一个人在，这个人需要钱用，或者因为他的儿子患了百日咳，或者因为他嘴里再也无法忍受战争的乌烟瘴气而想去长眠，只不过此人还能用最后一点力气正向他报告："一切安好，我的上校。"而所谓的"一切安好"恰恰是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中最可怕的事情：什么事都没发生。他形单影只，被预兆撇在一边，为了摆脱这种将伴随他直到老死的寒冷，趁着回忆陈年往事的兴致，在马贡多找了最后一块安身立命之处。他百无聊赖，当他被告知党的一个委员会已到达，受命前来跟他讨论战争何去何从的问题的时候，他只是在吊床上翻个身，半睡半醒地说：

"把他们支到妓女那儿去。"

委员会由六位穿着大礼服、戴着高礼帽的律师组成，他们以吃苦耐劳的精神忍受着九月的骄阳。乌苏拉把他们留在家中，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关在密不透风的房里开秘密会议。晚上，他们便请一队卫兵保驾，带一个手风琴队，到卡塔里诺酒店去自己付账喝酒。"你们别去找他们的麻烦。"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吩咐道："总之，我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十二月初，让人期待已

久的这场会谈,很多人都预料将是没完没了的。谁料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

在闷热的客厅里,那架散架的自动钢琴上罩了一块白床单,像尸体上罩了裹尸布,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它旁边,这一次没有坐在他的副官们画的白圈内。他坐在一把椅子上,身上裹着羊毛毯子,两旁是他的那些政治顾问,静静地倾听他们简短的建议。他们要求:第一,放弃对地契的审查,以便重新得到自由派地主的拥护。第二,放弃反对教会势力的斗争,以取得天主教居民们的支持。最后,取消私生子和合法子女享有同等权利的主张以保护家庭的完整。

"这就是说,"等到这些建议宣读完毕,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微微一笑:"我们只是为夺取政权而战了。"

"这是战术的改变而已。"代表中有人反驳说:"目前,核心问题是扩大战争的民众基础。至于将来,我们等着瞧吧。"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一位政治顾问抢先说道:"这种解说太荒谬了。"他说:"要是说这种改变是好的,那么也就是说,保守党政权是好的。要是用它来扩大战争的民众基础,就像各位所讲的,那么也就是说保守党政权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总之,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进行着一场背叛民族感情的战争。"

他还想说下去,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打手势把他制止了。

"别浪费时间了,博士。"他说,"当前更要紧的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只是为夺取政权而战。"他依然带着微笑,接过代表们递过来的文本准备签字。

"既然如此,"他最后又加了一句,"我们接受这种战术的改变并不会有任何不方便的地方。"

他手下的人都面面相觑,惊诧万分。

“请原谅，上校，”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温和地说：“但这是一种叛变。”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把蘸了墨水的鹅毛笔停在半空中，于是在马尔克斯上校身上倾泻下他权力的全部分量：

“请把枪交给我。”他命令道。

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站起身，把武器放在桌子上。

“请到军营去报到。”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命令他：“您将被交付革命法庭审判。”

然后他在声明上签字，把文本交还给来使们，对他们说：

“先生们，这些纸你们拿着，其他的事情悉听尊便。”

两天以后，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躺在吊床里，对恳请宽恕赫里奈多的呼声置之不理。执刑前夕，乌苏拉不顾不准打扰他的命令，在卧室里见了他。她一身黑服，神色难得地庄重，站着谈了三分钟。“我知道你将枪毙赫里奈多。”她平静地说：“我无法拦阻这件事情。但是有句话你得听：我现在以我父母的尸骨，以纪念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名义在上帝面前向你起誓，只要我看到他的尸体，不管你钻到哪儿，我都要把你拖出来，用我的双手把你杀死。”在离开房间前，还没等他来得及回答，最后又加上一句：

“就像当初你出生时如果长着猪尾巴我会做的那样。”

那个长长的没有尽头的黑夜里，当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回忆着在阿玛兰塔缝纫室里那些逝去的傍晚的情景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长时间地搔痒，企图打破他孤独的坚硬外壳。从那个遥远的下午他父亲带他去认识冰的时候起，他生命中惟一的幸福时刻已经在银匠间里度过了。在那里，斗转星移，他装配着小金鱼。他得发动三十二次战争，撕毁所有同死神签署的协议，像猪那样在荣誉的垃圾堆里摸爬滚打，终于晚了整整四十年才发现单纯简朴的特有的好处。

黎明时,执刑前一小时,他来到牢房,因熬夜显得一脸倦容。“结束这场闹剧吧,老伙计。”他对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说:“趁那些混小子来枪毙你之前,我们离开这儿,”面对他的这种态度,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再也忍不住对他的蔑视。

“不,奥雷良诺,”他反驳道:“我宁愿死,也不愿看着你变成一把鬼头刀。”

“你不会看到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说:“把鞋穿上,帮我来结束这场狗屎不如的战争吧。”

他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想到,结束一场战争比发动它要艰难得多。他费尽心血艰苦战斗了将近一年,才迫使政府提出有利于起义者的和平条件。另外又花了一年时间使他的部下相信,接受那些条件是相当合适的。他甚至还用难以想像的残忍来镇压手下军官们的叛乱,这些军官坚决不肯出卖胜利果实,结果他不得不依靠敌人的力量才最终把他们制服。

作为战士,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优秀过。他目标明确,即最终是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战,而非抽象的理想、那些政治家们的根据情况可以翻来倒去进行解释的口号,这激发他斗志昂扬。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这位以同样坚定的信念和忠诚过去为胜利而奋斗如今为失败而苦战的战士,责备老战友那种无谓的莽撞。“不用担心,”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微微一笑,“死,远比一个人想像的要难。”对他说来,这是事实。他确信自己的死期已定,这赋予了他一种神秘的、不受外界干扰的本领,使他超然于战争的险恶而平安无事,这种信念导致了他最终失败,而要取得这种失败比取胜还要困难、还要残酷,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近二十年的戎马生涯里,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曾回家好多次,但是他每次到家时呈现的紧急状态,处处伴随他左右的军事机构,给他的出现镀上传奇色彩——这一点连乌苏拉也感觉到了——到头来把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最后一次他在马贡多

安排他的三个情妇在一间房子里，除了二、三次他有空去吃饭外，在自己家里见不到他的人影。俏姑娘雷梅苔丝和战争最激烈时出生的那对孪生子几乎不认得他。阿玛兰塔也不能把两个形象结合在一起：一个是年轻时制作小金鱼的哥哥，一个是在自己和其他人之间用三米距离隔开的神话般的武夫。但是当知道战争就要结束，想到他将成为普通的人再度回家时，已经麻木了这么多年的家庭温情空前激烈地复萌了。

“我们家终于又有可以当家的男人了。”乌苏拉说。

但阿玛兰塔第一个心中犯疑：他们家可能要永远失去这个人了。停战前一周，他没带卫队，而是跟在两名赤脚的勤务兵后面进了家门。勤务兵把骡子的套具上装着他诗稿的箱子——这是他往日皇家装备的最后一点剩余——搬到走廊上，阿玛兰塔见他经过缝纫室便喊住他，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看来很难把她认出来。

“我是阿玛兰塔。”她兴致很高，对他的回来感到很快活，她举起缠着黑色绷带的手，说：“你看！”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像那遥远的一天早晨被判了死刑回马贡多第一次看见她缠着绷带时一样，冲着她微微一笑。

“时间真快呀！”他说：“这日子都不知是怎么过来的。”

布恩地亚家必须由政府军来保护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一到，到处都有咒骂他的、向他吐唾沫的，人们说他加剧战争只是为了能卖个好价钱。他身子发烧，又感到寒冷，浑身颤抖，腋窝下又生出了疖疮。六个月前，一听要停战了，乌苏拉打开奥雷良诺结婚时的新房打扫了一遍，并在角角落落里撒了药熏，心想奥雷良诺这次回来一定准备在雷梅苔丝那些生锈的玩具堆上慢慢老死。但实际上，最近两年中他已把自己的最后一点精力都付与了生活，包括晚年的生活。乌苏拉曾格外用心地布置了他的银匠间，可是他经过的时候，甚至没发觉钥匙在锁上了。他没有觉察

到时光在家里造成的细微而又令人心碎的破坏，这么长日子外出之后，对任何一个有着清晰记忆的人来说，这种破坏都会觉得是一场灾难。墙上石灰剥蚀，角落里蛛网结成了肮脏的红花，海棠花上尘泥斑驳，横梁上白蚁啃出条条脉路，门臼里长出青苔。虽然怀念在他面前铺设了种种狡诈的陷阱，对这一切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毫不痛心。他坐在走廊里，身上裹着毛毯，也没脱靴子，像在费劲地等待天晴。整整一下午，他就这样看着雨水滴落在海棠花上。乌苏拉这下明白了，这个人在家里是呆不久的。“如果不是战争，”她想，“就只能是死神来把他带走。”她的这个猜想是那样清晰、那样叫人信服，最后竟把它当作一种预兆。

这天晚上吃晚饭时，那个被叫作奥雷良诺第二的用右手撮面包，用左手喝汤。他的孪生兄弟、被叫作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的，用左手撮面包，用右手喝汤。他俩的动作那么协调一致，看起来这兄弟俩不是一个坐在另一个对面，而是在对着镜子吃饭。这对孪生子打从知道他俩长得一模一样时就想出来的这个节目，现在又为刚到家的长辈表演。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却并没发觉。看来他对一切都置若罔闻，甚至俏姑娘雷梅苔丝光着身子进房去，他都没看上一眼。只有乌苏拉敢打断他的凝神遐想。

“要是你还得离家的话，”在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她这样对他说，“那你至少得设法记住咱们这一夜是怎么过的。”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这才明白——但并不吃惊，乌苏拉是惟一能看出他难处的人。多少年来，他第一次敢正眼看她的脸庞。她满脸皱纹，牙齿都蛀空了，披着一头干枯发白的头发，目光中闪现出惊讶的神色。他把她跟自己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的形象相比，那天下午他预感到一锅沸滚的汤要从桌子滑落下来，果然，那锅真的摔破了。在这一刻里，他发觉这半个多世纪来，日常生活的重担在她身上留下了多少深深浅浅的爪印鞭痕，多少大大小小的创伤、溃疡和伤疤。他也证实了母亲的遭遇并没有在他心

里激起丝毫的怜悯之情。他最后一次作出努力,在自己心底寻找柔情泯灭腐烂的地方,却还是没有找到。从前,当他在自己的皮肤上闻到乌苏拉的体味时,至少还隐隐约约地觉得有些羞愧,而且不止一次地感到自己的思想是受了乌苏拉的影响。但所有这些现在都被战争夷平了。就连他的妻子雷梅苔丝,此时也只成了某个可做他女儿的人的替身。他在没有爱情的荒漠中所结识的那些女人,多得不可胜数,她们把他的种子撒播在整个加勒比海岸,但没有在他的感情上留下一丝痕迹。她们大多是摸黑进房来,拂晓前离去,第二天醒来时,只有对她们肉体的一点索然无味的回忆。而不管时光流逝,战火纷飞,他惟一保存的一点柔情是孩提时对哥哥霍塞·阿卡迪奥的同情,这柔情并非建立在爱情上,而是建立在合伙同谋的勾当上。

"请原谅,"他对乌苏拉的请求,抱歉地说,"因为这场战争毁灭了一切。"

此后几天里,他忙着销毁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一切踪迹。他清理了银匠间,只留下一些不知道是谁的东西;他把衣服送给手下的勤务兵们;他怀着父亲当年埋掉刺死普罗登肖·阿基拉尔的标枪时所抱有的同样的忏悔心情,在院子里埋掉了他的武器。他留了一支手枪和一粒子弹。乌苏拉没有去阻挠,她只劝阻过一回,那就是他正要毁掉挂在大厅里、由一盏长明灯照着的雷梅苔丝的铜版照相的时候。"这张像早就不是你的了。"她说:"这是全家的圣物。"停战前夕,家里所有能够使人忆及他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于是他把装有诗集的箱子拿到面包房去,那里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正准备生炉子。

"你把这些都烧掉。"说着他把一卷发黄的纸递给她:"好好地烧,这都是些老掉牙的玩意。"

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历来不声不响,对人百依百顺,对自己亲生儿女都从未回过嘴反驳过,这回却觉得这事做不得。

“这些纸很有用的。”她说了一句。

“一点用处都没有，”上校说，“这是替自己一个人写的东西。”

“那么，”她说：“您自己来烧吧，上校。”

他不仅自己去烧了，还把箱子用斧头劈了，把木片也丢进了火堆。在这之前，庇拉·特内拉来看他。这么多年不见，她变得这么老、这么胖，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很是吃惊，她过去的那种脆亮健朗的笑声到哪里去了！但是他也惊讶她的看牌本领居然变得如此精深了。“当心你的嘴巴。”她说，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暗自纳闷，他声誉鼎盛那阵子，有次她对他说：“当心你的嘴巴”，或许并不是对他命运令人惊奇的预见[①]。不一会儿，他的私人医生来给他腋下的疖疮开了刀，他不露声色地问医生心脏的确切位置在哪里。医生仔细听了他的话，然后用碘酒棉花在他胸上画了个圈圈。

停战那天是星期二，清晨天气温和，下着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五点不到便来到厨房，喝他惯常的不加糖的咖啡。“那天你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像今天这样的天气。”乌苏拉对他说：“那时你睁着两只眼睛，可把大伙儿吓坏了。”但他没有听进去，这时他心里正注意着划破宁静黎明的部队上的整队声、军号声和军官们的号令声。说起来他在战场上已经摸打滚爬了这么多年，那些声音对他来说已经是很熟悉了，但这次他仍然觉得两膝发软，全身一阵颤抖，就如他年轻时当一个精赤条条的女人站在他面前时所经历的那样。他模糊地感到，自己到底还是掉进了怀念的陷阱。他想如果他跟那位裸体的女人结婚的话，或许他会成为一个既不参加战争，也不会获得荣誉的人，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手工匠、一头幸福快乐的动物。这阵迟来的、没有预料的震颤，使他的早餐苦涩难咽。早晨七点钟，当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

① 指有次他喝了一杯掺有足以毒死一匹马的马钱子碱的咖啡而差点送命的事。

校在一队起义军军官的陪同下前来找他时，他发觉上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沉默寡言。乌苏拉想在他肩上披一条新毛毯。“政府那边的人会怎么想呀，”她说，“人家还以为你是连买条新毯子的钱都没有才投降呢。”但他没有接受，他走到门口，看到雨还在下个不停，就把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一顶旧毡帽戴在头上。

“奥雷良诺，”乌苏拉把他叫住：“答应我，要是你在那儿遇到什么事情不顺心，你要想到你母亲。”

他远远对她一笑，伸开五指举起手，一句话都没说就迎着外头的叫骂声离开了家。那喊叫声、诅咒声、怒骂声一直响到等他出了市镇。乌苏拉用门闩闩上了大门，下决心今生今世再也不打开它了。“我们就都死在里面、烂在里面吧。”她想：“即使我们在这幢没有当家男人的屋里变成灰，也不能叫这些可恶的邻居高兴地看着我们哭。”整个上午，她搜肚刮肠地寻找事由来回忆儿子，找来找去却没找到。

停战协定的签订仪式在离马贡多二十公里的一棵大木棉树下举行，不久以后这大树周围便建起了一个叫尼兰德的村子。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交出武器的起义军代表团来到这里，一群穿着白色长袍的、吵吵闹闹的见习修女招待了他们，她们活像一群白鸽子，被雨水打得四处乱窜。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骑着一匹浑身泥巴脏兮兮的骡子到来，他没有刮脸，神色黯然，与其说是由于腋疮疼痛，不如说是由于他孜孜以求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他走过了拥有荣誉和怀念荣誉的阶段，现在来到了希望的终点。根据他的安排，在签订仪式中将不奏乐、不放烟花爆竹、不敲欢乐钟声，也不欢呼，将没有任何可能会破坏停战的悲凉气氛的表示。一位流动摄影师为他拍了惟一一张原可保存下来的照片，却在冲洗出来之前就被迫销毁了底片。

仪式进行的时间仅够签字盖章，代表们坐在一顶马戏团用的打了补钉的帐篷里，帐篷中央摆放着一张粗糙的桌子，跟随奥雷

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忠心耿耿的最后一批军官围在桌子四周。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本想把投降文告高声诵读一遍,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强烈表示反对。“我们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主义上。”他说着正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连看都不看一眼。他手下的一名军官开口打破了帐篷内这种令人窒息的沉寂。

“上校”,他说,“请不要让我们第一个签字。”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同意了他的请求。帐篷内鸦雀无声,安静得可怕,人们甚至可以根据笔在纸上的沙沙作响的声音猜出是谁在签名。文件围着桌子兜了一圈,它上面第一个签名的位置还是空着。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准备填补这个空白。

“上校,”这时他手下另一名军官对他说,“您要做一个好样的军人还来得及。”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不动声色地在第一本文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当他要签最后一本文件的时候,帐篷门口突然出现一位起义军上校,他牵着一头驮着两只箱子的骡子。尽管他看起来很年轻,却显出一副辛苦劳碌的样子,不过神色很平静。他是马贡多地区革命军方面的司库。他牵着这头快要饿死的骡子,赶了六天艰苦路程,在停战协定签订仪式这天来到这里。他小心翼翼地把箱子卸下,谨慎得惹人发火,他把箱子一一打开,从里面把七十二块金砖一块一块放到桌上。谁也记不得有这么一笔财富。在战争的最近一年,中央指挥部分化得四分五裂,革命演变成为各派头头之间的血腥残杀,要确定最终由谁对这笔财产负责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些先铸成块状再包上陶土的起义者们的金砖,已经不属任何人控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把这七十二块金砖包括在投降时应缴出的物资清单里。他没允许任何人发言就结束了仪式。那位瘦削的青年站在上校面前,用他那双镇定的糖浆色眼睛盯着他的双眼。

“还有什么事?”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问。

“收条。”他说。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于是亲笔写了张收条给他。然后他喝了一杯柠檬汁和一小块见习修女分发的甜面包,退出帐篷到另一个营帐里去了,那营帐是别人为他休息而特意准备的。他在营帐里脱下衬衫,在行军床边上坐下。下午三点一刻,他把一粒手枪子弹射入他的私人医生用碘酒棉花在他胸脯上画的圆圈里。而这个时候,马贡多的乌苏拉正奇怪牛奶煮了那么久却一直没有开,她揭开炉上的奶壶盖一看,里面全是蛆虫。

“他们把奥雷良诺杀了!”她惊叫起来。

出于她孤独的习惯,她朝院子望去,只见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全身被雨水淋得湿透,神情忧郁,比他死的时候苍老多了。

“他们那帮人背信弃义把他杀死了。”乌苏拉一口断定:“没有谁会那么好心替他合上双眼。”傍晚的时候她抬起泪眼,看到一些急速旋转的发光的桔黄色圆盘像流星划过天空。她想这就是死的象征。当人们把裹在由于血迹而发硬的毯子里、圆睁着双眼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抬来的时候,她还在栗树下靠着丈夫的膝盖啜泣。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并没有生命危险。子弹准确无误地沿着一条轨迹穿过他的身体,医生可以用一条浸过碘酒的布条,从他前胸塞进去,再从后背拉出来。“这是我的杰作。”医生得意地对他说:“这是惟一一个可以穿过一粒子弹而不伤害任何要害部位的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身旁围着那些悲天悯人的见习修女,她们歇斯底里地高唱赞美诗,祈求他的灵魂得到安息。这时上校十分后悔他没有像预先想的那样把子弹打在脑袋上,他之所以没有那样打,只是为了嘲弄一下庇拉·特内拉的预言。

“要是我现在还有权力的话,”他对医生说,“我一定不经审判就让人把你毙了,这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让我

当众出丑。”

他自杀未遂这件事很快恢复了他丧失的威望和声誉。那些胡编滥造说他出卖战争是为了换得一幢用金砖砌成墙壁的住所的人，如今把他的自杀行为诠释成一种保持荣誉的举止，颂扬他是烈士。后来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拒绝接受共和国总统授予他的功绩勋章时，连曾经对他反对得最为激烈的手下也列队来到他房里，要求他不承认停战条款，以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家里堆满了各种各样为赔礼道歉而送来的礼物。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这才意识到自己拥有众多老战友们的支持。他仍保留着让他们心满意足的可能。不仅如此，有时候，他对发动一场新战争的想法是如此振奋，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甚至想，只要找一个借口就可以马上起来。现实也确实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借口。在每份请求书得到一个特别委员会根据国民议会通过的拨款法审核以前，共和国总统拒绝对自由派和保守派老战士们支付战争养老金。“这是对停战协定的蔑视和侮辱！”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吼道：“那些老战士将等着邮局的通知直到老死。”他第一次离开了乌苏拉为了他养伤买的摇椅，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决定给共和国总统口授一封措词激烈的信件。在这份从未公布的电函里，他谴责政府方面首次公然违反尼兰德协定，他说如果政府不在十五天之内解决养老金的拨款问题的话，他将发动一场殊死的战斗。他的严正态度，使人觉得保守党的老战士们甚至也有可能参加他的队伍。但是政府的惟一答案是以保护他为借口而加强在他门口站岗的军事卫队，以及禁止他跟任何人会见。政府在全国各地对其他几位须小心防范的战争头领们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是一次非常及时、非常突然却又非常有效的行动！停战后两个月，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身体完全康复的时候，他的那些最坚决的共事者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放逐出境，或者被民政局永远管制。

十二月，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离开了养伤的房间，现在对他来说，只要往走廊里看一眼就足以使他不再想关于战争的任何事情。乌苏拉以一种在她那个年纪简直是不可能有的特殊耐力，使家里焕然一新。“现在让他们瞧瞧，我是什么样的人。”当她知道儿子不再碍事时这样说：“没有哪户人家比这座疯子们的家更好、更向大家敞开大门的了。”她叫人清扫房屋，重新漆了一遍，换了家具，修复了花园，种上全新的花卉，把门窗打开让夏天耀眼的光亮一直照到卧室。她下令终止一次次的接受活动，自己也脱下严肃刻板的丧服，换上年轻人的服装。自动钢琴的琴声使家里重新荡漾起欢乐的气氛。听到这音乐，阿玛兰塔想起了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想起他黄昏时分戴的栀子花和熏衣草的香味，她枯萎的心底此时开放出一朵由岁月滤净的怨恨之花。一天下午乌苏拉想把客厅整理一下，便去请守卫的士兵帮忙。年轻的卫队长答应了她的请求。以后渐渐地，乌苏拉又派给他们新的差使。她请他们吃饭，送给他们衣服和鞋子，还教他们读书写字。当政府停止对布恩地亚家进行监视时，有位士兵留下来跟家里人一起生活，并为家里服务了很多年。新年那天，年轻的卫队长被俏姑娘雷梅苔丝的冷淡激疯了，一早起来竟然为了爱情而死在她的窗下。

第十章

很多年以后，当他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时，奥雷良诺第二一定还会记得六月份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他踏进房间去看他头生儿子时的情景。尽管这小孩并不活泼，又爱哭爱闹，根本不具备布恩地亚家族的特征，他还是没动什么脑子，一下子就给他起了名字。

"就叫霍塞·阿卡迪奥吧。"他说。

菲南达·德·卡庇奥——奥雷良诺第二跟这位美丽的夫人是一年前结了婚——表示同意。然而，倒是乌苏拉无法掩饰她内心隐约感到的不安。在家族的漫长历史中，这名字的一次又一次重复使她得出自认为无可辩驳的结论：奥雷良诺们都离群索居孤僻自闭，却头脑出众、聪明过人；而霍塞·阿卡迪奥们则容易冲动、有闯荡精神，但他们都打上了悲剧的烙印。惟一无法归类的例子是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和奥雷良诺第二。两个人小时候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又喜欢调皮捣蛋，连他们的母亲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也分不清兄弟俩。洗礼那天，阿玛兰塔给他们戴上刻有他们各自名字的手镯，穿上不同颜色、标有各人名字缩写字母的衣服。但是到了开始上学的时候，两个人却对换了衣服和手镯，连名字也互相乱喊了。梅尔乔·埃斯卡洛纳老先生是习惯从绿色的衬衫来辨认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可当他发现这个穿绿衬衫的戴着奥雷良诺第二的手镯，而另一个尽管穿着白色衬衫、戴着刻有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名字的手镯，却说自己叫奥雷良诺第二的时候，他便云里雾里。从那时起，再也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他们俩谁是谁。即使他们长大了，并且生活又把他们变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乌苏拉还是经常心里暗自发问：他们俩会不会在他们颠三倒四玩换名游戏的时候，自己也搞不清楚了，并且一直错到现在？直到

他们长成小伙子的时候，他俩还是两台同步运转的机器，两人早晨同时醒来，在同一时刻想去洗澡间，患上同样的疾病，甚至做梦也梦见同样的事情。在家里，大家都以为他俩的动作之所以保持一致，只不过是想捣乱而已，谁也不清楚事实上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一天，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给兄弟俩中的一个倒了杯柠檬水，他尝了一口，还没尝出是什么味道，另一个马上就说出水里没加糖。圣塔索菲娅·德·拉·佩确实忘了加糖。她把这事告诉了乌苏拉。“他们这些人都是这样，天生的怪胎。”乌苏拉不以为然、见怪不怪地说。结果，时间飞逝把一切都搞得非常混乱。在换名游戏中用了奥雷良诺第二名字的那个孩子变成了像祖父那样的彪形大汉，而用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名字的那个，则长得像上校那样棱角分明。他俩保持的惟一相同的特点便是家里人那种孤独的神情。也许就是这种体型、名字和性格上的交叉使得乌苏拉猜想这两个人从小便乱了套。

在战争打得激烈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他们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那时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央求赫里奈多·马尔克斯带他去看枪毙犯人。尽管乌苏拉反对，他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奥雷良诺第二则恰恰相反，他只要一想到去看枪毙人就害怕得直打哆嗦。他宁愿呆在家里也不去看。十二岁那年他问乌苏拉那间锁着的房间里有什么东西。“一些纸片，”乌苏拉回答道，“是墨尔基阿德斯的一些书和他老年时写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乌苏拉这样回答，原本是想让他安静些，不料反而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老是缠着乌苏拉不放，非要去房间里面看看不可，并再三保证不弄坏里面的东西。乌苏拉拗不过终于把钥匙给了他。自从墨尔基阿德斯的尸体从那里抬出去后再也没有人进过这间房子。房门上挂了锁，锁的零部件都已经锈住了。但是当奥雷良诺第二打开窗户时，一股熟悉的光束，像是已习惯了每天把这里照亮似地探进房来，屋里一尘不染，没有蛛网的痕迹，一切都打扫得干干净

净，比墨尔基阿德斯下葬的那天打扫得更彻底，显得更加窗明几净。墨水缸里的墨水没有干涸，氧化物没有蒙住金属的光泽，甚至连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用来烧水银蒸气的管子炉上的余火都没有熄灭。搁板上放着用一种白得像人皮制革一样的硬板纸装订的书和原封未动的手稿。尽管房间已被空了很多年，但里面的空气好像比家里其他任何地方都清新。一切都整洁如初，几个星期后，当乌苏拉拎了桶水、拿着笤帚进来想打扫房间，擦洗地板时，竟觉得茫然无事可做。奥雷良诺第二全神贯注地看一本书，书没有封面，书名也从未在哪一页上出现过，可是那孩子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什么一个女人坐在饭桌旁用别针专挑米粒吃的故事，什么一个渔夫向邻居借了一块用来压渔网的铅坠子，后来作为回报，他送给邻居一条鱼，而在鱼肚里发现了一颗钻石的故事，还有会满足人的各种愿望的神灯的故事，飞毯的故事，等等。他非常好奇，问乌苏拉所有这些故事是否都是真的。她回答说是真的。很多年前，吉卜赛人曾把神灯和飞毯带到马贡多来。

"问题是如今这个世界正在一点一点地消亡，像神灯、飞毯那样的东西再也不来了。"她叹息道。

看完了这本由于缺页而很多故事都没有结尾的书以后，奥雷良诺第二下一步投入了破译手稿的工作。但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手稿上的字母就像晾在铁丝上的衣服，看起来不像文学作品，而更像音乐符号。一个炎热的中午，他正在仔细研究手稿的时候，忽然感到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在房间里。背对窗户的反光，墨尔基阿德斯坐在那儿，双手放在膝盖上。他看起来还不到四十岁的年纪，身上仍然穿着那件不合时宜的背心，戴着鸦翼帽，两鬓斑白，由于天气炎热而从发根渗出油腻，就像奥雷良诺和霍塞·阿卡迪奥小时候看到的他一模一样。奥雷良诺第二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因为那种遗传的印象代代相承，从他祖父的记忆那

里传到了他的脑中。

“您好！”奥雷良诺第二说。

“你好，小伙子！”墨尔基阿德斯回答。

从那天开始，之后的几年中，他们几乎天天下午见面。墨尔基阿德斯向他讲述这个世界的奥秘，设法把自己过去的渊博学识一一传授给他，但就是不肯翻译手稿上的话。他解释道：“不满一百年，谁也不该懂得它的意思。”对于这样会见，奥雷良诺第二一直藏在心中当作秘密。有一次他觉得他这个个人的小天地差一点毁了，因为当墨尔基阿德斯正在房间里的时候，乌苏拉进来了。但她看不到他。

“你跟谁在讲话？”她问他。

“没跟谁说话啊。”奥雷良诺第二回答。

“你跟你曾祖父一个样，”乌苏拉说，“他常常一个人在屋子里自言自语。”

就在这段时间，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大饱了观看枪毙犯人的眼福。他大概将终生难忘六颗子弹同时穿膛的青紫色闪光，消散在山岗后面的炸响的声声回音，以及被枪杀者凄惨的笑容和慌乱的眼神——这个人的衬衫渗出了鲜血，却依然直挺挺地站着，人们把他从柱上解了下来、塞进盛满石灰的棺材的时候，他依然在微笑。“他还活着，”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想，“他们要把他活埋。”这一印象对他造成很大的刺激，使他从那时起就对军事和战争无比憎恨了。这倒并非是由于枪决这件事本身，而是由于活埋被枪决者的这种令人触目惊人的惯常做法。那时谁也不知道他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到塔楼上敲钟，帮助“丘八”神父的继承者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做弥撒，以及照料神父家院子里的那群斗鸡。当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得知这一切后，把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为他竟然在学做被自由派唾弃的事情而愤恨不已。“问题是，”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反驳道，“我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是保守派

了。"他相信这是命运的判决。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恼羞成怒，把这事告诉了乌苏拉。

"这再好不过了！"她很赞同曾孙的决定："但愿他有一天真的能当上神父，这样，上帝最终会来到这个家里。"

不久便有消息说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正在指点他主持他的第一次圣餐仪式。神父一边把斗鸡脖子上的毛剃除，一边给他讲解教义要则。两人把抱蛋的母鸡放到窝里的时候，神父就用一些简单的例子给他解释上帝在创世纪的第二天是怎样想到要让小鸡形成的。之后，神父就表现出老年痴呆症的初期的症状。这种病使他几年后竟然说，可能是魔鬼最终赢得了那场反抗上帝的叛乱。而且还说，这个魔鬼如今坐在天主的宝座上，欺骗那些冒失之徒并且始终没有露出他的真面目。在这位家庭教师大无畏精神的感召和磨炼之下，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没过几个月就能熟练地用神学诀窍使魔鬼晕头转向，并且能灵巧地在斗鸡圈套中使对手上当受骗。阿玛兰塔为他做了一件有领子和领带的亚麻布衣服，还买了一双白色的鞋子，用金色的字母把他的名字绣在叙利亚式纽带上。在第一次圣餐仪式举行前两天的一个晚上，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把他跟自己一起关在圣器室里，以便借助一本罪孽辞典让他忏悔。孽障的条目列了一大堆，习惯六点准时上床睡觉的神父没等念完，便倒在椅子上睡着了。对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来说，这种审问着实是一种启迪。神父问他是否同女人干过坏事，他一点也不觉吃惊，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没有。但是对于是否同动物干过坏事的问题，他却茫然不知所措。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他领了圣体，但他仍然对那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问佩特罗尼奥——一个有病的教堂司事，住在塔楼里，传说他靠吃蝙蝠度日。他回答说："这是因为有些堕落的基督徒也同母驴干那类事。"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还是缠着他要他作进一步的解释，佩特罗尼奥这时不耐烦了。

"我就是每周二晚上去的,"他供认:"如果你答应不说给别人听的话,下星期二我就带你去。"

果然,到了下个星期二,佩特罗尼奥从塔楼上下来,带着一张小板凳——直到那时才知道它的妙用之处。他把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带到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小伙子对这种夜袭表现得十分兴奋。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在卡塔里诺的酒店里露面。后来,他成了斗鸡的饲养者。

"快把你这些鸡赶到别的地方去!"乌苏拉第一次看见他带着那些出色的搏斗工具踏进家门时就这样下令说,"这种鸡给家里带来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你把它们带来干嘛!"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二话没说就又把那些鸡带走了。后来他继续在祖母庇拉·特内拉那里养这些斗鸡。庇拉对他有求必应、百依百顺,以留在他身边作为交换。很快他便在斗鸡场上显示了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教授给他的那类学问,并且有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不仅足以继续扩大他的饲养业,并且可以满足一个男人的享乐需要。那时候,乌苏拉把他跟他的孪生兄弟相比,实在搞不明白这对小时候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兄弟现在怎么变得如此迥异。不过乌苏拉的这种困惑并未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奥雷良诺第二很快也开始显出懒散、放荡的迹象。当他关在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里时,他是个认真、专注的人,就像年轻时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一样。然而在尼兰德协定签订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脱离了沉思回到了现实。有个年轻女子好像很熟识般地同他打了个招呼。她是出售彩票的,奖品是一架手风琴。奥雷良诺第二并不感到意外,因为经常有人把他错认为是他兄弟,但他没告诉她她认错了人,甚至当姑娘哭哭啼啼搅得他春心荡漾,并最终把他领到她房间里的时候,他都没说一句话。从这第一次相会开始,那姑娘对他一往情深,她在开彩时做了手脚,使他赢得了那架手风琴。两个星期以后,奥雷良诺第二才发觉那女子原来轮流跟他和他的

兄弟上床。她把兄弟俩当成了一个人。但奥雷良诺第二却没有把真相说穿，反而故意作了安排，使这个局面持续下去。他再也不去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了。他每天下午不顾乌苏拉的反对，在院子里根据听来的知识学拉手风琴。乌苏拉之所以表示反对，是因为那段时间家里正在服丧，她禁绝一切乐声。另外她瞧不起手风琴这种东西，认为这是继承好汉弗朗西斯科衣钵的流浪汉们玩弄的乐器。但是奥雷良诺第二最后还是成了一位很有造诣的手风琴手，即使后来结婚生子，他仍然喜欢拉手风琴。他是马贡多地区最受尊敬的人士之一。

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和他兄弟就这样分享着这个女人。他时刻注意着他兄弟的行动，破坏他的安排，一旦确信哪个晚上他兄弟不会去这个他俩共同情人的家里，他就去跟她睡。一天早晨他忽然发觉自己得了某种病。两天后，他恰好碰见他兄弟紧紧抓着洗澡间的横梁，浑身汗水淋淋，哭得稀里哗啦。于是他明白了。他兄弟告诉他，那个女人把他抛弃了，因为她说他害她染上了一种生活放荡而得的暗病。同时他还说，庇拉·特内拉正在想方设法给他治病。奥雷良诺第二偷偷地用高锰酸钾热水洗身子，同时服用利尿剂。经过三个月的痛苦折磨，兄弟俩分别都痊愈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再也没有去看那个女人，而奥雷良诺第二则得到了她的原谅，两个人厮混在一起直到老死。

她的名字叫佩特拉·科特，是战争正酣时来到马贡多的。她的丈夫靠开彩谋生。那人死后，她继续从事这个职业。她是一个年轻纯正的混血儿。一对黄的杏眼，给她的脸上增添一种强悍女子的凶蛮。但她心地善良宽厚，而且还是一个绝妙的情种。当乌苏拉得知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成了斗鸡手，奥雷良诺第二在姘头家吵闹的聚会上拉手风琴时，她真以为自己糊涂得发疯了。这两个宝贝身上似乎聚集了家族的一切缺点而没有半点美德。于是乌苏拉决定今后再也不准有谁叫奥雷良诺和霍塞·阿卡迪奥这两

个名字了。尽管如此,奥雷良诺第二的头生子出世时,她却没有上前阻止。

"好吧,"她说,"不过有个条件,得由我来抚养他。"

乌苏拉虽然年逾百岁,因白内障双目几乎快要失明,但却保持着强壮的体格,完美的品性和健全灵活的思维。在培养重振家族威望的人才这个事情上,没有人能比得上她。她培养的这个人将永远与战争、斗鸡、生活放荡的女人和胡思乱想的事业无关,在乌苏拉看来,这是使家业衰败的四大灾难。"这个会当上神父的,"她庄严地许下诺言,"若是上帝还让我活下去,兴许他还能当上教皇呢。"听她这么一说,整个卧室里以及整幢房子里的人都笑了起来。家里聚集着奥雷良诺第二的一群吵吵闹闹的狐朋狗友。战争已经成为悲惨的回忆、被置诸高阁,它仅仅会在开启香槟酒的砰砰爆响中偶然被提起。

"为我们未来的教皇的健康干杯!"奥雷良诺第二起身举杯。

客人们齐声应和,接着主人拉起手风琴,爆竹声声入耳不绝,全镇敲起欢乐的鼓声。清晨,被香槟弄得浑身湿透的宾客宰了六头牛放在街头以飨众邻,没有任何人觉得奇怪。因为自从奥雷良诺第二当家以来,即便是没有像出生了一个教皇这样的正当理由,类似的庆祝活动已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了。短短几年时间,完全靠运气,奥雷良诺第二没费多大劲便因他养的动物的神奇的繁殖力而积聚了大量钱财,成为沼泽地一带富甲一方的名人。他的母马一胎产三驹,他养的母鸡一天下两次蛋,他养的肉猪长起膘来飞快,以至于大家都以为,只有魔法才能解释这种毫无节制的繁殖。"今后你得节俭一点,"乌苏拉常对这个不知所措的曾孙子说,"你不会一辈子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的。"但奥雷良诺第二毫不介怀,他越是大开香槟灌他的酒肉朋友,他养的家禽牲畜越是没命地繁殖,从而使他更加坚信,他的福运亨通并不取决于他的所作所为,而是由于他的姘妇佩特拉·科特的威势,她的情爱具有

刺激繁殖的能力。他深信佩特拉·科特是他财运的渊源，所以从来不让她远离他的家禽牲畜，即使他结婚生子之后，还是在菲南达的同意下，继续与她同居。他身体健壮、魁梧，如同他的祖辈，但他同时还具有他祖辈所不具备的生机勃勃的欢悦神态和令人难于拒绝的和蔼神情。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看管他那些禽畜，他只需要把佩特拉·科特带到他的养殖场去，让她骑着马在他的土地上溜一圈，就足够使所有烙上了他印记的动物无可挽救地陷于疯狂繁殖的灾难之中。

正如人生长河中发生的一切幸运事情一样，这无边无际的福运也纯粹始于偶然。直到战争结束，佩特拉·科特一直都是靠抽彩的工作维持生计，而奥雷良诺第二则常常想方设法攫取乌苏拉的毕生积蓄。这两个人组成了轻狂的天生一对，他们对别的事漠不关心，只想着每天晚上能够睡在一起，连不该纵欲的日子也不例外，在床上尽情的做爱直至天明。“那女人总有一天会把你毁掉的。”每当看到这个曾孙像夜游人似的闪进屋的时候，乌苏拉总要这样冲他喊道：“看你被她迷成这个样子！总有这么一天，我会看见你像肚子里塞了只蛤蟆似的痛得直打滚。”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很久以后才发觉到自己有这么一位替身。但奥雷良诺第二对乌苏拉的叫喊和他兄弟的嘲笑充耳不闻，他那时只想为菲南达找个职业以便养家，自己则可以和佩特拉·科特在这种偷情的狂热情欲中最终死在一起。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最后被老年的宁静魅力所强烈吸引，重新打开工作间的门的时候，奥雷良诺第二在心里暗自盘算着加工小金鱼可能是桩好买卖。他在闷热的小房间里把那些坚硬的金属片琢磨了好几个小时，经过上校这种看破红尘者的难以想像的耐心敲打，它们怎样逐渐变成了金色鳞片。奥雷良诺第二觉得这样的工作实在是辛苦，而且他又急切地想念佩特拉·科特，三个星期后，他就从工作间里消失了。正是这个时候，他叫佩特拉·科特做兔子的彩票生意。兔子不断繁殖、壮

大,快得叫人几乎来不及把彩票卖掉。起初,奥雷良诺第二并没有留意这种令人吃惊的增殖能力和规模。后来,镇上已没有人想打听兔子的彩票了。有一天晚上,他听到院墙上发出一声巨响。“不用担心,是那些兔子。”佩特拉·科特对他说。那天晚上,兔子发出忙碌不断的声响吵得他们再也无法安睡。天明后,奥雷良诺第二打开房门一看,院子地上铺了一层兔子,在晨曦中泛着一片青蓝色。佩特拉·科特笑得合不拢嘴,忍不住跟他开了个玩笑。

“这些都是昨天晚上出生的。”她说。

“我的妈呀!”他说,“你为什么不用母牛来试试?”

几天后,为了让孩子清静些,佩特拉·科特用那些兔子换来一头母牛。这头母牛两个月后便生了一胎三犊。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一夜之间,奥雷良诺第二成了畜群和土地的主人,他简直没有时间扩建他的畜栏和猪圈,那里已经挤得呆不下了。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盛况使奥雷良诺第二喜笑颜开,他只能用古怪的行为举止来抒发内心无比的欢乐。“不要再生了,母牛,生命短暂!”他冲着牛群喊道。乌苏拉却在一旁纳闷:如果他没有做贼,没有偷别人的牲口,那他到底搞的什么鬼把戏?每当看见他打开香槟,只是为了让泡沫喷到自己头上聊以取乐时,她总要大声骂他败家子。类似的训斥他听多了都烦得不行。一天早晨,他醒来后精神特别好,就带着一箱钞票、一桶浆糊和一把刷子,嘴里哼着好汉弗朗西斯科的那些老歌,房屋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用一比索的纸币糊了一层。这幢老房子从自动钢琴搬进来那时起,便刷上了白色,被他这么一弄,别人就以为它是一座清真寺。在家里人的喧哗声、乌苏拉的惊叹和挤满街头观看这一赞颂挥霍的壮举的镇上居民的喧闹声中,奥雷良诺第二完成了从大门到厨房、包括浴室和卧室所有地方在内的裱糊工作。他把剩下的纸钞散落在院子里头,说:“从现在开始,我希望这幢房子里的人谁也别再跟我提钱的事!”

事情开始这样发展。乌苏拉叫人把贴在石灰疙瘩上的钞票全部揭了下来,又重新把房子刷成原先的白色。“我的上帝,”她常常这样祈求,“你还是让我们像这个村子刚创建的时候那么穷吧,免得到了阴间你来索讨现在挥霍的孽债呀!”但上帝却从反面理解了她的央求。事情就出在揭墙上钞票的工人身上。有一个人不小心绊倒了一尊巨大的圣约瑟石膏像,那是战争后期别人寄存在家里的。满是金币的空心塑像倒在地上,碎了。没人记得清是谁把这尊真人般大小的圣像带到家里来的。“是三个男人,”阿玛兰塔解释道,“他们求我在雨季结束前代他们保管,我就叫他们放在那里好了,就是那个角落里头,因为我想不会有人到那去碰它的,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塑像放在那里。从那时起,这座像就一直放在这个地方。后来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找过。”最近一段时间,乌苏拉在这座圣像面前点起蜡烛,顶礼膜拜,却万万没有想到她并非是在敬仰一位圣徒,而是在尊崇这将近有二百公斤重的金子。她发觉自己竟然在无意中亵渎了天主,但是为时已晚,她的忧伤变得越加深重。她向这堆数目可观的金币唾了一口,然后把它们装进三只帆布袋里,埋在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期待那三个迟迟不来的陌生人来向她讨回这笔钱。很久以后,在她垂暮之年,乌苏拉还常常打断到家里的很多客人的谈话,询问他们中间有没有人在战争年代把一座圣约瑟石膏像寄放在她家里,让她在雨季结束前代他们保管。

那阵子经常发生这类深深折磨着乌苏拉痛苦不堪的事情。马贡多在神奇的繁荣中挣扎。创建者们当初用泥巴芦苇搭建起来的屋子,现在已经被装有木制百叶窗并铺着水泥地板的砖瓦房所取代。新房子可以更好地抵御下午两三点钟时的闷热。当初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创建的小村落如今只剩下那些沾满尘土的杏树——这些树命中注定要在最艰苦的环境中经受考验——和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河中那些史前古化石在霍塞·阿卡

迪奥第二硬是要清除河床以开辟航道时，被人用长柄铁锤最后捣成粉末。那是一个头脑发昏者的胡思乱想，与他的曾祖父简直不相上下，因为多石的河床和各种艰难险阻妨碍了从马贡多到大海间的通航。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在一次偶然的突发的鲁莽冲动下，决定实施这个计划。他活了这么长时间还从来没有表现出什么丰富的想像力。除了跟佩特拉·科特的那段短暂艳遇外，他还没尝过其他女人的滋味。乌苏拉认为他是整个家族所有子孙中最懒惰的一个。甚至仅仅作为斗鸡场上的捧场者，他也并不那么出众。那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给他讲那艘在离海岸十二公里处搁浅的西班牙帆船的故事，并且说到战争期间他曾亲眼目睹这艘船已经变成木炭的龙骨。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觉得这个故事难以置信，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却觉得这是一大启示。他把他的那些斗鸡进行拍卖，卖给了出价最高的竞购者，然后开始招募人员，购置各种必要的工具，投入这场开挖渠道、清除暗礁以至夷平瀑布的浩大工程当中。“这些我都记得一清二楚！”乌苏拉叫起来，“时间就像是在转圈圈，我们又回到了刚开始的时候。”当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认准这条河可以通航时，便把自己的计划给他兄弟详细地讲了一遍，奥雷良诺第二给了他工程所需的费用。此后，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便很长一段时间没在镇上露面。当有消息说一艘奇怪的船正在驶进马贡多镇的时候，人们已经在谣传他买船的方案不过是侵吞他兄弟钱财的圈套。镇上的居民早已忘却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浩大工程了。他们争先恐后跑到岸边，瞪着迷惑的直愣愣的眼睛，看着在镇上停泊过的第一艘也是最后一艘船只的到来。这不过是由树干扎成的木筏，由二十个人在岸上用很粗的缆绳拖着前进。船头上，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眼里闪现出洋洋得意的神色，正在指挥这桩费力的作业。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群颇有姿色的女郎，她们撑着绚丽的太阳伞遮挡炙热的日光，肩上披着精致的丝围巾，脸上化着彩妆，头发上

插着各色鲜花,手臂上绕着金蛇,牙齿里镶着钻石。那个圆木筏便成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来到马贡多的惟一交通工具,而且仅此一次,但他从来都不承认他事业的失败。相反,他宣称自己的这一业绩是一次意志的胜利。他跟兄弟把账目进行了仔细的结算,而后便很快又投入到他习惯的斗鸡生涯中去了。这次富有首创精神的历险活动,留下来的只是掀起了一股由女郎们从法国带来的时尚革新之风。她们以巧妙的手腕改变了传统的爱情模式,她们的社会福利观摧毁了过时的卡塔里诺酒店,而把街道变成了日本式街灯和怀旧色彩浓厚的手摇风琴的市场。这群女郎发起了血腥狂欢节,使得马贡多连续三天陷于迷乱之中,这次狂欢节惟一长久的成果便是为奥雷良诺第二结识菲南达·德·卡庇奥制造了机会。

俏姑娘雷梅苔丝被推选为狂欢节的女王。乌苏拉为曾孙女令人惊艳而不安的美貌所震颤,但却无法阻止这一推选。那时候,乌苏拉曾经非常成功地做到让她不要上街去,除非是和阿玛兰塔一起去做弥撒,但必须让她用一块黑头巾把脸遮住。那些厚颜无耻卑鄙下流的男人,那些装扮成神父却在卡塔里诺的酒店做亵渎神明的弥撒的人,他们去教堂的惟一目的就是一睹俏姑娘雷梅苔丝的芳容,哪怕仅仅是看上一眼。人们正在以令人吃惊的热情谈论着她那传奇般的美貌。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达到目的。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机会不如永远不来为好,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此再也无法安逸地睡觉了。有个外乡客好不容易实现他一睹俏姑娘美貌的心愿,却永远失却了往日的沉着镇定而陷在卑贱、穷困的泥淖中不能自拔。几年后,一列夜行的火车把他碾得粉碎,当时他躺在铁轨上睡着了。自从人们看见他穿着一身绿色灯芯绒衣服和绣花背心在教堂里出现的时候开始,人们就断定他是受俏姑娘雷梅苔丝的神奇魅力所吸引,从遥远的地方,或许从国外的一座遥远的城市赶来的。他英俊、潇洒文雅,风度翩翩、

举止洒脱，要是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跟他比起来，简直是个没有满月的婴儿。很多女人在叽叽喳喳地议论不停，断定只有他才真正配得上那位戴黑面纱的俏姑娘。在马贡多他不跟任何人来往，每个星期日早晨，他像童话中的王子般出现在镇上，骑着一匹由银脚镫和天鹅绒鞍座装饰的骏马，听完弥撒就离开小镇。

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深刻，他在教堂里第一次出现时，大家就断定在他与俏姑娘雷梅苔丝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无声的决斗，一种秘密协议，一种最终结局不只是爱情，而且也是死亡的无法避免的挑战。第六个星期天，这位年轻的绅士手里拿着一朵黄白色的玫瑰花出现在教堂里。他像平时一样站着听完了弥撒，后来，他挡住俏姑娘雷梅苔丝的去路，上前去把这孤零零的一朵玫瑰花献给她。她以极其自然的姿势接过花，就像她早有准备接受这一礼物似的。这时她撩起面纱，露出美丽的容颜，冲他淡淡一笑以示感谢。这就是她所做的一切。这刹那间不仅仅对青年绅士，而且对所有不幸承蒙其恩准一睹美貌的男人来说，都是万劫不复的。

从那以后，这位青年绅士便在俏姑娘雷梅苔丝的窗下安置了一个乐队，有时候竟歌舞升平一直演奏到天亮。惟有奥雷良诺第二对他亲切地表示同情，并企图打消他的执拗念头。"您不用再浪费时间了。"一天晚上奥雷良诺第二对他说："这个家里的女人比母驴还坏。"他对这个人表现得非常友好，邀请他喝香槟，想方设法使他明白这家的女人都是铁石心肠，但他还是冥顽不灵、执迷不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被这没完没了、通宵达旦的演奏声惹得发火了，威胁要用手枪子弹来治他的痛苦。但没有什么可以把他吓退，赶跑，除非他因自己的颓丧心情而放弃。他从一个无可挑剔的衣着考究的绅士变成了低下龌龊、衣衫褴褛的小人。还听说他放弃了在遥远国度的权势和财产，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人了解他的底细。他变得喜欢无事生非、无理取闹，酒店饭馆

里常见他吵吵闹闹。在卡塔里诺的酒店里，天亮时，人们看见他躺在自己拉的屎堆上。他上演的这出戏剧中最可悲的是，当他穿着王子的服装出现在教堂时，俏姑娘雷梅苔丝甚至都没正眼瞧他一眼。她接受黄玫瑰花并没有丝毫坏意，只不过是对那个陌生人的古怪表情感觉有趣而已。她撩起面纱也不过是为了更好地看清楚那人的模样，而不是为了露出自己的美貌让他欣赏。

事实上，俏姑娘雷梅苔丝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她发育后很长一段时间，还是由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替她洗澡和穿衣服。即使到了她能够自己料理生活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人看住她，以免她用自己的粪便搓成一根根小棍在墙上乱涂乱画小动物。她长到二十岁还不会读书写字，用餐时还没用过一回餐具。她总是赤身裸体地在家里走来走去，因为她的天性使她对一切常规习俗都有天然的抵制。当年轻的警卫队长对她表白爱意时，她简单几句就回绝了，因为她惊讶于他的轻浮。“你看着，这人头脑多么简单！”她对阿玛兰塔说，“他说他正在为我而死，好像我是绞肠痧似的。”当看到那年轻人真的死在她窗下时，她觉得这更加证实了她最初的印象。

“看到了吧，”她评论道，“他真是个头脑十足简单的家伙。”

似乎存在着一股洞察一切的光亮使她能看到一切事物表象之外的本质。这至少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观点。他认为，俏姑娘雷梅苔丝决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智力发育迟缓，而是正好相反。“她好像是从二十年的战争中走回来的。”他经常这样说。而在乌苏拉方面，她从心底感谢上帝赐给家里这样一个纯洁的造化物，但同时她又对曾孙女的美貌感到不安。她认为美貌是一个矛盾的道德情操，一个在纯真中的魔鬼的陷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决计使曾孙女远离尘嚣，使她免受世间的一切诱惑，然而事实上俏姑娘雷梅苔丝从她在娘肚子里时起，就不会沾染任何世间的恶习弊病。俏姑娘雷梅苔丝从来没有想过在喧闹欢腾的

狂欢节上被选为女王。但奥雷良诺第二被自己扮演一只老虎的奇思妙想所蛊惑，于是把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带回家，让他说服乌苏拉，在狂欢节并不像她认为的是异教徒的节日，而是天主教的一种传统活动。最后，虽然她极不情愿，但最终相信了神父所说的话，允许俏姑娘雷梅苔丝去当狂欢节的女王。

雷梅苔丝·布恩地亚将成为狂欢节的女王，这个消息不过多久便一传十、十传百越过了沼泽地，一直传到很遥远的地方，那些地方人们还未对她美貌的巨大名声有所耳闻。此外，这个消息在仍旧把她的姓氏视为造反象征的人们中间引起了不安。不过，这种不安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如果要说这时候谁最安分守己的话，这个人就是年迈体衰的、早已失望了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他慢慢断绝了跟国家现实生活的任何接触。他把自己关在工作间，与外界惟一的联系就是他的小金鱼买卖。停战初期派来监视他家的士兵中的一个人把这些小金鱼拿到沼泽地一带的村镇上去出卖，回来时便带回了金币和各种花边消息。什么在自由派的支持下保守派政府正在改革历法以便让每届总统掌权一百年；什么跟神圣教廷终于签订了条约，从罗马来了一个红衣主教，他的教冠用钻石镶嵌，他的宝座是用实心的金子做成的，自由派的部长们在签订仪式上叩吻主教的戒指，还让人照相。什么一个西班牙剧团的主要女合唱队员，在经过首都时在化妆室里被一群蒙面人掳走，而星期天却出现在共和国总统的避暑山庄里跳裸体舞，等等等等。“你不要跟我谈什么政治。”上校对他说，“我根本没有兴趣，我们的事就是卖掉小鱼。”外面的传言说，上校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现在的局势，是因为他正在靠自己的手艺发财致富。这话传到乌苏拉那里，她笑得前俯后仰。尽管她十分讲求实惠，但他对上校的买卖无法理解：他用小鱼换来金币，接着又把金币换成小鱼，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以至于小鱼卖出越多，越要加紧干活来应付令人恼怒的恶性循环。实际上，上校感兴趣的并不是

买卖，而是干活本身。用金属丝把鱼鳞串起来，把很小的红宝石嵌入鱼眼，再细致地锤打薄薄的鱼鳃，安装尾鳍，要干这些活儿他必须聚精会神，结果他就没有闲暇时间去抱怨战争带来的失望。他从事的这项工艺制作要求他全神贯注地去精雕细琢，以致在很短时间内，他比整个战争期间衰老得还要快。在制作小金鱼时他的姿势扭曲了他的脊梁骨，加工物的精小细致损坏了他的视力，但这种专心致志、一丝不苟的活儿却赐予他精神上的宁静。人们见他最后一次处理与战争有关的事情，是一群分属两个党派的老战士前来争取他支持发放终身养老金的时候。这种养老金原本政府一直答应说要发放，却始终没有动静。“你们还是把它忘了吧，”他对他们说，“你们看我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养老金，何必眼巴巴地盼着望着活受罪。”起初，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每天下午都来看望他，两人坐在朝街的大门口，回忆随风逝去的往事。但阿玛兰塔却受不了这个劳累不堪的人所引起的回忆，他的秃顶催他走向未老先衰的深渊，她常常莫名其妙地使他尴尬难堪。后来，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他便再也不来了。最后，他得了瘫痪，从此便从家里消失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沉默寡言，离群索居，对使全家震撼的充满活力的新气息毫无感觉。他隐约了解到，一个幸福晚年的秘诀不是别的，而正是与孤寂签订一个体面的协议。每天清晨，短短的一次小睡之后，他便在五点钟早早起身，在厨房喝过他那碗永远不变的浓咖啡后，就把自己关在工作间，直到下午四点才拖着一只小板凳走过走廊，既不看一眼火红绚丽的玫瑰，也不留心傍晚的霞光，更注意不到阿玛兰塔的冷漠——她的忧伤在傍晚时分能发出一种明晰可辨的压力锅的声响——然后就坐在朝街的门口，直到蚊子肆无忌惮地向他袭来。有一次，居然有人打破他的孤寂。

“上校，您好吗？”他从门口经过时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说。

“就这样，”他回答说，“在这儿干等着自己下葬呢。”

由此可见，由于俏姑娘雷梅苔丝的加冕使得上校的姓氏重新公开出现而引起不安是毫无根据的。但好多人并不认为是这样。镇上的居民对威胁着他们的悲剧毫无戒备之心，他们挤满了公共广场，那里是一派兴高采烈、繁盛的景象。狂欢节达到了最狂热的高潮，奥雷良诺第二终于能够如愿以偿，扮成一只老虎，兴奋不已地行走在放浪形骸的人群之中，他狂呼乱叫，声嘶力竭。正在这时，通往沼泽地的路上出现了一队数目可观的人马，一顶金黄色的轿子里坐着一位最为美艳、最为迷人的女子。一时间，马贡多那些心情平和的居民都把假面具摘下来，以方便更好地看清楚这位叫人意乱心迷的尤物。她戴着翡翠皇冠，披着貂皮斗篷，俨然一副真正君主的派头，而不仅仅是用金属饰片和皱纸装扮起来的女王。不少人清楚意识到这是一种挑衅。但是奥雷良诺第二马上从他的惊愕中清醒过来，宣布新到的人为尊敬的贵宾，并颇有大家风度地把俏姑娘雷梅苔丝和突然闯来的女王并置于同一宝座。那些装扮成贝督因游牧民族的外乡客参加狂欢活动直至半夜，如痴如醉，甚至还以一种颇为壮观的烟火和一些使人想起吉卜赛人技艺的杂耍来丰富庆祝活动。突然，当狂欢节到达高潮的时候，有人打破了这一微妙的均衡，他大声道：

“自由党万岁！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万岁！”

烟火的绚烂色彩被倾泻的步枪子弹扑灭，祥和的被恐怖的喊叫淹没了乐声，欢乐被惊慌粉碎了。许多年后，人们还是确切地认为，那位闯进来的女王的皇家卫队原先是正规军的一个小队。在他们华丽的摩尔人披风里藏匿着货真价实的步枪。政府公布了一份特别声明，否认这一指责，并允诺对这次血腥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不过这件事的真相从未澄清过，有一种说法压倒多数，认为皇家卫队在没有受到任何挑衅的情况下，就在他们队长的暗示下发动攻击，任意向人群开枪，简直惨绝人寰。当局面平静下

来的时候，镇子里伪装的贝督因人变得无影无踪。广场上的死伤者中间包括九个小丑、四个哥伦比亚女人、十七位纸牌老K、一个魔鬼、三名乐师、两员法国宫廷大臣和三位日本皇后。在恐怖的混乱情形下，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救出了俏姑娘雷梅苔丝，奥雷良诺第二则把闯入的女王抢到家中，她衣服被撕破，貂皮斗篷上溅满了鲜血。她名叫菲南达·德·卡庇奥，是从全国五千名最漂亮的美女中选出来的佼佼者，那些人把她带到马贡多来时曾经答应将她封为马达加斯加女王。乌苏拉像对待女儿一样照料她。人们不仅对她的清白无辜不存丝毫疑虑，而且还为她的纯朴率直感到欣喜。大屠杀后六个月，当受伤的人们基本已经痊愈，集体墓穴上的最后一批鲜花业已枯萎的时候，奥雷良诺第二跑到遥远的城市去找她。她和父亲住在那里。后来他俩在马贡多举行了婚礼，欢庆喜事的喧哗声浪闹腾了整整二十天。

第十一章

这对结婚不到两个月的夫妻几乎要散伙。奥雷良诺第二为了向佩特拉·科特赔情，给她穿着马达加斯加女王的服装拍了张照片；菲南达听到这个消息后，收拾结婚时带来的箱子，不辞而别。奥雷良诺第二在通往沼泽的路上追上了她，苦苦哀求再三挽留，许下了不少改过自新的诺言，好不容易劝她回家。从此，他就撇下了佩特拉·科特。

佩特拉·科特很清楚自己的力量，一点都没表现出担心的样子。奥雷良诺第二是她一手培养成人的。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是她把他引出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当时，他满脑子都是想入非非的念头，和现实生活毫无接触。是她使他在这个世界上站住了脚。依照他的天性，他注定将成为谨慎内向、沉默寡言的人，喜欢一个人沉思冥想。而她却铸就了他与此截然相反的性格：热情奔放，交友广泛，情感外露。她给他带来了生活的欢乐，激起他对纵情狂欢和肆意挥霍的兴趣，结果终于把他彻底改造成一个她自少女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男子。他结婚了，就如子女们迟早要成亲一样。但奥雷良诺第二却事先不敢把消息告诉她。面对这种局面，他的做法十分幼稚，他摆出一副生气和怨恨的样子，想方设法让佩特拉·科特造成他俩的决裂。一天，奥雷良诺第二毫无道理地指责她，她却避开了他设下的圈套，恢复了事情的本来面貌。

“问题在于，”她说，“你想跟女王结婚。”

奥雷良诺第二羞得无地自容，假装气得发昏了，声称他无法理解她的话，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于是不再去看她了。佩特拉·科特一刻也没有失去静待猎物的极佳的自制力。她听着婚礼的乐曲声和爆竹声，听着大伙儿吵嚷的喧哗声，仿佛那些不过只是奥雷良诺第二调皮捣蛋的又一出新花样而已。有些人很同情她的

遭遇，她却莞尔一笑。“放心吧，”她对他们说：“什么样的女王也会听从我的安排。”她的一位邻居擎着菊形烛台为她照亮那位她失去的情人的肖像时，佩特拉·科特却用一种令人摸不透的肯定语气说：

“召唤他回来的惟一一根蜡烛始终燃亮着。”

就像她预料的那样，奥雷良诺第二蜜月一过，就很快回到她家里。他给他那些臭味相投的朋友们带来了一位照相师和在狂欢节上莫南达穿过的、沾了血迹的貂皮衣服和斗篷。趁着这天下午大家欢闹的兴致，奥雷良诺第二让佩特拉·科特穿上女王的衣服，并封她为马达加斯加的至高无上的终身君主，还在他的朋友中分发她的这张相片。她不仅心甘情愿地加入这场游戏，而且一想到他为想出这个企图破镜重圆的异乎寻常的办法是如何担惊受怕的时候，就对他深表同情。一直到了晚上七点，她依旧穿着女王服，并在床上迎接他。他结婚才两个月，但佩特拉·科特却明白，这对夫妻的床上生活过得并不美满。她体验到报了仇的快感。不过，两天之后，他没敢再回来。当看到他只派了个人来处理分居的善后事项时，她才省悟原来这事需要比预料中更大的耐性，因为看起来，他是决心豁出去以维持表面上和睦夫妻关系了。即使如此，她也不改初衷。她顺从谦和地随遇而安。这种逆来顺受的表现更证实了人们的一般看法：她的确是个苦命的女人。她保存的奥雷良诺第二的惟一的纪念是他的一双漆皮靴。据奥雷良诺第二自己说，那双靴子是他为进棺材而准备的。她用布把靴子包起来放进一个箱子的最底层，满心希望地等待着。

“早晚他会回来。”她对自己说，“即使只是为了穿这双靴子。”

其实，佩特拉·科特并不需要如她想像的那样等待很久。奥雷良诺第二从结婚那夜起就明白，在穿那双靴子之前很久，他就会回到佩特拉·科特家里去。世界上像菲南达那样的女人，大概已经绝迹了。她出生在距离大海一千多公里的一座荒凉的城市

中，并在那里长大成人。在幽暗可怕的夜晚，在那座城市的石子小路上，三十二座钟楼会总督大人的华丽的座车还曾骨碌骨碌地驶过。傍晚六点钟响起为死者祈祷的钟声。阴森的墓碑石砌成的深宅大院里也从来看不见阳光。院落的柏树，种着夜来香渗水的拱墙，一片死寂。直到长成少女，菲南达除了在邻居家听一位长年累月都可以不睡午觉的人演奏抑郁的钢琴练习曲外，她完全不知道世界上的其他消息。在母亲的卧室里——母亲生着病，在玻璃灯灰蒙蒙的光线的映照下，脸色青里泛黄——菲南达一面听着不紧不慢、始终如一也毫无生气的音调，一面在想，音乐应该还会继续流传，自己的生命却将在编扎棕榈叶殡冠的活儿上耗尽。她母亲受五点钟热度[①] 的煎熬，淌着汗水，对她讲述着昔日的荣华。在菲南达的孩提时代，皓月当空的晚上，她看见一个身穿白衣的美貌女人穿过花园走向祈祷室。最使她不安的是她觉得这瞬息即逝的影像跟她长得一模一样，仿佛她看到的正是二十年后的自己。“这是女王，你的曾祖母。”母亲在咳嗽的间歇对她说，“她的死因是吸进一种邪气，那是她剪断了一枝夜来香时闻到的。”许多年之后，菲南达觉得自己跟曾祖母长得一模一样的时候，却怀疑起孩提时见到的形象了。她母亲当然责备她的这种疑惑：

“我们是很有财势的，”母亲说，“总有一天，你会当上女王的。”

她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尽管他们坐在铺着亚麻布桌布，摆着银质餐具的长桌旁，喝的只是一盅兑水的巧克力，吃的仅是一个甜面包。直到举行婚礼当天，她还梦想着一个神话中的王国呢。虽然为了帮她购置嫁妆，她可怜的父亲堂费尔南多不得不变卖了他的房产。这并非出于天真，也不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而神志不

① 原文如此，可能系指每日下午五点钟模样有热度。

清,而是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都接受着这样的教育。从她记事起,菲南达就记得她是在一个镶嵌着家族标志的金便盆上大小便的。十二岁那年她第一次出家门。当时她坐着一驾马车,却只是为了穿过两个街区送她到修道院去。她同班的女伴们对她总都感到不解,因为她总是离她们很远,坐着一把靠背高高的椅子,甚至在休息时也从不和她们一起玩。"她与你们是不同的,"修女们解释说,"她会成为女王。"女伴们都相信这一点,因为那时她已是她们从未见过的最美丽、最高贵,最稳重的姑娘了。八年之后,她学会了用拉丁文写诗,学会了弹奏古钢琴,学会了跟绅士们谈论养鹰术,跟大主教们谈论辩论术,也学会了跟外国统治者澄清国事,跟教皇阐明上帝的事务。于是她回到家里,编扎起殡葬时用的棕榈叶的王冠。此时,家里早已是一贫如洗,只剩下仅有的一些必不可少的家具、烛台和银质祭器。为了支付她的学费,其余的日常用具都已一件一件变卖了。她母亲死于五点钟热度。父亲堂费尔南多穿了一件领口又扁又干的黑衣服,胸前横挂着条金表链。他每周一给她一枚银元作为日常开支,并带走前一星期做好的棕榈叶殡冠。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很少几次上街,也总是赶在六点钟之前回家,以陪伴女儿诵读《玫瑰经》。他跟谁都没有深交,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那场使全国为之流血呻吟的战争。每天下午三点他从来不会忘记去听弹奏钢琴。在菲南达正陶醉于当女王的幻想时,突然响起了两下急速扣击门环的声音,开门看见的是位举止洒脱的军人。他表情凝重,面颊上有一道伤疤,胸前挂了一枚金质勋章。那人和她父亲一起走进屋里还关上了门。两个小时后,父亲到缝纫室来找她。他说:"把你的东西整理一下,你得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就这样,人们把她带到了马贡多。就在这一天,生活把许多年来她父母变戏法似隐藏的整个现实世界的分量一下子猛地都压在了她身上。回家后,她不听堂费尔南多的央求和劝说,把自己关在房里痛哭,企图用

泪水洗去前所未闻的嘲弄在身上烧灼后留下的伤痕。奥雷良诺第二来找她时,她早已下定决心至死决不离开房间。但可能是难以预料的命运之神的安排,她因气愤而走了神,在羞愧和忿怒下,她对奥雷良诺第二撒了个谎,让他永远了解不了她的底细。其实,奥雷良诺第二出来找她时,保证可追寻的踪迹就是她那明显的荒原地带的口音和编扎棕榈树叶殡冠的职业。他找她找得很辛苦,他真是以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当初翻山越岭创建马贡多时的那种骇人听闻的鲁莽,以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用来发动那些不成气候的战争时的骄傲,以乌苏拉确保布恩地亚家族得以的繁衍不息不知疲倦的韧劲,到处寻找这个菲南达,一刻也没泄过气。当他问哪儿有卖棕榈叶殡冠时,有人领着他就一家一家去挑最好的;当他问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在哪儿时,所有的母亲都把自己的女儿领到他面前。在雾茫茫的窄道上,忘却一切的时光里,充满失望的迷宫中,他迷路了。他穿过一片黄色的荒原,在那儿,回声重复着人们的思想,焦躁引出了先兆般的幻景。经过毫无所获的几星期的劳碌奔波,他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城里的钟楼里满是为死者的奏鸣。虽然从未见过,甚至也没听人描绘过,奥雷良诺第二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被尸骨中的硝盐腐蚀的围墙,被菌类植物掏空了芯子的摇摇欲坠的木阳台和钉在大门上的、几乎被雨水冲去了字迹的那块可以说是人世间最凄凉的小纸板——专售棕榈叶殡冠。从那刻起一直到菲南达把房子交给修道院院长嬷嬷照看的那个寒冷的早晨,她几乎来不及请修女们替她缝制嫁衣。她们把烛台、银质祭器、金便盆和无数两个世纪前就该丢弃的破烂什物塞进了六个大箱子。堂费尔南多婉言谢绝了陪同新人一同前往马贡多的邀请。但他答应打理完他的事务后晚些时候回去。他向启程的女儿祝福,马上又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他给女儿写信,画上忧郁的花纹,并盖上家族徽章。这是有生以来菲南达和她父亲之间具有人情味的第一次联系。对她

来说，这是她真正的生日，但对奥雷良诺第二来说，几乎既是幸福的起点，却同时又是幸福的终点。

菲南达身上带着一张有金色小钥匙的年历，她的精神导师在上面用紫色的墨水划出了克制性欲的日子。除去圣周[①]，安息日，必须望弥撒戒日，月初的星期五，静心修身的日子，祭祀上供的日子和月经来潮的日子，她在一年中可行房事的日子就只剩下四十二天。它们分散在一片密密麻麻的紫色的 X 号中。奥雷良诺第二却坚信时光将会推倒这片可恶的藩篱。他延长了原定的欢庆婚礼的日子。这可把乌苏拉给累坏了，要是她不把那些白兰地和香槟的空酒瓶丢进垃圾桶，这些空瓶非得把家里挤满了。她感到奇怪，尽管爆竹还在作响，乐曲还在演奏，牛还在继续屠宰，这对刚结婚的夫妻却在不同的时间睡觉，更奇怪的是居然分别睡在两个房间里。她不由想起自己的经历，暗自发问菲南达会不会也戴着早晚会惹人嘲笑并引出一场悲剧的贞节裤。但是菲南达却坦率地告诉她，她只是要等两个星期后再跟丈夫同床。果然，一过两星期，她就像一个赎罪的祭牲，以甘愿忍受牺牲的姿态打开了自己卧室的房门。奥雷良诺第二看到这位绝世佳人睁着受惊的动物光彩逼人的眼睛，长长的黄铜色的头发飘散在枕头上。眼前的这一幕真叫奥雷良诺第二迷了。过了一会他才看到菲南达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睡衣长及脚踝，袖子遮住手腕，却在下身上方开了一个圆圆的四周镶满了精致花边的洞。奥雷良诺第二一看禁不住噗嗤一声笑出声来。

"这么新鲜的玩意儿，我还是头一回见呐！"他叫道，笑声回响在整幢房子里，"我原来娶了位行善的修女哪。"

一个月后，他还是没能使妻子脱去长睡衣，只好去叫佩特拉·科特穿女王的衣服照相了。以后当他终于让菲南达回到家中，她

---

① 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

在和解的势头上满足了丈夫的的愿望，但却没有给予当初他到有三十二座钟楼的城市去找她时所怀抱的宁静的梦想。奥雷良诺第二在她身上所找到的只是深深的痛苦。一天晚上，在她生第一个孩子前不久，菲南达终于发觉她丈夫早已偷偷地回到佩特拉·科特的床上去了。

“一点也不错。”奥雷良诺第二承认。他以无可奈何的语调解释道：“为使牲畜能不源源不断地产仔，我不得不这样做。”

为了使菲南达相信佩特拉·科特真的有这等神奇的本事，他着实花了点时间。当他最终以看起来是无懈可击的证据使她信服后，菲南达惟一要他允诺的是不让别人看到他死在姘头的床上。就这样，三个人相安无事地开始继续生活下去了：奥雷良诺第二对两个女人都守信准时，亲热备至；佩特拉·科特因和解而趾高气扬，洋洋自得；菲南达呢，则熟视无睹，置若罔闻。

但是，这个协议并没有使菲南达和整个家庭的关系融洽起来。乌苏拉一再要她把她的车轮似的在她跟丈夫行房事后戴的羊毛褶领扔了。这种古董似的领子早已经引起邻居们叽叽喳喳的议论了，但她就是不听。乌苏拉也没能说服她上厕所，或用夜便壶，而把她的那个金便盆卖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让它变成小金鱼。阿玛兰塔对她那套惹人讨厌的用词以及对每件事情都要拐弯抹角地隐喻的习惯感到尤为别扭，所以在她跟前故意把话说得让人听不懂。

“这费是法，”阿玛兰塔说，“那种费对费自己法屙出法的费粪便法都慢了费会法恶心费的法费女人法。”[①]

菲南达终于被这种嘲弄激怒了，她想知道阿玛兰塔说的是什么，后者直戴了当地回答：

“我说：‘你是那种把斋戒日跟屁股扯在一块儿的女人。’”从

① “这是那种对自己屙出的粪便都会恶心的女人。”

那以后两人就再没有讲过一句话。当有事非讲不可的时候，她们就写条子或者不直接讲要说的事情。尽管全家都怀着明显的敌意，菲南达却一意孤行，硬要推行她家长辈的那套习俗，到后来终于铲除了布恩地亚家在厨房里吃饭的习惯。当大家肚子都饿了时，她就强迫大家准时坐到餐厅的大桌子边上吃，桌子上铺着亚麻桌布，放置着烛台和银餐具。一向被乌苏拉认作是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现在都要举行庄严的仪式，这便产生出沉闷压抑的气氛。对此，率先起来攻击的是沉默寡言的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但是那套程序和晚饭前诵读玫瑰经的做法还是被硬生生地推行了。这些引起了邻居们的关注，他们很快便互相传言说布恩地亚家的人不像其他人家那样坐在桌子边吃饭，而是把吃饭的仪式变成了一次大弥撒。就连乌苏拉那样更多是出于一时的灵感而不是出于传统的迷信想法，也跟菲南达从她父母那儿继承下来的那一套习惯发生了冲突，这种迷信观念是精心制定，分门别类，对每种情况都有一种规定的说法的。当乌苏拉精神充沛，尚能控制局面的时候，过去的习惯总算还能留存一些，家里的生活多少还受她心血来潮的想法的影响，但是当她眼睛了，时间的重压使她不得不撤到角落里去了的时候，从菲南达来到时开始形成的僵硬呆板的圆圈便最终完完全全地把整个家庭死锁住了。除了她，谁也决定不了家庭的命运。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根据乌苏拉的愿望维持的点心和糖果的小买卖，被菲南达看作是最不体面的活动，马上给取消了。家里的大门过去从早晨起身到晚上睡觉总是扇扇敞开，以后却被借口说卧室被太阳晒得过热而在午睡时关上，到最后索性一直都关紧了。从村子建立时起就挂在门楣上的芒荟枝和面包也被一个耶稣之心的壁龛代替。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发觉了这种变化，并预见到这种变化的恶劣后果。“我们现在正在变成高雅的人了”他带着嘲讽的语气不满地说，“照这样下去，我们最终得再次跟保守的制度战斗，不过这次是用一个女

王来替代它了。”菲南达很精明，处处留神，尽量不跟他有任何麻烦或者瓜葛。他的孤傲和独立，他对一切形式的社会僵化的反抗和抵制，使她深感懊恼。他每天清晨五点钟喝咖啡，他工作间里杂乱无章，他盖着脱了线的被子和傍晚时总坐在当街门口的习惯惹得她火冒三丈。但是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台家庭机器上这个松动的零件却无能为力，因为她确信，这位年迈的上校是一头因年岁和失望而平静下来的猛兽，要是他老年的叛逆精神冲动起来，能把家庭的根基都连根拔起。当她丈夫决定给第一个儿子取曾祖父的名字时，她没敢反对，因为那时她到这家来才一年。但是生第一个女儿时，她便毫无顾忌地决心取她母亲的名字，叫雷纳塔，尽管乌苏拉那时已经决定给那女孩取名叫雷梅苔丝。经过激烈的争论——奥雷良诺第二在争论中充当两面讨好的调停人——在洗礼时取名叫雷纳塔·雷梅苔丝，但菲南达还是直唤其雷纳塔，而她丈夫家里和整个镇子上的人还是叫她作梅梅——雷梅苔丝的昵称。

起初，菲南达闭口不谈她娘家的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开始美化起她的父亲来了。在饭桌上，她把他说得像是一位摒弃了一切虚荣的无与伦比的人、一位正在成为圣人的大人物。奥雷良诺第二惊异于如此不合实际的对他岳丈的赞颂，禁不住在妻子背后轻轻嘲弄一番。于是家里其他人也都纷纷效仿。就是乌苏拉，这位极其热心地维护家庭和睦、并对家中的龃龉暗暗感到难受的人，有次竟也说，她的玄孙将来是当教皇了。因为她是“圣徒的外孙，女王和盗马贼的儿子。”尽管大家都笑眯眯地参与了这种同谋活动，但孩子们却已习惯于把外祖父看作传说中的人物。外祖父在信中抄给他们的诗句，每年圣诞给他们寄来一个装着礼物的大箱子，箱子大得几乎进不了当街的大门，这些礼物实际上是王爷财产的最后一点残余。孩子们用这些东西在卧室里筑起了一个圣坛，上面的圣徒的塑像竟有真人一般大，它们的玻璃眼珠在孩

子们幼小心灵上留下了它们是有生命的可怕印象。它们那些绣上花边的精致呢衣服，几乎比马贡多居民中穿过的最好的服装还要华贵。逐渐地，那座陈旧的冰凉的广厦里死气沉沉所谓的精华都转移到布恩地亚光明敞亮的家里来了。"他们几乎寄来了整座墓地，"奥雷良诺第二有次发议论道："就只缺坟前的柳树和墓上的石板。"虽然那些箱子从未有过任何可给儿童玩耍的小玩意，但孩子们一年中最盼望着还是十二月的到来，因为无论怎么说，那些陈旧却也老是猜不到的礼物毕竟成了家中的一桩很小的新闻。在第十个圣诞节，小霍塞·阿卡迪奥已准备动身去上神学院了，外祖父巨大的箱子比往常提早了好些日子就寄来了。箱子钉得很牢，还涂了柏油防水，上面用熟悉的歌德字体写着："十分尊敬的堂娜菲南达·德尔·卡庇奥·德·布恩地亚夫人收"。当菲南达在房里看信时，孩子们急着要打开箱子。和往常一样，在奥雷良诺第二的帮助下，他们刮去了柏油封印，起出钉子，打开面盖，倒出了用以护填的木屑，只见里面有一个长长的用铜螺栓固紧的铅匣子。奥雷良诺第二旋掉了八只螺拴，孩子们已等得不耐烦了。他几乎来不及喊一声："孩子们让到一边"，他们就掀开了铅板，看见堂费尔南多躺在里面，穿了一身黑衣，胸前放着耶稣受难像，他的皮肤被胀得破裂了，发出打嗝时的响声，散发着难闻的臭气。他整个身子浸在泛着泡沫、发出噗噜噗噜响声、用文火在煮的热汤里，翻滚的泡沫犹如鲜亮晶莹的珠子。

女孩生下来没过多久，政府出人意外地宣布了给予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以教皇大赦，这是政府为庆祝尼兰德协定的又一个周年纪念而颁布的命令。这个决定跟官方的政策大相径庭，上校表示激烈的反对，并拒绝接受这种荣耀。"我这可是头一回听说教皇大赦这个词儿，"他说，"但不管用的是什么词，它的意思不外乎是——嘲讽讥笑。"他狭窄银匠间里挤满了人。穿着黑衣服的律师们又回来了，他们从前像麻雀似地围着上校转，如今老

多了，当然也威严多了。上校一看到他们的出现，就跟从前他们为阻碍战争的进行而来的时候一样，受不了他们对他所作的厚颜无耻的吹捧和夸耀。他命令他们让他一个人清静些，并声明他并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国家的名流，而只是一个失去了记忆力的老的手工匠。他惟一的心愿是在制作小金鱼的忘记一切的清贫，并在这样的境况中疲倦地死去。最使他感到气愤的是有消息说共和国总统本人也想来马贡多亲自出席授予他功德勋章的仪式。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派人去传话，他一字一句地说，他仍渴望得到这一虽为时已晚，却还值得一试的机会来给总统一枪。这并不是因为他统治专横霸道，或者不合事宜，而恰是因为他对一个不想伤害任何人的老人不够尊敬。他表达得如此激烈的这个威胁，使共和国的总统不得不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次旅行，而改派私人代表前去授勋。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受到各方的压力的困扰，顾不得多年瘫痪在床的病体，也出门劝说他的这位固执老战友。他坐在放在四个人抬的摇椅上的大枕头中间，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看到这位自青年时代起就跟自己并肩战斗共享胜利欢乐，也曾同遭失败的痛苦的老朋友时，立刻认为，他费这么大的劲前来看自己，一定是来表示声援的。但当他知道了马尔克斯的真正目的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马上叫人把他从房里赶了出去。

“我相信——虽然实在太晚了，”他说，“假若当初我让人把你枪毙了，对你就是件大恩大德的大好事。”

就这样，这次教皇大赦在没有一个家庭成员参加的情况下过去了。很巧的是，大赦跟狂欢周正好同时，这本是一个意外的偶然，但谁也没能改变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固执想法，即这个巧合，也是政府为加倍嘲讽他而预先安排的。在孤零零的工作间里，他听见雄壮的乐声，轰鸣的礼炮，“主呀，我们赞美你”的钟声，以及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而在他家对面发表演说的几位

发言者的只字片语。他眼里噙着泪水，他愤怒，他恨自己不中用了。自战争失败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痛感自己丧失了年青时那股无畏的劲头，因为他已无力再发动一次流血的战争以便清除保守制度的一切污迹。庆典的喧嚷声尚未平息，乌苏拉来敲工作间的门。

“别来打扰我，”他说，“我忙得很。”

“你开门，”乌苏拉像平时那样不紧不慢地说，“这跟庆祝的事可毫不相干。”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这才拔去门闩，只见门口站着十七个不同模样、不同类型、不同肤色的人，但他们都带着郁郁寡欢的神情，这种神情足以使得不论在地球任何角落都能认出他们来，这些人是上校的儿子。十七个人没有经过商量，他们之中甚至谁也不认识谁，却都被大肆渲染的教皇大赦所吸引，从最偏僻的海外不约而同地来到马贡多。这些人都骄傲地取了奥雷良诺这个名字，却用了他们各自母亲的姓作姓。他们在逗留的三天中把整个家折腾得像发生了战争似的。乌苏拉很高兴，菲南达却万分恼怒。阿玛兰塔在旧纸堆里翻出了那本乌苏拉曾在上面记下他们所有十七个人的名字、出生和洗礼日期的账册。阿玛兰塔在每个名字前面的空白处添上了他们现在的住址。这张名单甚至可以概述二十年的战争风云。人们借助它可以重温上校的夜间行军线路，从那天凌晨他领着二十一条汉子离开马贡多去进行一场梦幻式的起义，直到最后一次他被裹在一条结着血块的毯子里回到镇里。奥雷良诺第二当然不会放过这难得款待堂兄弟们[①] 的机会。他为他们举行了热闹喧天的香槟酒加手风琴的欢乐集会，以补偿被教皇大赦杀了风景的狂欢节他们追赶一头公牛，为了想用毯子把它包住而踏平了整个玫瑰园。他们用枪射杀母鸡，硬要阿

① 这里是作者的笔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儿子应是奥雷良诺第二的叔叔们。

玛兰塔跳那些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忧郁的华尔兹舞，还叫漂亮姑娘雷梅苔丝穿了男人的裤子去爬涂了油的竹竿，他们在餐厅里放出一头涂满油脂的猪，结果撞倒了菲南达。而对于这些损失，他没有感到一丝的可惜，因为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地震撼动了全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起初接待他的十七个儿子时心中还有些疑虑，甚至还怀疑其中有几个是否真是他的亲生骨肉，后来却也被他们的狂欢逗乐了，在他们离去前还送给每人一条小金鱼作礼物。即使那位孤僻不合群的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一天下午也破例为十七位奥雷良诺们举行了一场斗鸡比赛，但结局却几乎酿成一场灾难，因为有几位奥雷良诺对鸡十分内行，竟一眼看穿了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的鬼把戏。奥雷良诺第二看到跟这群放荡不羁的亲戚们举行欢闹酒会的无限欢乐，决定让他们都留下来跟他一起干活，却只有奥雷良诺·特里斯特一个人接受了邀请。他是一个大块头的黑白种混血儿，有着祖父那般的探索者的一往无前的无畏气质，早就在大半个世界里碰过运气。对他说来，呆在哪儿其实都差不多。其他的人，虽然都是单身汉，却认为自己的命运已定，他们都是熟练的手工匠，也是家里的主心骨，举足轻重的人物。圣诞节是星期三。在他们要重新散布到海岸各处去之前，阿玛兰塔叫他们穿上节日的盛装，带他们上教堂去。他们与其说是虔诚，还不如说只是觉得好玩，让人领到圣灰授领处，那儿，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给他们在额上用灰画上了十字。回到家里，那个最小的奥雷良诺想把额上的灰擦掉，才发现原来那灰痕竟洗不掉。他的哥哥们也一样。他们用水和肥皂，用泥土和丝瓜筋，最后甚至都用上了浮石和碱水来擦洗，可是额上的十字怎么也去不掉了。而阿玛兰塔和其他去作弥撒的人，却毫不费力地就洗掉了。“这样更好了，”乌苏拉送别他们时这样说，“从今以后谁也甭想冒充得了你们。”他们由乐队开路，在爆竹声中成群结队地离去了，留给众邻们的印象是布恩地亚家族的种子

将繁衍不息，绵延很多个世纪，奥雷良诺·特里斯特，额上留着灰十字，在市郊开了个制冰厂。这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被发明欲搞得头脑发热时一直梦想着的事业。

奥雷良诺·特里斯特到马贡多的几个月后，他以为大家彼此都互相熟悉和赏识，于是他想去找一所房子，把他母亲和单身的妹妹(不是上校的女儿)都接来。他对广场拐角上那幢朽腐的、看来是早已被人遗弃的大房子产生了兴趣。他打听那房子的主人是谁。有人对他说，这幢房子没有主，从前一位吃泥土和墙上石灰的寡妇在那儿住过，她的晚年，人家在街上只看到过她两次。她戴了一顶装有小小的假花的宽边帽，穿一双早已失去了光泽的银色鞋子，穿过广场到邮局去给主教大人寄信。人家还告诉他说，她惟一的女伴是个没心肝的狠心女佣。把跑进屋里去的狗猫和其他一切动物通通杀死，然后把那些动物的尸体抛在街中央，腐烂的气味把街坊们熏得叫苦不迭。自从太阳把最后一张动物皮晒得像干木片似的那个时候起，又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大家都确信，房子的主人和女佣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很久就都死了。要说那幢房屋之所以没有倒塌，全靠最近几年里没出现过严酷的寒冬，也没有刮过龙卷风的缘故。锈成铁屑的铰链，被厚厚实实的蜘蛛网粘住的大门，被潮气浸得像焊住了的窗户和让野草野花穿成千疮百孔的地面——在那些缝隙里住着蜥蜴和各种各样的爬虫，这一切看来更证实了那儿至少已经有半个世纪没人住了的推测。对愣头愣脑的奥雷良诺·特里斯特来说，做事是用不着那么左顾右盼的。他一肩膀撞开了大门，早已腐烂的木头门板在一阵无声的灰尘和充满白蚁窝泥土的飞扬中悄然倒塌。奥雷良诺·特里斯特站在门槛边，等灰雾消散后，猛然看见客厅正中站着一位瘦骨嶙峋的女人，穿着还是上个世纪的服装，脑袋上只残存着几绺黄发。她长着一双大大的、依然美丽的眼睛，但眼睛里最后的一丝希望的火花早已熄灭，脸上的皮肤由于索然无味的孤独都裂

开了口子。奥雷良诺·特里斯特被这另一世界的景象吓得浑身颤抖，几乎没注意那女人正用一支老式的军用手枪对准他。

"对不起。"她喁喁而语。

那女人在大厅中央仍然纹丝不动，在堆满破烂家具的大厅里，她一点一点仔细地打量着这个额上有灰纹的阔背壮汉。透过弥漫的灰雾，她看见了在往昔的灰茫茫的尘埃中，背上斜挂一支双筒猎枪，手里提着一串野兔子的一个人。

"啊，仁兹的主呀！"她低低地叫了起来："可不该在现在让我想起这个人来！"

"我想租房子。"奥雷良诺·特里斯特说。

于是，那女人举起枪，握紧并瞄准了圣灰十字。她扣上扳机，毫无商量的余地。

"请走开！"她命令说。

那天晚上吃饭时，奥雷良诺·特里斯特把这一经历讲给大家听。乌苏拉伤心地哭了。"神圣的主呀，"她两手捂住头叫道，"她居然还活着！"流逝的时光，纷纭的战争，数不清的日常灾祸，使她把雷蓓卡完全忘了。家里惟一时刻清醒地意识到雷蓓卡还活着，还在她的蛆虫汤中慢慢腐烂的人便是年迈的、铁石心肠的阿玛兰塔。早晨，当心中的寒冰把她从寂寞孤单的床上惊醒的时候，她想到雷蓓卡；当她用肥皂擦洗干枯的乳房和萎蔫的下身时，使她想到雷蓓卡；当她穿上老年人穿的洁白的荷兰麻布做的裙子和胸衣，她想到雷蓓卡；当她调换手上那可怕的赎罪的黑色绷带的时候，她想到雷蓓卡。无时无刻，不管睡着了还是醒着，不管是在受人赞颂的荣耀时刻，还是在遭人奚落的可怕境遇，阿玛兰塔总是想到雷蓓卡，因为孤独筛洗了她的记忆，而同时又精炼和升华了另外一些痛苦的回忆，使之永存于脑际。从阿玛兰塔那儿，俏姑娘雷梅苔丝也知道了有雷蓓卡这么个人。她俩每次走过那幢摇摇欲坠的房子时，阿玛兰塔总要给她提起一件雷蓓卡忘恩负义的

事情，讲一段雷蓓卡出乖露丑的往事。她想以此让侄女分担她那不断消失的怨恨在她死后也能延续下去。但她的心愿没能达成，因为俏姑娘雷梅苔丝不受丝毫任何情感的传染，更不用说是他人的情感。乌苏拉则相反，她经历了跟阿玛兰塔不同的历史，她回忆起雷蓓卡时，完全清除了她不贞的念头，当初，这个苦命的孩子身背装着她父母骨灰的布袋，由人领着来到家里。雷蓓卡的罪过跟她的这一形象相比，根本就算不得什么，而那个过错却使她不配维继依附在布恩地亚家族的主干上。奥雷良诺第二作出决定：应该把雷蓓卡接回家里来，并加以保护。但是他善良的愿望被雷蓓卡的决不妥协的精神而击败了。她辛苦多年才好不容易获得了这一使她安于孤寂的殊荣，她也不准备放弃它而去换一个被迷人的虚假怜悯而扰乱的晚年。

到了二月，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十六个儿子又回来探亲了，特里斯特在喧闹的欢庆会上对他们讲起雷蓓卡的事。于是半天里，他们就恢复了那幢房子的原来外貌。他们换掉了门窗，用令人欢快的颜色油漆了门面，加固了墙壁，在地上还新铺了水泥。但是，主人不准他们继续进行内部的翻修。雷蓓卡甚至没在门口露面。这次叫人目瞪口呆的翻修完毕，她就估量了一下所需的费用，叫阿赫妮达这个至今还陪伴着她的忠心的老女佣把上次战争期间就作废了，而她却一直以为还在流通的钱币交给他们。这时人们才知道她跟人世间的隔绝竟到如此地步！大家知道，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在，就决不可能把她从那顽固的禁锢中解救出来。

在奥雷良诺的儿子们第二次访问马贡多后，他们中的另一个，奥雷良诺·森特诺也留下来跟奥雷良诺·特里斯特一起干活了。他是当初最早来到家里受洗礼的人中的一个。对于他，乌苏拉和阿玛兰塔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任何东西到了他的手上，没有过几个钟点都会毁了。时光延缓了他原先那种成长的势头。他

中等个头，脸上有天花留下的瘢痕，但是他双手的那种惊人的破坏力却一点没变。他打破了那么多盆子，有的甚至在他的手还没碰到时就碎了。在最后一批昂贵的器皿还没被他打光之前，菲南达提出给他买一套锌锡合金的餐具，而这些坚固的合金盘子没过多久也不是凹瘪了就是扭歪了。与这不可救药的、连他自己也感到生气的本领相反，他为人倒是和蔼可亲，几乎立刻就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而他的工作才干更是令人称道。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大大增加了冰的产量，使之远远超出了当地市场的需要，结果奥雷良诺·特里斯特不得不考虑开始把生意扩展到沼泽的其他市镇去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孕育了一个不仅对他的制冰工业现代化，而且对马贡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都具有决定意义的设想。

“应该把铁路修到这儿来。”他说。

在马贡多，这是第一次听到铁路这个词。而对奥雷良诺·特里斯特在桌子上画的草图——这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当初为太阳战计划等而作图解时应用的插图的嫡亲后代——乌苏拉坚信她的印象，即时光是在兜圆图圈。不过与他祖父不同的是，奥雷良诺·特里斯特并没有夜不成寝、食不甘味，也没因思绪紧张而打扰到别人，他只是把最初的胡思乱想视作即刻便能实现的现实。他合理地估计了修铁路所需的费用和时间，平心静气地把造价计算完毕。如果说奥雷良诺第二身上有一点他曾祖父的品性而少一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气质的话，他就不会对前车之鉴完全视而不见。他像上次对待他兄弟的荒诞不经的搬运公司那样，又轻率地拿出钱去修铁路。奥雷良诺·特里斯特翻了翻日历，在下星期三出发，准备过了雨季再回来。此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奥雷良诺·森特诺被冰厂的富裕所困扰，已开始用水果汁代替水来制冰，不期然却孕育了制造冷饮的基本原理。他想用这种方式使产品的种类多样化。他已经以为这个

企业是他的了，因为他的特里斯特兄弟在雨季过后还没有任何会回来的迹象。夏天又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消息。但是到了下一年的初冬，有位妇女在最暖和的时刻到河里洗衣服，突然，她穿过中央大街，十分激动和惊慌地喊叫起来：

"那边来了一个可怕的东西，"她好不容易才解释明白。"好像一个厨房正拖着一个村庄。"

正在这时候，全市的居民都被可怕嘶鸣着的汽笛和巨大的喘着粗气的怪物怔住了。几个星期前，人们看到一队工人在铺枕木和铁轨，但丝毫未加重视，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吉卜赛人用来为百年纪念而设的一个新机关。这些吉卜赛人已经名誉扫地，尽管他们笙鼓齐鸣，大吹大擂宣扬自己的本领是如何杰出，可谁知道这些吵吵闹闹的耶路撒冷的天才们搞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鬼名堂。但是当人们从汽笛声和喘粗气的怪物的惊愕中恢复过来时，就全都奔上街头，他们看见特里斯特站在机车头上向大家挥手致意。他们出神地望着这列用鲜花装点起来的火车，它虽然比预定的日期晚了八个月，但也终于第一次降临了。这列无辜的黄色火车，将给马贡多带来多少捉摸不定的困惑和确凿无疑的事实，多少恭维、奉承和倒霉、不幸，多少变化，灾难和多少怀念啊。

第十二章

马贡多的人们被如此新奇的发明搞得眼花缭乱不知所措,简直不知道从何说起了。人们通宵达旦地观赏一只只光线暗淡的电灯泡。这用的是奥雷良诺·特里斯特第二次坐车旅行时带回来的发电设备供的电。昼夜不停的轰隆的机器声,人们着实花了不少时间和气力才慢慢习惯。在一家有着像狮子嘴一样的售票窗口的剧院里,财运亨通的商人勃鲁诺·克雷斯庇先生放映着会活动的人影。马贡多人不禁对此怒火中烧,因为一个人物在一部片子中死了,还被葬入土中,大家为他的不幸而伤心落泪;可是在另一部片里,这同一个人却死而复生,而且还变成了阿拉伯人。那些花了两分钱前来与剧中人物分担生死离别痛苦的观众,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前所未闻的嘲弄,他们把座椅都砸了。镇长应勃鲁诺·克雷斯庇先生的要求,发布了一则公告,解释说,电影是一种幻影的机器,观众不必为此而大动感情。听了这一令人失望的解释,许多人认为他们是上了一种新颖而复杂的吉卜赛玩意儿的当,决意再也不去看电影了。他们想,自己的痛苦已经够他们哭的了,干吗还要去为虚假人物伪装出来的厄运掉眼泪呢?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长轴式留声机上。那是逗情卖俏的法国女郎从巴黎带来换掉过时的风琴,这些留声机一度严重地影响了管弦乐队的收益。起初,人们的好奇心使那条烟花巷里的嫖客人数倍增,甚至听说有些大家闺秀也装扮成普通百姓,以便就近看看留声机究竟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但是她们看得多了,又是在近处仔细观察,很快就得出结论:留声机并非人们所想像的,或是如法国女郎所说的那般会耍妖术的磨盘,可能是一种机械装置,它与感人至深、生气勃勃而充满平凡人真实感的管弦乐队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大伙儿又对留声机失望至极,以至在它日益普及到每家

每户都能有一架的程度时，仍然未被看作是成年人消遣取乐的玩物，而只是当作供孩子拆拆装装的玩艺儿。就拿装在火车站里的电话机来说，因为有一个摇柄，一开始也被大家认为是一种简陋的留声机。当镇上有人终于证实了这架电话机果真能通话的严酷现实时，连那些最坚定地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茫然而不知所措了。上帝似乎决意要考验一下人们的惊讶能力的极限，他让马贡多的人们总是处于不停的摇摆和游移的状态之中，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失望；一会儿百思而不得其解，一会儿疑团冰释，以至谁也搞不清现实和梦幻的界限究竟在哪儿。真实与幻景交织在一起，使得栗树下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幽灵也耐不住动手动脚，甚至在大白天他也在家里转悠起来。铁路正式通车以后，火车开始有规律地在每星期三的上午十点钟到达，这样便盖起了一座简陋的木结构的车站，还配备了办公室、电话机和售票口。从此以后，马贡多的大街小巷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男男女女，虽然他们的模样看起来与常人一般，但骨子里却像马戏团的演员。这些推销起主日赦罪书就像出售鸣笛锅那样不动声色，在流动买卖中兼玩杂耍的人们，在来到这个吃过吉卜赛人的亏而变得谨小慎微的镇子后，前景却并不美妙。但是那些熬得不耐烦的或是历来就容易受骗上当的人却使他们也赚了不少钱。在这批口若悬河的人中，有一位矮墩墩的、满脸微笑的赫伯特先生。他穿着马裤，脚系绑腿，头戴软木凉帽，鼻梁上还架着一副负骨眼镜，两眼碧绿，皮肤细嫩，活像拔光了毛的公鸡。某个星期三他来到了马贡多，并在布恩地亚家里吃了饭。

赫伯特先生一口气吃完了第一串香蕉。在这之前桌上谁也没有认出他来。奥雷良诺第二偶然看到他在雅各旅馆费劲地操着西班牙语跟人吵架，因为旅馆没有空的房间。奥雷良诺第二像平常对待许多外乡客那样把他带回自己家里。这个人原本是做热气球生意的，他周游了半个世界，赚了大钱，可是在马贡多却还

没能让任何人坐他的气球升空，因为这里的人们不但见过，而且还坐过吉卜赛人的飞毯呢。发明这种气球，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愚蠢的倒退。因此，他打算乘下一趟火车回去了。午饭时，当佣人们把平日挂在饭厅里的一大串虎皮斑纹香蕉端上桌子的时候，他毫不在意的顺手摘了一只，边说边吃了起来。他品着、嚼着，不像一个食客那样吃得津津有味，倒像一个学者那样漫不经心。吃完了第一串，他又请人拿来一串。这时，他从随身携带的工具箱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光学仪器盒，又拿起一把特殊的小刀把香蕉切成一段一段，像非常留心的买钻石的顾客那样开始仔细查看。接着他用药剂师的天平称了称，又用机械师的外径测量器量了量，然后从箱子里取出一套仪器，测了测温度和湿度，甚至还测了光照强度。这神秘的情景，使得大家都无法安稳地吃好饭，他们都等待着赫伯特先生最后能揭开谜底。但是，他并没有说任何足以让人猜出他用意的话来。

之后几天里，只见赫伯特先生拿着一个网罩和一只小篮在镇子周围捕捉蝴蝶。星期三又来了一批工程师、农艺师、测绘员、水文学者和土地测量员，他们在赫伯特先生捕捉蝴蝶的地方勘测了好几个星期。后来，杰克·布朗先生也来了，他坐的是一节挂在黄色火车后面的专用车厢。这节车厢是包银的，里面配有主教式天鹅绒面子的安乐椅，车顶用的是蓝色玻璃。同坐这节专用车厢前来的还有身穿黑色服装、仪态端庄的律师团。这些围着布朗先生团团转的律师，当年也曾亦步亦趋地追随过奥雷良诺上校。这不禁使人猜想：这些农艺师、水文学者、测绘员和土地测量员，还有带来热气球和捕捉彩色蝴蝶的赫伯特先生，以及带着活动陵墓、牵着德国猛犬的布朗先生是否同战事有什么关系。然而，给他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并不多，因为那些多疑的马贡多人还没来得及问问究竟出了什么事，整个镇子早已变成了一座布满锌皮屋顶木房子的营地了。那里住着坐火车来自另半个世界的外乡客人。

他们中不但有坐着座位或车厢平台上来的,还有挤在车厢顶上来的。那些美国佬后来又带来了他们的妻子。她们穿着薄洋纱衣服,戴着宽大的纱布凉帽,神情郁郁寡欢。他们在铁路的另一侧又单独另建了个村子。街道两旁是一排排棕榈树,房子上都装有铁网格,阳台上有白色的桌子,天花板上挂着大吊扇,宽阔青绿的草地上养着孔雀和鹌鹑。这块地方被一道铁丝网围着,很像一座巨大的电气化养鸡场。在夏天比较凉爽的日子里,早晨起来满地都是烤焦的燕子,黑压压的一片。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来寻找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是仁慈之辈。这一切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困惑,比过去吉卜赛人引起的疑惑更加扰乱民心,更为持久和不可理解。这些人有着过去只是属于上帝的威力和本领,他们居然能改变降雨规律,加快了庄稼成熟的周期,他们能把河流从原来的地方,连同它的白色的石块、冰冷的河水一起移到镇子的另一端——墓地的后面。与此同时,他们在褪了色的阿卡迪奥的坟包外建造了一个钢筋混凝土的护堡,以免尸体散发出的火药气味污染了河水。为了照顾那些没有情侣的外乡客,他们还把待人热情的法国女郎们居住的那条巷子变成了一个比原来镇子还要大的集镇。在一个气候宜人、阳光明媚的星期三,谁也没想到他们竟会运来了满满一列车的妓女。这些精于源于千古的生计的淫靡女人们,带来了各种油膏和器具,她们使消沉者奋发振作,腼腆者胆大勇敢,贪婪者心满意足,克制者狂热不已,滥淫者受到惩戒,孤僻者改变性情。舶来品商场挤掉了原来的朱顶雀市场,商场的灯光使土耳其人大街更加富丽堂皇,到了星期六晚上,这条街更是乱哄哄的一片,成群结队的冒险家们挤满了碰运气的赌台和打靶子的摊头,挤满了占卜和圆梦的小胡同,还有那些摆满油炸食品和饮料的桌子。星期天一大清早,只见满地酒迹狼藉,还常有几个人躺倒在地。这些人中有一些是做着甜梦的醉鬼,但更多的往往是因为争吵而开枪捅刀子、挥拳扔瓶子时被击

倒的看热闹的人。这么多的人峰拥而入可真不是好事，它使马贡多乱作一团。起初，在大街上行走真所谓举步艰维，到处都是家具和箱子。人们划地为营，摆开了木匠家什，没经任何许可，就随处盖起了房子。更有成对成双的男女把吊床往杏树上一吊，找起一块蓬布，光天化日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寻欢作乐。惟一宁静的角落只能说是安的列斯群岛来的平和的黑人们居住的地区了。他们在镇子边修筑了一条街，把木房子造在街脚。傍晚，他们坐在大门口，用他们混杂的库腊索岛的西班牙语唱起伤感的歌曲。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变化竟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赫伯特先生来访后八个月，连马贡多的老居民们也都早早起来，以便仔细看看他们熟悉的镇子了。

"瞧瞧咱们自己找来的麻烦吧，"那时奥雷良诺上校经常这样说，"咱们不就是请那个美国佬来家吃了一串几内亚香蕉嘛？"

奥雷良诺第二则相反，他对外乡客潮水般地涌来真是喜出望外。不久，家里便挤满了素昧平生的客人——那些无法阻拦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看热闹的人。这样，家里不得不在院子里增搭睡房，不得不扩建饭厅，不得不把原来的饭桌都换成十六个座位的大桌子，并用簇新的碗碟餐具。尽管如此，还是不得不安排午餐时间，以轮流吃饭。菲南达满腹狐疑，却又无法说出口，而且还得像对待国王似地招待这些就她看来糟糕透顶的客人。这些人的皮靴踩得过道里尽是泥巴。他们在花园里随地小便，席子随便往哪儿一摆就睡起午觉来。讲起话来更是不管女士们是否受得了，先生们是否爱听。阿玛兰塔对这批不速之客十分恼火，所以又像过去那样一个人躲进厨房里吃饭了。奥雷良诺上校心中明白，到他工作间来向他问候的人大多数都不是出于亲善或者敬意，而只是出于对历史文物和博物馆化石的好奇心。因此，他决定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人们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下能看到他坐在沿街的大门口外，再也见不到他的人影了。与此相反，年迈的乌苏拉尽管步

履蹒跚，走路还要扶着墙壁，但是当火车快要到达时，却像孩子似地兴高采烈。她吩咐四个厨娘说："一定要烧些鱼烧些肉。"这些厨娘们在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有条不紊的指导下，为了准时开饭正忙得不可开交。"什么菜都得做一点，"乌苏拉叮嘱说，"谁也摸不透那些外乡的客人们究竟想吃什么。"火车在最炎热的时刻到达了。午饭时，家里喧闹得像集市一样。满头大汗的食客们甚至连谁是他们的主人也没有弄清楚就蜂拥而入，想到桌边去抢个好位子。厨娘们端着很大的汤罐、肉锅、菜盘、饭盆磕磕碰碰地来回忙碌着。她们用大勺不停地分着大桶的柠檬水。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菲南达总觉得其中有不少人吃了双份，心中颇为不安。好几次她甚至想像卖茶妇似地破口大骂一通，因为有些糊涂的食客竟然向她要起账来了。赫伯特先生来访已经一年有余，现在惟一弄明白的是，那些美国佬想在布恩地亚和他的人马当初穿越过的那块中了魔法的地区种植香蕉，布恩地亚他们当初是为了寻找伟大发明之路上向那儿去的。在这火山喷涌似的潮流中，奥雷良诺上校的另外两个儿子也来到马贡多，他们额头上都有圣灰十字。在说明来意时他们讲了这样一句，也许这句话可以解释大家涌来此地的理由。

"我们要到这里来，"他们说，"是因为大家都往这里涌。"

在这次香蕉瘟疫中，俏姑娘雷梅苔丝是惟一有免疫力的人，她依然是个妩媚少女，她把那些清规戒律越来越拒之门外，对邪恶和猜疑则越来越不屑一顾，悠然自得于自己的小天地之中，她不理解为什么女人们要用紧身胸衣和裙子使自己的生活复杂化，因此，她给自己缝了一件粗麻布布教士式长套衫，只要简单地从头上往下一套，就毫不麻烦地解决了穿衣问题，而且又能使她仍然觉得自己是光着身子的。因为按照她对事物的看法，在家里，赤身裸体是惟一体面的方式。她披散的长发已经拖到了小腿，有人想帮她修剪，以便用压发梳做个发髻或者梳成辫子，扎上彩带。

她觉得这些都令人厌烦，于是索性自己动手干脆地剪了个光头，还用剪下的头发给圣像做了假发套。然而，她这种简化一切的天性有个奇特的好处：她越是抛开时髦，崇尚随便，越是摒弃常规，听任自然，对男人来说，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美貌便越是叫人销魄，她的举止也越发诱人动情。奥雷良诺上校的儿子们第一次来到马贡多的时候，乌苏拉想到他们的血管里流着与她曾孙女一样的血时，一种早已被她遗忘了的恐惧使她陡然震颤起来。“你眼睛可得睁开，”她警告俏姑娘雷梅苔丝说，“同他们中随便哪一个搞上了，将来生出的孩子都会长猪尾巴的。”可是她对这种警告根本就没当一回事，她干脆穿起了男人的衣服，在沙地里打个滚，就去玩爬竿取物的游戏了。她那十七位表兄弟[1] 被这难以忍受的诱惑搞得神魂颠倒，差点闹出了一场悲剧。正因如此，他们来镇上玩时，没有一个愿意住在家里。那留下来的四个兄弟，根据乌苏拉的安排，都住在外面以供出租的房间里。俏姑娘雷梅苔丝如果知道大家这样提防她的话，肯定要笑死了。直到她停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刻，她丝毫不解自己的迷人每天都在给人们带来灾难，使人遭受了万劫不复的命运。每当她不听乌苏拉的吩咐，出现在饭厅时，总会使外乡客们又惊又恼。因为在那件粗麻布长套衫里面她光着的身子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再说，谁也不会认为她剃得精光却十分完美的头皮不是一种挑逗。此外，她为了贪图凉快而不知羞耻地露出大腿，吃东西时用手抓，末了还津津有味的吮舔手指，有谁不能认为这一切不是一种罪恶的勾引呢？有件事家里人始终不知道，这就是外乡客们很快发现俏姑娘雷梅苔丝会散发出一种使人精神恍惚的气味，闪现出一种令人难受的光亮。即使她离开后好几个小时，他们还能感觉出来。甚至那些跑遍全球、风月场中的老手们也说，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像她的自然气息所

---

① 原书误，应为表叔。

激起的如此强烈的欲望。在海棠花长廊里,在客厅内,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他们都能确切地判断她曾经呆过的地方和她离去有多久。这是一种清晰的、不容混淆的痕迹。家里人却没有任何人能分辨出来。因此,只有外乡人们才懂得那位警卫队的年青军官是死于爱情,另一位异乡绅士也是因为绝望而丧命。俏姑娘雷梅苔丝并不知道她活动过的地方竟会使人产生如此的不安,也不知道她走过的地方会对人造成无法忍受的感情折磨。她对男人毫无邪念,但她那纯真的微笑却使他们心猿意马。后来,当乌苏拉指定她在厨房与阿玛兰塔一同吃饭以免被外人看见时,她倒更加自在了,因为她终于可以不受任何讨厌的戒律的约束了。实际上,她在哪儿吃饭都一样。她吃饭没有固定时间,一切随着她的胃口变化而变化。有时她半夜三更会起床吃饭,然后睡上一整天,连续好几个月都是这样颠三倒四地过日子,直到某个偶发事件,才能使她恢复正常。在最好的情况下,她一般上午十一点起床,赤裸裸地在浴室里整整呆上两个小时。她先是拍打蝎子,以驱赶深沉而长久的睡意。然后用一只水瓢舀浴池里的水洗涤身体。这个动作做得那么慢,那么仔细,那么繁复却有条不紊,不了解她的人看来一定以为她在理所当然地欣赏着自己的美妙肉体呢。然而对她说来,这种孤独的惯常举止毫无肉欲的意味,而只是一种奇特的打发时间、消化食物的方式而已。一天,她刚要洗澡,有个外乡客揭开屋顶上的一片瓦,看到她赤身露体的场景,激动得都透不过气来。她从破瓦洞里也看到了他那忧郁的眼神,可是她的反应并不是羞辱,而是惊恐。

"当心,"她叫了起来,"你会掉下来的。"

"我只是想看看你。"外乡人小声说着。

"噢,那好,"她说,"不过你得当心点,瓦片都烂得发酥了。"

外乡客的脸上露出一种诧异而痛苦的表情,仿佛为了不让眼前的幻景消失,正在同自己的本能冲动进行着无声的搏斗。俏姑

娘雷梅苔丝却以为他是担心瓦片破碎而害怕，于是她有意洗得比平时快些，免得他为此担风险，或出意外，她一边用浴池里的水冲洗身子，一边还对他说这屋顶坏成这鬼样子可真是个麻烦的问题，因为她相信屋里树叶铺成的床上淋了雨腐烂了，才会使浴室里到处都是蝎子。她随口说出的这句话却被那个外乡人误解了，以为这是她掩饰满意心情的一种方式。因此，当她开始擦肥皂时，他的试探又进了一步。

“我帮你擦肥皂吧。”他低声说。

“谢谢你的好意。”她说，“我用我的两只手就已经足够了。”

“那我给你擦擦背也行呀。”那个外乡人央求说。

“真是闲得没事做了，”她说，“从没见过有谁往背上还擦肥皂的。”

后来，当她擦干身子以后，外乡人泪眼汪汪地向她求婚。她真心诚意的回答说，他在这里浪费了差不多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饭也没顾上吃，只是为了看一个女人洗澡。她是决不会同这么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结婚的。最后，他看着她穿上长套衫，终于证实了衣服里面的确像大家一直猜想的一般什么也没穿。他再也按捺不住了，那秘密就像灼热的铁块一样永远深深烙在他的心里。于是，他又揭去了两片瓦，想下到浴室里。

“太高了。”她担心地告诫他，“你会摔死的！”

酥烂的瓦片果然破碎了，那个可怜的家伙还没有来得及惊叫出声，就已经脑浆迸裂，没有挣扎就死在水泥地上。饭厅里的外乡客听到那轰的一声巨响都匆忙赶去收拾尸体。他们在尸体的皮肤上闻到了俏姑娘雷梅苔丝那令人窒息的气味。这气味已同那尸体融为一体，以至脑壳裂缝里流出的不是血，而是一种琥珀色的气味。就算在人死后直到化为灰烬，这种气味还会继续折磨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把这吓人的事件与另外两个因俏姑娘雷梅苔丝而死的人联系起来。还需要一个受害者，才能使外乡客和许

多马贡多的老居民相信这样的传言，即俏姑娘雷梅苔丝散发的并不是爱情的气息，而是致命的气流。几个月后，终于有了一次机会，使这样的传说得到了证实。一天下午，俏姑娘雷梅苔丝与一群女伴去新建的种植园看看。对马贡多的人们来说，沿着两旁种满香蕉、潮湿没有尽头的大道游玩，成了一种新颖的消遣。那里的宁静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一个尚未开发的世界，所以还不太会传递声音。有时在半米以内讲话就听不大清楚，但在种植园的另一头却能听得一清二楚。这种新奇的游戏在马贡多的姑娘们中间，常常引起惊愕和欢笑。晚上，大家谈起这种游玩经历就好像在讲梦景一般。那里的宁静名声太大，使乌苏拉实在狠不下心阻止俏姑娘雷梅苔丝去玩。一天下午，乌苏拉终于同意她去了，不过要她戴着草帽，穿着合适的衣服。姑娘们一进入种植园，空气中弥漫起致命的芬芳。在沟渠里劳作的男人们感到被一种奇特的魔法震慑了，只觉得有一种看不见的危险在威胁他们，不少人都忍不住想放声大哭。俏姑娘雷梅苔丝和那些受惊吓的女伴们差点儿遭到一帮凶恶男子的袭击，她们躲进了附近的一间屋子。过了一会儿，她们被四个奥雷良诺兄弟营救出来。这四兄弟额头上的圣灰十字引起了人们对神明的敬意，仿佛那是贵族门第的标志，一种坚不可摧的记号。俏姑娘雷梅苔丝没有跟任何人讲起，那天在混乱之际，有个男子像鹰爪抓住峭壁边缘似地和她打了个照面，她看到了他那双忧伤的眼睛。这双眼睛像一团令人痛苦的炭火，印在了她的心中。就在那个晚上，那个男子在土耳其大街上吹嘘他的胆量，为他的幸运而得意洋洋。可是几分钟以后，一匹烈马的铁蹄就踏烂了他的胸膛。一群外乡客看着他在马路中央打滚挣扎，口吐鲜血而死。

于是，俏姑娘雷梅苔丝具有死神威力这一猜测，被四桩无懈可击的事实证明了。尽管有些说话不检点的人喜欢讲，如果能同这样一个令人倾倒的美人过一夜，死了也值得。事实上却没有谁

真的这样做过。也许只须用爱情这种最原始、最简单的东西，就足以降服她，并摆脱她的危险。然而，恰恰这个是惟一没有人想做的事。乌苏拉不必再为她担心了。以前当乌苏拉还没有放弃拯救她，使她重返世界的念头时，曾一直想使她对家务事产生兴趣。"男人们要求你做的比你想像中的要多得多。"乌苏拉高深莫测地对她说，"除了你认为要做的事以外，还要你烧各种各样的饭菜，打扫房间，还要为一些琐事烦心。"事实上，乌苏拉力图把她培养成有利于家庭幸福的妇女的想法不过是自欺欺人，因为她相信，一旦情欲得到了满足，世间没有任何一个男子能忍受她曾孙女这种完全不可理喻的懒散习气，甚至哪怕只是一天。最后当那个霍塞·阿卡迪奥出生后，并使乌苏拉树立了培养他做教皇的坚定信念后，她不再去关心她的曾孙女了，而听任命运的安排。她相信会出现奇迹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在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男人以他毫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她。阿玛兰塔则早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使她变成有用的女人的一切尝试。还是早在缝纫间里的那几个快被遗忘的下午，当这位侄女连缝纫机的摇把都懒得去碰一下时，阿玛兰塔就直接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她是个蠢丫头。俏姑娘雷梅苔丝对男人们的话总是充耳不闻，这也使阿玛兰塔十分为难，所以她常对俏姑娘雷梅苔丝说："如果要别人娶你，我们只好为你抓阄了。"后来，乌苏拉坚持要俏姑娘雷梅苔丝用头巾遮住脸去作弥撒，但阿玛兰塔觉得这种让人觉得神秘的做法反而更有挑逗性，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太多好奇心的男子耐着性子去寻找她内心的弱点。但是，后来当她看到她的侄女毫不理智地拒绝了一位在许多方面条件都要比王子更为令人羡慕的追求者时，阿玛兰塔便对她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了。菲南达则根本就不想去理解这位俏姑娘的所作所为。在那个发生流血事件的狂欢节，菲南达看到她穿着皇后的衣服，她觉得她是个了不起的女郎。可是见她直接用手抓饭吃，回答问题又总是出人

意料地简单，菲南达感到了一丝遗憾：家里的笨蛋们的寿命都太长了。奥雷良诺上校仍然坚持他的看法，他常说，俏姑娘雷梅苔丝实际上是他未曾见过的最为聪明的女孩。她不时以惊人而巧妙的手段嘲弄众人，而这一点就是明证。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把她丢在一边不加理睬，任她受命运的摆弄。于是，俏姑娘雷梅苔丝虽然没有背上十字架，却开始在孤独的荒漠里游荡了。她在没有梦魔的睡眠中，在没有止境的热水浴中，在没有定时的饮食中，在没有回忆的深沉而长久的沉默中一点点成熟起来。直到三月的一个下午，菲南达想请家里的女人们帮忙，在花园里叠她的粗麻布床单。她们刚开始叠，阿玛兰塔就发现俏姑娘雷梅苔丝面色白得透明。

"你不舒服吗?"阿玛兰塔问她。

俏姑娘雷梅苔丝抓着床单的另一端，露出无可奈何的微微一笑。

"不，恰恰相反，"她说，"我从来也没有觉得像现在这样好过。"

她刚说完，菲南达觉得有一阵发光的微风把床单从她手里吹起，并把它完全展开。阿玛兰塔感到衬裙的花边也开始神秘地飘动，她想抓住床单不致掉下去。偏就在这时，俏姑娘雷梅苔丝开始向上飞升。乌苏拉的眼睛几乎全瞎了，此时却只有她还能镇定地辨认出这阵无可挽回的闪着光的微风究竟是什么东西。她松开手，让床单随光飘走，只见俏姑娘雷梅苔丝在朝她挥手告别。床单令人目眩地飘动着和她一起飞起，渐渐离开了布满金龟子和大丽花的天空，穿过了刚过下午四点钟的天空，一起永远地消失在太空中，连人们记忆中所能想到的、可以飞得最高的鸟儿也赶不上。

那些外乡客自然认为俏姑娘雷梅苔丝终于屈服于她不可抵抗的蜂王的命运，她家里人为了挽回名誉，才编造了这升天的谎

言。菲南达妒忌得要命，直到最后才承认了这个奇迹。好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祈求上帝能还她床单。大部分人都相信这一奇迹，他们甚至点起蜡烛，做了九日祭。要不是奥雷良诺兄弟惨遭杀害的恐怖气氛代替了人们的惊奇的话，也许很长时间里人们都不会有别的话题。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奥雷良诺上校早就料到了他孩子们的悲惨结局，但他从来没把自己的想法当成预言。奥雷良诺·塞拉多和奥雷良诺·阿卡亚两人是在那次骚动时来到马贡多的。当他们表示想留在这里时，他们父亲就曾试图劝阻他们。那时，他们的父亲不明白他们在这一夜之间突然成了是非之地的镇子里能做些什么。然而奥雷良诺·森特诺和奥雷良诺·特里斯特在奥雷良诺第二的支持下，在那个公司里给他们找到了工作。当时，奥雷良诺上校不同意这个决定，但也说不清理由。自从看到布朗先生坐着第一辆汽车——一辆装有一只喇叭用来吓跑狂吠的狗群的橘红色的翻篷汽车——来到马贡多时，这位老军人对人们奴颜婢膝、大惊小怪的样子十分愤怒。他发现，从他们当年抛下妻儿，扛枪上战场的时代到现在，人的本性起了太大的变化。尼兰德停战以来，是些缺乏创新精神的镇长和装装样子的法官在控制地方当局。他们都是从马贡多平庸而疲惫的保守派中间挑选出来的。"这是个没用的老好人政府，"奥雷良诺看着那些拿着木棍、光着脚走过的警察不禁开始发表评论，"我们打了那么多年仗，一切只不过为了别把我们的房子涂成蓝色。"但是香蕉公司来后，地方官员都被发号施令的外乡客代替了。布朗先生还让他们搬进那个电气化养鸡场去住。据他解释，这是为了让他享受与他们的身份相称的尊严，而不受镇上的炎热、蚊咬、说不尽的不便和匮乏之苦。从前的警察也都被手持大刀的凶手们所取代。隐居在工作间里的奥雷良诺上校思考着这些变化。在他这么多年默默无闻的孤独生活中，第一次有一个明确的念头在不断地折磨他：当初没有把战争进行到底真是莫大的错误。也就在那些天

里,被人忘却了的马格尼菲·比斯巴尔上校的一个兄弟带着他七岁的孙儿在广场上的流动摊头喝汽水。孩子一不小心碰到了一位警察小队长,把汽水溅到了他的制服上。这个野蛮的家伙竟用刀把孩子剁成肉泥,又一刀砍下了上前阻拦的爷爷的头。当一群人把无头尸体往家抬去的时候,全镇的人都看到了。他们还看到那被砍下头的头由一位妇女抓着头发拎在手中,还有那只装着孩子碎尸的血淋淋的布袋。

对奥雷良诺上校来说,这可能是他赎罪的最后机会了。他突然感到义愤,如同他年轻时看到一个女人在被疯狗咬过后被乱棒活活打死时所感到的一样。他望着屋前看热闹的人群,用过去那种洪亮的嗓音,一种由于对自己鄙视而恢复了元气的嗓音,冲着他们发泄自己内心再也忍受不住的愤恨。

“就这几天里,”他喊道,“我要把我的弟兄们武装起来,消灭这帮狗屎不如的美国佬。”

就在那个星期里,他的十七个儿子在沿海各地被看不见的凶手们像逮兔似地打死了,而且每个孩子都是被子弹打中了额头圣灰十字的中央。奥雷良诺·特里斯特晚上七点走出他母亲的家,黑暗中飞来一发步枪子弹打穿了他的脑门。奥雷良诺·森特诺被发现的时候,他被挂在厂里那张吊床上,眉间有一把直捅到把手处的用来碎冰的锥子,奥雷良诺·塞拉多看完电影把未婚妻送回她父母家后,顺着灯光明亮的土耳其人大街回家,不知是谁从人群中向他射了一颗左轮枪子弹,把他打翻在沸腾滚烫的油锅里。几分钟以后,有人来敲门,奥雷良诺·阿卡亚正和一个女人在里面。敲门人大声嚷嚷说:“快,快开门,有人在杀你兄弟了。”同奥雷良诺·阿卡亚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后来说,他从床上跳下去开门,等待他的却是一颗子毛瑟枪子弹,把他的脑壳都打烂了。就在那个死神肆虐的夜晚,正当全家人准备为那四具尸体守灵时,菲南达像疯子似地在镇子到处寻找奥雷良诺第二。原来,是佩特拉·

科特把他锁在大衣柜里，直到第四天才把他放出来。她以为有人要杀绝所有与上校同名的人，但最后沿海各地拍来的电报终于使人明白，那些隐身敌人的怒气的目标只是额头上有圣灰十字标记的兄弟们。阿玛兰塔找出记事本，那上面记载着侄儿们的情况。每收到一封电报，她就划去一个名字。到后来，只剩下老大一个人的名字了。大家都清楚地记得他，因为他黝黑的皮肤和绿莹莹的大眼睛太明显了。他叫奥雷良诺·阿马多，是个木匠，住在山脚下一个偏僻的村子里。报告他死讯的电报足足让人等了两个星期，奥雷良诺第二以为他还不知道已经大难临头，便派人去提醒他。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奥雷良诺·阿马多已经躲过劫难。那个灭种之夜也曾有两个人找到他家，用左轮枪向他射击，但是没有打中圣灰十字。奥雷良诺·阿马多翻过院墙，消失在迷宫般的深山密林之中。他曾同印第安人做过木材生意，所以对那里山地的情况了如指掌，从此以后就杳无音讯了。

这是奥雷良诺上校开始交黑运的日子。共和国总统给他发来了唁电，电文中答应对此进行彻底的调查，并为死者致哀。遵照总统的命令，镇长带着四个花圈出席了葬礼式。本来镇长想把花圈放在棺材上的。但是上校却坚持把它们放到了大街上。葬仪之后，上校给共和国总统起草了一份言辞激烈的电报并亲自去发送，但是报务员不肯为他办理。于是，他又加进一些十分尖刻的攻击性言语，塞进信封邮寄出去。如同他妻子去世时，或在漫长的战争中每当一个亲密战友战死沙场时的情形一样，他感到的并不是悲痛，而是一种无可名状不知向谁去发泄的暴怒，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他甚至指控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也是帮凶，因为神父给他的儿子们安上了擦不掉的圣灰标记，好让他们的敌人轻易辨认出来。那位神父老态龙钟，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在圣坛上布道时常会乱说一气，把信徒们都吓跑。这天下午，他来到布恩地亚的家，手里捧着一个装有星期三圣灰的钵子。他要给全

家人擦一下以证明这圣灰是可以用水洗掉的。但是,那不幸的事件所引起的恐慌深深地刻在每个人的心中,所以连菲南达也不敢去碰一下,而且在圣灰星期三那天,再也看不到一个布恩地亚家的人跑到领圣体的大厅里去了。

奥雷良诺上校久久不能平静。他不再做小金鱼,连饭也吃不好,整天裹着毯子,嚼着无声的怨恨,像个梦游症患者似地整天在家里踱来踱去。三个月以后他的头发花白了,原先翘起来的胡子也垂了下来,盖住了没有一丝血色的嘴唇。但他的那双眼睛又变成了两团烈火。当时,这双眼睛曾使那些看着他降生的人望而生畏。在过去,只要他看一眼,椅子都会打起转来。他气恼至极颇费心机地想制造一些预兆。在他年轻时这些预兆曾指引他鼓励自己,直至落到眼前这种令人伤心的毫无荣誉而言的地步。他怅然若失,迷了路来到了别人家中。这里没有任何一件事、一个人能激起他对曾经感情的亲切回忆。有一次,他打开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想寻找一点战争以前的踪迹,却只遇见一堆堆由于多年废弃而积起的瓦砾、垃圾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没有人去翻阅的书籍硬皮上,被潮气浸蚀的破旧的羊皮纸上长满了一层青紫色的霉花;过去曾是家里空气最为清新的地方,现在却弥漫着一股尽是腐烂而令人难以忍受的的气味。一天早晨,他看到乌苏拉在栗树下她死去的丈夫的膝边哭泣。家里只有他奥雷良诺上校一人没有再去看望这位强有力的老人,这是一位在露天被折磨了半个世纪的老人。"向你的父亲问个好吧!"乌苏拉对他说。他在栗树前停了片刻,再次感受到就连这个空间也不能引起他一丝的好感。

"你说什么?"他问。

"他很难过,因为他相信你快要死了。"乌苏拉答道。

"请你告诉他,"上校笑了笑:"一个人是在该死的时候,而不是要到能死的时候才能死去。"

先父的预言拨动了他心灵中仅存的一点高傲的余灰，但是，他却错把它当作突然闪现的一股力量。正因为如此，他才缠着乌苏拉要她讲出在圣约瑟石膏像中发现的金币究竟埋在院子的什么地方。“你永远也别想知道。”乌苏拉断然回答，她从以往的教训中得到了启发。“总有一天这笔财宝的主人会出现的，只有他才能把这笔钱提出来。”她补充说。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向来十分慷慨的人会如此迫切地贪图这笔钱财。这不是一笔应急之用的小数目，而是提一下就足以使奥雷良诺第二吃惊不已的骇人巨款。他去找他旧日的同僚们帮忙，这些人都避而不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别人听他说过：“现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惟一区别不过是保守派是八点钟去做弥撒，而自由派五点钟去。”尽管如此，他还是矢志不渝，到处哀求，卑躬屈膝地这里凑一点，那里讨一点，孜孜不倦地四处奔走，终于在八月中筹到了一笔比乌苏拉埋在地下的金币还要多的款项。于是，他去拜访病魔缠身多时的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请他帮助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

有个时期，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虽然坐在疯瘫病人的摇椅上，但他的确是惟一能够牵动生了锈的造反锁链的人。尼兰德停战之后，当奥雷良诺上校已躲进屋里去做他的小金鱼时，他却仍然同那些直到战败仍忠于他的起义军官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和他们一起，同日常的羞辱进行着可悲的战争。这是一场申请书与请求书的战争，一场“请你明天再来吧”的战争，一场“已经差不多了”的战争，一场“我们正在认真研究我们的情况”的战争，总之，是一场反对“最忠诚可靠的仆人”的无可挽回的失败的战争。这些人本该得到军人的终身养老金，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从前那场持续了二十年的流血战争也没有像这场无止境拖延的腐蚀性的战争给他们造成更大的损失。正是这位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他曾三次遇刺脱险，五次伤愈康复，身经百战却仍安然无恙，现在却被困在长期等待这种残忍的包围的窘境中，沉沦于年迈衰

老这可悲的败局里，于是他在租来的一间小屋里那菱形的灯光下，思念起阿玛兰塔。最后一批有消息的老战士的照片刊登在一份报纸上，高仰着一张张并不光彩的脸，旁边站着一位不知姓名的共和国总统。总统赐予他们铸有自己头像的扣子，让他们别在上衣的翻领上，并把一面沾满灰尘、血迹斑斑的军旗还给他们，让他们用来盖在棺材上。另外有一些更为自尊的人则依然在仁慈百姓的庇护下等待回音，他们一个个都气得要命、饿得要死，也在所谓高雅的荣誉狗屎堆里等待着老朽腐烂。因此，当听说奥雷良诺上校请马尔克斯发动一场殊死的战争以铲除由外国入侵者支撑的腐败堕落、臭名昭著的政府的一切痕迹的提议时，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不禁深感同情地颤抖起来。

“哎，奥雷良诺，”他叹息说，“我早就知道你已经老了，可是我现在发现，比你的外表还要老得多的是我的名字。”

第十三章

当霍塞·阿卡迪奥需要得到迅速培养以便去神学院的时候，乌拉苏经历了昏聩的暮年，她开始很少有精力顾及他当教皇的事。几乎与此同时，在菲南达的严厉和阿玛兰塔的痛苦之中，霍塞·阿卡迪奥的妹妹梅梅也到了年龄，该去上修女学校以培养她成为击弦古钢琴琴师。乌苏拉感到很苦恼，因为她十分怀疑自己那套锻炼意志的方法对懈怠松弛的教皇弟子是否有效。不过，她没有把这归咎于自己步履蹒跚的老态，也没有归罪于几乎使她看不清事物轮廓的云雾，而是归咎于一种她自己也说不清、只是能隐约感到的因素，即时光的不断侵蚀。“如今的日子不像过去啦。”她常常这样说，老觉得日常要做的事情从她手里溜走。她只要回想一下就明白了，过去的孩子长得有多慢。你想，她的大儿子霍塞·阿卡迪奥从小长到跟着吉卜赛人一起出走用了多少时间，而在浑身刺得像条蛇，说起话来像天文学家似的他回到家之前又发生了多少事；再想想，在阿玛兰塔和阿卡迪奥忘掉印第安语，学会西班牙语以前，家里发生了多多少少事情。还可以想想那可怜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栗树下经受了多少日晒雨淋。自从他过世以后，乌苏拉为他哭干了眼泪，到后来别人把那位奄奄一息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送回家——这期间他又打了多少年仗，人们为他吃了多少苦——可他却还不到五十岁。从前乌苏拉做了一整天的糖小兽以后还有空为孩子们操心，看看他们的眼白是否需要给他们熬一剂蓖麻油汤药。现在可不同了，她没有事干的时候，把霍塞·阿卡迪奥背在背上出去溜达溜达，从清晨到夜晚，一走就是一天，那糟糕的时间竟会使她无论干什么事都有始无终。事实上，尽管乌苏拉已经记不清自己的年龄，可她还是不服老。她明明到处在给人碍手碍脚，可还是什么都想插上

一手。她碰见外乡人,就问在战争期间他们有没有把一尊圣约瑟石膏像留在她家,让她保管过雨季,问得别人都烦了。谁也不清楚她究竟是什么时候失明的。就在她的最后几年的时间里,她已经卧床不起了,可是看起来也只是年迈体衰的缘故,谁也没有察觉到她已经全瞎了。她是在霍塞·阿卡迪奥出生之前发现自己瞎了的。起初,她只是以为这是暂时的视力衰退,便偷偷地服用骨髓糖浆,还给眼睛滴蜂蜜。可是不久,她渐渐确信自己已经无可挽回地陷入一片黑暗当中了,这一切也导致她对电灯的发明从来没有过清楚的概念,因为在安装第一批电灯的时候,她就已经只能感到微微的一些亮光了。她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种情况,因为那等于是让别人知道她的无用。她默默地强记着各种东西之间的距离,辨认人们的嗓音。这样,在眼睛的白翳使她无法看见东西时,她也能凭记忆继续"看"到一切。后来她又发现了意想不到的辅助方法,这便是气味。在黑暗中辨别气味比辨别物体的大小、颜色来得更真实可信。这一切便把她从一种被撇在一边的耻辱中彻底拯救了出来。在漆黑的房间里,她也能穿针引线,钉扣锁洞,还能知道什么时候牛奶会开。她对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仍是那样清楚,有时甚至连她自己也忘了是瞎子的事实。有一次,菲南达丢了结婚戒指,把家里闹了个翻天,乌苏拉却在孩子们房间里一个壁架上找到了它。原因很简单,当别人毫不在意地四处奔波忙碌时,她总是凭着自己的四种感官注意着他们,不让他们突然碰到自己身上。一段时间以后,她发现家里的每个成员每天都在不知不觉地重复着同样的程序,同样的动作,甚至在同样的时刻说着几乎同样的话。只要他们一不小心越出这一谨慎的常规,就有丢失东西的危险。所以,当听说菲南达丢了戒指而闷闷不乐时,乌苏拉记起那天菲南达所做的惟一的不同的往事就是晾晒了孩子们睡觉用的席子,因为头天晚上梅梅发现了一只臭虫。那天孩子们都参加了大扫除,所以乌苏拉认为菲南达知道是把戒

指放在孩子们惟一够不着的地方：壁架上。然而，菲南达只是按照日常活动的路线寻找，却不知道行动习惯恰恰妨碍了她，也是因为如此，找东西才变得如此费劲。

抚养霍塞·阿卡迪奥倒帮了乌苏拉一个大忙，使她能了解家里发生的任何哪怕是细微的变化。当她发觉阿玛兰塔给房里的圣像穿衣服时，就装着教孩子辨认颜色。

"好，咱们来看看，"她说，"你说说看，圣拉斐尔天使今天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啊？"

这样，孩子便告诉了她许多她看不到的情况。早在霍塞·阿卡迪奥去神学院前很久，乌苏拉就能根据布的质地区别出圣像服装的各种颜色了。有时也生一些意外，有天下午，阿玛兰塔正在海棠花长廊里绣花，乌苏拉经过时碰到了她的身上。

"啊唷，我的天哪！"阿玛兰塔抱怨说："你也不看看你都走到哪里去了！"

"那是你自己坐在了不该坐的地方嘛！"乌苏拉说。

对阿玛兰塔来说确实是这样。不过从那一天起，乌苏拉便发现了一个尚未有人察看的现象，这就是一年之中太阳也在不知不觉地变换着位置，而坐在长廊里的人则不得不一点一点地跟着移动位置。从此以后，乌苏拉只要记住日期便能准确地知道阿玛兰塔会坐在哪儿了。虽然乌苏拉两手颤抖得越来越明显，她的双腿沉重得根本迈不开步子，人们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看到她纤巧的身影同时出现在这么多地方。她几乎同当年挑着全家的重担时一样勤劳。然而，在无法超越的老年的孤寂中，她却是那么敏捷，使她足以洞察家中发生的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这种洞察力使她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过去由于忙乱而看不到的真相。就在培养霍塞·阿卡迪奥上神学院的这个时期，她曾经极为简单地回顾了从马贡多诞生以来的家史，这也完全改变了她一贯来对后辈的看法。她明白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失去对家庭的爱，

并不像她原先认为的那样是战争的残酷，而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谁，包括他的妻子雷梅苔丝和他一生中曾同他睡过一夜的无数女人，更不要说他的孩子们了。她隐约发现，他并不像大家都一直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某个理想而转战南北，也不是因为倦怠而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胜利。胜仗也好，败仗也好，都只有同一个原因，就是出于罪恶纯粹的傲气。她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她险些为之丢了性命的儿子只是个没有爱的能力的人。那是一天晚上，孩子还在腹中，她听到了孩子的哭声。这哭声如此清晰，连睡在她身旁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也惊醒了。他感到很高兴，心想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口技演员。一些别的人则预言，他将会成为一个占卜师。然而，她自己则确信这深沉的哭叫声准是那条可怕的猪尾巴的第一个征兆，因此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她乞求上帝能让胎死腹中。但是，老年的理智使她明白了，孩子在母亲腹中的哭叫声不是什么口技演员的标志，也不是什么占卦能力的象征，而是没有爱的能力的最明显的信号，她曾多次这样讲过。她对自己儿子的形象如此的贬低又一下子勾起了她对儿子应有的全部怜悯。阿玛兰塔的铁石心肠曾使她胆寒，她那沉甸甸的哀愁曾使她痛苦，然而在最近一次观察中乌苏拉却发现，她从未见过如阿玛兰塔般温柔的女人。她以惋惜的心情彻底理解了，阿玛兰塔对皮埃特罗·克里斯庇的所有看似不合情理的折磨，并非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出于报复；她那使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终生失望的长期折磨，也不像人们想像的是出于她的满腔辛酸。所有这一切都是她那强烈的爱情与不可战胜的怯弱之间的殊死搏斗，而最后占了上风的却是那种荒谬的恐惧，阿玛兰塔的这种害怕的感情始终凌驾于她自己那颗备受磨难的心。正是这个时候，乌苏拉开始提起雷蓓卡，那个从没吃过她的奶，而只吃地上的泥土和墙上的石灰的人。这个血管中不是流着她的血，而是流着陌生人血的人——这些陌生人的尸骨还在坟墓中克

洛克洛作响。只有雷蓓卡，这个内心焦躁、情欲外露的女人才是惟一具有无比勇气的人，那种乌苏拉曾希望自己的家族也具备的勇气。

“雷蓓卡，”她摸着墙壁，说：“我们对你真是太不公平了！”

家里的人显然都认为她在说胡话，特别是看她像加百列天使那样举着右臂走路时，更觉得她一定是神志不清了。但是，菲南达却能在她这些胡言乱语的阴影中发现还有一个精明清醒的大脑的存在，因为乌苏拉能够毫不支吾地讲出上一年家里总共开销了多少钱。阿玛兰塔也有同感。有一天，母亲在厨房里搅拌着汤锅，突然讲起从第一批吉卜赛人那里买玉米磨子的事。她并不知道有人在听她讲话。她说，这磨子早就放在霍特内拉家里了。那时，庇拉·特内拉也是百岁老人了。尽管她身体胖得难以想像，却还是灵巧壮健。她肥胖的样子，常常吓跑孩子们，就像从前她的笑声常吓跑鸽子一样。她并未对乌苏拉的一语中的感到惊讶，因为她的经验告诉了她，老年人的直觉会比纸牌卜算得更加准确。

但是，当乌苏拉觉察到她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培养霍塞·阿卡迪奥的才能时，便开始沮丧得神志恍惚起来。她的错误开始于她想用眼睛去看那些凭直觉能看得更清楚的事物。有天上午，她将一只墨水瓶里的东西倒在孩子头上，因为她以为那是花露水。她固执地想到处插手而引来了许多麻烦，结果她大发脾气，搞得头脑乱哄哄的。她想揭去周围的黑暗，可是黑暗却像蜘蛛网一样把她缠住了。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行动的迟钝并不是年老与黑暗的胜利，而是时间的过失。她想，上帝安排年月时并不像土耳其人量细棉布时那样耍花招，所以那时的情况就和现在不同。现在，不仅孩子们长得快了，连人们感情的演变也换了方式。俏姑娘雷梅苔丝的身躯与灵魂刚刚升上天空，被冷落的菲南达便在屋角里不停嘀咕，因为她的床单被俏姑娘带走了。埋在坟墓中的奥雷良诺兄弟尸骨未寒，奥雷良诺第二家里就已是灯火辉煌，到处

挤满了酒徒醉汉。他们拉着手风琴,互相泼洒着香槟,好像家里死去的只是几条狗,而不是基督教徒;好像这个让人伤透脑筋、耗费了许多糖小兽的疯人院本来就注定变成一个堕落衰败的垃圾箱。在大家准备着霍塞·阿卡迪奥行装的时候,乌苏拉回想着这些事情。她思忖着自己是不是也干脆躺在墓中,让人盖上沙土为好。她毫不畏惧地向上帝发问,问他是不是真的以为人的身体是铁打的,忍受得了这么多的折磨和痛苦。问着问着,她自己也就开始糊涂。她感到有一种无法抑止的欲望,真想像外乡人那样破口大骂一通,真想有一刻放纵自己去抗争。多少次她曾渴望过这一刻的到来,多少次又由于种种原因产生的逆来顺受而把它推迟了,她巴不得把忍气吞声,压抑在心中整整一个世纪数不尽的污言秽语一下子全都倒出来。

“活见鬼!”她叫了起来。

阿玛兰塔正要把衣服塞进箱子,听见的时候她以为母亲被蝎子蜇了一下。

“在哪儿?”阿玛兰塔吃惊地问。

“什么?”

“蝎子呀!”阿玛兰塔解释说。

乌苏拉用一只手指了指心口。

“在这儿。”她说。

某个星期四下午两点,霍塞·阿卡迪奥到神学院去了。乌苏拉以后再回忆起他时,还总是送别时她所想像的那副模样:郁郁寡欢,神情严肃,没流一滴眼泪,一如她所教诲的那样。饭厅里充满了扑鼻的花露水香味,这是乌苏拉为了能知道霍塞·阿卡迪奥在家里的行踪而洒在他头上的。在为他饯行而举行的午餐上,全家人用欢快的言语掩饰内心的不安,过分热情地为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的俏皮话捧场。但是,当人们把那只天鹅绒面子,角上包银的箱子抬出去的时候,活像是从家里抬出一口棺材。惟一

拒绝参加送行的就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

“咱们家就缺这桩恼人的事情了。”上校咕哝着，“就是出了个教皇！”

三个月后，奥雷良诺第二和菲南达把梅梅送进了修女学院，回家时带回了一架击弦古钢琴，放在原来自动钢琴的地方。也就是这个时候，阿玛兰塔开始织她的裹尸布了。香蕉热也已经平息下来，马贡多的老居民们被外乡客挤到了角落里，艰难地靠着昔日的那些不稳定的收入维持生计，但是劫后余生还是让他们感到无比庆幸。家里仍然接待客人吃午饭，但实际上直到许多年后香蕉公司离去，也未恢复到先前的那种盛况。尽管如此，在传统的好客意义上还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那时是菲南达在实施她的法律。由于乌苏拉已被挪到黑暗的世界，阿玛兰塔在专心致志地织她的裹尸布，所以那位昔日就常常做女王的人便可能自由地挑选食客，并把她父母灌输给她的各项严厉的规矩用到他们的头上。在马贡多这个被外乡客的粗鄙弄得浑身抽搐的市镇里——这些外客恣意挥霍他们轻而易举获得的财富——她的严厉却把这个家变成了陈规陋习盛行的城堡。对她来说，无须转弯抹角，正经清白的人就是那些与香蕉公司没有任何牵连的人。就连她的小叔子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也成了她歧视的牺牲品，因为在之前的欢闹中他又去拍卖那些剽悍的斗鸡，并且还给香蕉公司当过工头。

“要是染上外乡客的疥疮，”菲南达说，“你就别想再踏进这个家门。”

菲南达强加给家里的如此严厉的束缚，奥雷良诺第二最终觉得，还是在佩特拉·科特家里要舒服得多。开始，他借口减轻妻子的负担，把一大堆杂物搬走了，后来又借口牲口怀不上崽，把牛栏马厩都搬走了。最后借口情妇家里要凉快些，把他处理事务的小办公室也搬走了。等菲南达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守活寡的女人

时，想把事情再回复到过去的模样一切已经太迟了。奥雷良诺第二几乎连吃饭都不在家里，他惟一还保持的同妻子一起睡觉的假象也已经骗不了谁了。有天晚上，由于疏忽，第二天早晨在佩特拉·科特的床上被菲南达发现，与他想像的相反，菲南达既没有骂他一句，也没有发出丝毫怨恨的叹息，这一天，她叫人把他的两大箱衣服送到他情妇家里。箱子是大白天送去的，菲南达还吩咐一定要走马路中间，好让大家都看到。她满以为这样一来，出轨的丈夫就会羞愧不已地低垂着脑袋回到正道上来。可是她的这一壮举只不过再次证明，她既不了解她丈夫的性格，也不明白这种社会与她父母的社会已经毫无关联，因为，所有看到送去那两大箱衣服的人都说，这段无人不知其内情的事终于达到自然的结局，而奥雷良诺第二则更是为他赢得自由而狂欢了三天。对这个妻子更为不利的是，由于她穿着拖到脚跟的深色长裙，戴着不合时代的勋章，显出不看场合的傲气而又开始显出老态的时候，那位情妇却穿起光彩夺目的真丝时装，两只乌黑发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收回自己权利的喜悦，像是萌发第二次青春。奥雷良诺第二又以小伙子般的那股热情倾心于佩特拉·科特。那时，佩特拉·科特并不是因为看中他而爱他的，而是因为她常常把他与他的孪生兄弟混淆。她以为这是上帝赐给她的宏福，使她有一个男人，而他的爱情却胜如两人。重新燃起的情欲是那么迫切，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在准备吃饭的时候相互瞅着，然后一句话也不讲，盖上菜盆饭碗，饿着肚皮进卧室去寻欢作乐去了。奥雷良诺第二从他偷偷到法国女郎那儿去时看到的摆设中得到启发，给佩特拉·科特买了一张有主教式天篷的大床，在窗户上挂起天鹅绒窗帘，而卧室的天花板及墙上都镶上了岩石一样的玻璃大镜子。这样他就更显得格外轻狂了。每天上午十一点火车到，他总是收到一箱一箱的香槟酒和白兰地。从车站回家的路上，他总是像跳即兴的昆比安巴舞一样，把沿途碰到的人，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乡客，不管是

熟识的还是陌生人,都毫无区别地拉到家里。甚至连难以捉摸的只会讲外国话的布朗先生也被奥雷良诺第二诱人的热情所吸引,好几次在佩特拉·科特家里喝得酩酊大醉,叫那几条处处跟着他的德国猛犬随着他按照手风琴节奏随口哼起的得克萨斯歌曲跳起舞来。

"不要再生了,母牛们啊,"雷奥良诺第二在聚会的高潮的时候叫了起来,"别生了,生命是短促的。"

他的脸色从未像现在这般好过,也甭想更好了,而他的牲口下起崽来也从没像现在这样没完没了。在那永无休止的聚会上,不知杀了多少头牛和猪,宰了多少只鸡,直到院子里的泥土都被血沤成黑色的泥潭。这里成了长年丢弃禽兽骨头和内脏,用来倾倒残羹冷炙的垃圾堆和泔脚缸,需要不时点燃炸药包,以免兀鹫把客人的眼睛啄掉。奥雷良诺第二的胃口简直与当年周游世界后回来的霍塞·阿卡迪奥不分伯仲。他身体肥胖,脸色发紫,行动像蜗牛一样迟钝。由于他毫无节制地暴饮暴食,无与伦比的挥霍无度和绝无仅有的热情好客,早已声名远扬越出沼泽地一带,吸引了沿海地区最有名望的食客。神话般的饕餮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常在佩特拉·科特家中举行的较量耐力与食量的这种反理性的比赛。在卡米拉·萨加斯杜梅出现的那个倒霉的星期六之前,奥雷良诺第二始终是这种比赛的常胜将军。卡米拉·萨加斯杜梅是全国闻名的图腾式① 的女性,她有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叫"母象"。比赛一直延续到星期二天亮。头二十四小时中,奥雷良诺第二吞吃了一头小牛和许多烤木薯、烤山药和香蕉以及一箱半香槟酒,他感到胜利在望。他显得比那位冷静沉着的对手还要精神抖擞,生机勃勃。这位对手的用餐方式具有明显的职业性,

① 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着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此物(多为动物)即为该氏族的图腾——保护者和象征。

但也因为这样，对于把房子挤得水泄不通的各种观众来说，她的举止就不那么容易煽情了。奥雷良诺第二狼吞虎咽也连连鼓动着腮帮子。因为求胜心切，他不停地说着脏话，而那位“母象”却以外科医生的技艺切着肉块，不紧不慢地吃着，甚至带着某种乐趣。尽管她体格魁梧高大健壮，却仍然表现出女性的温柔。她的容颜如此美丽，她的双手保养得又细又嫩，她的魅力令人难以招架，以至奥雷良诺第二看到她进来时曾低声嘀咕，他宁愿跟她在床上，而不是在桌上较量一番。后来，当看到她在吃完了一整只牛腿却丝毫没有违反最温文尔雅的规则时，他正经八百地评论说，那头细腻、迷人、又不知足的长鼻子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是位理想的女伴。这一点他倒并没有弄错。她被誉为“母象”之前曾被称作“鱼鹰”，但那是毫无根据的。她并不是碎牛的机器，也不像人们说的，是希腊马戏团中那种长胡子的女人。她是演奏会的指挥。她是在成为家里的一位令人尊敬的母亲以后才学会吃的艺术的。她是为了寻找一种方法使她的孩子更好地摄取营养。这种方法不靠人为地刺激胃口，而是依靠精神上的绝对宁静来吃饭的方法。她的理论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它建立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一个人如果内心所有的问题都圆满地得到了解决，他就能不停地吃，直到精疲力尽。因此，她完全是出于道义上而不是体力上的兴趣，才丢下演唱学会和家庭不管，来同一位以无原则大食而声名远扬的男子进行比赛的。从她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发现，奥雷良诺第二不会因为胃口不好而输掉，但会因脾气欠佳而失败。比赛的头一个晚上即将过去的时候，“母象”还是如此若无其事，而奥雷良诺第二已经因为太多的笑谈而显得无比疲惫了。他们睡了四个小时醒来后，各人喝了五只柑桔的甜汁，八公升咖啡，还吃了三十只生鸡蛋。到比赛的第二个黎明，他们已经一夜未睡。在吃完了两只猪，一大串香蕉和四箱香槟酒以后，“母象”猜想奥雷良诺第二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现了与她相同的办

法，不过走的道路却是全然不顾后果和非常荒谬的。那时他的情况已经比她想像的更加危险。当佩特拉·科特把两只烤火鸡端上桌子时，奥雷良诺第二离撑破肚子只差一步了。

"如果你不行了，就别再吃了吧，""母象"说，"咱们的比赛是不分胜负。"

这完全是她的心里话。因为她明白自己也是不能再吃一口了，她不想因为造成对手的死亡而感内疚。但是，奥雷良诺第二却把她的话看作是一次新的挑战，硬是把那只鸡吞了下去，这显然超越了他那显然难以置信的能力。他一头扑在盛着骨头的盘子上，昏了过去，嘴里像狗那样地吐着白沫，发出一种垂死挣扎的嘶哑的声音。他感到，在一片黑暗之中，有人把他从一座高塔的顶端推向那无底的深渊。在他最后一刻清醒的闪光里，他看到在没完没了的坠落的尽头，等着他的将是死亡。

"快把我送到菲南达那里去。"他勉强地说了一句。

抬到他家里去的朋友们都认为，他已经履行了他对他妻子作出的决不死在情妇床上的承诺。当有人去告诉佩特拉·科特说奥雷良诺第二已经脱离危险时，她已经把奥雷良诺第二想穿进棺材去的漆皮靴擦得锃亮，正想找人把这些东西给他送去呢。实际上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恢复了健康，十五天以后他又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用以庆祝他死里逃生。他仍然住在佩特拉·科特家里，但每天都去看看菲南达，有时还留在家里吃饭，好像命运颠倒了事情本来的位置，使他变成了情妇的丈夫和妻子的情夫。

这对菲南达来说无疑是一种宽慰。在被抛弃的百无聊赖中，她惟一的消遣就是给孩子们写一封内容详尽的书信，但其中没有一句是真话。她对孩子们隐瞒自己的痛苦，避而不谈家里叫人伤心的事。这个家尽管秋海棠上阳光灿烂，尽管下午两点钟时热得叫人窒息，尽管从大街上频频传来聚会的喧闹声，却还是越来越像她父亲的那座殖民者的深宅大院了。菲南达在三个活着的幽

灵和一个去世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幽灵之间独自徘徊。那死去的幽灵在她弹古琴时还常常赶来坐在屋厅阴暗的角落里，以询问的目光注视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则成了一个影子。自从上次为了鼓动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策划一场没有前途的战争而上街以来，他一直呆在工作间里，甚至很少到栗树下解手。他什么人都不接待，只有每隔三个星期前来给他理发的师傅是个例外。乌苏拉每天给他送一次饭，送什么他就吃什么。虽然他还像从前那样热心地做着小金鱼，但再也不卖了。因为他得知人们买他的小金鱼并不是把它看作是珍品，而是看作一种遗物。他把雷梅苔丝的那些玩具娃娃都堆在院子里点火烧了。这些娃娃从他结婚的那天起一直是他房间的装饰品。机警的乌苏拉发现她儿子正在做的事情，却未能制止得了。

“这可真是铁石心肠呀！”她对他说。

“这不是什么心肠不心肠的问题，”他回答说：“房间简直要生满蛀虫了。”

阿玛兰塔织着她的裹尸布。菲南达不明白她为什么有时还给梅梅写信，甚至还给她寄礼物，而对霍塞·阿卡迪奥却不屑一提。当菲南达向乌苏拉询问原因的时候，阿玛兰塔回答说：“他们都会不明不白地死去的。”这样的回答方式在菲南达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始终未能解开的疑团。这个身材修长、高挑个儿，生性高傲和总是穿着好几层泡泡纱衬裙的阿玛兰塔，表现出一种经过岁月及许多不幸回忆考验，与众不同的气派，像是额头上印着表示贞洁的圣灰十字。其实，她的圣灰十字是在手上，在那条黑色绷带上。这绷带她即使是睡觉时也不解开，并且总是由她亲自洗净熨平。她的生命就消磨在裹尸布上了。据说她是白天绣，晚上拆。她并不想以这种方式打破孤独，相反，想以这种方式来保持孤独。

在菲南达被撇在一边的日子里，她最担心的是梅梅回家过第

一次假期时看不见她的爸爸。由于那次发生了饱得快撑死的事，她的这份担心总算可以结束了。当梅梅回家，她的父母已经商定，不仅要使女儿相信奥雷良诺第二仍然是个老实守家的丈夫和父亲，而且还不能让女儿看到家里有着伤心事。每年有两个月的时间，奥雷良诺第二在家里扮演着模范丈夫的角色。他常常举行有冰淇淋和饼干点心的小舞会，而那欢快、活跃的女儿总要弹一阵古钢琴，给舞会增进一点欢快而令人愉悦的气氛。从那时起就可以看出来，她继承了母亲极少的性格，而同十二、三岁时的阿玛兰塔倒是一模一样。那时的阿玛兰塔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苦闷，她的舞步常常使全家兴奋。这都是她对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秘密恋情彻底改变了她心中向往之前的事。但是，与阿玛兰塔不同，与所有的人都不同的是，梅梅还没有表现在家中那种孤独的命运。看起来她对周围的世界是非常知足的，哪怕是每天下午两点被关在房里，受到严厉纪律的约束，苦练钢琴的时候也是如此。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梅梅是喜欢这个家的。她一年到头都渴望着由于她的回家而使年轻人欢腾喧哗。这与她父亲酷爱欢闹、过分好客的脾气几乎如出一辙。这种灾难性的遗传的第一表现是在她第三次回家过假期时被发现的。那次梅梅把四位修女和六十八位女同学带回家，邀请她们在家里住一个星期。是她主动发出邀请的。事先没和家里人打一声招呼。

“真是要命！”菲南达抱怨说，“这孩子跟她父亲一般野。”他们不得不向邻里借了许多板床和吊床。还让她们分作九批就餐，并规定了洗澡时间。为了使这些穿蓝色校服和男式靴子的女孩子不至于整天东奔西跑，还特意借了四十只小板凳给她们坐。这次邀请把一切弄得一团糟，因为这些吵吵嚷嚷的女学生刚刚轮流吃完了早饭又要轮流吃午饭了，接着就是晚饭。整整一个星期，她们只去香蕉种植园去玩了一次。到晚上，修女们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无法再宣讲教义，而这帮不知疲倦的小姑娘却还在院子里唱

着单调乏味的校歌。有一天，她们差点要把乌苏拉踩扁了，因为她老人家硬是想在最忙乱的时候露露身手。还有一天，修女们突然惊叫起来，因为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居然不顾有这么多女学生在院子里，就大摇大摆地在栗树下小便。阿玛兰塔差一点把大伙吓坏了，因为当她正在给汤锅里加盐时，有一个修女闯进厨房，修女想要打听的是问她那一把把放进汤锅的白粉是什么东西。

"砒霜。"阿玛兰塔说。

她们到达的那天晚上，这些女学生们都想在睡觉前上一趟厕所，结果更是一片混乱，直到凌晨一点，才轮到最后一批女孩子进去。于是菲南达买了七十只便盆，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只不过是把晚上的问题变成了早上的问题而已。因为从天亮开始，厕所门前的女孩子们便排起了很长的队伍，每人手中都端着一只便盆，等着进去洗。尽管有学生发了高烧，还有几个人被蚊子咬过的地方发了炎，但大部分人还是对艰难困苦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顽强品质。就是在最炎热的时候，她们也还在院子里追逐嬉戏。等到她们最终离去的时候，花木被折断了，家具被毁坏了。墙上画满了图画，写满了字，但是，菲南达却原谅了她们造成的破坏，因为她为她们的离去终于可以使她松口气了。她把借的床铺、方凳都一一归还，又把七十二只便盆藏进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从此以后，这个现在关着的、过去曾是家庭精神生活中心的房间便得到了个新称呼："便盆间"。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来说，这个名称是最合适不过了，因为当家里人在为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纤尘未染、完好无损而赞叹的时候，他就看出这房间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垃圾箱。不管怎么说，在他看来不管谁有道理都无所谓，他之所以会知道这个房间的新用途，是因为菲南达在那里出出进进藏便盆，忙碌整整一个下午，影响了他的工作。

就在这几天里，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又出现在家里了。他径

直穿过走廊，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把自己关在工作间里同上校谈话。尽管乌苏拉已经看不到他的模样，可她能听到他那双工头穿的皮靴的鞋跟撞地的响声。她惊奇地发现他与家庭之间，甚至与童年时代同他一起玩过天真的换名游戏的孪生兄弟之间都已经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两人已经根本没有了共同之处。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身材属瘦长型，举止庄重，矜持沉稳，有着撒拉逊人的忧郁的气质。他尤其像他的母亲圣塔索菲娅·德·拉·佩克。乌苏拉抱怨自己在谈家里的事时，总会把他给忘了。但是，当她感到他又出现在家里，还发现上校居然在工作时间允许他进房间时，她便重新搜索自己陈旧的回忆。她断定，一定是在童年的某个时候，他曾经和他的孪生兄弟调换过名字。因为应该是他而不是他的兄弟叫做奥雷良诺。没有谁了解他的生活细节，只知道有段时间他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有。他在庇拉·特内拉家里饲养斗鸡，有时候睡在那里，但几乎总是在法国女郎房间里过夜。他像是乌苏拉行星体系中一颗游移不定的星星，没有情感也没有壮志凌云地四处飘荡。

实际上，从很久以前的一个早晨开始，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把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带到司令部去之后，他就再也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也不会是其他任何家庭的成员了。那次带他去司令部并不是为了让他去看一次枪决，而是为了让他在后半生永远不要忘记被枪决者脸上那种凄惨而略带讥讽意味的微笑。这不仅是他最早的记忆，也是他孩提时代惟一的记忆。另一件往事是，他记起有一位老人穿着不合时宜的背心，头戴着鸦翼帽，他曾面对着耀眼的窗子讲述各种奇观，但他记不清这是什么时期发生的事。这种模糊的记忆，既无教益也无须留恋。它跟对被枪决者的回忆有天壤之别，因为后者实际上确定了他人生的方向，而且随着时日他日渐衰老，这件往事在他的回忆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好像时间的消逝使他与这件往事更加近了。乌苏拉曾想通过霍塞·

阿卡迪奥第二劝告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结束这种封闭的状态。“你应该劝他去电影院跑跑，”她对他说，“即使他不喜欢看电影，至少也可以有个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呀。”可是不久她就发现，他同上校一样，对她的苦求根本无动于衷。他们都披着一层密不透风的护甲，对亲情毫无反应。尽管她从来不知道，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俩在工作间渡过的那段漫长的时间里究竟谈了些什么。可她明白，他是家里惟一由亲缘关系维系在一起的人。

其实即使是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也无法使上校跨出与世隔绝的门坎。女学生们的侵入实在突破了上校的忍耐限度。他借口说结婚的那间房里虽然烧毁了雷梅苔丝那些成了蚊虫美餐的娃娃，蛀虫却仍在泛滥，于是他又在工作间里架起了吊床。这样他除了大小便要到院子去外，便是足不出户了。乌苏拉没能同他谈上几句话。她知道，不把小金鱼做完，他是不会看一眼饭菜的，他总是把饭菜推到桌子的一端，也不管菜表面是否结了一层硬皮，肉碗是否已经变得冰凉。自从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拒绝在他垂暮之年支持他再发动一场战争之后，他变得越来越生硬了。他给自己的内心也上了一道门坎，最后家里人想起他时，仿佛把他看作是早已经死了似的。在十月十一日他走出沿街的大门观看马戏团的队伍之前，人们从未看到过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任何反应。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来说，这一天同他最后几年中的任何一天都是一个样。清晨五点钟，围墙外蛤蟆和蟋蟀的喧闹把他吵醒了。自从星期六以来就下着绵绵细雨，也就没有必要再听花园里树叶上淅淅的雨声了，因为不管怎样，他冰冷的肌骨里早已感受到这种声音了。他像往常一样裹着毛毯，穿着那条长长的原棉衬裤。尽管这条裤子由于尘垢累累看起来已经像是老古董了，连他自己也把它称作“哥特式衬裤”，可就因为图它舒服，所以他还是一直穿在身上。外面套上一条瘦腿的长裤，但没有扣上扣子，也没有在衬衫领上别起那颗常用的金钮扣，因为他准备

去洗澡。后来他把毯子往头上一套,像戴了顶尖高帽一样,又用手指理了理脏兮兮的胡须,到院子去解手。那时,离天气放晴还有许多天,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还在被连绵阴雨浸得已经腐朽的棕榈叶凉棚下打盹。上校没有看到他,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在凉棚下的样子。当热乎乎的小便溅到父亲鞋子上时,他也没听见父亲的幽灵被惊醒后对他说的那番令人难以理解的话。他把洗澡的事往后推延,并不是因为天气寒冷或者潮湿,而是因为十月间的大雾使人觉得闷。回到工作间,他闻到一股像是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在点燃炉芯的气味,便到厨房去等着咖啡煮开,以便带走一碗不放糖的咖啡。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像每天早晨那样问他今天是星期几。他回答说是十月十一日星期二。望着这个在火光的映射下金黄色的冷漠的女人——这个女人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任何时刻对他而言都是完全不存在的——他突然想起,在战争进行着的某个十月十一日,蓦然产生种种确信无疑的念头,即和他睡过觉的那个女人死了的想法把他惊醒。她确实死了,日期他没有忘掉,因为就是这个女人在死前一小时还问过他当天是星期几。尽管他想到这些往事,但这一次仍然不明白他的这些预言在多大程度上已经不灵验了。他一边煮咖啡,一边继续想着那个女人。这完全只是出于好奇,丝毫没有陷入怀旧的危险。他从来都没问过那个女人的名字,也没有见过她生前长什么模样,因为她是摸着黑,跌跌撞撞地来到吊床边的。但是在以同样方式闯入他生活中的那些女人之中,他不记得是否真是这个女人,在他们初交的狂热中,哭得差点在她自己的泪水里淹死,一小时前信誓旦旦地向他表示过至死不渝的爱情。他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回到工作间后,就不再想她或其他任何女人了。他开了灯,数了数放在洋铁罐头里的小金鱼。总共有十七条了。自从他决定不再出售这些小鱼以后,他仍然每天坚持做两条,等到积满了二十五条时,又把它们熔化在坩埚里,重新再做,如此反

复。他专心致志地做了整整一个上午,什么都不想,甚至没有发觉到上午十点钟雨就下大了,有人从工作间门口走过,叫喊着让他把门关起来,以免房间进水。直到乌苏拉端着午饭进来,关掉电灯之前,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雨下得好大啊!"乌苏拉说。

"眼下是十月嘛。"他说。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视线并没有从当天做的第一条小鱼转移开,因为他正在给鱼嵌上红宝石眼睛,一直等到完工,并把它跟其他小鱼一起放进罐头以后,他才开始喝起菜汤来。然后,他慢慢悠悠地开始吃盛在一个盘子里的洋葱烩肉块、白米饭和油煎香蕉。他的胃口不管是最好还是最糟的情况下都没有什么变化。吃完午饭,他又觉得闲得慌。他有一种奇怪的科学的迷信,饭后需要两个小时的消化才能干活、看书、洗澡、行房事。这种信念在他头脑里根深蒂固,当年他曾好几次推迟战争行动,以免面临积食的危险。所以,他往吊床上一躺,一边用小刀掏着耳垢。几分钟以后,他就睡着了,他梦见自己走进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四周墙壁是白色。自己是进这个房间的第一人的沉重的感觉使他感到惶惶不安。睡梦中他又想起,在前一天的晚上,在最后几年中的许多夜晚,他都做过和这一样的梦。他知道醒来时这个梦境就会在脑海中消失,因为那个重复出现的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只能在同样的梦中才能回想起来。果然,不一会儿,当理发师来敲工作间的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醒来时,只觉得自己不知不觉地打了短短几秒钟的瞌睡,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梦。

"今天不理了,"他对理发师说,"我们星期五再见吧。"

他的胡子已经三天没有刮了,上面稀疏地沾着细茸茸的白毛,但他认为并没有刮的必要,因为星期五理发的时候可以一块儿解决。在令人不适的午睡时,那粘糊糊的汁液使胳肢窝里的腋疮又开始有点隐隐作痛。雨已经停了,但还没有出太阳。奥雷良

诺·布恩地亚上校因嘴巴里酸溜溜的菜汤味打了一个响嗝，他似乎听到了器官的指令，兜起毯子上厕所去了。他在厕所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蹲在木箱里冒出的浓重臭气上，直到习惯告诉他已经可以重新开始。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他记起今天是星期二，因为香蕉公司种植园里在这一天发工薪，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没有来工作间。他的这种回忆就像这些年里的其他所有回忆一样，都使他不由自主地想到战争。他想起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曾答应过为他弄到一匹额头有白斑的战马，但后来始终没有再提起过。接着他的思绪又转到了其他零散的往事上面，不过对于这些往事，他只是毫无区分地想想而已。由于不可能想别的事情，他已经学会了进行冷静的思考，以免那些无法避免的回忆刺痛了自己的心。回到工作间以后，看看空气开始干燥了，他认为这是适合洗澡的好时间，可是阿玛兰塔已经先他而去了。于是，他就开始做这天当中的第二条小鱼。当他正在镶嵌金鱼尾巴的时候，太阳喷薄而发，强烈的光照竟像单桅小船那样嘎吱作响。第三天被细雨连绵洗净了的空气中满是飞蚁。他觉得自己想解小便，可又想等做完这条小鱼后再去。四点十分，他正要去院子时，忽然听到远处鼓乐齐鸣，小孩子欢声笑语。从青年时期开始，这还是他第一次有意识地跌进怀念的陷阱，他想起了吉卜赛人来的那个神奇的下午，他父亲带他去认识冰块的情景。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搁下她正在厨房里的活儿，跑向门口观望。

"马戏团来了。"她叫了起来。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没有到栗树下去，而是走到沿街的大门口，和好奇的人们一同去观看马戏团队伍。他看见一个穿着金色衣服的女子坐在一头大象的后颈上。他看到一头抑郁的单峰骆驼。他看到一只熊身穿荷兰女人的服装，用大铁勺和平底锅打着节拍，还看到一些小丑在游行队伍的尾部走着钢丝。等到队伍走完以后，他那可怜的孤独的脸庞又显现出来。大街上只剩下

那明亮的空间，空中满是飞蚁，还有几个好奇者在翘首观望。于是，他一边想着马戏团，一边向栗树走去。小便时他还试图继续想有关马戏团的事，可是已经想不起来了。他像一只小鸡似的把头缩进脖子里，前额往栗树干上一靠，就再也不动了。家里人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才发觉，那时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到后院去倒垃圾，才注意到兀鹫正在一只只飞下来。

第十四章

梅梅的最后一次假期正好发生了奥雷良诺上校的丧事，家里门窗紧闭，根本没有寻欢作乐的余地，人们说话都是窃窃私语，吃饭时默不作声，每天做三次祷告，以至在炎热的午睡时间里弹奏的古钢琴的音调中也渗透着哀伤的色彩。尽管菲南达对上校怀有敌意，可是政府纪念这位死去军人的隆重仪式使她感触良深，所以还是由她规定了这次严格的殡丧礼仪。奥雷良诺第二又像往常一样在女儿度假期间睡在家里。菲南达为了挽回作为合法妻子的权利，显然又做了些什么努力，因为第二年梅梅就新添了一个刚出生的小妹妹，不顾母亲的反对，孩子被取名为阿玛兰塔·乌苏拉。

梅梅的学业已经完成。在为庆贺她结业而组织的联欢会上，她娴熟地演奏了十七世纪民间主题的乐曲。因此那份证明她为击弦古钢琴琴师的证书获得通过。同时，这次联欢会也宣告了丧期的结束。来宾们惊叹的倒不是她的技艺，而是她所表现出来的的罕有的二重性。她那轻浮的、甚至还有点孩子气的脾气，似乎并不适合从事任何严肃的活动，可是当她坐到古钢琴边时，却显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气质，那种出人意外的稳重使她具有大人的气度。她总是这样的。其实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天赋，只是为了不违拗她母亲的意愿，她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最高的成绩。你可以逼她学其他任何的职业，其结果也一定会一样好。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讨厌菲南达的严酷和武断，讨厌她总爱决定别人的事情和干涉他人行动的习惯。但是，为了不跟她母亲的固执相顶撞，她甚至可能作出远远比学习古钢琴课程大得多的牺牲。在结业典礼上，她感到那张印着华丽的哥特体大写字母的羊皮纸终于使她从一项义务中解脱出来。她接受这项义务与其说是顺从，

还不如说是安逸懒得争执和顶撞。她以为从此以后，就是那位顽固的菲南达也不会再来过问这种连修女们都认为是博物馆里的化石的乐器了。头几年，她以为自己的估计是错误的。因为当不仅在客厅里，而且在马贡多所有的慈善晚会，学校会议和爱国性的纪念集会上让半个城市都听得睡过去之后，她母亲仍在不断地邀请所有她认为能够欣赏女儿技艺的客人。只是在阿玛兰塔去世后的服丧期间，家里有一段时间门窗紧闭，这时梅梅才得以收起她的古钢琴，而且可以把钥匙随便忘在哪个衣柜里都不会有什么麻烦，菲南达也不会来过问究竟是什么时候，是谁的过错把钥匙放错了地方。梅梅同样以她献身于学琴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忍受着每次演奏。这是她自由的代价。菲南达对她女儿的顺从感到很满意，对她的技艺所引起的赞叹更是觉得自豪，所以她从不反对家里挤满了梅梅的女友。也从未对女儿同奥雷良诺第二或其他可信赖的夫人到种植园去玩一个下午或到电影院去有过任何异议，只要影片是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在布道台上允准的。然而正是在这些娱乐中，梅梅的真正爱好才得以表现。她的幸福是在纪律的另一端，在吵吵嚷嚷人声鼎沸的欢庆集会上，在对情侣们说长道短的闲聊中。在跟其他女孩儿们长时间地关在房里的时候，她们在那里学抽烟、谈男人的事情。有一次她们不小心喝了三瓶朗姆甜酒，醉酒之后竟脱光了衣服，相互打量、比划身体的各部分。梅梅或许永远忘不了她嚼着甘草根回到家里的那个晚上，只见菲南达和阿玛兰塔在吃晚饭，互不搭话，她们并没有发现她慌张的神色，那天，她在一位女友房里惊恐地度过了两个小时，她一会儿笑出眼泪，一会儿又害怕得哭起来。在这极度兴奋的背后，她体会到了一种奇怪无所畏惧的感觉。正是这无畏的情感促使她当年逃离学校，并且以这样无畏的言语告诉母亲她可以经受弹奏古钢琴的枯燥烦闷。梅梅坐在饭桌的上方，喝着鸡汤。那鸡汤下肚，就如一贴使这种无畏感觉复苏的灵丹妙药，

她瞧见菲南达和阿玛兰塔周身有着一圈敌视现实的光环。她一忍再忍费了好大的劲才没有当面指责她们矫揉造作、精神贫乏和崇尚荣华的痴狂。从她第二次回家度假起,她就知道父亲住在家里只是装装样子。她像父亲一样了解菲南达,去设法认识了佩特拉·科特后,也便觉得父亲有理。她自己也宁愿做父亲情妇的女儿。在迷迷糊糊的醉态中,她激动地想到要是当时把自己的这种想法说出来,一定有热闹可瞧了,她因自己的淘气而产生由衷的高兴,这种强烈的感情被菲南达发现了。

"你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梅梅回答说,"我现在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爱你们俩呀。"

阿玛兰塔对她话语中明显的敌意感到极为惊讶,但菲南达却深深地被感动了。那天半夜梅梅头痛得像要裂开,嘴里大口大口地吐着苦汁,菲南达急得快要发疯了。她给梅梅吃了一小瓶海狸油,在她肚子上敷药泥,还在她头上放冰袋。她强迫梅梅服从那个新来的古怪的法国医生的嘱咐:吃规定的饮食,五天不许出门。这个法国医生给梅梅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模模糊糊地得出结论说她得了女人特有的功能紊乱症。梅梅失去了勇气,陷入萎靡不振的可怜境地,除了忍受她别无他法。乌苏拉的眼睛完全瞎了,神志清醒,却依然积极活跃。她是惟一凭直觉得出准确诊断的人。"依我看。"她想,"这是喝醉酒闹出来的事。"不过,她不但否定了这一想法,还责怪自己想得太轻率。奥雷良诺第二看到梅梅疲惫沮丧的样子感到一阵阵心疼,他发誓以后要更多关心她。就这样,父女之间竟产生了一种令人愉快的友情,它即使奥雷良诺第二在一个时期里摆脱了不能寻欢作乐而产生的孤独感觉,又使梅梅逃避了菲南达的监护,而且不必负担那个看来已经不可避免的家庭危机。奥雷良诺第二撇开已答应人家的事情,以便和梅梅在一起,带她去看电影或是马戏。他把大部分

空闲时间都花在梅梅身上。前一段时间，他胖得出奇，连鞋带也无法自己系。另外，对各种欲望过分迁就，使他的脾气渐渐变得暴躁起来。现在他发现了自己的女儿，过去那种快活的性格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同女儿在一起的乐趣，使他渐渐摆脱了挥霍放荡的习性。梅梅已经豆蔻年华。她并不美丽，就像阿玛兰塔从来也不美丽一样，但却讨人喜欢，单纯坦率，有着第一眼就让人觉得舒服的优点。梅梅还有一种现代精神，它刺痛了菲南达陈腐的俭朴观念和难以掩饰的吝啬之心；相反，奥雷良诺第二却很乐意维护女儿的这种精神。他决定把女儿从从小居住的房间里接出来。那里摆放着一尊尊瞪着可怕眼睛的圣像，一直使小梅梅感到恐惧。他亲自为女儿布置了一个房间，里面有主教式的大床，宽敞的梳妆台和天鹅绒质地的窗帘，却没有想到他正在布置的房间恰是佩特拉·科特的卧室的翻版。他对梅梅是那么慷慨大方，也不知道究竟给了她多少钱，因为梅梅自己需要的时候便从他口袋里掏钱用。另外，他还让梅梅见识所有传到香蕉公司办公室里来的最新美容技术。梅梅的房间摆满了装着供她研磨指甲的浮石的小布袋、卷发器、牙齿生光剂、目光柔和眼药水及其他许许多多新颖别致的化妆和美容用品。菲南达每次走进梅梅的房间，总觉得她女儿的梳妆台简直同法国女郎们的一模一样，她便总因此而感到震惊、生气。但是这个时期，菲南达的时间一半用在她任性而多病的小女儿阿玛兰塔·乌苏拉身上，另一半则用在同隐身医生进行激动人心的通信往来上。所以当她发现父女俩串通一气时，她只是想从奥雷良诺第二口中得到承诺他永远不会把梅梅带到佩特拉·科特家里去。这一警告其实是多余的，因为他的情妇非常讨厌情夫和女儿的亲密关系，根本不想知道关于梅梅的任何情况。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在折磨着她，好像本能在告诉她，梅梅只要有那个想法，就能得到菲南达所得不到的东西：夺走她已觉得稳固得足以白头到老的爱情。奥雷良诺第二头一次不得不忍

受情妇的铁板似的面孔和尖酸刻薄的嘲讽。他甚至害怕他那些带来带去的衣箱会回到妻子家里去。不过这样的事情倒没有发生。要说了解,谁也比不上佩特拉·科特了解她情夫那样透彻。她知道如果要说奥雷良诺第二讨厌什么的话,那就是因调整家具位置或搬家而使生活变得复杂起来。所以,箱子还是放在原来的地方,而佩特拉·科特则致力于磨尖能与梅梅的兴趣匹敌的惟一武器,决心守住她的丈夫。这种努力大可不必,因为梅梅从来不曾想干涉父亲的事情,如果真想插一手的话,她也肯定是帮父亲的情妇的忙的。她无暇打扰他人。她自己打扫房间,整理床铺,像修女们教她的那样。上午她忙着做自己的衣服,或是在走廊里绣花,或是用阿玛兰塔的手摇旧缝纫机缝制。在别人睡午觉的时候,她会练两个小时的古钢琴,她明白每天这点牺牲能叫菲南达放心。出于同样的动机,她继续在基督教会义卖市场上或学校的晚会上演出,虽然这种邀请已经越来越少了。到了傍晚,她就梳理一番,穿上简便的衣服和硬邦邦的高统靴,要是跟父亲没什么事了,就去女友家一直玩到吃晚饭。那个时候。奥雷良诺第二一般会来找她然后一同到电影院去。

在梅梅的女友中有三位美国女青年。她们冲破了电气化养鸡场的栅栏,同马贡多的姑娘们建立起友谊。其中一位就是帕特里夏·布朗。为感谢奥雷良诺第二的热情好客,布朗先生向梅梅敞开了他家的大门,邀请她参加周末舞会。这是美国人和本地人的惟一交往机会。菲南达得知以后,一时间竟把阿玛兰塔·乌苏拉和隐身医生撇在一边,闹得不可开交。“你倒说说看,”她冲梅梅吼道,“对这件事,坟墓中的上校会怎么想。”显然,她是在寻求乌苏拉的支持。但是,乌苏拉却认为姑娘间建立友谊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只要这孩子坚守自己的信仰,不成为新教徒就行了。梅梅很理解高祖母的意思,舞会的第二天,她比平常起得更早,以便去望弥撒。菲南达始终反对这件事,直到有一天梅梅带来消息

说美国人想听她弹古钢琴的时候,她才不吭声了。这架古钢琴再次被带出了家门,带到了布朗先生的家中。这位青年女琴师在这里真真实实地赢得了最真诚的掌声和最热烈的祝贺。从那以后,美国人不仅邀请她参加舞会,还邀请她每个星期天在游泳池游泳。此后,每星期还请她吃一顿午饭。梅梅学会了游泳,游得像职业游泳手,学会了打网球,还学会了吃夹菠萝片的弗吉尼亚火腿。她周旋于这些舞会、游泳池和网球场之间,很快便自然而然地讲起了英语。

奥雷良诺第二对女儿的进步感到颇为欣喜,于是便从一位旅行商人那里给她买了一套六卷本的英文百科全书,里面有许多彩色画页,梅梅有空的时候就看这些书。阅读这些书籍占据了她的空闲时间,将她过去对情人们说长道短或同女友关在房里进行比试的兴趣比了下去。这并不是有人强迫她这样做,而是因为她对议论那些人所共知的奥秘已经毫无兴趣。每当她想起那次醉酒事件就觉得它像一种小孩子的冒险尝试,她觉得这件事真逗,就告诉了奥雷良诺第二,而他像女儿向他透露一桩秘密后那样,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让女儿适应这样的交流和信任,梅梅后来以同样的信任把第一次谈恋爱的消息告诉了他。梅梅对他说,她曾对一个红头发的美国小伙子有好感,这个小伙子已到父母那儿度假去了。"好家伙!"奥雷良诺第二笑着说:"要是你妈妈知道的话……"但是梅梅又告诉他,这个小伙子回国后就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甚至是生死未卜。梅梅思想上的成熟保证了家庭的平静。奥雷良诺第二就多花了点时间在佩特拉·科特身上。尽管他的身心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寻欢作乐了,但他还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进行那样的欢闹活动。他那架手风琴,上面的每个琴键都用鞋带绑着。家里,阿玛兰塔还在一直不断地绣她的裹尸布,而乌苏拉则因年迈而步入了黑暗的深渊,那儿惟一还能有权威和地位的就是栗树下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幽灵。菲南达巩固

了自己的权威和地位，在她每月给儿子霍塞·阿卡迪奥的信中，已经没有半句假话，只是隐瞒了她与隐身医生通信的事。隐身医生已经诊断出她大肠有一个良性肿瘤，准备对她进行一次心灵感应手术。

据说，布恩地亚这个疲惫倦怠的大家庭中习以为常的幸福与平和本可以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阿玛兰塔之死掀起了哗然大波。这是一桩始料未及的事情。尽管阿玛兰塔已经年老，而且远离了大家，但看上去却还是那么结实、硬朗，身体好得像岩石。那天下午她最后回绝了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并且闭门痛哭，谁也不知道她想了些什么。当她走出房门时，眼泪都已经哭干了。美丽的雷梅苔丝早逝，奥雷良诺们惨遭杀害和奥雷良诺上校去世的时候，都没有见她这么哭过。奥雷良诺上校是她在世时最爱慕的人，尽管她的这种感情隐藏得很好，只是大家看到栗树下奥雷良诺上校的尸体时才体会到了那么一点。她帮着扶起他的身体，给他穿戴好军人的装束，帮他修了脸、梳了头，还给他的胡子上好浆，比上校自己在最荣华的岁月中所做的更好。谁也没有想到阿玛兰塔的这些举动中会包含着什么爱的情感，因为大家对她长期从事并善于处理丧事已经习以为常。阿玛兰塔不懂得天主教与生活的关系，而只知道天主教与死亡的关系。菲南达对这一点十分气愤，好像天主教并不是一种宗教，而只是一份殡葬礼仪单。阿玛兰塔因过分纠缠于回忆往事的乱麻中，而没有理会这些释义的微妙含义。往事还历历在目，她却已经步入暮年。当她听到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华尔兹舞曲时，觉得自己仍像年轻时一样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流逝的岁月和那些教训对她一点作用也没有。一卷卷的乐曲当初被她以受潮腐烂为借口扔进了垃圾箱，现在仍然在她的记忆中转动，那些音锤继续在敲打。她曾试图把这些关于舞曲的回忆淹没在她和奥雷良诺·霍塞的困难重重的情爱之下，也曾打算在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沉着镇定的男性的保护

下得以摆脱。可是她没能摧毁这种回忆,便采用了老年人最绝望的举动。那是在送小霍塞·阿卡迪奥去神学院之前三年,阿玛兰塔给他洗澡,摸他时,没能像一位老人对小孙儿一样,却像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像人们传说的法国女郎们所做的那样。那时她看到他穿着紧身舞裤,随着节拍器的拍子舞动魔棍。有时候,怒火在她胸中燃烧,她只好用针扎自己的手指,但是最使她感到痛苦、愤怒和心酸的却是芳香的爱情之树被虫蛀而步步濒临死亡。像奥雷良诺上校思念战争一样,阿玛兰塔不可避免地想起了雷蓓卡。但是当她的兄长能使那种回忆变得沉寂的时候,她却只能将回忆之火越燃越旺。多年来她对上帝的惟一祈求,就是不要惩罚她比雷蓓卡先死。每当她经过雷蓓卡的家,看到那座房子越加破败的时候,阿玛兰塔就感到高兴,认为上帝听到了她的祈求。一天下午,她正在走廊里缝着东西,一个念头闪现在脑海中,她相信当别人告诉她雷蓓卡死讯的时候,她一定也是坐在同一个地方,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并且光线也和现在一样。于是,她就坐下来等这个消息,仿佛等一封来信。有一段时间,她把钮扣拆下来又钉上,来打发百无聊赖的等待的日子,使它不致显得过分漫长和痛苦。家里人谁也不知道阿玛兰塔织的精美的裹尸布是为雷蓓卡准备的。后来,当奥雷良诺·特里斯特讲他看见雷蓓卡已成了一个幽灵,皮肤都裂开了,脑壳上只有几缕发黄的头发时,阿玛兰塔并不吃惊,因为特里斯特所描绘的情景正如同她长期以来的想像模样。她早就决定,要修复雷蓓卡的尸体,用石蜡来填满她凹陷的脸部,用圣像的头发给她做一副发套。她将造出一具漂亮的尸体,缠上亚麻做的裹尸布,棺材外面还套上一层缀有紫绛色饰边的长毛绒面子,在辉煌的葬仪中尸体任由蛆虫摆布。她怀着如此强烈的忿恨计划这件丧事仪式,想到自己如果出于深爱也将会同样这么做的时候,不由感到一阵颤栗。但她并不因为两者的混淆而不知所措,而是仍然细致地完善这项计划的各个细节,以致

最后成了一位颇有造诣的殡葬专家。在她这项可怕的计划中，惟一没有考虑到的就是尽管她祈求上帝，但她仍然可能死在雷蓓卡之前。结果果然如此。但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阿玛兰塔不仅没有感到期望落空，反而觉得自己摆脱所有痛苦，因为死神毕竟已经给了她一种特权，那就是提前好多年就通知了她的死期。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梅梅到学校去后不久，她在走廊里缝衣服时看见了死神。她当场就认了出来，死神并没有什么让人觉得惊恐的地方，它是一位身着蓝色衣服的长发妇女，长得有点古代人的味道，和原来帮她们在厨房里干活的庇拉·特内拉长得有点相像。好几次菲南达都在场，但她看不见它，然而死神确实是那样真实，那样富有人性，有一次还请阿玛兰塔帮她穿针呢。死神没有告诉她什么时候死，也没有指出她的死期是否早于雷蓓卡，它只是告诉她在四月六日开始准备她自己的裹尸布。死神还允许她在做裹尸布时，想做得如何复杂精致就做得如何复杂精致，不过要像给雷蓓卡制作时一样诚实。死神通知她说，在完成制作裹尸布的那天晚上，她将没有悲伤、没有恐惧、也没有痛楚地离开人世。为了花尽可能多的时间，阿玛兰塔定购了细白爽滑的亚麻纱线，亲手织成麻布。她织得非常细致，仅这项工作就耗费了四年时间。接着，她又开始绣花。随着这项工作不可避免地接近结束，她渐渐意识到，除非出现奇迹，不然她的工作没有可能延迟到雷蓓卡死后。但是，她在这项工作上的专心致志已经给了她承认失败所需要的镇静。正是这个时候，她懂得了奥雷良诺上校制作那些小金鱼时的恶性循环的实质。现在，整个世界缩小到她的皮肤表面，她的内心已经摆脱了所有痛苦。她难过的是没在多年前就得到这种启示，如果在那时她便还能够净化那些回忆，并在新光芒的照耀下重建世界，还能够毫不颤抖地回忆起傍晚时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身上的熏衣草味道，还能够把雷蓓卡从悲惨的境地中解救出来。这既不是出于恨，也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对孤独的极

其深刻的理解。那天晚上，她从梅梅的话语中觉察到的忿恨，她的震惊并非因为伤及到她，而且感到她自己在另一个姑娘的身上再现了。那姑娘看起来那样纯洁，就如她当年看起来本也该那样纯洁，但已沾上了忿恨的恶习。然而，阿玛兰塔这时已经完全认命，尽管她明确知道没有任何改变这一命运的可能性，她也不感到惊慌。她惟一的目标就是完成她的裹尸布。她不像开始那样用一些不必要的精织细绣来拖延时间，而是加快了进度。离完成制作还有一个星期，她估计将在二月五日晚绣完最后一针，于是她建议梅梅把原定于二月五日举行的古钢琴音乐会提前一天进行，但没有说明原因，梅梅没有理她。这样，阿玛兰塔便想方设法再拖延四十八个小时。她本以为死神满足了她的要求，因为二月四日晚上，一场暴风雨把电厂摧毁了。不过到了第二天上午八点，她还是在这件从未有哪个女人完成过的极其精致的绣品上完成了最后一针。她一点不动声色地宣布她将于傍晚去世。她不仅把此事告诉了全家，还告诉了所有的街坊，因为阿玛兰塔觉得她至少能够通过为世人做最后一件好事来弥补她卑微的一生。她认为，再也没有比给死者带信更好的事了。

阿玛兰塔·布恩地亚将于傍晚离开人世并给死者带信的消息，中午前就传遍了马贡多。到下午三点，大厅就放了满满一箱的信件。还有一些想写信的人就托阿玛兰塔带个口信，她把口信一件件记在小本子上，上面写着收信人去世的日期和姓名。“您不用担心，”她安慰那些带口信的人说，“我到了那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打听他，并把您的口信转达给他。”这简直就像是一出闹剧。阿玛兰塔一点也不慌乱，也没有露出丝毫痛苦。相反，她因承担起义务而显得年轻了些。她像往常一样身板笔直，体态苗条。如果不是因为颧骨已经发硬并且缺了几颗牙齿，看上去一定会比她的实际年龄小得多。她亲自吩咐把信件放进一只涂着柏油的箱子，并告之箱子应该怎样放入墓中才能防潮。这天中午，

她请来一位木匠，让他给自己量尺寸做棺材。她站在大厅里，像是量体做衣服一样坦然。在临死前的几小时中，她精力如此充沛，使得菲南达认为她是在捉弄大家。乌苏拉根据布恩地亚家的人总是无病而死的经验，坚定地认为阿玛兰塔一定是得到了死神的预告。尽管如此，乌苏拉还是提心吊胆的，她害怕因搬运信件的忙乱，因那些糊糊涂涂的寄信人想使信件早早送达而心急慌乱，阿玛兰塔被活着下葬。因此，她拼命同涌进屋来的人大声争吵，把他们赶出去，到下午四点，她终于达到了目的。这时，阿玛兰塔刚把她的东西分给穷人，只留下用于去世时穿的一身替换衣服和一双普通的平绒鞋放在那口庄重的、没有打磨过的木板棺材旁。她没有疏忽这一点，她还记得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去世时，就因只剩下一双工作穿的拖鞋而不得不去给他买一双新鞋。快到五点的时候，奥雷良诺第二来找梅梅去参加音乐会，发现家里做好了举行丧礼的准备而感到非常惊讶。如果说这个时候有谁还像活人的话，那就是镇定自如的阿玛兰塔。她认为时间还充裕，足以削去手脚上的老茧。奥雷良诺第二和梅梅俏皮地说了声再见，向她告别，并答应下星期六将举行一次复活欢庆会。五点钟时，神父安东尼奥·伊萨贝尔听说阿玛兰塔·布恩地亚在收受带给死者信件，对此很感兴趣，便带着圣体礼[①] 用品赶来了。他等了一刻多钟，这个女人才从洗澡间里出来。他看到阿玛兰塔穿着高级细棉白布的长睡衣，披散着头发出现时，这位老态龙钟的教区神父认为受到了嘲弄，于是把侍童打发走了。不过他想利用这个机会，使二十年来一直言不尽意的阿玛兰塔做一次忏悔。阿玛兰塔给予了直接的反驳，说她不需要任何精神帮助，因为她是清白的。菲南达为此大吵大闹。她不管人家听不听，大声嚷道，阿玛兰塔宁愿亵渎神明而死，也不愿意难为情地进行忏悔，这种罪

① 圣体礼为圣事七礼之一。

孽是多么骇人听闻。于是，阿玛兰塔躺下身来，坚持叫乌苏拉为她的童贞公开作证。

“谁也别胡思乱想！”乌苏拉喊道，目的是让菲南达也听到。“阿玛兰塔·布恩地亚离开这个世界时和她来时一样！”

阿玛兰塔再也没有起来。她靠在大枕垫上，好像真的病了。她亲自为自己编好长长的辫子，盘在耳朵上方，一如死神吩咐她在棺材里应该做的那样。然后，她向乌苏拉要了一面镜子，四十多年她第一次看到自己被岁月和苦难刻画的脸庞。她惊讶地发现这容颜同脑海中想像的形象有多么相似，房里一片安静，由此乌苏拉知道天快黑了。

“向菲南达告个别吧，”乌苏拉请求说，“一分钟的和好会比一辈子的友情还珍贵。”

“不值得费这个心思了。”阿玛兰塔反驳道。

临时舞台亮起灯光，下半场节目开始，梅梅不禁想起了阿玛兰塔。曲子演奏到一半的时候，有人在她耳边告诉她这一消息，演奏便戛然而止。奥雷良诺第二赶到家里，费劲地挤过人群，看一看这位老处女的尸体。她容貌丑陋，面色也不好，手腕上绕着一条黑绷带，身上裹着精致的裹尸布，和邮件箱一起安置在大厅。

在为阿玛兰塔祷告了九夜以后，乌苏拉就再也没有起过床，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负责照顾她。她把饭菜、洗脸用的水端到她的卧室，并把马贡多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告诉她。奥雷良诺第二经常去看她，给她带些衣服。乌苏拉把这些衣服和其他日常生活最必需的用品放在床边。不久，她就建起了一个伸手可即的小天地。乌苏拉终于被长相酷似她的小阿玛兰塔·乌苏拉激起了很深的柔情，她教她识字。她的神志和自理能力，都使人觉得，她已自然地被百岁年龄所压倒。然而，尽管很明显她的眼睛不好使，可谁也没想到，她已经完全瞎了。这时她有的是时间和平静的心态，注意着家里的生活，因此她第一个发现了梅梅的隐衷。

"过来吧，"她对梅梅说，"现在就只咱们两个了，把你的事讲给我这个可怜的老婆子听听吧。"

梅梅吃吃地笑了几声，躲闪着没有和她交谈，乌苏拉倒也并不坚持，但是当梅梅没有再去看她时，她终于证实了自己的猜疑。她注意到梅梅洗漱打扮早于往常，在等出门上街的那阵子，连一分钟都静不下来。她注意到梅梅在隔壁房间的床上整夜辗转反侧，一只盘旋飞舞的蝴蝶把她折磨得好苦。有一次，乌苏拉听她说去找奥雷良诺第二，令乌苏拉感到吃惊的是菲南达联想能力居然如此之低，在她丈夫回家来打听女儿时竟一点也没有对梅梅的话产生怀疑。早在菲南达发现女儿在电影院和一个男子接吻因而在家里大吵大闹的那天晚上之前，梅梅就做出了那种神神秘秘，强捺焦虑的举动。

梅梅那个时候是那样自负，竟责怪乌苏拉把她的事捅出去。其实恰是她自己捅的底。长久以来，她的行动露出大量的破绽，即使是熟睡的人，也会被她惊醒过来了。菲南达之所以这么晚才发觉，那是因为她自己同隐身医生的秘密关系使她犯了迷糊。尽管如此，她最终还是发现了女儿长时间的缄默，反常的惊慌，多变的情绪和矛盾的言行。她决定偷偷地对女儿进行严密监视。她已经了解了梅梅许多言行不一的证据，但不露一点疑惑之色，以待决定性时机的到来。一天晚上，梅梅对她说要和父亲一起去看电影。不久，菲南达听到从佩特拉·科特家那个方向传来聚会的爆竹声和奥雷良诺第二的与众不同的手风琴声。于是，她穿好衣服，来到电影院。在昏暗的前排座位上，她认出了自己的女儿。她因猜想得到证实而激动得心烦意乱，她没有看清谁是同女儿接吻的那个男人，不过，在观众们的嘘声和震耳欲聋的笑声中，她还是听到了那个男人颤抖的声音。"真遗憾，亲爱的。"她听他这么说，便不由分说地把梅梅从大厅里拉了出来。为了使她出丑，还故意拉着她走过那条熙来攘往的土耳其人大街，然后，把她锁进

房里。

第二天下午六点，菲南达辨认出了前来拜访的那个男人的声音。他是个小伙子，脸色青黄，有着一双乌黑忧郁的眼睛，可怜的菲南达要是见过吉卜赛人的话，这种眼睛就不会令她那样受到惊吓了。小伙子有着一种梦幻般的神情，对任何一个心肠不那么硬的女人来说，这种神情都足以使她理解菲南达女儿的心意。小伙子穿着很旧的麻布衣服，鞋帮上杂乱地遮着好几层白锌皮，手里拿着一顶星期六刚买的窄边草帽。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也将永远不会像现在这样忧心忡忡担惊受怕。但是他所保持的尊严和自制，使他并不显得卑躬屈膝。若不是由于干粗活而显得脏黑的手和起了毛刺的指甲，他的仪容可以算得上端庄。然而，菲南达只瞟了他一眼，就凭直觉看出他是个工匠。她知道他穿的是惟一的一套星期日外出作客的衣服。衬衫里面的皮肤上长着香蕉公司里传播过的那种疥疮。她没让他讲话，甚至连门也没让他进，因为她认为不一会儿屋子里就会飞黄蝴蝶，她不得不把门关起来。

“走开，”她冲着他说，“您完全不应该到正正经经的规矩人这里来拣便宜。”

他叫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地道的马贡多人，是香蕉公司厂里的机修工学徒。一天下午，梅梅同帕特里夏·布朗想找辆汽车在种植园里兜风，偶然认识了他。司机病了，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正好被指定给她俩开车，而梅梅终于实现了坐在驾驶盘旁边，近距离观看操作过程的愿望。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和正式司机不同，特意为她做了操作示范。那时梅梅开始经常光顾布朗先生家，人们认为女人开汽车不体面，所以梅梅也就仅满足于理论性的介绍，好几个月都没有再去看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后来，她回忆起那次兜风时，除了那双粗糙的手，他所具有的那种男性美曾引起她的注意，但那是在她同帕特里夏·布朗议论他那略带傲气和自信神态并说她觉得讨厌之后。认识他后的第一个星期六，

梅梅和父亲一起去电影院，在那里她又见到了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他穿着那身作客穿的麻布衣服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梅梅发现他对电影并不感兴趣，却不时回头来瞅，与其说目的是想看她几眼，还不如说想让她感觉到他在瞅着她。梅梅讨厌这种粗俗而鲁莽的伎俩。最后，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来到奥雷良诺第二面前向他问好，直到这时，梅梅才知道原来他们两人认识。他曾在奥雷良诺·特里斯特的那家简陋的电厂做工，他以下属对上司的态度来对待她的父亲。了解了这层关系，梅梅因他的高傲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所减轻。他们俩从未单独会过面，除了寒暄以外也没更多的谈话。一天晚上她做了个梦，梦见他把她从海难中救起，而她不但不感激，反而感到恼怒。这像是给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提供了一个他所希望的机会，而梅梅希望的事恰恰与此相反，这不仅是对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而言，对所有有意于她的男子都是这样。因为，梦醒之后她是如此忿恨，非但不原谅他，反而产生了一种不可克制的想见到他的强烈愿望。经过一个星期，她的这种渴望越来越强烈。星期六，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在电影院向她打招呼时，她费了好大劲才没让他看出她的心差点跳出口了。她既快活又恼恨，这种复杂的感觉使她糊涂，第一次向他伸出了手。这时马乌里肖·巴比洛亚才得以同她握手。刹那间梅梅就因这一时冲动而后悔，但是这种后悔马上又变成了满足，因为她发现他的手冰凉而汗湿。那天晚上，梅梅觉得自己如果不向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表明她的渴望是一种虚荣，她就一刻不得安宁，整整一个星期她都一直为此焦虑烦躁。她绞尽脑汁，想叫帕特里夏·布朗带她去找那辆汽车，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她以见识新型号的汽车为借口，靠当时在马贡多度假的那个红头发美国人帮忙，才到了厂里。从她见到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的那刻起，梅梅决定不再自欺欺人。她明白自己实际上已经不能忍受想同他单独呆在一起这个强烈愿望的折磨。然而，令她生气的是马乌

里肖·巴比洛尼亚一看到她的到来，就猜中了她的来意。

"我来看新型号汽车。"梅梅说。

"这个借口很不错。"他说。

梅梅觉得自己正在经受他傲慢之火的灼烧，于是迫切地想寻找一个办法来杀他的威风，可是他不给她时间思考。"不用紧张，"他轻声对她说，"一个女人为一个男人而疯狂，并不是第一次。"她觉得很是孤立无援，没看到新型号汽车就离开了工厂。整晚她都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忿恨地痛哭着。那个红头发的美国人倒真开始对她产生了兴趣，可在她看来，他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儿。这个时候，她发觉在见到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之前看到很多黄色的蝴蝶。这些蝴蝶她以前也见过，特别是在机修厂里，那时她以为它们是被油漆味引来的。有一次在昏暗的电影院里，她也感到有蝴蝶在她头上扑腾飞舞。但是当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像一个只有她能从人群中认出来的幽灵开始追求她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这些黄蝴蝶和他有关。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总是出现在音乐会、电影院或大弥撒的人群中，而她不用见他本人就能知道他的存在，因为蝴蝶会告诉她。有一次，奥雷良诺第二对这些蝴蝶令人窒息的扑腾实在难以忍耐了，梅梅想把秘密告诉他，就像她曾经答应过他的一样。但是，直觉告诉她，这一次他不会像往常那样笑着说："要是你妈妈知道的话该说些什么啦。"一天上午，菲南达和梅梅正在修剪玫瑰花，母亲突然发出一声惊叫，把梅梅从她站着的地方拉开，原来这正是俏姑娘雷梅苔丝在花园里升天的位置。菲南达刹那间觉得那次奇迹要在她女儿身上重演，因为突然有一群扑扇着翅膀的东西打乱了她的思想。那是一群蝴蝶。梅梅看到这群像是突然从阳光里凭空出现的蝴蝶，不由心中一怔。这时，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拎着一包东西走了进来，据说这是帕特里夏·布朗送的礼物。梅梅强压下脸上的红晕，控制住自己的忧伤，甚至还自然地笑笑，请他把那包东西放在栏杆上，因

为她的手沾满了泥。菲南达只是觉得这个男人的皮肤发黄，几个月后把他赶出家门时，她也没有想起自己曾经见过这个人。

“这人真是少见，”菲南达说，“看他的脸色像是重病要死了。”梅梅心想她母亲对那些蝴蝶一定印象深刻。玫瑰修枝完毕，她就立刻去洗手，把那包东西拿到房间里打开。原来是一种中国玩具，它由五层同心套盒组成。在最里面的小盒子里放着一张由勉强会写字的人费劲涂画成的约会条子：星期六电影院见。这个盒子在好奇心很重的菲南达伸手可及的栏杆上居然放了那么长时间，梅梅回想起来不免有些后怕。尽管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的大胆和机智令她感到高兴，可他等她赴约的那天才是真的令她更为感动。那时，梅梅已经知道奥雷良诺第二星期六晚上有约在先，但是这一星期中，焦渴之火炽烈地灼烤着她，到了星期六，她还是说服了父亲，让他先送她一个人去看戏，等演出结束后再来接她。电灯亮着的时候，只见一只蝴蝶在她头顶盘旋。预料的事情发生了。电灯熄灭后，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便坐到了她身边。梅梅觉得自己在惊惶的泥潭里扑打着，挣扎着，只有那个满身油污气、在暗处几乎难以辨认的男人才能把她救出来，如同在梦中发生的那样。

“如果您不来的话，”他说，“您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梅梅感到他的双手放在她的膝盖上，她知道这一刻，双方都六神无主。

“你使我讨厌的是，”她微笑着说，“你总是讲本不应该说的话。”

她为他都快发疯了。她寝食难安，深深地陷入了孤独之中，甚至认为父亲也是一种障碍。她胡乱编造了一连串假约会来转移菲南达的视线，她不再去看她的女友了，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她都会打破常规去和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相会。开始，她讨厌他的粗鲁。第一次在机修厂后面荒凉的草地上与他单独见面

时,他粗鲁地拖着她走,毫无怜香惜玉之意,就像对待牲口一样,使得她疲惫不堪。过了一段时间,她才觉得那也是温柔的一种方式。于是她坐立不安,没有他简直就不想活了,她精神恍惚,只想沉浸在他那用碱水洗过的熏人的油污气息中。阿玛兰塔去世前不久,梅梅在痴狂中突然出现一个清醒的间歇,她为自己未知的前途不寒而栗。这时,她听说有个女人会用纸牌占卜前途,就偷偷去拜访她。这女人就是庇拉·特内拉。庇拉·特内拉一见她走进来就看出了她的心思,“坐下吧,”她对梅梅说,“我不用纸牌就能算出布恩地亚家里人的命运。”梅梅一直不知道,也始终没有弄明白那个百岁巫婆原来就是她的曾祖母。庇拉·特内拉用挑逗性的大实话告诉她恋爱时的焦渴只有在床上才能平息下来,她不相信。这种观点也是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所特有的,可梅梅坚持不信这一套,她觉得这种观点是出于机修匠的不良恋爱标准。那时她想,一种方式的爱情可以击败另一种方式的爱情,正如食欲得到了满足就会消除饥饿一样,这是人类的本性。庇拉·特内拉不仅打消了她的错误想法,还为她提供了一张铺着麻布床单的旧床,正是在这张床上,当年她孕育了阿卡迪奥,即梅梅的祖父,后来又怀上了奥雷良诺·霍塞。她还教给梅梅熏蒸芥末泥敷的方法,用来防止不期望的怀孕,还给了她汤药的配方,可以使她在倒霉的情况下排出“那块心病”。这次见面给梅梅灌注了一种勇气,跟喝醉酒那天下午她所感受到的感情一样。然而,阿玛兰塔的去世使她不得不推迟自己的决定。在祭灵的那九个晚上,她时刻都和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在一起,那时他混在涌进家里来的人群中间。接下来漫长的丧期和必须实行的幽居才使得他们俩分开了一段时间。这段日子里,她心神不定,焦急难耐,但又不得不强压下热切的念头。她终于能够出门的第一个下午,便直奔庇拉·特内拉。她的天性流露得那样自然,她的本能表现得那样灵巧,任何一个比她情人多心的男人,都会把她的这种品性误认为是一

种纯熟的经验。三个多月以来，他们在奥雷良诺第二这位无辜而毫不知情的同谋者的庇护下，每星期幽会两次。奥雷良诺第二只是为了能让女儿摆脱僵硬死板的母亲的管束，才证明女儿一直跟他在一起，并无恶意。

菲南达在电影院捉住这对年轻人的那天晚上，奥雷良诺第二被良心压得抬不起头，他相信梅梅会向他倾诉心中的秘密，于是到菲南达关她的房间去看她。但是梅梅什么都不说。她是那么自信，死死抱着自己的孤独不放，奥雷良诺第二感到他们父女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联系，那种同伴加同谋的关系只不过是昔日的幻想而已。他本想找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谈谈，认为凭着过去是他的老板的权威或许能使他放弃目标，但是佩特拉·科特使他相信这些事都取决于女人，于是他就拿不定主意了，而他一点也不认为对这次禁闭能结束他女儿的痛苦。梅梅一点痛苦的样子也没有。相反，在她隔壁房里的乌苏拉听得出梅梅睡觉很安稳，做事镇定自如，吃饭有条不紊，消化也很正常。禁闭了梅梅将近两个月后，乌苏拉惟一感到疑惑的是她不像大家那样在早晨洗澡，而是改在晚上七点洗澡。有次她想提醒梅梅当心蝎子，可是梅梅因坚定地认为是乌苏拉告密而总是回避她，所以她也就不想用高祖母的唠叨千方百计去打搅她了。傍晚，黄蝴蝶总是会闯进家来。每天晚上，梅梅洗完澡出来，总看到菲南达拼命地喷洒杀虫药。“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她常说，“我这辈子总听人家说夜蝴蝶会带来坏运气。”有天晚上，梅梅还在洗澡间里，菲南达偶然走进她的卧室。房间里的蝴蝶多得使她感到窒息，于是她便顺手抓起一块抹布开始扑打。但是当她把女儿在晚上洗澡散落一地的芥子泥敷剂联系起来的时候，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她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第二天，她便邀请新上任的市长到家里用午餐。这位市长和她一样也是从荒原来这沼泽地的。她要求市长晚上在她家后院布置岗哨，因为她觉得有人在偷她家

的母鸡。那天晚上,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掀起瓦片正要钻进梅梅洗澡间时,站岗的士兵一枪击中了他。这时候,梅梅正赤条条的、在蝎子和夜蝴蝶中被爱情激得浑身颤抖,她正在等待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这几个月来她几乎天天晚上都这样。一颗嵌入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脊梁骨的子弹,使他后半辈子一直蜷缩在床上。他在孤独之中老死,既没有任何怨言,也没有丝毫抗争,更没有一点透露真情的念头,大家只知道他是偷鸡贼而嫌弃他,而他只是痛苦地回忆着往事,那群黄蝴蝶更是把他折腾得不能有片刻的宁静。

第十五章

当梅梅·布恩地亚的儿子被送到家里来的时候，那些后来给马贡多造成致命打击的事件已经开始初露端倪了。那时，外面的局势十分混乱，谁也没有心思去理会、议论别人的家丑。因此，菲南达可以比较轻松把孩子藏起来，就像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她不得不收养这个孩子，因为别人把孩子送来时的情景使她难以拒绝。她只能这样不情愿地忍受一辈子，因为她虽然曾暗下决心要把孩子溺死在浴缸里，但真要这么做时又缺乏勇气。她把孩子锁在从前奥雷良诺上校的工作间，还想方设法使圣塔菲娅·德·拉·佩达相信，这孩子是在一只飘来的篮子里发现的。乌苏拉可能到死也不知道孩子的真正来历。小阿玛兰塔·乌苏拉有一次走进工作间，刚好遇上菲南达在喂孩子，于是她也相信了所谓漂浮篮子的说法。奥雷良诺第二因他妻子处理梅梅悲剧的做法违反理性而完全疏远了她，他一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外孙，直到孩子被送回家后的第三年，孩子趁菲南达一时疏忽，逃出了关他的房间，在走廊里露面。这时他才知道外孙的存在。那次露面前后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他光着屁股，头发蓬乱，下身像火鸡鼻子上的肉瘤特别触目。他根本不像一个人类的后代，而是像百科全书上所讲过的野人。菲南达没有想到无法改变的命运会这样跟她捣乱。这孩子就像一种耻辱，她认为已经永远地把它赶出了家门，可是它又回来了。当初，被打断脊梁骨的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刚被人抬走时，菲南达就制定了一整套清除耻辱痕迹的最详细而完善的计划。她没有跟丈夫商量，第二天就为女儿准备好行李，在小衣箱里放了三套她用于替换的衣服。火车到达前半小时，她到卧室找到女儿。

“走吧，雷纳塔。”她说。

她没有给女儿做任何解释。梅梅也并不指望,亦不需要她作任何解释。她根本不知道她要她上哪儿去,但即使把她带到屠宰场她也觉得无所谓。自从听到后院的枪声和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随即发出的惨叫后,她就不再开口讲话了,整个后半辈子也没有开过口。当母亲命令她从房间出来的时候,她头没有梳,脸也没有洗,像梦游病人一般上了火车,甚至没有注意到那群黄蝴蝶还在跟随着她。菲南达一直不知道,也没有花心思去想或研究,她女儿如此顽固沉默究竟是因为她本人意欲如此,还是因为那次不幸的打击使她致哑。梅梅几乎没有发觉她正在经过以前那个中了魔咒的地方。她没有看到铁路两侧绿荫覆盖无边无际的香蕉种植园;没有看到美国人的那些白房子,没有看到他们因尘土和炎热而变得荒芜的那些花园;也没有看到那些穿着短裤和蓝条衬衫在门口玩牌的女人。她没有看到尘土飞扬的马路上装满大串大串香蕉的牛车,也没有看到在清澈的河水里像鲜鱼一样欢蹦乱跳的姑娘,她们的丰满胸脯使火车旅客留下痛苦的回忆。她没有看到工人们居住的贫困而杂乱的工棚区。这里是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的黄蝴蝶飞舞的地方,工棚的门口常有脸色青黄,又脏又瘦的孩子蹲坐在便盆上,怀孕的妇女们在火车开过时大声叫骂。过去她从修女学校回家时,这些转瞬即逝的情景对她来说是一种享受,现在它再次从梅梅眼前闪过时却没有能够使她清醒过来。直到种植园热烘烘的潮气逐渐消散,她也没有透过车窗往外瞧一眼。火车在长满虞美人花的原野上奔驰,古老的西班牙大帆船被烧焦了的龙骨还躺在那里;接着,火车开进了一个空气清新的地带,随之又开到了泛着肮脏泡沫的大海边。将近一个世纪前,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幻想就是在这里破灭的。

下午五点,她们到了沼泽地的最后一个车站,梅梅下车了,是菲南达叫她下去的。她们又乘上一辆像大蝙蝠的破马车,一匹喘着粗气的瘦马拉着它,穿过这个荒凉的城市。在龟裂的没有尽头

的硝土大街上，回荡着一阵阵钢琴练习曲，和菲南达年轻时在午睡时经常听到的琴声一样。接着，她们又乘上一条江轮。江轮的木轮发出嘎嘎巨响，好像在进行一场大战。船上的铁板锈得色泽斑驳，就像一只火炉的炉膛。菲南达把梅梅关在船舱里。她每天两次把一碗饭送到床前，但又每天两次原封不动地取走。这倒不是因为梅梅打定主意要绝食而死，而是因为她一闻到食物的气味就恶心，胃里直泛酸水。那时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生育能力居然胜过了芥末蒸气，而菲南达则在将近一年以后孩子被送到她手里时才知道此事。在闷热的船舱里，梅梅被船壁铁板震动的响声和轮船木轮子搅起的污泥那难以忍受的臭气弄得头晕目眩，日期也记不清了。过了很久，当她看到最后一只黄蝴蝶在风扇的叶板上撞得粉碎时，才承认这个无法挽回的事实：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已经死了，但是她没有善罢甘休。再后来在奥雷良诺第二当年寻找世上最漂亮的女人时曾经迷路的地方，她们沿着印第安人的小路登上山峦，走进那个凄凉的城市。这里的石子小路间，回荡着三十二座教堂的丧钟声。那天晚上，她们就住在被遗弃的殖民者宅院里，睡在杂草丛生的房间。菲南达铺起大木板，用扯下来的窗帘布作被盖，她们一次次翻身把布片撕得越来越小。梅梅知道她们现在身在何处，因为在失眠的恐惧中，她看到有一位身穿黑衣服的绅士走过，就是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圣诞节前夕，被放在铅箱里送到这里来的那个人。第二天做完弥撒，菲南达就把梅梅带到一幢阴森森的楼房，梅梅立刻就认识到那是她母亲经常提起的当年培养她当女王的那个修道院。于是，她知道自己已经到了这次旅行的目的地。菲南达在隔壁房间里同人谈话时，梅梅就呆在大厅里。大厅四周的墙上挂着殖民时期大主教的巨幅油画。梅梅冻得瑟瑟发抖，因为她还只穿着一件有黑色小花的单衣和一双经过荒原时被冻得硬硬的高统靴。她站在大厅中央，在透过玻璃窗照进来的一束黄色光线下，思念着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

这时，从房间里走出一位很漂亮的见习修女，手里提着梅梅那只装有三套替换衣服的小箱子。她走过梅梅身边时，毫不停留地向她伸出手。

“走吧，雷纳塔。”她说。

梅梅拉着她的手，由她带走了。菲南达最后一次看到梅梅的时候，她想加快步伐追上那位见习修女，修道院内院的铁栅门却在修女背后关上了。那时，梅梅还在思念着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思念着他的油污气和他周围的蝴蝶群。在后半生中，她每天都这样思念着他，直到很久以后一个秋天的清晨她老死在阴暗的克拉科夫医院。那时，她已经更名换姓，而且始终没有开口讲过话。

菲南达乘着一辆有武装警察护送的列车回马贡多了。一路上她发觉旅客们神色紧张，沿途村镇里都在做军事准备，到处笼罩着一种紧张气氛似乎一定会有什么严重事态发生，但是她不赶回马贡多就不可能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有人告诉她说，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正在鼓动香蕉公司的工人罢工。“这是家里最糟糕的事了，”她心里想，“家里又出了个无政府主义信徒。”两个星期以后，罢工爆发，但是并没有导致原来所担心的惊天动地的后果。工人们要求星期天不被强迫去采收或装运香蕉。这要求看上去非常合情合理，甚至连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也认为完全符合上帝的意愿，所以出面为他们说情。这次行动的胜利，和后来几个月中组织的行动的胜利，把本来没有什么光彩的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从无声无息的角落里抬出来了。过去人们常说，他的能耐也就仅仅是使镇子里住满法国娼妓。现在，他以当年拍卖斗鸡，创建漫无目的的航海业时的冲动和坚定，辞去了香蕉公司小工头的职务，参加到工人的行列中去了。不久，他被指控为破坏公共秩序的某个国际阴谋集团的特务。在那流言四起的黑暗星期里，有天晚上，当他开完秘密会议出来时，有个陌生人用左轮手枪向

他开了四枪,但他还是奇迹般地逃脱了。后来的几个月中,气氛如此之紧张,连在黑暗角落里的乌苏拉也感觉到了。她觉得又回到了她儿子奥雷良诺的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那时,他儿子的口袋里总是装着掩饰起义活动的顺势疗法糖丸。乌苏拉想与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谈一谈,好让他知道家里的这个先例,但是奥雷良诺第二告诉她,自从那天晚上有人谋杀他以后就一直没见他的影踪。

“真是跟奥雷良诺一模一样,”乌苏拉叫了起来,“世界怎么好像总是在打转啊。”

这几天难以捉摸的局势丝毫没有影响到菲南达。自从她自作主张地安排了梅梅的命运,而她丈夫因此跟她大吵一场以后,她同外界就没有了什么联系。奥雷良诺第二决定领回女儿,必要的话还准备求助于警察局,但是菲南达给他看了几份表格,上面证明梅梅进修道院完全是出于她本人自愿。事实上,梅梅是在进了铁栅门后才在表格上签的字,而且是像她被人带去时一样随便地签字。奥雷良诺第二也并不相信这些表格的真实性,就像他从来也不相信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钻进他家院子偷母鸡一样。但是,这些表格却使他的良心受到安慰,他可以毫无愧疚地回到佩特拉·科特的保护伞下,重新开始举行些那喧闹的聚会和没完没了的丰盛筵席。菲南达对市里的不安形势毫不在意,对乌苏拉的可怕预言也充耳不闻,只是在为自己的完美计划拧紧最后一圈螺丝。她给即将担任低级神职的儿子霍塞·阿卡迪奥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他的妹妹雷纳塔因黄热病,已经安息在上帝的怀抱里。后来,她又把阿玛兰塔·乌苏拉交给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去照顾,自己则专注于重建同隐身医生的通信联系。当初这种联系就是被梅梅的事给搅乱的。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确定已经一再推迟的心灵感应手术的最后日期。但隐身医生回信说,在马贡多的社会动乱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不适宜做手术。然而,她是那

么急不可待和闭目塞听，所以写信解释说，这里并没有什么社会动乱，事情都是由她小叔子的愚蠢行动造成的。近些日子，她小叔子正在闹罢工浪潮，就像当年他建斗鸡场和搞航海业时一样疯狂。直到一个炎热的星期三，她同隐身医生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时，有一位老修女手挽篮子来敲她家门。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去开门时，还以为有人送礼物来了，想接过她手中那盖着一块精美镶边装饰巾的篮子，但是那位修女不让她动手，因为她受人之托，要在最严格保密的条件下将它亲手交给菲南达·德尔·卡庇奥·德·布恩地亚夫人。这是梅梅的儿子。过去在精神方面指导菲南达的神父在给她的一封信中解释说，这孩子是两个月前出生的，已经用他外公的名字奥雷良诺来洗礼命名，因为他的母亲即梅梅没有开口表明自己的意愿。面对命运的嘲弄，菲南达内心非常愤怒，但在修女面前她还掩饰住了。

“我们就说这孩子是在飘来的篮子里发现的吧。”她微笑着说。

“这种说法谁都不会信。”老修女说。

“既然人们连《圣经》都相信，”菲南达反驳道，“那我看也没什么理由不相信这个说法。”

老修女留在家里吃午饭，等着回去的火车。按照她所提的严守秘密的要求，她没有再提起这个孩子的事。可是，菲南达还是把她看作目睹自己耻辱的见证人而极度不欢迎她，并为中世纪时的那种绞死通报坏消息的使者的习俗已被破除而深感遗憾。她决定等老修女一走就把孩子溺死在浴缸里。可是她的心肠还不至于如此硬，她宁愿耐心地等待大慈大悲的上帝来帮她摆脱烦恼。

这位新的奥雷良诺刚满周岁时，局势毫无征兆地骤然紧张起来。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和其他一直隐藏行踪的工会领导人在一个周末突然露面了。他们在香蕉种植地区的城镇里组织示威游

行。警察只是出来维持秩序。可是，星期一晚上这些领导人就从家里被揪了出来，而且被戴上五公斤重的脚镣，送进了省府的监牢。被带走的人中有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和洛伦索·加维兰。后者是墨西哥革命时的一位上校，流亡到马贡多。据说，他还是他的好朋友阿特米奥·克鲁斯英雄业绩的见证人。可是不到三个月他们就被释放了，因为政府和香蕉公司在究竟该由谁负责他们在监狱里的吃饭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一次工人们的不满情绪主要来自于住房缺乏卫生设施，医疗服务空有其名以及劳动条件恶劣。另外，他们还指责公司不付现金而付给他们购物券，这只能在公司的代销店里买弗吉尼亚火腿。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被送进监牢，那是因为他揭露出这种购货券制度是公司用来支付果品船的，这些船只能空着从新奥里良港回到装运香蕉的港口。其余的指控都是人所共知明白无误的。公司的医生不给病人检查，而是让他们在诊所前站成单行，由一个护士依次在他们的舌头上放一颗颜色像蓝矾的药丸，而不理会他们得的是疟疾、淋病还是便秘。这种疗法非常普通，孩子们常常排好几次队来领药丸，他们并不把药丸吞下，而是带回家去当作彩票游戏中的号码球。公司的工人住在拥挤而破烂的工棚里。工程师们不为他们建造厕所，而是在圣诞节里到生活区给每五个人发一个活动厕所，并当众表演如何延长这种厕所的使用寿命。那些穿着黑衣服的老朽的律师，过去曾经围着奥雷良诺上校转，现在成了香蕉公司的代理人。他们使用种种仲裁方法像变魔术一样使得人们的指控失效。工人们联名上书一份请愿书，可是过了很久也没有正式送给香蕉公司。布朗先生看到这份联名请愿后，马上在火车上挂上他那节豪华的玻璃车，和公司的其他头面人物一起离开了马贡多。可是，下一周的星期六，几个工人在一家妓院找到了他们中的一个，就让他在请愿书的一份抄件上签字。当时他正光着身子和一个女人在一起，那女人是自告奋勇引他上钩的。那些可恶

的律师们在法庭上证明那人同公司没有丝毫关系。为了不使任何人怀疑他们的说法,他们把那人作为诈骗犯关进牢房。后来布朗先生搭乘三等车乔装出行时又被人发现,他被迫在请愿书的另一份抄件上签了字。第二天,当他来到法官面前出庭作证时,头发已经染成黑色,并说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律师们证明他并不是出生在阿拉巴马州帕拉特维尔的香蕉公司总负责人布朗先生,而是出生在马贡多的一位安分守己的草药商人,连他的名字达戈维托·丰塞卡也是在马贡多起的。不久以后,为了应对工人们作出的新尝试,律师们干脆公开宣布了布朗先生去世的证明文件,而且是得到领事和外长们公证的文件。文件证明,布朗先生已于六月九日在芝加哥城被一辆消防车撞死。工人们对这种编造证据的胡言乱语厌烦了,他们就撇开马贡多当局,把他们的意见上诉到最高法院。那里的法律魔术师们证明这些要求完全无效,简单说就是因为香蕉公司只是偶尔招募一些临时工,并不存在正式工人。至此,弗吉尼亚火腿、神奇的药丸和圣诞节活动厕所等等谎言已被彻底粉碎,经过法院判定,并以公告形式严正宣布,并不存在所谓香蕉公司的工人。

大罢工由此爆发。收获刚进行了一半,香蕉在主茎上烂熟,一列列一百二十节车厢的火车停在铁路支线上。无所事事的工人充满了各个城镇。土耳其人大街在这时持续数日通宵灯火辉煌,雅各饭店的弹子房甚至不得不排起二十四小时的打球轮换表。在宣布军队被授权负责恢复并维持公共秩序的那天,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也在弹子房里。尽管他并不善于预言,但是在他看来那消息就像是死神的通知。从很久前的一个早晨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带他去看枪毙人的时候他就一直在等待着这一通知。但是,这个不祥之兆并没有改变他严肃的神情,他仍然按照先前排好的次序玩着弹子球,打球时的连击也没有出现失误。不一会儿,一阵阵密集的手鼓声、嘹亮的军号声和混乱的喧闹声向他表

明，不仅这场弹子球游戏，而且从观看枪决的那个早晨起悄悄独自玩弄的游戏也都全部结束。于是他探身往街上看去，他看见了那支队伍。足足有三个团的兵力，他们按照苦役犯划船的西鼓点行军，脚步声摇撼着大地。这条多头巨龙的喘息，使中午明净的空气中充满了腐臭的蒸气。他们都是些身材矮小、结实粗壮而莽撞的家伙。他们流的是马汗，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如同在太阳下晒干的兽皮味，脸上是一副忧郁而麻木的神情。尽管队伍行进了一个多小时，不过完全可以想像为只有几个小队的人马在转圈子，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模样，如同同一个母亲生的儿子。他们都同样愚蠢地忍受着背囊和行军壶的重负，忍受着肩扛上了刺刀的步枪的耻辱，忍受着盲目服从却还要体验光荣感的无奈，乌苏拉躺在床上在黑暗中听到他们走过的脚步声。她举起一只手，划了个十字。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也出现了一会儿，她俯下身子靠在一条她刚刚熨过的绣花桌上，惦记着她的儿子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这时，她的儿子正站在雅各饭店的大门口毫无表情地看着最后一批部队走过。

军事管制法将仲裁冲突的职能授权给军队，但它却不作任何调解。这些士兵刚刚到达马贡多，就马上把枪搁在一旁，开始采收和装运香蕉，调度火车。这时，曾经满足于袖手旁观静待结果的工人纷纷进山，只拿了劳动用的砍刀作为武器，开始用来对付敌人的破坏活动。他们烧毁种植园和公司的代销店，破坏铁路以阻挠靠机枪火力开路的火车通过。他们还切断电报电话线路。水渠都被鲜血染红了。在电气化养鸡场里活得好好的布朗先生及其家属，还有其他美国人的家眷，在军队的保护下离开马贡多，被带到安全可靠的地方。紧张的局势眼看就要演变成一场势力悬殊的血腥内战，这时，当局呼吁工人们集中到马贡多去并宣布省军政长官将于下星期五前来调停这次冲突。

星期五早晨，人们就集中在了火车站，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挤

在人群中。他事先参加了一次工会领导人会议，会上他被指派同加维兰上校一起混在人群中间，根据具体情况来指挥群众行动。他发现军队已经在广场四周布置好机枪火力点，发现这个四周有铁丝网的香蕉公司还有大炮守护，这时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到嘴里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将近十二点时，火车仍然迟迟未到，而等候的人已经超过三千，全都是工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挤满了车站前面的那块空地，挤满了附近已由军队用一排排机枪封锁着的马路。那情景不像是迎接什么重要人物，更像是一个欢闹的集市。土耳其人大街上的小油炸食品摊和饮料店都迁走了，人们忍受着长时间等候的烦恼和灼热的烈日却依然饶有兴致。快到三点钟的时候，传说长官专列要到第二天才能来。疲倦的人群发出沮丧的叹息声。这时，一位中尉爬上车站的屋顶，屋顶上四把整齐排到的机枪对着人群。他做了个手势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在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的身边有一位十分肥胖的妇女，带着两个大约四岁和七岁的孩子。她驮着小的，叫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她并不认识他)让另一个孩子骑到自己的后颈上。多年以后，那孩子还常说，他那天看到一个中尉拿着留声机喇叭筒宣读省军政长官的第四号通令，可是没人相信这孩子的话。这项通令是由卡洛斯·伊萨沙少校签署的，全文共八十个字，分为三条。通令宣布，罢工者是一帮歹徒，并授权军队枪杀这些罢工者。

通令宣读完毕后，人群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抗议唏嘘声，一位上尉替换下站在车站屋顶的中尉，手里拿着留声机喇叭筒，打了个手势示意将要讲话。人群又一次安静下来。

“女士们，先生们，”上尉用低沉缓慢而又有点庸懒疲倦的语气说，“你们有五分钟的时间撤离。”

更加喧嚣的嘘声和喊叫声淹没了宣告倒计时开始的军号声，谁也没有动。

“五分钟已到，”上尉以同样的语气说，“再过一分钟就开枪。”

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身上沁出了冰凉的汗水。他把孩子从肩上放下来,交给那位妇女。“这帮混蛋真的会开枪。”她嘀咕着,那位妇女的话音刚落,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还没有来得及讲话,就传来了加维兰上校嘶哑的喊叫声。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为这种紧张气氛和神奇而深沉的寂静所迷醉,他深信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驱散这个被死神迷住的人群,于是他踮起脚,高过前面的人头,生平第一次提高嗓门喊叫起来。

“混蛋!”他喊道,“剩下的一分钟就送给你们吧。”

他喊过以后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使他感到惊慌,倒像是出现了一种幻觉。上尉一声令下,十四挺机枪立即开火。但是,这一切好像只是一出闹剧,仿佛这些机枪的枪膛里装的都是骗人的烟火而已,因为只听到急切的嗒嗒声,只看到吐出来的道道炽热的火焰,密集的人群中却无丝毫反应,听不到任何喊叫,也没有半点哀叹。紧密的人群刹那间竟变得刀枪不入,像石头一般坚强。突然,在车站的一侧,一声惨死的叫声划破凝滞的长空:“啊呀呀,我的妈呀!”于是,一股震天撼地的神力、一股如火山喷发般的气流、一阵如天神降临似的怒吼以无比巨大的威力扩散开来。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还没来得及把孩子再次举起,那位母亲已经带着另一个孩子消失在因恐慌而四下逃窜的人群之中。

许多年以后,尽管人们仍然认为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只是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可那孩子却经常讲起当时的情景。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把他高高举过头顶,几乎使他悬在空中,仿佛在人们的恐慌之中飘浮,他被人群推到附近的一条街上。孩子所处的位置,正好使他能够看到狂奔的人群将要到达街角拐弯处的时候,一排机枪开了火。好几个人同时喊了起来:

“快卧倒! 快卧倒!”

前头几排的人已经被机枪的一排排子弹扫中,倒在地上。活着的人不但没有卧倒,反而是想再回广场上去,于是那惊恐的人

群像是巨龙甩一次尾巴，密集的人流向来自相反方向的另一个密集的人流冲去，这是对面马路上被机枪驱赶过来的人流，他们被围赶着，打着旋，形成巨大的旋涡，并渐渐地向其中心缩小，因为它的边缘正在被谁有条有理一圈一圈地剪裁着，好像剥洋葱皮，机关枪像把永不知足的剪子在有条不紊地裁剪着。这孩子还看到一位妇女奇迹般地避开了奔逃的人群奔跑在一块空地上，双臂交叉成十字。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把那孩子放在那里，紧接着便血流满面倒在地上。后来那巨大的人流席卷空地，卷走了跪倒的妇女，卷走了干旱天空中的阳光，卷走了乌苏拉·伊瓜朗贩卖过许多小糖果的那个混浊的世界。

当霍塞·阿卡迪奥第二醒来的时候，他正仰面躺在一片黑暗里。他发现自己在一列正在前进、没有尽头、死寂的火车里。他的头发已经由于鲜血的凝固结成硬块，浑身骨头都在疼痛。他觉得很累而嗜睡，想长长地睡上几个小时，避开心中的恐惧和惊慌。他把身体朝疼得轻些的一边侧过去。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正躺在死人身上。车厢里除了中间的过道，几乎没有一点空隙。这次大屠杀估计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因为尸体已经像秋天的石膏一样冰凉而坚硬；另外，把尸体装进车厢的人还曾有足够的时间来把它们像香蕉串一样排列得整整齐齐。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想逃离这场恶梦，他顺着火车前进的方向，从一节车厢爬到另一节车厢。当火车经过沉寂的村镇时，在透过车厢木栅栏窗户射进的一闪一闪的灯光中，他看到身边满是男人的尸体、女人的尸体和儿童的尸体，他们都将像剔除的烂香蕉一样被抛进大海里。他只认出了那个在广场上卖汽水的妇女和加维兰上校。上校手中还缠着那条莫雷利亚[①] 银扣皮带，他想用它在惊慌的人群中开辟道路。当他爬到第一节车厢后，纵身往黑暗中一跳，滚落在路边。然后，

① 墨西哥地名。

他斜躺在路边的沟里，等着火车开过。这是他所见过的最长的火车，有将近二百节货车车厢。列车的首尾各有一个火车头，中间还有一个。车上一盏灯也没有，连指示车身位置的红灯和绿灯都没有。列车在夜间悄悄行驶，车厢顶上站着一些士兵，旁边架着一挺挺机枪。

午夜后下起了暴雨。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不知道自己跳下车来是在什么地方，但是他清楚朝火车行进的方向走就能回到马贡多。他浑身都湿透了，头痛剧烈难忍，在走了三个多小时后，终于在黎明的晨曦中看到了几间房子。他被浓郁的咖啡香所吸引，走进一所房子，看见有位妇女正抱着孩子在探身看炉子。

“早上好。”他精疲力尽地说，“我叫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布恩地亚。”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报出自己的全名，是想证明自己是活人。他这样做还真起到了作用，因为那位妇女一开始看到他消瘦的面容布满愁云，看到他头上和衣服上满是血污，带着一副见了死神般严肃神情出现在门口的时候，还以为见鬼了呢。这位妇女认出了他。她拿来一条毯子让他裹起来，把他脱下的湿衣服放在炉子上烘烤。她为他烧水，让他清洗伤口。伤势不重，只是擦破了皮，她拿来一块干净的尿布，让他把头包起来。一会儿，她按照人家告诉她的布恩地亚家的人喝咖啡的习惯给他端来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并把他的衣服抖开放在炉子旁边。

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缄口不言，直到喝完咖啡才开口说话。

“总有三千来人吧。”他咕哝着。

“什么？”

“死人啊！”他解释说，“在车站上的那些人大概全部死了。”

那女人打量着他，眼神中充满遗憾。“这儿没死什么人，”她说，“从你上校叔叔的时代一直到现在，马贡多向来太平无事。”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在回到自己家之前去过三家人屋子，人们给他

讲的都是同一句话："这里没有死过人。"他穿过车站广场，看到油炸食品摊的餐桌都一张张整齐地摆放着，没有任何发生过大屠杀的痕迹。在猛烈的暴雨下，马路上不见行人踪影，家家户户都关着门，像都没有人居住一样。惟一表明有人的信息就是做弥撒的第一次钟声。他去敲加维兰上校家的门。一位他曾经见过多次的孕妇给他吃了个闭门羹。"他走啦。"那孕妇惊惶地说，"他回国去啦。"像往常一样，铁丝网围起来的养鸡场的大门由两个地方警察看守着，他们穿着橡胶雨衣，戴着橡胶帽盔，在雨中看去就像两个石头人。城边的一条小巷里，从安的列斯群岛来的黑人齐声唱着星期六圣歌。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翻过院墙，从厨房进屋。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轻声对他说："小心别让菲南达看到，她刚起床。"似乎在履行一项心照不宣的协议，她把儿子带到了便盆室，还为他收拾好墨尔基阿德斯的那张快要散架的行军便床。下午两点，菲南达睡午觉的时候，她从窗口给他送来一盆饭。

因为大雨的原因，奥雷良诺第二也睡在家里。下午三点，他还在等天气转晴。圣塔索菲哑·德·拉·佩达悄悄告诉他之后，他就到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去看望他的兄弟。连奥雷良诺第二也不相信发生过大屠杀这一说法，更不相信火车满载尸体运往海边这一梦呓。头天晚上他曾读过国家特别公告，声称工人们已经听从撤离车站的命令，大家都平静地回家了。公告还说，工会领导人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意将他们的要求减少到两条：改革医疗服务和在工房里建造厕所。后来还宣布说，军事当局在和工人取得一致意见后立即通知了布朗先生。布朗先生不仅接受了这些新的条件，还提出放三天公假，以欢庆这次冲突的和平解决。只是当军人问到宣布签署协议的日期时，布朗先生看了看窗外电光闪闪的天空，样子显得非常没有把握。

"要等天晴，"他说，"下雨期间我们停止一切活动。"

已经维持了三个多月不下雨的干旱天气在布朗先生宣布他

的决定后，一场暴雨立刻拜访整个香蕉种植园地区，这就是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在回马贡多的路上所碰到的那场暴雨。雨一直持续一个星期仍然没有要停的意思。政府运用一切可用的宣传工具，在全国上千遍地反复重申。于是，一种官方说法终于站住了脚，这就是：没人死亡，工人们已经满意地回家，香蕉公司在雨期暂停各项活动。军事管制法继续实行，以便这场没有止境的暴雨给公众带来灾害时采取紧急措施，但部队都已驻进兵营。白天，军人们把裤腿卷到半腿高，在马路上的急流中走来走去，和孩子们一起玩翻船沉舟的游戏，晚上宵禁以后，他们就用枪托砸开一家家的门，把嫌疑分子从床上拖起来，把他们送上不归的旅程。这是第四号通令所规定的追捕和消灭那些歹徒、杀人犯、纵火犯和骚乱分子的行动，但军人们在这些受害者家属面前矢口否认。这些家属挤满了长官的办公室，要打听消息。“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做梦，”军官们反复重申，“马贡多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发生任何的事情，这里是幸福之邦。”就这样，工会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杀害了。

惟一的幸存者就是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二月的一个晚上，忽然传来一阵清楚的枪托砸门的声音。正在等着天气转晴以待外出的奥雷良诺第二开了门，进来一名军官，后面跟着六名士兵。他们浑身被雨浇透，二话不说就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柜子一个柜子地搜查起来，从大厅一直搜到谷仓。当他们走进乌苏拉房间打开电灯时，乌苏拉醒了，但是在整个搜查过程中她一声没吭，手指划出十字，朝着士兵移动的方向移动。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及时提醒了睡在墨尔基阿德斯房间里的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但是他明白自己要跑出去为时已晚，所以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又给他把门锁上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穿好衬衣和鞋子，坐着那张小床上，等着他们来搜。这时军人们正在搜查银匠工作间。那位军官命令打开门锁，然后用提灯迅速扫了一遍，看到一

张工作台和一个玻璃橱。橱里的酸液瓶和器具还放在房主原来放的地方。这时,他似乎意识到这个房间已经没有人住了,但他还是十分机巧地问奥雷良诺第二是不是银器匠。奥雷良诺第二便对他解释说,这里曾是奥雷良诺上校的工作间。"哦!"那军官说着开了灯。他命令手下人仔细搜查,连藏在瓶子后面洋铁罐头里的十八条没有熔化的小金鱼也没有放过。军官把它们放在工作台上一条一条地仔细端详,这时他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要一条。"他说,"有个时期,这些小金鱼曾经是进行颠覆活动的联络暗号,现在却成了古董。"他很年轻,可以说还是个少年,没有丝毫腼腆的影子,却有一种过去不被人觉察的天生讨人喜欢的模样。奥雷良诺第二送给他一条小鱼,军官把它放进衬衣口袋里,眼眸中露出一种稚气的喜悦,然后他把其他小鱼装进罐头,放回原来的地方。

"这真是个无价的纪念品!"他说。"奥雷良诺上校是我们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但是片刻的温和,并没有改变他的职业行为。在重新上了锁的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前,圣塔索非娅·德。拉·佩达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进行劝阻。"这间屋子已经近一个世纪没人住了。"她说,可那军官还是命令开门,并用提灯在里面照了照。当一缕光线掠过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脸颊的时候,奥雷良诺第二和圣塔索非娅·德·拉·佩达都看到了他那双阿拉伯人的眼睛。他们立刻意识到刚才那种焦虑已经结束,现在面临的是一种新的焦虑,而且只有在忍受之中才能求得安慰。那军官还在用提灯搜查房间,直到发现堆放在柜子里的那七十二只便盆时才表现出一点兴趣。于是,军官开了灯。这时,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就坐在床沿上,准备外出,心事重重的样子显得比往常更加严肃。再往里,搁板上放着脱了线的书本和几卷羊皮纸。工作台上整洁干净,连墨水瓶里的墨水都很新鲜。空气还是那样纯净透明,和奥雷良诺第二童年时

见到的一样，有着抵御尘埃和污浊的特性，只是奥雷良诺上校当年没有感受到这一切。看得出，那军官却只对那些便盆感兴趣。

"这家里住有多少人？"他问道。

"五个人。"

显然，那军官弄不明白了。他的眼光集中在奥雷良诺第二和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面前的空间，而他们俩却一直注视着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这时，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也发现那军官瞅着他却没能发现他。接着，那军官熄了灯，关上门。他给士兵们讲话的时候，奥雷良诺第二明白，原来这位青年军官看这个房间的眼光同当年的奥雷良诺上校一模一样的。

"这个房间真的至少有一个世纪没住人了，"那军官对士兵们说，"大概里面还有毒蛇呢。"

军官关好门以后，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确信他这次苦战终于结束。许多年前，奥雷良诺上校曾经给他讲起过战争的迷惑力，并曾试图以他亲身经历的无数事例来证明这一点。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当年是相信的。但是，在那些军人瞅着他却没有发现他的那个晚上，他回想起最近几个月来的紧张局势，想起那满载尸体的列车，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奥雷良诺上校不是骗子就是糊涂虫。他不明白为什么需要那么多话来说形容战争中的感受，他觉得一个词就足够了：恐惧。在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景，他在神奇的灯光、哗哗的雨声中和在一种觉得自己能不被发现的感觉的庇护下，得到了他前半辈子中从没享受过的安宁，现在惟一害怕的就是担心人家把他活埋。他把这种担心告诉了每天给他送饭的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她答应他自己将竭尽全力活下去，以保证等他死后再将他掩埋。于是他了无牵挂，开始一遍遍地重温墨尔基阿德斯的羊皮纸。他阅读的兴趣越浓，懂得的就越少。他对哗哗的雨声也开始习惯了。两个月后，这雨声成了一种新的寂静。惟一扰乱他孤独的是进进出出的圣

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于是他请她把饭放在窗台上,把门锁上。家里的人都把他忘掉了,连菲南达也如此,当她知道军人们看到他却没有认出他以后,也觉得他在那里并没有什么不好。关了六个月以后,奥雷良诺第二看到军人们已经撤离马贡多,他想找个人在下雨的时候聊聊天,就去取下了门锁。门一开,他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气,那是放在地上的便盆散发出来的,每一只便盆都被使用过多次。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被全身的毛发所掩盖,对充斥着令人恶心的臭气的污浊空气没有任何感觉,一直在反反复复地研读那些无法看懂的羊皮纸。他被一种天使之光笼罩着。当他感到门打开的时候,只是稍微抬头看了一眼。可是对他的兄弟来说,从这一瞥之中就已经发现他曾祖父的那种无可挽回的命运出现在他的眼神中。

"共有三千多人哪,"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只说了这么一句。"现在我肯定,所有在车站的人都被打死了。"

第十六章

这雨一直持续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二天。这期间也曾有过下毛毛雨的日子,那时所有的人都穿起节日的盛装,露出一张仿佛久病初愈的脸,欢庆雨过天晴。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就习惯于把这种暂时的绵绵细雨当作是暴风雨进一步加剧的征兆。现在,雷声震天的暴风雨刚刚过去,阴沉的天空似乎终于卸掉了一点重负。北方刮来阵阵飓风,掀翻了房顶,吹倒了屋墙,连根拔起了种植园里的最后一批树苗。那些日子里,乌苏拉又想起了以前的失眠症。正如失眠症持续期间所发生的情况一样,灾难本身也在不断强迫人们想出对付单调生活的办法。为了不被无事可做的无聊生活所征服,奥雷良诺第二算得上是最努力的人了,在布朗先生呼风唤雨的那个晚上,奥雷良诺第二为了处理一件偶然的小事回到家里,菲南达在柜子里找出一把快要散架的破雨伞,想让他回到情妇家去。"不用了,"他说,"我要在这儿一直呆到天晴。"当然,这句话并不是什么无法收回的承诺,但他却几乎一丝不苟地履行了这个诺言。他的衣服都放在佩持拉·科特家里,因此他只好每隔三天脱下衣服,只穿着裤衩,等别人帮他把衣服洗干净。为了不致感到无聊,他着手修理家里许多损坏的东西。他修理铰链,为门锁上油,拧紧门环螺丝并敲直插销。一连几个月,他一直拎着工具箱走来走去。这只工具箱可能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那个时期吉卜赛人忘了带走的。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这种无意识的体育运动,还是冬日无聊或是因为被迫禁欲的缘故。他原本凸出的肚子竟然像只皮袋似的渐渐缩小了,安详的脸上不再那么红润,肥厚的下巴肉也不再那么鼓鼓囊囊,甚至他的整个身躯也不那么臃肿肥胖,他又可以自己系鞋带了。菲南达看着他装门闩,修钟表,不禁心生疑虑,他是不是也染上了重复劳作的恶

习，就像奥雷良诺上校制作小金鱼，阿玛兰塔钉钮扣、织裹尸布，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翻阅羊皮纸手稿和乌苏拉回忆往事一样。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事情就出在这绵绵不断的雨天，它使得一切都乱了套，就连那些最干燥的机器，如果不是每隔三天加一次油，齿轮之间就会长出霉来；锦缎上的丝线发了霉，而潮湿的衣服都长出了深红色的苔藓。空气如此潮湿，甚至鱼儿也完全可以从门里进来，从窗户出去，在房间的空气中自由地游泳，一天早晨，乌苏拉醒来时觉得自己将要在一种恬静的昏迷中去世。当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发现乌苏拉背上爬满了蚂蟥的时候，乌苏拉请求说，即使用担架抬也要把她送到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那里去。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在她的血尚未被蚂蟥吸干之前，就帮她把蚂蟥一条一条揭下来，用木炭火烧焦。那时候，家里需要挖沟排水，清除蛤蟆和蜗牛，地面才能稍微干燥，床脚下垫着的砖块才能取走，大伙儿才能重新穿上鞋子走路。奥雷良诺第二看到有这么多琐事需要他来关心处理，心里十分高兴，竟没有感觉到自己正在逐渐衰老，直到有天下午，他坐在摇椅上欣赏着早现的暮色，思念着佩特拉·科特，竟也毫不动心。那时候，如果他想和菲南达一起重温一下那种索然无味的爱情，那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她的美貌随着身体的成熟已经定型。大雨使他摆脱了迫切的情欲，而产生了一种清情寡欲的海绵式的平静。他颇有兴致地想着，要是在过去，如果遇到这种下了近一年的大雨，他可能会做些什么。早在香蕉公司流行用锌皮做屋顶前很久，是他最先把锌皮带到马贡多来的。不过，他只是用来给佩特拉·科特的房间装饰屋顶，因为那哗哗的雨声使他们俩觉得更亲密无间，而奥雷良诺第二以此为乐。但是，即使是对他荒唐的年青时代所做出的种种疯狂举动的回忆，也不能令他激动，好像最后一次喜庆欢会已经耗尽了他全部的色欲，只给他留下了一项美妙的奖赏，使他能够既无痛苦、又无悔恨地回忆往事。也许，人们以为是这场暴雨给了他机会，

让他可以坐下来思考问题;以为他带着钳子和油壶而忙碌是唤起了他干些有用活的欲望,使他发现在他的一生中竟有这么多能做却没做的事情。可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说到事情的关键,因为使他深居而安心于家务的原因,并不是他现在考虑到什么或是吸取了什么教训。这种欲望来源于遥远的过去他钻在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里所读的关于飞毯和靠吃船只和船员为生的鲸鱼等神奇传说,现在暴雨把这种欲望给冲出来了。就是在那些日子里,由于菲南达的疏忽,小奥雷良诺竟然走到走廊里来了,这时他的外公才知道了他的存在和他被隐瞒的身份。他为孩子理发,穿衣,教他再不害怕生人。不久,大家看出他是个标准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他有高耸的颧骨;一双惊讶的目光和孤独的神态。菲南达也觉得心安了。她早就意识到自己过分专横,却不知道怎样弥补,因为她越是想办法解决,就越是觉得这些办法不合情理。如果她早知道奥雷良诺第二如此乐意当外公,像现在这样去处理事情的话,她就不会费那么多周折,一再把问题推迟,她自己也可以在一年前就摆脱这种折磨了。对阿玛兰塔·乌苏拉来说,这个外甥就像是一件猜不透的玩具,雨天心烦的时候,正好拿他解闷。奥雷良诺第二想起了那套以前放在梅梅房间里,后来再也没有人摸过的英文百科全书。一开始,他把书里的图画,特别是动物图画,翻出来给孩子们看。后来又给他们看许多遥远国家的地图和有名人物的像片。因为他不懂得英文,甚至连那些最有名的城市和最常见的名人姓名也弄不明白,所以他就自己编造了一些人名和故事,以满足孩子们无穷尽的好奇心。

菲南达倒是真的相信她丈夫是在等着天晴以后回到情妇那里去。下雨的头几个月里,她曾担心丈夫会偷偷地溜进她的房间,而这将使得她不得不难为情地向他坦白隐私,自从阿玛兰塔·乌苏拉出世后,她的身体就不能再和丈夫交好。这也是她急于同隐身医生们通信的原因所在,但这种通信经常因为邮政事故中

断。头几个月里，常常听说火车在暴风雨中翻车，那时，隐身医生在一封来信中告诉她，她的信件经常丢失。后来，当她同这些不知名的通信人之间的联系中断时，她曾认真地设想过，准备戴上丈夫参加曾发生流血事件的狂欢节时用过的老虎面具，换上一个假名，请香蕉公司的医生检查一下。可是，有个经常到家里来报告有关暴风雨不幸消息的人告诉她，香蕉公司正在拆迁诊所，准备搬到不下雨的地方去。于是，她的希望就化为泡影。只能耐心等到雨过天晴、邮政恢复正常时再做打算。这期间，她就自己想法减轻身上的病痛，她宁愿病死也不愿意听凭马贡多的医生和那位吃驴草的古怪的法国医生摆布。她去找乌拉苏，相信她一定会知道某种疗法可以医治她的病。但是菲南达称呼事物不直接用事物的真实名称，总爱舍近求远，她总是把前面说成后面，把分娩说成排出，把崩漏说成胃热，来使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难为情。这使得乌苏拉理所当然地得出结论：她的毛病不在子宫，而在肠胃，因此建议她空腹服用一包轻粉。要不是她有病缠身——此病对于没有假正经毛病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觉得难为情的地方——要不是她的信件丢失，这场暴风雨对菲南达本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说穿了，她的一生就好像一直在下雨。她从来没有改变过作息时间，也从没有放松过礼仪家规。当时，为了使吃饭的人不弄湿脚，饭桌都搁在砖块上，椅子下也垫着木板，可她仍然在饭桌上铺上细麻桌布，放上中国餐具，吃晚饭时仍然点上蜡烛，因为她认为，不能以天灾为借口来放松习俗。家里再也没有人在街上露面：要是按照菲南达的意思，那他们永远不会上街了。这不仅从下雨的时候起，从很久以前就是如此了，因为菲南达认为发明门就是为了关起来，对街上发生的事情好奇，是娼妓们的事。然而，当有人说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的送葬队伍经过时，头一个往街上瞧的人就是她，尽管那时从半开的窗户里看到的情形使她感到十分难过，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为自己的意志不坚定而悔

恨。

难以想像有比这更凄惨的送葬队伍了。棺材就放在一辆用香蕉叶搭成遮棚的牛车上。暴风雨那么猛烈,街上又那么泥泞,每一步轮子都要下陷,遮棚摇摇欲坠。凄凉的雨水倾泻在棺材板上,浇湿了覆盖在上面的军旗。实际上,这是一面沾满鲜血和尘土、被最有骨气的老军人们所唾弃的旗帜。棺材上还放着一把有铜钱和真丝流苏装饰的军刀,就是从前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为了不把兵器带进阿玛兰塔的缝纫间而挂在大厅的衣钩上的那一把。牛车后面跟着最后一批尼兰德投降时的幸存者,他们一手扶着车辕,一手拎着被雨水弄湿而褪色的纸花圈,吧嗒吧嗒地在泥潭中前进。在这条以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名字命名的大街上,他们的出现犹如一种幻景。他们经过布恩地亚家里时都注视着这座房子。在广场的拐角上转弯时,他们不得不请人帮忙把陷进泥潭的牛车拉出来。乌苏拉让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扶着走到大门口。她专心地注意着送葬队伍的动静,特别是她那只专为今天举着的手正随着车的晃动而晃动,谁也不怀疑她确实是在看着他们。

"再见吧,赫里奈多,我的孩子,"她喊道:"请代我向我的亲友们问好,跟他们说等天晴时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奥雷良诺第二扶着她回到床边,像平时一样很随意地问她那句告别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真话,"她说,"我现在就等着天晴以后死去。"

大街上的情景提醒了奥雷良诺第二。他开始担心家里牲口的命运,可是为时已晚。他拿过上过蜡的雨布往身上一披,就跑到了佩特拉·科特的家里。她正站在院里齐腰深的水中,想把一匹死马托起来。奥雷良诺第二上前用一根门闩帮忙。死马浸胖的身体被翻了个四脚朝天,随着污泥急流卷走了。从开始下雨以来,佩特拉·科特所做的事情就是清除院子里的死牲口。在前几

个星期里，她曾捎口信给奥雷良诺第二，让他采取紧急预防措施。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让她不要着急，说情况还不至于那么紧急，等天晴了会有足够的时间想办法。她还曾托人告诉奥雷良诺第二，牧场已经被水淹没了。牲口都逃到高地去了，在那里没有东西吃，只能任由老虎和瘟疫摆布。“这没有办法。”奥雷良诺第二回答，“天晴了它们还会自己下来的嘛。”佩特拉·科特眼看着牲口成批地死去，甚至来不及把这些淹死的牲口剖开。她眼睁睁地看着这场暴风雨无情地摧毁这份过去曾经是马贡多最丰厚、最牢靠的家产，将之变成一股恶臭而无能为力。等到奥雷良诺第二决定回来看看情况时，他只看到那匹死马和一头母骡站在牲口棚废墟堆里，骨瘦如柴。佩特拉·科特见他来了，既不惊讶，也无喜悦或怨恨，只是微微露出一丝讥笑。

“你来得可真是时候。”她说。

她老了许多，瘦得皮包骨头。她那道食肉动物般咄咄逼人的目光，也因为长时间地凝视暴雨而变得忧伤温顺。奥雷良诺第二在她家里呆了三个多月，倒不是因为他觉得那里比他自己家好些，而是因为他需要这么长时间下决心再披上那块上过蜡的雨布。“别着急”，他说，就像在另一个家里时一样，“再过几个小时天就放晴了。”时间和暴雨正在破坏她情妇的健康，不过在第一个星期他就惯了，渐渐又觉得她还是过去那副模样，于是他又想起了他们毫无节制的欢娱。第二个星期的一个晚上，部分出于爱情，部分出于兴致，他急切地抚摸佩特拉·科特，把她弄醒了。佩特拉·科特没有什么反应。“还是安稳睡觉吧。”她咕哝了一句，“现在可不是干这种事情的时候。”奥雷良诺第二从天花板上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和佩特拉·科特那好像用一束枯萎的神经连接起来的线轴串似的脊梁骨，才觉得这话有道理。当然，这倒不是时间关系，而是他们俩已经不适宜干这种事了。

奥雷良诺第二带着他的箱子回到家里，他确信不仅乌苏拉，

所有马贡多的居民也都在等待着天晴后死去。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市里的人们都交叉着手臂，呆坐在屋里，感受着时间的流逝。这是整块整块的时间，是未经驯化的时间，没有把它分成月和年的必要，也没有把昼夜分成小时的必要了，因为人们除了静坐着看下雨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迎接奥雷良诺第二回来，他又为孩子们拉起那架像患了哮喘的手风琴。但是，他的演奏并不像讲解百科全书那样具有吸引力，于是他和孩子们又到梅梅的房间去了。这里，奥雷良诺第二凭着他的想像力，说飞船是在云海里寻找地方睡觉的飞象。有一次，他发现一个骑马的男人，尽管那人身着异国服装，神态却很眼熟，他仔细观察了好久，终于认为这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肖像。他把画像拿给菲南达看，她也觉得这个骑马人不仅像上校，而且像家里的所有人，尽管这实际上是一位鞑靼武士的画像。就这样，他在罗德斯的巨人像[1] 与魔蛇之间消磨着时光，直到他妻子告诉他谷仓里只剩下一袋大米和六公斤咸肉了。

"现在你要我怎么办呢?"他问道。

"这我可不知道，"菲南达回答说，"这是男人们来解决的事情。"

"好吧，等天晴总是会有办法的。"奥雷良诺第二说。

尽管他午饭只能吃上一点点瘦肉和一点点米饭，但是，他还是对百科全书有着浓厚的兴趣，远胜于家务琐事。"现在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他常说，"这雨总不至于下一辈子吧。"他拖延解决谷仓缺粮的时间越久，菲南达的怒气就越盛。她那平时少见的牢骚和不多的怨言，终于像一股决了堤的洪水不可抵挡地爆发开了。一天中午，刚开始，怨言像吉他奏出的单调的叠句，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声调越来越高，话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顺口。奥雷良诺

① 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是耸立在希腊罗德斯湾入口处的阿波罗巨型铜像，后毁于地震。

第二直到第二天才听到她的牢骚。那天早饭以后，一阵比雨声更加急促、更加刺耳的嗡嗡声使他感到惶恐，原来是菲南达正在家里来来回回地走，诉说着满腔的苦痛，她说她原来受的教育是为当王后而学的，结果却成了疯人院里的女佣人，丈夫又是那样的游手好闲，沉湎声色，整天躺在床上，干等着天上掉面包，而她却累得直不起腰，拼命维持着一个由大头针支撑的家庭，不让它沉没，每天从早忙到晚，总有那么多的事情得做，总得忍受、处理那么多事情，到上床睡觉时两眼发涩就像沾满了玻璃粉，可是从来没人向她问候"早安，菲南达"，或者"晚上睡得好吗，菲南达"；也从来没人，哪怕只是出于礼貌，问过她为什么脸色苍白，或者为什么醒来时眼圈发黑，不过，她当然不会指望家里人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说穿了，家里人把她视为障碍，看成一块端锅用的抹布，或者是画在墙上的洋娃娃，他们到处说她坏话，说她是假圣人，伪君子，还说她刁蛮，甚至连阿玛兰塔也曾口口声声说她是那种把直肠与季初斋日混为一谈的女人。仁慈的主啊，这是什么话啊，可是她还是按照天主的旨意甘愿忍受着这一切，可是，即使如此也实在难以忍受那个恶棍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他居然说什么这个家会毁在让一个妖精进了门，你想想，一个爱指手划脚的妖精，我的天哪，那不是把一个出言伤人的时髦女人和政府派去杀害工人的军警看成同一路货色了吗[①]？你说说看，他这话讲谁不可以，可偏偏讲的是她，讲的是阿尔瓦公爵的养女，她有着显赫的家世，连那些总统夫人听了也要大吃一惊，像她这样的世袭贵族有着使用十一个西班牙姓氏签字的权力，在这种下等人的城市里，她是惟一一个面对十六副餐具也不会惊慌失措的人，她那个不懂规矩的丈夫看到了准会笑到岔气，他会说，这么多勺子、叉子、刀子和汤匙不是给基督徒用的，而是给蜈蚣用的。另外，只有

① 在哥伦比亚方言中，是多义词，意为"打扮时髦的人"或"军警"。

她闭上眼睛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斟白酒，从哪边斟，斟在哪种酒杯里，不像那个“土包子”阿玛兰塔，只知道白天喝白酒，晚上喝红酒。在整个海岸地区，她是惟一一个可以炫耀自己从来都是用金便盆解手的人，可是，那位奥雷良诺上校，竟敢以共济会会员的恶毒心肠斥责她，凭什么享有这种特权，难道她解出来的不是大便而是陨石，你们想想，居然说出这种话来。后来，她的亲生女儿雷纳塔冒冒失失的闯进了她的卧室，看到她的大便，出来后说，便盆真是金子做的，还雕有不少花纹，但是里面装的全是粪便，你想想，还是她的亲生女儿呢。所以，她对家里的成员从来就不抱幻想，可是不管怎么说，她总还是抱着一线希望，那就是她丈夫对她稍微尊重一点，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行过圣礼的配偶，是她的当家人和合法侵犯者，正是他出于自由而崇高的意愿，承担起把她从父亲家中请出来的重大责任。她在父亲那里从来不为吃穿发愁，也没有受过一点苦，她编制棕榈叶花圈完全是出于消遣娱乐，因为她的养父写了一封亲笔签名的信，封面的火漆上还盖有他的戒指印章，这封信就是为了说明他养女的手除了弹古钢琴外是不能做家庭琐事的。她糊涂的丈夫全盘接受了这些告诫和叮嘱，把她从家里领了出来，把她带到了这个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地狱般的黑锅里；没等她结束圣灵降临节忌食，她丈夫就带上那几只游牧人的箱子和那只浪荡子的手风琴，出去和一个倒霉的女人鬼混去了，其实，只要看一下那女人的屁股，好吧，就这么说吧，只要看一下她那母马屁股是怎么左扭右摆，就完全能猜出她是一个……是一个同菲南达完全不同的女人。菲南达无论住宫殿，还是睡猪圈，无论在桌上还是在床上，都是夫人，一个生儿育女的妻子。她向来敬畏神灵，遵循上帝的准则，听从上帝的旨意，跟她在一起当然不能像跟那个女人那样玩什么把戏，过什么放荡生活，而那个女人当然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像那些法国女郎一样甚至比法国女郎还糟，那些法国女郎至少还老老实实地

在门口挂一盏红灯呢，你想想，这样的肮脏的丑事，雷纳塔·阿戈德夫人和费尔南多·德尔·卡庇奥先生所宠爱的独生女怎么会干得出来，特别是这位费尔南多先生，他还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圣人，他是基督教徒中的伟人之一，圣墓会的绅士，他可以直接从上帝那里取得特权，使他在陵墓中完好无损，他的皮肤会像新娘的丝缎那样光洁，他的眼睛会像绿宝石一样明亮。

“这可不是事实，”奥雷良诺第二打断她的话说，“人家把他抬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腐烂发臭了。”

他耐心地听她诉说了一整天，直到抓住了她的一个错误为止。菲南达没有理睬他，但放低声音了。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那烦人的唠叨声又盖住了嘈杂的雨声。奥雷良诺第二一直低着头，吃得很少，很快吃完就直接回卧室去了。第二天吃早饭时，菲南达浑身直打哆嗦，好像晚上睡得不好，看上去她的怒气似乎已经消失。但是，当她丈夫问她是否可以吃一只温鸡蛋的时候，她却没有简单回答说鸡蛋早在上个星期就吃光了，而是把男人们臭骂了一顿，说他们整天只知道玩肚脐，吃饭却想要吃什么云雀肝。奥雷良诺第二仍然像平时一样把孩子们带去看百科全书，菲南达则装作在整理梅梅的房间，实际上她是想让他听自己唠叨。他就假装没听见，只顾着跟那些可怜的孩子们说百科全书上印着奥雷良诺上校的画像。下午，孩子们正睡着午觉，奥雷良诺第二坐在走廊里，菲南达也跟到那里，她像一只大麻蝇，缠着他嗡嗡叫，折磨他，使他发怒。她嘴里不断地唠叨：当然啦，家里除了石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了，而她的丈夫却还像波斯的苏丹王那样悠闲地坐着欣赏雨景呐，这是因为他不过是个庸人，一个靠别人养活的男人，一个什么都干不成的蠢蛋，比棉粉还要闲散，一

天到晚靠女人养着，还自以为是娶到了约拿① 的妻子；只要讲讲鲸鱼的故事就会使她心平气和。奥雷良诺第二装聋作哑，忍受她讲了两个小时，直到天快黑时，他实在忍受不了那折磨人的嗡嗡声，终于开口打断她的话。

“请你别说了，好不好！”他恳求道。

可是，菲南达把嗓门却越提越高。“我为什么不说，”她说，“谁不爱听谁就他妈滚蛋！”这时，奥雷良诺第二终于忍无可忍。他慢慢站起来，好像只是想伸展一下筋骨，然后，他以一种恰到好处的怒气，从容不迫地抓起一盆秋海棠、欧洲蕨和牵牛花，往地上砸去。菲南达吓坏了，因为实际上她并不知道她的讽刺挖苦话里包含着如此威力，可是现在无论她想怎样弥补都为时已晚了。奥雷良诺第二被一种不可遏制的发泄怒气的冲动所掌握，他砸破了玻璃橱，又不慌不忙地把碗碟一只只拿出来砸个粉碎。然后，他有条不紊、镇定自若，就像当初用纸币糊墙时那样细心地把波希米亚的玻璃器皿、手制工艺花瓶、一幅幅少女玫瑰游船图、镶在镀金框架里的镜子和从大厅到谷仓所有能打破的东西都拿出来往墙上砸得稀烂。最后，他把厨房里的一只大缸也搬到院子中央，轰的一声打破。然后他洗了手，披上那块上过蜡的雨布出去了。午夜前，他带着几块硬邦邦的咸肉、几袋蛀了虫的米、玉米和几串干瘪的香蕉回来了。从此以后，他们没再缺过吃的。

阿玛兰塔·乌苏拉和小奥雷良诺回忆起这段下雨的日子一定会觉得挺开心的。尽管菲南达管教很严，他们还是经常在院里的泥潭中玩水。有时他们抓住了蜥蜴，便掰掉它的腿取乐。有时趁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不注意，就把蝴蝶翅膀上的白粉撒在汤里，玩毒药游戏。乌苏拉是他们最好玩的玩具。他们把她当作一

---

① 约拿：《圣经》所载卜二先知之一，曾为鲸鱼吞食，在鱼腹中生活三天，后因上帝显灵，得以生还。

个陈旧的大洋娃娃，在她身上披上五颜六色的破布，在她脸上涂了烟灰和胭脂，抱着她走来走去。有一次，他们差点儿像从前抠癞蛤蟆的眼睛一样，用修枝剪挖乌苏拉的眼珠。乌苏拉说胡话是最能令他们发笑的事情。事实上，在下雨的第三年，乌苏拉的脑子肯定犯了什么毛病，因为她渐渐失去了现实的概念，常常把眼前发生的事同很久以前的事混淆起来，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有一次，她竟伤心地为彼德罗尼拉·伊瓜朗的去世哭了三天三夜，死者是她的曾祖母，已经去世一个多世纪了。她糊涂到这样荒唐的地步，居然把小奥雷良诺当作曾被带去认识冰块的那当上校的儿子，而把那时还在神学院的霍塞·阿卡迪奥当作跟随吉卜塞人出走的长子。她讲了许许多多过去家里的事情，孩子们已学会和想像中的亲友一起对她进行访问。这些亲友不仅都早已去世。而且还是不同时代的人。乌苏拉坐在床上，蓬头垢面，头上盖着一块红方巾，在他们为她虚构的亲友之间，觉得很幸福。孩子们的描述往往不放过任何细节，好像他们真的认识这些人似的。乌苏拉同她的前辈们谈论着出世以前的事情，为他们带来的消息而喜悦，和他们一起为比他们死得晚得多的人哭泣。孩子们很快便注意到，在这种访问过程中，乌苏拉总是提一个问题，就是想弄明白究竟是谁在战争期间把一尊真人大小的圣约瑟石膏像送到家里来并让他们保管过雨季的。这使奥雷良诺第二想起了那笔只有乌苏拉知道埋藏地点的财产。奥雷良诺第二费尽心思拐弯抹角向她打听，却一无所获。在乌苏拉神志恍惚的迷宫中，看来还存在一块清醒的地盘，足以守住这个只能告诉所藏黄金的真正主人的秘密。乌苏拉非常精明，也非常厉害，当奥雷良诺第二训练一位曾和他一起寻欢作乐的朋友，让他冒充这份财产的主人去找乌苏拉的时候，她用详尽而又布满陷阱的询问逼得他走投无路。

奥雷良诺第二确信，乌苏拉是打算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里去了，于是他以要在前后院子挖排水沟为借口，雇来一批挖土工人。

他还亲自用小铁棍和其他各种探测金属的仪器，进行了近三个月的彻底探寻，但没有找到任何哪怕只是像金子的东西。后来，他又请庇拉·特内拉帮忙，指望得到她纸牌的启示。可是，一开头庇拉·特内拉就解释说，如果乌苏拉不签牌，想什么办法都没有用。不过，她证实了这份财产的存在，并且精确说出共有七千二百十四枚金币，分别装在三个帆布袋里，袋子外面有铜丝保护网。具体的埋放位置在以乌苏拉的床铺为圆心，半径为一百二十二米的圆周之内。但是她提醒说，要等雨停以后，再经过连续三个六月天，等骄阳将这些泥泞的土地晒成灰尘后才可以挖到。这么多玄妙的数字，在奥雷良诺第二看来，简直像是招魂术的传说，所以，他不管那时已是八月份，至少需要再等三年才能实现预言所规定的条件，仍然坚持自己的尝试。第一件使他惊讶而又更加迷惑的事情，就是从乌苏拉的床铺到后院的围墙正好一百二十二米。当菲南达看到他丈量土地的时候，就担心他会像他的孪生兄弟一样是个疯子；然而当看到他吩咐挖土工人把排水沟再加深一米时，她觉得他的情况比疯子还糟糕。奥雷良诺第二被寻宝的欲望所迷惑，这种欲望只有当年他寻找曾祖父之事能比。奥雷良诺第二身上的最后一点肥肉都已掉光，过去同他的孪生兄弟相似的地方现在开始越来越明显。这不仅在于他身体的瘦削，还在于他那冷漠的神情和若有所思的样子。他不再关心孩子们了，整天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巴，也不按时吃饭，不管什么时候往厨房角落里一蹲就开始吃饭。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偶然问他，他也顾不上回答。菲南达做梦也想不到他干活会这样卖力，当她看到他干活的样子后，便觉得原来他的鲁莽就是勤勉，贪婪就是忘我，顽固就是坚毅。因此，她为自己信口开河刻薄地责骂他懒散邋遢而深感痛心和内疚。但是，奥雷良诺第二那时并没有心思得到她的同情与和解。他在翻遍前后院的土地后，又在齐脖深的、枯枝烂叶的泥渣中，把花园的泥土翻来覆去地捣腾了两遍。他在住宅东边的

地基上钻了一个很深的窟窿，一天晚上，家里人突然被惊醒，感觉像是大祸临头，因为大地在颤动，地底下传来令人恐惧的破裂声，三间房间正在塌陷，一条令人心寒的大裂缝从走廊一直延伸到菲南达的卧室。但是奥雷良诺第二并没有因此停止寻宝工作。即使在他的最后一线希望都已成了泡影，惟一看来有点意义的就是证明了纸牌预言的时候，他也只是修补了一下到处是窟窿的地基，用灰浆补平那条大裂缝，然后又继续在住宅的西侧挖掘。直到第二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他还在挖。这时，雨开始变小，浓云逐渐散开，天气似乎马上要转晴了。果然，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一轮憨厚、鲜红、像破砖碎末般粗糙的红日照亮世界，这阳光几乎像流水一样清新。从此以后的十年内再也没有下过雨。

马贡多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在街头巷尾的泥泞中，有破碎的家具，还有长满红色百合的动物尸骨。这是那些轻率而来、匆忙而去的大批外来居民在逃离马贡多时留下的最后纪念。香蕉热期间仓促建造起来的房子也都被遗弃了。香蕉公司的设施已经搬迁。昔日用铁丝网围着的香蕉城也只剩下一片废墟。那里的木房子和荫凉的阳台，过去曾是房主人玩纸牌度过宁静下午的地方，仿佛已被预言中的、几年后将把马贡多从地球上刮走的那阵大风的前驱一扫而尽。这阵浩劫之风惟一留下的，就是帕里夏·布朗曾带回一大箱金币，为她铺满卧室的地面。那时，佩特拉·科特在内心里寻找使她在灾难中幸存的力量，结果找到了深思熟虑的、有充分理由的狂怒。怀着这股怒气，她发誓要重整被她的情夫大肆挥霍又被暴风雨摧毁的家业。她的决心是如此坚定，在她捎去最后一次口信的八个月后，奥雷良诺第二回到她家里，只见她浑身发绿、蓬头散发，眼睛凹陷，皮肤上长满疥疮，正在小纸片上写着数字，准备做抽彩生意。奥雷良诺第二不禁目瞪口呆。他面容瘦削，表情严肃。佩特拉·科特简直不相信这个回来找她的就是她一生中的情夫，还以为是他的孪生兄弟呢。

"你疯啦,"他说,"难道你想用骨头去开彩吗?"

这时,佩特拉·科特叫他瞧瞧卧室里面。奥雷良诺第二看到了那头母骡。这头母骡虽然同它的女主人一样瘦骨嶙峋,但也同样充满活力和决心。佩特拉·科特是怀着怒气喂养它的。后来饲草没有了,玉米也没了,连树根也没了,她就把母骡养在自己的卧室里,喂它吃精细棉布床单,波斯挂毯,长毛绒床罩,天鹅绒窗帘和主教式大床上用的用金丝绣了花并饰有真丝流苏的华盖。

第十七章

乌苏拉不得不很努力才能实现等到雨停后才死的誓言。短暂的晴朗,在大雨期间尚很少见,到了八月份开始增多。那时,刮起了一阵热风,使得玫瑰枯萎,沼泽干结,最后,灼热的尘土布满马贡多,那锈迹斑斑的锌皮屋顶和百年老核桃树都蒙上了一层土,从此再也没有掉落。乌苏拉发现三年多来她一直充当着孩子们的玩具,不禁黯然泪下。她洗净涂在脸上的颜料,取下孩子们挂在她身上的彩纸条、蜥蜴、干蛤蟆和阿拉伯人旧项链上的玻璃珠。阿玛兰塔去世以来,她第一次不用人搀扶离开卧榻,重新投入家庭生活。一种坚定的精神力量指引着她在黑暗中的行动。人们看到她走路磕磕绊绊,有时甚至撞在像大天使那样举着的手臂上,都以为是她行动不便导致的,而不知道她已经双目失明。然而,她不用看就知道,她在重建房屋时精心建造的花坛已被大雨冲垮然后又被奥雷良诺第二在挖地时铲平。她还知道,墙壁和地上出现了裂缝,家具已经褪色、散架,门扇也都脱臼了。在她那个时代所看不到的逆来顺受和忧郁正威胁着整个家族。她摸索着在那些空荡荡的卧室里来回走动,听到白蚁啃食木器的轰响,蛀虫蛀蚀衣物的声音,以及大雨过后子孙满堂的大红蚂蚁挖掘地基时发出的巨响。有一天,她打开圣像服装箱,几只蟑螂爬到她身上,她只好把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喊来,让她帮忙抓蟑螂。箱内的衣服全被蟑螂咬坏了。“你们这样糟蹋东西,这日子怎么过呀!”乌苏拉说,“再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全被虫子吃掉。”从此以后,她就开始忙碌,不做片刻歇息。早晨,天还不亮她就起床,见人有空就拉着帮忙干活,连小孩子也不放过。她把仅剩的几件尚能穿的衣服放到太阳下晒,还到处喷洒杀虫剂消灭蟑螂,挖出门窗上的白蚁的路,撒生石灰把蚂蚁窒息在蚁穴中。重振家园的热

情使她来到被人遗忘的屋子里。她把当年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潜心研制点金石的那间屋子收拾干净,清扫了瓦砾和蜘蛛网,又把被士兵们弄乱的银匠工作间收拾整齐,最后她要墨尔基阿德斯房间的钥匙,想看看里面情况如何。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向来对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百依百顺,他说过,只要他还没死,谁也不许进这间屋子,所以她找出各种托词试图想引开乌苏拉的注意力,可是乌苏拉认为,哪怕家中最小、最无用的角落也不能落在虫子口中,她的决心让她冲破了一切阻碍。她坚持了三天,终于使人把房门打开,屋子里臭气冲天,要不是她抓住了门框,早就被臭气熏倒了。但她立刻想起,屋里藏着用过的七十二只便壶,还想起大雨刚至时,一天,巡逻队士兵闯进家里,到处搜查霍·阿卡迪奥第二,结果没有找到。

"我的天哪,"乌苏拉仿佛重见光明了一样喊了起来,"我想尽办法让你学好。可是最终你还是像猪一样过日子。"

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还在埋头读着羊皮卷,他披散着乱麻一般的头发,脸被头发遮住,只露出长着青苔的牙齿和一双呆滞的眼睛,他听出是曾祖母的声音,回头看了看房门,脸上微微一笑,下意识地重复着乌苏拉说过的话。

"你想干什么呢? 时间都过去了。"他喃喃道。

"话是这么说,"乌苏拉回答,"不过还不至于那么快。"话音刚落,她就发觉这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牢房里跟他说过的话。她又一次愣住了,因为这证明时间是不会过去的。她自己也承认,时间的确是在周而复始地循环。可是,她没有就此妥协,她像训小孩一样把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痛骂了一顿,硬逼着他去洗澡、刮脸,还要他为重振家园而努力。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想到要离开这间宁静的屋子就感到害怕。他大声喊道,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让他离开这屋子,他不愿看到一列两百节车厢的火车装满尸体,每天傍晚从马贡多驶向海边。"车站上的人全死了,"他高声

嚷道，"总共三千四百零八个人哪。"乌苏拉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进入了一个比她所生活的世界更加黑暗的世界，这世界跟他曾祖父呆过的世界一样孤寂，一样不可逾越。于是她答应让他留在屋里，但要他同意不锁门，她每天让人进来打扫。她差人把便壶扔进垃圾堆，只留下一只。她还给他收拾，让他变得干净、体面，和他曾祖父长期囚禁在栗子树下时一样。开始菲南达以为乌苏拉如此忙个不停是老年性癫狂症，于是她忍耐着没发作。就在这时，霍塞·阿卡迪奥从罗马写信给她说，他想在终身宣誓之前回马贡多一次。这一喜讯使她精神大振。为了不让儿子对这个家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她一反常态，每天为花草浇四次水。喜讯还促使她立刻给隐身医生写信联系。放在走廊上的牵牛花、欧洲蕨和海棠花盆，原先都被奥雷良诺第二发怒时摔碎了，但没等乌苏拉知道，菲南达就已经把它们重新布置好了。后来，她又卖了银器用来添置陶制餐具、锡汤盆和勺子、羊驼呢桌布。乌苏拉比她想得更周到长远，她大声吩咐："把门窗全部打开，煮鱼烧肉，去买最大的乌龟。让外乡人在屋里打铺，让他们在玫瑰花丛里撒尿，让他们随便坐，爱吃几顿吃几顿，随他们打饱嗝、说粗话，穿着靴子把什么都踩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有这样，屋子才不会倒塌。"然而，这些都是她的空想而已，她实在太老了，再也不能重复卖糖制小兽时的奇迹了。在她的后辈中，没有一个人继承到她那旺盛的精力。由于菲南达的吩咐，家里的大门仍然紧闭着。

那段时间，奥雷良诺第二又带着箱子回到了佩特拉·科特身边。他勉强维持这个家庭，不至于使家里人饿死。佩特拉·科特和他用骡子当彩头挣了钱，用这笔钱买了别的家畜，他们又用这些家畜办起一个简陋的彩票社。奥雷良诺第二挨家挨户地推销他的自制彩票。他把彩票画得五颜六色，尽量使它们看上去可信而有吸引力。也许他自己还不知道，人们买彩票的目的在于行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他的怜悯。但是，即使是最富于同情心的

人，当他只花二十生太伏便能得到一头猪，或是只花三十二生太伏便可以得到一头牛犊时，也都满怀中彩的希望，兴致勃勃地不请自来了。星期二晚上，佩特拉·科特的院子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眼巴巴地等着那个临时挑出来摸彩的孩子从袋子里摸出中奖号码。不久以后，这里就变成一个星期赶集会。傍晚，油炸食品和饮料摊在院里摆开。许多中奖者只要有人为他奏乐、给他酒喝，就在那里宰杀赢来的牲畜。奥雷良诺第二突然又拉起了手风琴，还参加了简单的吃食比赛，连他自己也颇感意外。昔日的欢闹情景重新上演，才使他发现自己精力已大不如前，当初，他在昆比安巴舞会上的奇思妙想，如今都消失了，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当年"母象"向他挑战时，他体重一百二十公斤，现在只有七十八公斤。原来那张天真纯朴、胖敦敦的乌龟脸，现在变成了蜥蜴脸。他整天都觉得疲劳发困，可是在佩特拉·科特看来，他却是最好的时候，这也许是因为她对他的恻隐之心以及贫困生活带来的患难与共的相互依赖感，被她错当成了爱情。光秃秃的床褥再也不是热恋狂欢的场所，而变成了倾吐衷肠的角落。为了购买做彩头的家畜，他们拍卖了床头的两面对镜。为喂养骡子，又卖掉了床上唤起欲望的丝绒和花缎。没有了这些东西，他俩就像一对毫无邪念的失眠老人，直到深夜也睡不着。于是，他们开始利用以前被浪费的时间来算账，来摆弄一堆堆小钱。有时直到第一批公鸡打鸣时，他们还在一小堆一小堆钱币上搬来搬去，从这堆拿出一些放在那堆上。这堆给菲南达，让她也高兴高兴，那堆给阿玛兰塔·乌苏拉买鞋穿。还有一堆给圣塔索菲娅.德·拉·佩拉，自从闹鬼那阵以来她没穿过一件新衣。还有这堆准备在乌苏拉去世时用来买棺材。这堆用来买每三个月涨一生太伏的咖啡，这堆用来买甜味一天比一天差的食糖，这堆用来买被大雨淋湿还没有的干木柴，这堆用来买制彩标的纸和彩色墨水。剩下的一堆用来补偿四月份的亏损，彩票全部卖完时，小牛却出现了炭疽病的症

兆，最后奇迹般地救下了一张牛皮。他们的贫困弥撒非常圣洁。他们总是把最大的一堆留给菲南达，但从来不是出于内疚或怜悯，他们这么做是因为觉得让菲南达过得舒适比他俩的舒适更重要，尽管他俩都不知道，但事实上两人都把菲南达想像成了想要而没有生过的女儿。为了省下钱来给菲南达买一块荷兰桌布，有一回，他俩甚至甘心情愿地连着两天喝面糊汤，虽然他们整天累死累活地操劳，变着法儿地安排用钱，为此绞尽了脑汁，但是当他们把这堆钱搬到那堆以便勉强维持生活的时候，守护他们的天使悄悄在为他们消除疲劳。在账目不平使他们难以入眠时，他们不明白这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使得他们的牲畜不再像从前那样很快地生养，是什么使得钱会从他们的手中溜走，是什么使得前不久还在昆比安巴舞会上大把大把地烧钱的人们觉得，现在花十二个生太伏买一张六只母鸡的彩票就像被强盗抢了一样。奥雷良诺第二没有说出来，心里却在想，问题不是出在这世界上，而是出在佩特拉·科特那神秘内心的某个角落里，大雨时期那里出了问题，导致牲畜不育、银钱溜走。他怀着这个不解之谜深入到她的感情中探索，寻找他感兴趣的东西，却找到了爱情，因为他希望她爱他，结果他爱上了她。佩特拉·科特感觉到他逐渐加深的爱，也越来越爱他。这样，他们人到中年又开始相信青年时代的迷信——贫困是爱情的仆人。两人都想到，当年胡乱的欢闹、可观的财富和毫无节制的性爱其实都是爱情的障碍，他们叹惜在虚度无数光阴后才找到这个共享孤独的天堂。在无儿无女的共同生活中狂恋了多年以后，他俩奇迹般地在桌上和床上相爱。他们过得很幸福，即使在变成两个衰弱老人以后，他们还像小兔一样欢娱，像小狗一样打闹。

彩票生意再也没有挣到更多钱。起初，奥雷良诺第二每周有三天关在原来的牧场主办公室里，一张张地绘制彩票，按中彩号码精心地画上一头红色的牛，一头绿色的猪，或者一群蓝色的小

母鸡。还用印刷体工工整整地写上"上帝的彩票"几个字。佩特拉·科特觉得这名字很好。可是时间一长,他画了两千张彩票就觉得累得做不下去。于是叫人定做牲畜、彩票名称和日期的橡皮图章,这样工作起来就简单多了,只需在各种颜色的印台上按一按就可以了。最后几年,他想用谜语来代替彩票,奖品由中奖者平分,可惜这办法太复杂,并且可信度不高。他们试了两次就放弃了。

奥雷良诺第二整天忙于提高彩票的信用,却没有时间看望孩子们。菲南达把阿玛兰塔·乌苏拉送进了一家只收了六名学生的私塾,还不准奥雷良诺到公立学校上学,她认为,让孩子们走出房间已经是非常迁就他们了。而且那个时代的学校只收基督教徒夫妇的合法子女,而奥雷良诺送到家里来时的衣罩上有一块作为出身证明的小牌写明了他是弃婴。于是,他就在善良的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和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乌苏拉的监护之下,按照老婆婆们的教导,渐渐认识了周围这个小小的世界。他长得眉清目秀、身材颀长,具有使成年人恼火的好奇心,但他的眼睛却不像奥雷良诺上校那样明澈且能洞察秋毫,他的目光闪烁,对人待物显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当阿玛兰塔·乌苏拉还在哑哑学语的时候,他常常钻到花园里挖蚯蚓、捉小虫。有一次,菲南达正好碰见他把蝎子装进一个小盒子打算拿去放在乌苏拉的席子上,就把他关在过去梅梅住过的卧室里。他感到孤独时就翻翻那本百科全书打发时间。有一天下午,乌苏拉到屋子里去洒清水发现了他。虽然她见过他好几次了,但还是问了他是谁。

"我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他说。

"噢,真的,"她说,"现在你应该开始学习银匠工艺了。"

她又错以为他是自己的儿子了。大雨以后曾使她得到暂时清醒的热风已经过去。从此,她再也没有清醒过来。她走进卧室的时候,看到被德罗尼拉·伊瓜朗穿着出门作客时才穿的累赘的

撑裙和缀有小玻璃珠的外套,看到外祖母特兰基里娜·马里亚·米涅达·阿拉科盖·布恩地亚坐在残疾人的摇椅上,手摇一把孔雀羽扇,还看到曾祖父奥雷良诺·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穿着总督卫队制服,看到她父亲奥雷良诺·伊瓜朗,他曾创造过一道咒语,可以把牛身上的蛆虫烤焦,而纷纷落下。还看到了她性格懦弱的母亲,看到长着猪尾巴的表兄,看到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和其他已去世的孩子。他们坐在一张张斜靠在墙上的椅子上,好像不是在做客,而是在守灵似的。她还编造出形象生动的胡言乱语,评论着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和错乱的时间里的事情,因此,当阿玛兰塔·乌苏拉从学校回家,或是奥雷良诺看百科全书看累了的时候,常常看到她坐在床上自言自语,仿佛在到处是亡魂的迷宫中迷失了方向。有一次,她惊恐地大叫"失火了",把家里人着实吓了一大跳,起因是她四岁时看到的那次马厩失火。她完全混淆了过去和现在,以至于在她临终前的两三次回光返照中,谁也不确定她在说当时的感觉还是回忆起了过去。她的身体逐渐萎缩,变成了胎儿般大小,变成了活僵尸。最后的几个月,她竟变得像一只裹在衬衣里的干洋梨,她老是举着的手臂看起来就像一只猴爪。她连着几天一点也不动弹,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不得不推她几下才知道她还活着,然后把她放在自己腿上,一匙一匙地喂她喝糖水。她就像一个刚出世的老太婆。阿玛兰塔·乌苏拉和奥雷良诺领着她在卧室里来回走动,让她躺在供桌上,以便看看她是否比圣婴耶稣大一点点。一天下午,他们把她藏在谷仓的柜子里,差一点被老鼠吃掉。一个平常的星期天,菲南达正在望弥撒,两个孩子走进卧室,一个抬脖子一个抬脚把乌苏拉给抬了起来。

"可怜的曾祖母,她老死了。"阿玛兰塔·乌苏拉说。

乌苏拉吓了一跳,说:"我还活着。"

"你看,"阿玛兰塔·乌苏拉忍住笑说,"她已经不出气了。"

乌苏拉大叫:"我还在说话呢!"

"她也不说话了，"奥雷良诺说，"她像蟋蟀一样死去了。"

于是，乌苏拉在事实面前认输了。"我的主啊！"她轻声嚷着，"这么说，我早就该死了。"她开始祈祷，那无穷无尽、急促而深切的祷告持续到两天之后，到了星期三，祷告词变成了一堆对主的请求和对现实生活的忠告，诸如别让红蚂蚁把房屋蛀塌了啦，千万别把雷梅苔丝肖像前的长明灯熄灭啦，注意不要让布恩地亚家的人和同血统的人结婚，因为那样会生下长猪尾巴的后代啦等等。奥雷良诺第二想利用她梦呓的机会，让她说出埋藏金子的地方，但他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只要金子的主人来了，"乌苏拉说，"主自然会把金子照亮，让主人找到的。"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相信她随时可能去世，因为那些日子她发现大自然出现了一些反常的情况：玫瑰花散发出蒺藜气味；她失手摔了一只瓢，可瓢里的小扁豆和谷子在地下排成了正规的几何图形，都是海星的形状，有天晚上，她看到天上飞过一排闪着金光的圆碟。

星期四清晨她离开了人世。还是在香蕉公司那阵子，最后一次为她计算年龄时，人们估计她的年龄在一百一十五到一百二十岁之间。他们把她放进棺材埋葬，那口棺材比奥雷良诺来时睡的小篮子大不了多少。参加葬礼的人很少，原因之一是记得她的人已经不多了，其次是因为那天中午天气实在太热，连鸟儿也被烤得晕头转向，一群群小鸟像散弹似地撞在墙上死去，有的还撞破了铁纱窗，直冲到卧室里死去了。

开始，人们以为这是一场瘟疫。家庭主妇们全力清扫死鸟，累得够呛，尤其到了中午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男人们则把死鸟一车车地运去倒在河里。复活节的星期天，百岁老人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在布道坛上说，鸟儿的死亡是那个犹太流浪汉作祟的缘故，前一天晚上，他亲眼看到那个人。他发现，那人是公羊和女异教徒生下的杂种，是呵气就能把空气烤得灼热的可怕怪兽，它来了会使刚结婚的女人怀孕。没有什么人去注意他那启示录式

的胡言乱语，因为全镇人都深信，这位教区神父因年岁已高经常胡说八道。可是，星期三清晨，一位妇女的叫声把大家都吵醒了，因为她发现了一头两足动物留下的深深的脚趾印。这可是千真万确而且再明显不过的事，凡是去看了趾印的人再也不怀疑神父所描述的可怕怪物的存在。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在自己院里设下陷阱，终于逮住了它。乌苏拉去世两星期后，佩特拉·科特和奥雷良诺第二醒来时被吓了一跳，他们听到邻人家里传来一阵牛犊的呜咽声。等他俩起来，一群男人已经从那头怪物身上拔下了削尖的木桩。这是他们事先插在陷阱中的，阱口盖上了枯叶作掩护。怪物不再嚎叫，它的身体只不过一个小伙子那样大，但重得像头牛，粘乎乎的绿色的血正从伤口中流出。粗糙的毛上长着密密麻麻的小虱子，皮肤上结了一层像鲫鱼似的硬皮。然而，和神父的描述不同，与其说它像人，还不如说它像娇弱的天使。它的双手光洁而灵巧，眼睛大而迷蒙，肩胛骨下有一对有力的翅膀的残痕，已经结了疤长上了老茧，大概是被农夫的斧头砍断的。人们捆住它的脚踝，倒吊在扁桃树上，以便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当它开始腐烂，就架起一堆火把它烧了。因为它是杂种，人们无法确定，究竟应该把它当作动物扔在河里，还是应该把它当作基督徒埋入土中。此后也一直没有弄明白，鸟儿的死亡是否由他引起，但是，那些新婚女人并没有因此怀孕，而且，在它死后炎热也没有减退。

那年年终，雷蓓卡去世了。她的终生女仆阿赫尼达请求当局把卧室门打开，因为女主人把自己反锁在里面已经三天了。人们看到雷蓓卡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像大虾一般蜷缩着，头顶因发癣而光秃了，大拇指还放在嘴里。奥雷良诺第二为她打理了后事。他本打算把房子修葺一下然后卖掉。但房屋破败得实在太厉害，墙壁刚刚漆好就大块剥落，再稠的灰浆也不能阻挡野麦顶穿地面，阻挡常春藤腐蚀柱子。

大雨以后一切就是如此。人们的懈怠懒惰与健忘的贪婪形

成对照，对往事的记忆逐渐销蚀，最后竟到了这种程度：那时，正是尼兰德协定签署的周年纪念，共和国总统委派几名特使前往马贡多，送交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曾多次拒收的勋章。但是，他们整整耗费了一个下午，也没有找到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们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后代居住的地方。奥雷良诺第二以为勋章是实心的金块，便想去认领，但佩持拉·科持劝阻他，让他别去出丑。此时特使们已经张贴出布告，并已准备好纪念大会的发言稿。也是在那个时候，吉卜赛人又来了。他们是墨尔基阿德斯科学的最后一批继承者。他们看到镇子已经破落，这里的居民完全与世隔绝，所以他们又重新拖着磁铁走家串巷，仿佛那是巴比伦学者们最新创造出来似的，他们还用巨大的放大镜聚集阳光。镇子里不少人看到菜锅水壶掉在地下打滚而吃惊，而愿意支付五十生太伏一睹吉卜赛女郎装卸假牙表演的不乏其人。

当年那列挂过布朗先生装有玻璃顶和主教式安乐椅车厢的火车，还有那些有一百二十节车厢、花一个下午才能开动的装水果的火车，现在只剩下一列黄色的破破烂烂的车，而且因为来往都没有什么乘客，几乎不在这荒凉的车站上停靠。法庭调查团派人调查鸟儿离奇地成批死亡的原因和犹太流浪汉的惨死事件，他们看到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正在和一群小孩玩摸瞎子的游戏。他们认为神父的报告只是老人的幻觉，因此把他送进了一家养老院。不久，又派来一位名叫奥古斯托·安赫尔的神父，是个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混血儿。他苛刻、胆大、鲁莽，一天亲自去打几次钟，以防精灵们昏睡。他还挨家挨户去叫醒那些贪睡的人，催他们去望弥撒。可是，他这样仅仅坚持了一年不到，这里空气中弥漫着的疏忽大意的味道，这里使一切衰老、使一切受阻的灼热灰尘，以及那使人在午后难忍的酷热中昏昏欲睡的、午饭时吃的丸子，终于把他也整垮了。

乌苏拉一去世，房屋就变得破败，甚至连有着坚强的意志、充

沛的精力的阿玛兰塔·乌苏拉也无法挽救这衰败的景象。多年以后，她已经成长为一个毫无顾忌、欢乐时髦的进入社会的女人时，她仍旧大开门窗，驱赶陈腐的气息，修整花园，消灭那些白天也爬到长廊的红蚂蚁，还徒劳地设法唤起已被人们遗忘的好客精神，菲南达闭门独居的爱好，对于乌苏拉叱咤风云的一百年来说，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热风盛行的那段时间，她不但拒绝打开家里的门，甚至连窗户都用十字花的木格钉死，这应了她娘家的一句家训：活着埋葬。她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同隐身医生们通信，结果失败了。在几经拖延之后，终于有一天她按约定的日期和时间把自己锁在房里，身上只裹上一幅白床单，头南脚北地躺着。深夜一点钟，她觉得有人用冰凉的手帕蒙在她脸上。当她醒来时，太阳已经照亮窗户，而她身上出现了一道长长的弓形疤痕，从腿根一直到胸口。但是，她还没有休息够预定的日子，就收到了隐身医生们寄来的一封言辞混乱的信。信上说，他们花了六个小时检查，没有发现和她多次详细描述的症状有关的疾病。事实上，这是她不按事物名称称呼事物这一弊病造成的混乱，那些通过心灵感应术治病的外科医生，只查出她子宫下垂，这一病症根本不成问题，用子宫托就能使其复位。菲南达非常失望，她还想了解得更具体些，但那些不知名的来信者再没有给她回过信。一个不认识的词儿压得她心里难受，她决定不顾羞耻去问明白什么是子宫托。这时她才得知，那个法国医生三个月前就悬梁自尽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一个老战友违背全镇人的意愿把他埋葬了。于是，她就把事情全告诉了她儿子霍塞·阿卡迪奥，他儿子从罗马给她寄来了子宫托，还附了一份说明书。她把内容记熟后，就把说明书扔进了厕所，以免人家知道她的病痛。其实，那是多余的谨慎，因为留在家里的几个人根本就没去注意她。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在孤独的晚年中游晃，她每天做一点饭给大家吃，几乎把全部精力扑在照料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的事上。阿玛

兰塔·乌苏拉长相有点像俏姑娘雷梅苔丝。她捉弄乌苏拉时浪费的时间，现在都用在做学校的功课上了。她在学习上开始显露的聪明和勤勉，在奥雷良诺第二的心中，重又燃起了梅梅给他带来过的希望。他答应按香蕉公司时代的习惯，送她去布鲁塞尔深造。这一希望使他产生了重游被大雨冲毁而荒芜了的土地的念头。他偶尔回家，只是为了看望阿玛兰塔·乌苏拉。天长日久，菲南达也把他当成了外人。小奥雷良诺第二相信晚年会使菲南达心软，会使她同意让孩子投身到全镇人的生活中去，那样，镇上肯定不会再有人疑神疑鬼地猜测小奥雷良诺的出身了。然而，奥雷良诺本人却特别喜爱足不出户的孤独生活，丝毫没有想了解一下大门外面的世界的邪念。在乌苏拉打开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门时，他正在房间外面转，从虚掩的门缝中向里面窥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和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混到一起去了，而且关系很好。隔了好久，奥雷良诺第二听孩子谈起车站上的大屠杀，才发现了他俩之间的友谊。一天，有人在饭桌上说，自从香蕉公司走后，镇子就衰落了。奥雷良诺提出异议，他把来龙去脉说得有板有眼的，俨然像个大人似的。他的观点与一般人不同，他说马贡多是被香蕉公司搞乱、腐蚀和榨干的，在那之前，这里原是个繁荣发达的地方。那场大雨也是香蕉公司的工程师们为寻找借口逃避履行对工人们许下的诺言才一手制造的。他讲得头头是道。在菲南达看来，这好像是一出亵渎神明的、模仿耶稣给圣徒们讲学的讽刺剧。孩子用确凿的，令人信服的具体事实，描述了军队如何把三千多工人围困在车站上用机枪扫射，又如何把尸体都装上一列两百节车厢的火车运去扔在海里。菲南达跟大多数人一样，对官方发布的不管什么通告都深信不疑，听了孩子说的话，她十分震惊，觉得孩子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那里继承了无政府主义的本性，于是责令他闭嘴。奥雷良诺第二却不同，他听出那些话是从他孪生兄弟那儿搬来的。尽管所有的人都把霍塞·阿卡迪

奥第二当作疯子,但实际上,他却是当时家里最清醒的一个成员。他教小奥雷良诺认字念书,启发他研究羊皮书。就香蕉公司对于马贡多的意义方面,他给奥雷良诺灌输一种极为主观的见解,以至于若干年以后,奥雷良诺进入社会时觉得那简直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为历史学家们所采纳并写进学校教科书的错误观点,和他的观点截然相反。在那间热风吹不进,灰沙和炎热也钻不进僻静的小屋里,他们俩一同回忆起一幕隔代遗传的景象:在他俩出生前的很多年以前,一个戴鸦翼帽的老人,背对着窗户谈论世上所发生的事情。他俩还同时发现那年头时间总是三月份,总是星期一,于是,他们明白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并非像家里人说的那样疯癫。正好相反,只有他才能以足够清醒的头脑来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时间也会出差错,也会有故障,它也能被撕成碎片,在一间屋子里留下一块永恒的碎片。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已经能对羊皮书上那些密码般的字母进行分类,他确信它们属于一个由四十七到五十三个字母组成的字母表,拆开来看就像小蜘蛛或小虱子,而墨尔基阿德斯写的梵文,看上去就像晾在铁丝上的衣片。奥雷良诺回想起英国百科全书上有一个类似的字母表,于是,他把百科全书搬到小屋里,和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一起对照着看,得到了完全相同的结果。

还是在想出制做发行谜语彩票这一点子的时候,奥雷良诺第二在一天早晨醒来,觉得喉咙里有一个结,就像想哭又需忍着的感觉。佩特拉·科特以为那是家境不好所造成的肌体失调,因此在一年多时间里,她坚持每天早晨用蜂蜜给他擦上颚,还熬萝卜煎膏给他喝。当喉咙里的结压得他呼吸困难时,奥雷良诺第二去找庇拉·特内拉,以为她也许知道有什么草药可以缓解病痛。这位一百岁的老婆婆,还很硬朗,还经营着一家地下妓院。她不相信治病,却相信用纸牌卜卦。她看到一张金元花的马,喉咙被剑花仆从的剑刺伤了,据她推测,是菲南达为了使他回家,采用了针

刺肖像的狠心办法，但由于手法笨拙，使他长了个暗瘤。奥雷良诺第二除了结婚时的照片外没有其他的相片，印出的照片全都在家庭相册里。他趁妻子不注意在家里到处寻找，结果在衣柜底下看到了半打子宫托原封不动地放在包装盒里。他认为这些红色的橡皮圈是搞巫术用的，就藏了一只在口袋里，拿给庇拉·持内拉看，她并不认识那是什么东西，只是觉得十分可疑，于是管不了那么多，就让他把半打东西全部拿来，在院子生火烧掉。为了破除菲南达的巫术，她叫奥雷良诺第二拿一只生蛋鸡泡在水里浸湿，然后活埋在栗子树下。他非常诚心地做着这些事情，所以，他在松土上撒上干叶后，立刻觉得呼吸畅通了许多。菲南达找不见子宫托，还以为是隐身医生们在报复，于是她在背心的夹里上缝了一只卷边袋，把她儿子新寄来的子宫托藏在里面。活埋母鸡六个月后的一天深夜，奥雷良诺第二又咳醒了，感到喉咙里被蟹螯钳住一样，这时他才明白，无论他毁掉多少施巫术的子宫托，也无论他弄湿活埋多少避邪的母鸡，摆在他面前的惟一事实就是他要死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担心在去世前不能把阿玛兰塔·乌苏拉送到布鲁塞尔去。他卖命地工作，将每星期抽一次彩改为抽三次。大清早他就到镇子里去转了，甚至到那些最偏僻、最为贫穷的居民区去兜售彩票。那副焦急的神情，只有在垂死者身上才能见到。“这里是神圣的上帝，”他高声叫着，“别错过这百年难遇的机会！”为了表现出高兴、和蔼和健谈的样子，他作出了惊人的努力，但是只要看一下他汗流浃背、脸色苍白的样子，就可以知道他实在已是力不从心，有时他躲到荒芜的田野上，在那里谁也看不到他，他可以坐下来歇一会儿，缓解一下那蟹螯给他带来的撕肝裂肺的痛苦。午夜了，他还在烟花巷里，用时来运转的说法安慰那些在留声机旁啜泣的单身女人。“这个号码四个月没有出现过，”说着，他拿出彩票，“别错失良机，其实生命比想像的还要短暂。”最后大家都不再尊敬他，而是拿他开玩

笑。最后几个月里，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称他为奥雷良诺，而是当面叫他神圣的上帝。他的声音里满是假声，说话常常跑调，以致后来声音嘶哑，说话像狗叫，可他还是顽强地支撑着，不致使佩特拉·科特院子里的彩票生意萧条。但是，随着失音逐渐加剧，他知道自己不久就将无法忍受病痛，他开始明白，靠猪羊彩票想把女儿送到布鲁塞尔去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想利用被大雨冲毁的土地——只要有资金就能修复——来做巨额彩票生意。这项建议十分引人注目得到了极大的支持，镇长亲自出告示宣布，人们纷纷购买面额为一百比索的彩票，不到一个星期，彩票便销售一空。开票抽彩那晚，中奖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会，只有香蕉公司的鼎盛时期才能与之媲美。奥雷良诺第二最后一次拉起了手风琴，演奏好汉弗朗西斯科的被人遗忘了的歌曲，但仅仅是拉，他已经不能唱了。

两个月以后，阿玛兰塔·乌苏拉被送去了布鲁塞尔。奥雷良诺第二不仅把用巨额彩票挣得的钱给了她，还把前几个月省下来的钱和卖掉自动钢琴、击弦钢琴和其他破旧杂物所得的钱一并交给她。据他估计，这笔钱供她上学已经足够，只是回家的旅费还没有着落。菲南达直到最后都在反对阿玛兰塔·乌苏拉出国学习，她一想到布鲁塞尔离堕落的巴黎那么近就放不下心，但是安赫尔神父的一封信使她平静了下来，他让阿玛兰塔·乌苏拉带着信去找一家基督教女青年公寓，那里由修女照管。阿玛兰塔·乌苏拉答应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学习结束。此外，神父还设法让一批方济各会的修女在旅途中照料她，她们是去托雷多的，到了那里将另有人送她去比利时。在通过频繁的通信联络协调接送事宜的那些日子，佩特拉·科特帮助奥雷良诺第二一起为阿玛兰塔·乌苏拉准备行装。一天晚上，他们正要整理菲南达的一只结婚时用的箱子，发现东西已放得整整齐齐，而阿玛兰塔·乌苏拉早就记住了哪里放着横渡大西洋时穿的衣服和灯芯绒拖鞋，也知道缀铜扣

的蓝呢大衣和羊毛皮鞋是上岸时穿的，知道从码头上船如何走路才不会掉进水里，知道无论何时都不要离开修女。而且除非吃饭不要轻易走出船舱，知道在远洋中，对陌生人——不管男女——所提的问题都不予理睬。她带着一瓶预防晕船的药水，还有一本由安赫尔神父亲自抄写的笔记本，上面有六句抵御风暴的祷告词。菲南达为她缝一条藏钱用的帆布腰带，还教会她如何使用，即使睡觉了也不必解下来。菲南达还想送她一只用碱水洗净又用酒精消过毒的金便壶，但阿玛兰塔·乌苏拉怕她学校的女同学们笑话，不肯带去。几个月以后，在弥留之际，奥雷良诺第二将会记起最后一次见到阿玛兰塔·乌苏拉时的情景。当时她试图把二等车厢满是灰尘的玻璃窗放下来，想听听菲南达最后的嘱咐，但没有成功。她穿着粉红色的丝质长裙，左肩上还缀着一束人造三色堇，脚穿低跟羊皮鞋，鞋面上系着饰带，还有一双半统的丝袜。她体形娇小，肩披长发，一双活泼的眼睛和乌苏拉小时候一模一样。她告别时不哭不笑的神态，显示出与乌苏拉相同的性格。火车越开越快，奥雷良诺第二在火车边上跟着奔跑，他手臂上挎着菲南达，怕她摔倒。当女儿用指尖送来一个飞吻时，他只能招招手表示回答。夫妻俩在烈日下呆呆地站着，看着火车在地平线上变成一个小黑点最后消失。从结婚以来，他俩这是第一次手挽手站在一起。

八月九日，在收到从布鲁塞尔寄来的第一封信之前，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在墨尔德阿德斯房间里同奥雷良诺聊天，突然没头没脑地说：

"要永远记住，有三千多人，他们的尸体被扔进了海里。"

说完，猛地扑倒在羊皮书上，睁着双眼死去了。与此同时，他的孪生兄弟在遭受了长期铁蟹啃喉咙的可怕的磨难后，躺在菲南达的床上咽了气。他是一星期前回的家，回来时几乎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没有声音、没有气息，带着他那几只游牧人的箱子和浪人

的手风琴,来履行死在妻子身边的承诺。佩特拉·科特帮他收拾衣物。没掉一滴泪就把他送走了,可是忘了让他带走那双他想穿着进棺材的橡皮靴子。所以,当她得知他的死讯后,便穿起一身黑色丧服,用一张报纸包了靴子,去请求菲南达让她看一下遗体,但菲南达没让她进门。

"您设身处地想一想,"佩特拉·科特哀求说,"我多想见见他,那样我受这些侮辱也不怨了。"

"当人家的姘头还能不受侮辱!"菲南达抢白道,"等你那些姘头里再有一个死掉的时候,你去给他穿这双鞋吧!"

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用厨房的菜刀割下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的脑袋,以保证他不是被活埋。两具尸体安放在两口一模一样的棺材中,他俩看起来又像年轻时那样,变成了同一个人。曾与奥诺良诺第二一起寻欢作乐的老朋友们,在他的棺材上放了一只花圈,紫色的挽带上写着:"别生了,母牛,啊!生命是如此短促。"菲南达对他们的不恭行径大动肝火,让人把花圈扔进了垃圾堆。在最后一刻的慌乱中,那些抬棺材的可怜醉鬼,把两口棺材弄混了,结果埋错了坟墓。

第十八章

奥雷良诺很长时间没有离开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他记熟了那本散了页的书——瘫子赫尔曼的研究总结——上面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叙述,记熟了诺斯特拉达姆斯关于鬼怪科学的笔记和点金术的密码以及他的百年预言,还有有关疫病的研究,因此,他进人青年时代时,虽然对当时的世界一无所知,却拥有中世纪人所必须的基本知识。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不管什么时候走进屋里,总看到他在埋头苦读。清晨,她给他送去一杯不放糖的咖啡,中午是一盘米饭和切成小段的油氽香蕉,这是他在奥雷良诺第二死后,每天在家里吃的一点东西。她还操心为他理发、为他抓虱子,还拿出放在箱子里被人遗忘了的旧衣服改给他穿。他刚长出一点胡子,她就给拿来剃须刀和放皂沫的小瓢。这些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东西。没有哪一个儿子,包括奥雷良诺·霍塞,像奥雷良诺那样酷似上校,尤其是那高耸的颧骨、线条分明而且有点冷酷的双唇。就像乌苏拉看到奥雷良诺第二在房间里钻研时一样,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常常觉得奥雷良诺在自言自语,实际上他在同墨尔基阿德斯谈话。在那对孪生子去世后不久的一个炎热的中午,他看到在窗子的反光中,站着一位戴鸦翼帽的脸色阴郁的老人,仿佛是他出生前就具有的记忆中的人物的显形。那时。奥雷良诺已经认出羊皮书上的所有字母,所以当墨尔基阿德斯问他是否看得出那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用梵文写的。”

墨尔基阿德斯告诉他,自己回实验室来的机会已屈指可数了,但他将安心地走向死亡的草原。因为到这羊皮书满一百周年还有好多年,奥雷良诺有充裕的时间学会梵文,书上的谜可以解开了。还指点他说,在那条直通河边的街上,就是当年香蕉公司

开张时有人在那里算命圆梦的地方,有位加泰罗尼亚学者开了个书店,那里有一本《梵文入门》,如果他不赶紧去买来,六年后就要被小虫蛀光。奥雷良诺让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去把那本书找来,还对她说,书就在书架第二排靠右面,插在《解放了的耶路撒冷》和《密尔顿诗选》中间。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活了那么大年纪生平第一次露出了表情,那是一种惊愕的表情。她一字不识;只好硬把奥雷良诺的话全记在心里,她从工作间里仅存的十七条小金鱼中取出一条卖掉,得到了一笔钱。士兵来抄家的那天晚上,只有她和奥雷良诺两人知道这些小金鱼藏在什么地方。墨尔基阿德斯变得越来越不卖力,他和大家越离越远,在中午的日光中渐渐遁去。但奥雷良诺的梵文研究却日见长进。他最后一次碰到墨尔基阿德斯时,只看到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影子在喃喃地说:“我在新加坡的沙洲上生热病死了。”那时间他的房间已经不起尘埃、炎热、白蚁、红蚂蚁和把书本及羊皮书上的智慧蛀成粉末的小虫的袭击。

家里不缺吃的。在奥雷良诺第二去世的第二天,一位朋友送来一只挽条上用词不敬的花圈,还主动偿还菲南达一枚钱,说是欠她丈夫的。从那以后,每星期三有一个小厮给他们送来一篮子食品,足够他们吃一星期。谁也不知道这些食品是佩特拉·科特差人送来的,她认为这样不断施舍,是对曾经侮辱过她的人一种回敬方式。但是,她的怨气不久就消失了,比她希望的时间快得多。此后,她出于自豪,最后出于同情,继续不断地送食品。有好几次,她没有精力去出售彩票,人们对抽彩也失去了兴趣,她宁愿自己没吃的,也要让菲南达吃饱。在看到菲南达的葬礼之前,她没有停止过履行自己的诺言。

在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看来,她操劳了半个多世纪,如今家里人口减少,她该休息了。这个沉默寡言使人捉摸不透的女人,从未有人听到过她一句怨言。是她在这个家庭中播下俏姑娘

雷梅苔丝的天使种子，培育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的神秘和庄重，她贡献出自己孤独而沉静的一生，养育着孩子，几乎记不清他们究竟是儿子、女儿还是孙子孙女。她关心奥雷良诺，就好像他是她亲生的，可是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他的曾祖母。只有在他们这样的家庭里才可以想像，当年她一直是睡在铺在谷仓地板上的席子上，晚上听得见老鼠叽叽的叫声。她从未对人说过，有天晚上一种恐怖的感觉使她从梦中醒来，她觉得有人在黑暗中注视着她，实际上那是一条毒蛇从她肚子上爬过。她知道如果把这事告诉乌苏拉，乌苏拉肯定会让她睡到自己的床上去的，但是在那个年头，你不是在走廊里大声嚷嚷，就别想让人知道。大家都在为面包房的事忙碌，为战争担惊受怕，为照管孩子们费心，谁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别人的幸福。佩特拉·科特虽然与她从未谋面，但却是惟一一直想着她的人。她始终关心着让她有双好鞋出门时穿，关心着不让她缺少衣服穿，即使在用抽彩的钱创造奇迹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菲南达来到家里的时候，把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当成家里的长年女佣人，这是不无原因的。后来虽多次听说她是她丈夫的母亲，但这使她实在难以相信，以致她知道这件事比忘掉它花了更多的时间。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似乎从未为这种卑下的地位感到不快。相反，给人的印象是，她乐意这样不停地、毫无怨言地走遍各个角落，把房子收拾得又整齐又干净。她年轻时就生活在这栋宽大的房子里，尤其是在香蕉公司那阵子，这里简直不像个家，倒像个兵营。但是，乌苏拉一去世，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那超人的勤俭和令人吃惊的精力开始崩溃了。这不单是因为她年老力衰，而且也因为房屋在一夜之间变得陈旧不堪。墙上都长出了一层苔藓。庭院里无处不长荒草，野草从长廊的水泥地下钻出来，水泥像玻璃一样崩裂，裂缝中长出朵朵小黄花，跟一个世纪前乌苏拉在墨尔基阿德斯放假牙的杯子中看到的小花一模一样。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既没有时间也没

有办法阻止造化的反常，她整日在卧室里驱赶蜥蜴，可晚间它们又爬回来了。一天早晨，她看见一群红蚂蚁离开了水泥地的破缝，越过花园，顺着栏杆爬到已变成土色的海棠花上，还爬进了屋子。她先是用扫把打，后来用杀虫剂，最后用石灰把它们杀死，可是到了第二天，它们又出现在原来的地方，在那里坚忍不拔地爬着。菲南达只顾给她的孩子们写信，对这不可抵挡的破败情景一无所知。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还在独自奋斗。她跟野草搏斗，不让它们钻进厨房，她一把一把抓掉墙上的蜘蛛网，但过不了几个小时又出来了，她还不停地捏死白蚂蚁。可是，当她看到自己一天打扫三次的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里也到处是蜘蛛网和灰尘，看到尽管自己发疯似地打扫，屋子还是受到瓦砾和布满虱子的空气的威胁(这情景只有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和那位年轻军人曾预见过)，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知道自己失败了。于是她穿上那件已穿旧了的节日服装，穿上乌苏拉穿过的旧鞋子和阿玛兰塔·乌苏拉送给她的棉袜，把仅存的两三件换洗衣服打了个小包裹："我服输了，"她对奥雷良诺说："我这把老骨头对付不了这栋大房子。"

奥雷良诺问她准备到哪里去，她做了个模糊的手势，似乎她自己也不知道会到何处落脚。不过，她想说明，她将到一个住在里奥阿查的表姐妹家里度晚年。这个解释并不可信。自从她父母双亡后，她从未和镇上任何人有接触，也不曾收到过书信或口信什么的，更未听她说起有什么亲戚。奥雷良诺给她十四条金制小鱼，因为她决定只带她自己仅有的一点钱：一比索二十五生太伏。奥雷良诺从房间的窗户里看着她挎着小包、躬着衰老的身子一步一拖地走过院子，看她走出大门后从门孔中伸进手去上了门闩。从此以后，奥雷良诺再也没有得到有关她的消息。

菲南达得知她逃匿的消息后，骂了整整一天，一面还翻箱倒柜一件一件检查东西，以便证实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没有卷

走什么东西。她有生以来第一回生炉子,结果烧伤了手指,她不得不请求奥雷良诺教她煮咖啡。时间一长,奥雷良诺担起了厨房里的事情。菲南达早晨起床,早饭已经就绪,奥雷良诺给她放在炭火上温着:她只消走出卧室去取一下,然后拿到那张铺着麻布桌布的饭桌上享用。她孤零零地坐在桌子一头,面对着十五把空椅子,周围有大烛台照明。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奥雷良诺和阿玛兰塔也没有分担孤独,他们仍然各自为政,在自己的孤独中生活,各人打扫自己的房间,但是那蜘蛛网却不断地洒落着玫瑰色的粉末,堆积在横梁上,还使墙壁增厚。就在那个时期,菲南达觉得家里到处是幽灵。放着的东西,特别是天天用的东西,好像生了腿自己会换地方。她明明把剪子放在床上的,可是花了很多时间,到处都翻了个底朝天,末了却在厨房的一个架子上找到了,但她相信自己总有四天没去厨房了。忽然间在放刀叉的抽屉里,叉子一把也不见了,一会儿又在供桌上发现六把,在水槽里发现三把。当她坐下来写信时,东西不胫而走的现象更使她恼火。她放在右边的墨水瓶出现在她的左边。吸水板不见了,两天以后发现在枕头下面藏着。她给霍塞·阿卡迪奥写的信老是和给阿玛兰塔·乌苏拉的信混起来,她整天为装错信封发愁,这种事也的确发生过好几次。有一次钢笔不翼而飞。过了半个月邮差给她送来了,他发现邮袋里有一支钢笔,便挨家挨户地寻找失主。起先,她以为这些都是隐身的医生们干的事,就像子宫托不见了一样,她甚至动笔给他们写信,求他们让她安静,但是当她起身去干了一件事回来,不但信纸不见了,而且连写信的目的也忘得一干二净。有一段时间她怀疑是奥雷良诺干的,开始监视他,把东西放在他要经过的地方,想趁他移动东西的时候抓住他。但时隔不久她就证实,奥雷良诺除了去厨房和厕所外,从不离开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再说,他也不是爱捉弄人的人。于是她终于相信那是幽灵在淘气。她决定把每样东西固定在要用的地方。她用一根长长的

龙舌兰绳把剪子缚在床头，把钢笔和吸水板缚在桌子腿上，用胶水把墨水瓶粘在桌子右首她常用的地方。问题并没有一下子解决，她去缝衣服，可是没过几个小时缚剪子的绳子已短得够不着，仿佛幽灵把它收短了。钢笔上的绳子也一样。甚至她自己的手臂写不多久就短得够不到墨水瓶。在布鲁塞尔的阿玛兰塔·乌苏拉和在罗马的霍塞·阿卡迪奥对她在这些小事上的不幸遭遇都一无所知。菲南达告诉他们，说自己很幸福，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她觉得自己一无牵挂，似乎生活又把带回到她父母的世界中，那里她不必为日常的事务费心，一切问题在她的想像中预先就解决了。这种没完没了的信札往来使她失去了时间概念，尤其在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出走后更是如此。她习惯地记着年月日，只是为了计算儿女预定要归来的日期。可是他们一再推迟日期，以至她把日期搞混了，年月也填错了，她觉得日子是如此相像，竟不感到它的流逝。她不觉得等得不耐烦，反而对他们的拖延深感宽慰。霍塞·阿卡迪奥通知她说，她希望他归去的宿愿即将实现，过了几年，霍塞·阿卡迪奥又写信告诉她，他想在学完高等神学后开始学外交，她对此并不感到不安，因为她深知圣彼得教堂的神位是很高的，而且在登上神位的旋梯上布满了障碍。相反，她对旁人看来不足挂齿的消息，比如她儿子晋见教皇的消息，感到欣喜若狂。当阿玛兰塔·乌苏拉来信说，学业需要延长，因为她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她父亲没估计到的特权，这时，菲南达也感到同样的喜悦。

自从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给奥雷良诺带来那本语法以后，时间又过了三年多，这时，他才译出了第一张纸。虽然这不是无用的劳动，但这仅仅是在一条其长无法预测的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而已，因为译出来的西班牙语毫无意义：都是用密码书写的韵文。奥雷良诺手头没有材料来破译密码进而理解韵文，但墨尔基阿德斯对他说过，在那个加泰罗尼亚学者的书店里有他深入研究

羊皮纸所需要的书籍，因此，他决定跟菲南达说一下，让她去找书。在那间被瓦砾侵袭，越来越多的瓦砾终于使它倒塌了的屋子里，他估计了各种情况，等候着适当的时机。可是当菲南达到炭火上去取食物的时候，他却把这个惟一可以和她说话的机会错过了，他那周密设想过的请求卡在喉咙里，使他说不出话来，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偷偷地注意她。他留心着她在卧室里的脚步声，听她走到门口从邮差手中接过儿女们的信，又把自己的信交给他。直到深更半夜，还听到她用笔在纸上写字时发出的又重又急的沙沙声，然后是电灯开关的声响和在黑暗中祷告的喊声。这时候他才去睡觉，相信第二天会遇到机会的。在他的幻想中，他的要求不会被拒绝，所以有天早晨，他剪掉了长到肩膀的长发，刮去了乱成一团的胡子，穿上了不知是谁传下来的紧身裤和装假领的衬衣，在厨房里等候菲南达去用早餐。可是他看到的并不是那个一天到晚昂首挺胸、走路硬邦邦的女人，而是一个美得出奇的老太婆，她身披黄色鼬皮斗篷，头戴金色硬纸皇冠，神态郁郁不乐，好像偷偷地哭过。其实，自从她在奥雷良诺第二的箱子里看到那件虫蛀了的王后服装后，她已试穿过好多次。任何人看到她站在镜子前洋洋得意地试穿王后的服装，都会以为她疯了。可是她没有疯。她只是把王室的服装变成了一架回忆的机器。还是在她第一次穿王后服的时候，她无法避免在心中形成一个纽结，禁不住热泪盈眶，因为那时她重又闻到那个到家里找她并使她成为女王的军人的靴子上的鞋油味，她的心灵与对逝去的美梦的怀念凝结在一起了。她感到自己衰老了，感到离开那一生最美好的时光越来越远，因此，她甚至留恋她记忆中最不幸的年月。这时她才发现，她多少需要走廊里牛至花上的微风和傍晚玫瑰花上的蒸汽，连那些外乡客野兽般的品性也是她需要的。她那颗尘灰板结的心，经受过现实生活的频频打击而未被摧毁，却被怀念的第一阵涌潮冲垮了。她需要感受这种忧伤，随着熬人的岁月的流逝，这慢慢变成

了一种恶习。在孤独中她的性格变得温和了。但是,那天早晨她走进厨房,看到一个瘦骨伶仃、面容苍白、眼睛里闪烁着惶惑的光芒的年轻人递给她一杯咖啡。这可笑的情景把她惹恼了,她便不答应让他出门,而且从此以后把家中的钥匙全部放在腰包里,这腰包是她放没有使用过的子宫托的地方。其实这种谨慎是多余的,因为奥雷良诺要是愿意,完全可以逃出去,甚至还可以偷偷溜回来而不让人看到。然而,长期的幽禁生活、对外界情况的缺乏了解以及俯首从命的习惯,早已使他内心的反抗的种子萎枯了。他回到内屋,继续一遍又一遍地翻阅那些羊皮书,深更半夜听菲南达在卧室里啜泣,一天清早,他同往常一样去生炉子,在熄灭的炭火上发现前一天留给菲南达的饭还在那里。于是他探身向那间卧室里看了一眼,只看见菲南达躺在床上,身上盖着白鼬皮大衣,瞧上去比任何时候都美,而且皮肤仿佛变成了一张大理石的外壳。四个月过去了,当霍塞·阿卡迪奥回家时,她还保持着原来这个样子。

世上不可能有人比霍塞·阿卡迪奥更像自己的母亲了。他身穿一件素色塔夫绸外衣,一件硬圆领衬衫,脖子上未打领带,只扎了一条细丝带。脸色苍白一点也没有生气。目光呆滞,双唇薄而无力。平直的头发乌黑油亮,一条笔直的头路让头发从头顶中间分开,披落在两边,瞧上去恰似圣像头上的假发。乱蓬蓬的胡子影子,映照在蜡像般的脸上,一副圣洁的样子。两手十分苍白,印出条条青筋,十指纤细,右手中指上套着一只金指环,上面镶嵌着一块圆形的蛋白石饰物。奥雷良诺为他开门时,还未问清他是谁,就知道了他是远道而来的。他在家里走到哪里,哪里就充满花露水的异香,那是他童年的时候,乌苏拉为了黑暗中也可以找到他而洒在他头上的。有件事也没法说清楚,霍赛·阿卡迪奥外出多年,却至今仍是个童男,他深感凄凉孤寂。一进家门,他直接来到他母亲的卧室,奥雷良诺按照墨尔基阿德斯说的保存尸体的

方法，用他祖父的祖父使用过的管子炉，在房屋里烧了四个水银。霍塞·阿卡迪奥一句话也未问，便跑去在死人额头上吻了一下，从她的裙子下取出那只腰包，里面有三只未有用过的子宫托，还有衣柜的钥匙。他做这一切时干净利索，一反那种有气无力的常态。他从衣橱中取出一只用金银镶着家徽的小箱子，在里面找到了透出檀香味的那封长信，信中菲南达翻肠倒肚写进了无数桩过去一直瞒着他的事情的真实情况。他站着瞧信，既贪婪而又不慌忙。瞧到第三页他突然停下，用重新认识的眼光审视着奥雷良诺。

"这么说，"他说话中间里好像夹了一片刀片一样东西，"你是那个私生子。"

"我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

"回到你屋里去吧！"霍塞·阿卡迪奥说。

奥雷良诺走了，他再也没有出来，假如听到那参加者寥寥无几的葬礼声，也没有为好奇心所动而走出来。有时，他从厨房里瞧霍塞·阿卡迪奥在家里东逛西逛，呼吸急促，深夜里可以听到他在破烂的卧室里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奥雷良诺几个月听不到他的说话声，这是因为他不服奥雷良诺讲话，并且奥雷良诺也不想听他说话。再说，除了研究那些羊皮书外，他没有时间去考虑其他事情。菲南达去世后，他拿出了剩下的第二条小金鱼，到加泰罗尼亚学者的书店去寻觅他所需要的书籍。他对一路上瞧到的东西毫无兴趣，或许这是因为他缺乏买东西的经验，而那荒凉的街道与破旧的房屋，跟他当年满心想出来认识一下时所想像的情形相同。过去菲南达不同意，这回他自己批准自己出来，就只此一次，只有一个目的，并且时间要尽可能短，因此他一口气走完了从家里到圆梦胡同之间的十一个街区，气喘吁吁地走进了那家杂乱、阴暗的书店，这里面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仿佛是放旧书的垃圾堆，旧书横七竖八地堆放在白蚁蛀坏的书架上，堆放在布着

蜘蛛网的屋角里，堆放在原来留出的过道上。在一张堆满大厚本书的长桌旁，老板用紫色的笔在写一篇很长的散文。他有些着迷地在学生练习本纸上写着。他有一头美丽的银丝，冲出在前额，宛如白鹦鹉的冠羽。那双活泼细长的蓝眼睛，显示出这位博览群书的老人的温和性格。他穿着短裤，全身汗涔涔的，他目光没有离开书本去瞧是谁来了。奥雷良诺毫不困难地在那杂乱的书堆中找到了五本需要的书，因为它们正是在墨尔基阿德斯告诉他的地方。于是他二话没说，就把书与那条小金鱼交给了那位加泰罗尼亚学者，学者仔细看了一下书，两只眼皮皱得像蛤蜊。"你也许疯了"，他耸了一下肩膀用加泰罗尼亚语说，然后把五本书与小金鱼交还给奥雷良诺。

"你拿去吧，"他改用西班牙语说，"要知道，最后一个读过这些书的人也许是盲人伊萨克，所以，你好好想一下，你这是干啥！"

霍塞·阿卡迪奥把梅梅的卧室整修了一下，请人打扫干净，补好丝绒的窗帷与总督式床上的缎子天篷，重新使用废弃的浴室，那水泥的池子上已经长出一层黑漆漆的污垢。他把这两个地方变成了次货的王国，那里有用过的外国日用品、冒牌的香水、廉价的宝石。家中惟一让他瞧不顺眼的东西好像是祈祷室的圣像，所以有一天下午他在院子里生了一堆火，把圣像全烧成灰烬。他早上睡到十一点钟，然后穿上一件金龙抽纱袍子与一双黄绒高跟拖鞋到浴室里去，在那里举行一回仪式，他那镇静的神态和持久性使人想起俏姑娘雷梅苔丝。入浴之前，他先用装在石膏瓶里的香粉把池水洒得香喷喷的。但他并不用木瓢舀水擦身，却把身子浸在香气扑鼻的水中，仰面躺在里面泡上两个钟头，此时，一种清新的感觉与对阿玛兰塔的思念让他陶醉。他回来没多久，就脱去了塔夫绸的衣服，一则因为在这里穿这种衣服太热，二则这里只有他一个人穿这种衣服。他换上了一条紧身裤，就像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教跳舞时穿的裤子，还穿上一件真丝衬衣，胸前还绣上了

他姓名的头一个字母。一周两回，他在水池里洗涤全部换洗的衣服，身上只穿一件袍子，直到衣服晒干，因为他再没有别的衣服可穿。他从不在家里用饭。午后凉快的时候，他便上街去了，一直到深夜才回家。以后他就连续忧伤地走来走去，像猫一般呼吸，一边想念着阿玛兰塔。她与夜间幻光照耀下的圣徒们可怕的眼光，是这个家庭在他记忆中留下的两个印象。在梦幻般的八月，他多次在睡梦中醒来，睁开双眼，瞧见阿玛兰塔从杂色大理石的浴池中起来，缠着黑纱的手托着镶有花边的衬裙。这是他在客居异乡的焦渴思念中把阿玛兰塔理想化了的形象。他与奥雷良诺·霍塞不同，他不想让这形象窒息在战争的血污的泥淖中，而想让她在一个淫荡的沼泽地里活着。在此同时，他诡称具有主教的资质，用无尽的谎言哄骗着他的母亲。他与菲南达都从没想过，他们之间的通信是在交流各自的想像。霍塞·阿卡迪奥一到罗马就离开了神学院，但他还是胡编啥神学啦、教规啦之类的谎话来搪塞，以免失去她母亲在胡言乱语的信中许给他的巨额遗产，有了这笔钱他就能摆脱和同伴合住一间阁楼的那种贫穷潦倒的生活。当他收到了菲南达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而写的最后一封信时，便把那虚构的荣华留给他的最后一些破烂装进一只箱子，钻进一条船的货舱，和移民们像屠宰场的牲口似的挤在一起，嚼着冰冷的通心粉与虫蛀了的奶酪飘洋过海回到了老家。菲南达的遗嘱并非是她倒霉的经历的详尽追述。在阅读遗嘱之前，那些散了架的家具和走廊里的野草就已经表示，他落进了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圈套，永远地离开了罗马的春天里那钻石般的阳光与那自古就有的空气。在他因哮喘引起的耗尽精力的失眠中，他一面反复估量着自己遭遇的倒霉有多深，一面环视着这座阴暗的房子，在这里，老态龙钟的乌苏拉曾扮出各种怪样子使他对于人间产生了畏惧。为了在黑暗中找得到他，她为他在卧室里指定一个角落，这是惟一的一块地方，可避开从傍晚起在房子里游荡的死者们的幽灵的

侵扰。“你要是干了啥坏事，”乌苏拉对他说过，“圣像都会告诉我的。”他童年时代那些可怕的夜晚，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他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小凳上，在那些告密者的冷酷的监视的眼光下直出冷汗，直到上床睡觉为止。这种刑罚也是多余的，因为那时他对四周的一切都望而生畏，他接受了那种让他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害怕的教育：街头的女人让人耗尽精血；家里的女人生下长猪尾巴的孩子。斗鸡要死人，还要让人终生懊悔；那些武器，你碰它一下就注定要打二十年战争。创事业吧，弄不好只会让人失败甚至神经失常。总之，上帝以无限的仁慈创造出来的一切，都让魔鬼给变坏了。夜里他受到恶梦的折磨，醒来时总是精疲力竭，可是窗户的亮光，在浴池里受到的阿玛兰塔的抚爱以及她用丝扑在他两腿上擦粉时的舒服感觉让他摆脱了害怕。在阳光明亮的花园里，连乌苏拉也变样了，在那里她不跟他说怕人的事情，而是用木炭粉给他擦牙齿，以便让他微笑时能像教皇那样光彩照人。还给他修剪指甲，将来他当上教皇，为从世界各地前往罗马的朝圣者祝福时，这双洁净的手会使人惊倒。她还给他梳了个教皇头，为他洒花露水，让他全身与衣服都散发出教皇身上的香气。在卡斯特尔冈道夫[①] 的院子里，他曾见到过教皇。教皇站在一个阳台上，面对一些朝圣者，用七种语言宣读了同一个圣谕。惟一引起他注意的，是教皇那双洁白的、好像在洗涤剂里浸过的手和他那光彩夺目的夏装与那花露水的幽香。

在回家以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为了糊口变卖了银烛台与金钵，但鉴定下来，金钵上只有镶上去的盾符是金质的。霍塞·阿卡迪奥惟一的消遣就是把镇上的孩子请到家里来玩。中午他和他们在一块，让他们在花园里跳绳，在长廊里唱歌，在大厅的家具之间走钢丝，他自己则从这一组走到哪一组，给孩子们上品德课。

① 意大利梵蒂冈地名，教皇度夏时的住处。

那段时间,他的紧身裤与绸衬衣都穿坏了,他穿的是从阿拉伯人商店里买来的普通衣服,可是他那懒洋洋的神态和教皇式的举止一点没变。孩子们在他家里玩耍就像当年梅梅的女伴们一样。一直到深更半夜还能听到他们闹着、唱着、跳着踢踏舞,整个房子像一座不受管束的学生宿舍。奥雷良诺对孩子们的侵扰不在乎,只要他们不到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里来找他麻烦。一天早晨,两个小孩推开了他的房门,瞧到他蓬头垢面趴在工作台上埋头译读羊皮书的样子吓了一跳。他们没敢进屋,却在屋子周围打转,一会儿对着墙缝喊喊喳喳说些啥,一会儿又从门窗里扔些小动物进来,有一回还把门窗都反锁了,奥雷良诺花了半天时间才把门窗打开。孩子们瞧到自己的淘气行为未受到惩罚,感到很有趣。有一天早晨,四个孩子趁奥雷良诺在厨房里的当儿,钻进了他的屋子,计划把那些羊皮书毁掉。可是当他们刚把这些书拿在手里时,只觉得有一股神力把他们从地上托起,把他们悬在半空中,直到奥雷良诺回来,从他们手中夺下羊皮书。从此,他们再也不来打搅他了。

有四个大孩子,尽管快要成为小伙子了,但还穿着短裤。他们负责为霍塞·阿卡迪奥整饰仪容。他们比其他孩子来得早,他们用一个上午给他刮脸、用热毛巾按摩、为他修剪手脚上的指甲,为他擦香水。有几回他们都跳进水池,给他从头到脚擦肥皂;他自己仰面躺着思念阿玛兰塔。然后,他们为他擦干身子,扑上粉,穿上衣服。他们中有个满头金色鬈发,长着一双像兔子那样红玻璃似的眼睛的孩子,经常在家里过夜。他同霍塞·阿卡迪奥休戚与共,当后者因气喘病而失眠时,他也默默地陪伴着他,在漆黑的房子里游来荡去。一天夜晚。他们俩在乌苏拉睡过的卧室里瞧见一道黄光从透明的水泥地下射出来,好像地下有一个太阳把卧室的地面变成了彩色玻璃。屋子里亮得不用点灯。他们只是在乌苏拉放床的光线最强的地方翻起几块破碎的水泥板,就发现了

奥雷良诺第二当年发疯似地到处乱挖,挖得精疲力竭也未有找到的秘密地窖。那里藏着三只用铜丝封口的麻袋,麻袋里装了七千二百十四枚金币,在黑暗中像火炭似地发光。

宝贝的发现,好似灰堆里又窜出了火苗。霍塞·阿卡迪奥没有去践行他落难时的梦想——带着这笔飞来之财到罗马去,却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没落的天堂。他叫人把卧室的帘幔与天篷都换成新的丝绒,把浴室的地板铺上细砖,墙壁贴上瓷砖。饭厅的壁橱里装满了糖渍水果、火腿与醋渍蔬菜。废弃的谷仓重新启用,贮藏葡萄酒与烧酒,霍塞·阿卡迪奥亲自上火车站去收领一箱标有他的名字的酒。有一天晚上,他与四个大孩子玩了个通宵。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五个人赤着身子从卧室里出来,他们舀干了水池里的水,把水池装满香槟酒。一个个钻进了酒池游了起来。就仿佛鸟儿在布满芳香的泡沫的金色的天空中翱翔,霍塞·阿卡迪奥没有参加欢闹,他仰面躺在酒里,睁着双眼思念着阿玛兰塔。他一直凝神地躺在那儿,反复体味着金迷纸醉的生活也不能弥补的内心的痛苦。孩子们玩腻了,一个个回到卧室,他们扯下丝绒帘幔,慌忙之中把水晶玻璃穿衣镜也打碎了,又拉掉了床头的天篷,乱嚷地滚到床上睡觉。霍塞·阿卡迪奥从浴室回来,只见他们赤条条地乱作一团睡着了,屋里简直像遭了灾一样。他禁不住发起火来。他的发作倒并不因为这场浩劫,而是因为在纵情狂欢中他感到了无法慰藉的空虚,他对自己觉得厌恶,觉得遗憾。他从那只放着苦行衣和苦修悔罪用的铁器的箱子里取出了修士们用来打狗的鞭子,手执鞭子像疯子似的狂叫着把孩子们哄出去,一边无情地抽打他们,就是打一群狼也不会这么狠毒。最后把自己累垮了,活像个垂死的病人。第二天晚上,他实在喘不过气来,不得不到奥雷良诺的房间去求他到附近的药居里去买点药粉。于是,奥雷良诺第二次走出大门。他走了两个街区就到了那家门面很窄的药房,药房的橱窗上积满了灰垢,橱窗里陈列着注有拉丁

文的瓷瓶。药房里有一个像尼罗河的水蛇一样娇艳但不外露的姑娘,她按照霍塞·阿卡迪奥在纸条上写的药名,把药卖给了他。在街灯微弱的黄光照耀下,奥雷良诺第二次看到了镇子的荒凉的情景,但这一次没有像第一回那样激起奥雷良诺的好奇。他拖着那双因为幽禁生活缺少运动而衰弱笨拙的双腿,急急匆匆赶到家门口时,就有些有上气不接下气了。在这以前,霍塞·阿卡迪奥还认为他逃跑了呢。他的确对外界毫无兴趣,因此不久以后,霍塞·阿卡迪奥毁掉了他对母亲所作的诺言,同意他可以随意出入家门。

"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上街。"奥雷良诺回答说。

他仍然闭门不出,一心埋在羊皮书中。他慢慢地把羊皮书译出来了。但他不能解释译文的含义。霍塞·阿卡迪奥把火腿片送到他房里,还给他送去糖渍花,尝一口满口春天的清香。有两次还给他送去好酒。霍塞·阿卡迪奥对羊皮书没有什么兴趣,甚至觉得那只是一种隐秘的消遣,可是这位孤寂的亲戚的罕见的博识以及他无法言喻的对世事的了解,引起了霍塞·阿卡迪奥的注意。他知道,奥雷良诺懂英文,曾经像读小说一样逐页读完了六卷羊皮纸的百科全书,奥雷良诺对罗马的熟悉程度就好像他在那里住过好多年一样。起初,霍塞·阿卡迪奥还以为那是因为他读过百科全书,后来才发觉,他对于百科全书以外的知识,比如东西的价格也全都知道。当问他是如何知道这些事的时候,他惟一的答案就是:"一切都是可知的。"在奥雷良诺看来,从近处看霍塞·阿卡迪奥和他在家里荡来荡去时给人留下的形象截然不同。这使奥雷良诺觉得惊奇。原来他也会笑,也会有时怀念这个家族的过去,也会为墨尔基阿德斯屋里的破败担心。当然,这两个同血统的孤独者的彼此接近根本不能算是友谊,但却能让两人更好地忍受那种既使他们隔离又使他们联结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孤独。霍塞·阿卡迪奥碰到烦人的家务问题时可以求奥雷良诺帮忙,奥雷

良诺则可以在长廊上读书，可以看阿玛兰塔·乌苏拉从不间断的来信，还可以使用浴室，当初霍塞·阿卡迪奥回来以后，曾禁止他使用。

一个炎热的早晨，一阵急剧的敲门声把他俩吵醒。来人是一个肤色黝黑的老人，一双绿色的大眼睛使他的脸闪着一种幽灵似的光芒，额头上画着一个圣灰十字。他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鞋也破了，肩上的背包是他惟一的行李，外表看上去像叫化子，但他高雅的举止和外表形成鲜明的对比。只要看他一眼，即使是在半暗的客厅里，也能看出他生存的秘密，不是求生的本能，而是长期的恐惧。他就是奥雷良诺·阿马多，奥雷良诺·布恩地亚十七个儿子中惟一的幸存者。他在长期惊魂不定的逃亡生涯中寻求着安定。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请求允许他住在家里。他被社会抛弃的那些孤独无助的晚上，他曾经想到这里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可以投靠的地方。但是，霍塞·阿卡迪奥与奥雷良诺都记不得他是谁，把他当作了流浪汉，推推搡搡把他赶到了街上。于是，他俩在大门口看到早在奥雷良诺懂事之前就开场了的一出戏剧的最后一幕。两名追捕奥雷良诺·阿马多很多年，像狗一样尾随他，几乎走遍半个世界的警探，从对面人行道上的扁桃树后面钻出来，用毛瑟枪朝奥雷良诺·阿马多开了两枪，正正地打穿了那个圣灰十字。

事实上从把孩子们赶出家门的那天起，霍塞·阿卡迪奥一直在等待一艘远洋轮船的消息，这艘船将在圣诞节前去拿不勒斯。他已经告诉奥雷良诺，并曾打算为奥雷良诺开一片商铺，以使能够让他维持生计，因为菲南达死后，再没有人给他们送过装有食物的篮子了。然而，他这最后的梦想没有实现。九月的一天上午，他和奥雷良诺一起在饭厅里喝完咖啡，就去了浴室。快要洗完的时候，那四个被他赶走的孩子从屋顶的缺口处钻了进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四个人便穿着衣服跳进了水池，抓住他的头发，

把他的头按在水里，直到水面上停止冒泡才松手，那安静的苍白的身体缓缓沉入香气四溢的水中。然后，他们带走了三麻袋金子，只有他们和被害者才清楚袋子藏的地方。这次行动神速、残忍而又有条不紊，就像是军人的偷袭。奥雷良诺一头扎进小屋里，一点也没有察觉。当天下午，他在饭厅里想起霍塞·阿卡迪奥，于是在家里四处找他，最终发现他在水池里，浮在异香扑鼻的水面上，身体肿大，还在想念着阿玛兰塔。这时候奥雷良诺才发觉，自己原来如此爱他！

第十九章

阿玛兰塔·乌苏拉从十二月开始把丝带系在丈夫的脖子上，搭坐快船一帆风顺地回家了。她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亲人面前，穿着一套象牙色的服饰，一串珍珠项链几乎长及膝盖，手上戴着翡翠戒指，头发梳成圆形发式，齐耳处剪成燕尾式。六个月前和她结婚的男人是个老练的安达卢西亚人，他有着颀长的身材和航海家风度。阿玛兰塔·乌苏拉一推开大厅门便知道，她离家日子实在太久，屋子的破败状况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想像。

"我的天哪，"她喊了起来，兴奋多于恐惧，"看看这家里没有个女人成了什么样子。"

走廊放不下她的行李。除了上学时带去的菲南达的那只旧箱子，她还运回来两只衣柜、四只大提箱、一只放太阳伞的长布袋、四只饭盒、一只装有五十来只金丝雀的巨型鸟笼，还有她丈夫的自行车，拆散了放在特制的盒子里，携带起来就像带着一只大提琴。长途旅行结束后，她连一天也没休息。她穿起丈夫和摩托车服放在一起的一套旧亚麻布工装裤，开始收拾房间。她把已经占据整个走廊的红蚂蚁消灭并清除干净，救活玫瑰花，拔除了野草，在栏杆上的花盆里重新种上欧洲蕨、牛至和海棠。她指挥一批木匠、锁匠和泥瓦匠，补平地板的裂缝，修复门臼窗框，翻新家具，把里外墙壁粉刷一新。于是，在她回家三个月之后，这里重又有了买自动钢琴那个年代的青春气息与节日气氛。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不论时间不论场合始终乐呵呵的，没有谁像她那样爱唱爱跳，像她那样乐意把陈腐的东西和陈腐的习俗扔进垃圾堆里。她毫不犹豫地清除了堆满屋角的先人遗物、一堆堆无用的祭品和迷信用具。出于对乌苏拉的感激，她在大厅里保留下雷梅苔丝的铜版照。"瞧，多新鲜，"她边笑边喊，"一位只有

十四岁的高祖母。"一个泥瓦匠告诉她，屋子里到处有幽灵游荡，赶走它们的惟一方法，就是找出它们埋藏的宝贝，她听后哈哈大笑说，她才不相信这些男人们的迷信。她谈笑自若，不拘旧俗，思想新自由，这使奥雷良诺在瞧到她回来时不知如何摆弄自己的身子才好。"真不得了！"她伸开双臂，高兴地喊了起来，"看，我亲爱的野人都长这么大了！"未等他反应过来，她已经在随身带来的手提留声机上放了一张唱片，试图教会他跳时髦的舞步。她还逼着他换掉那条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传下来的、满是污垢的裤子，叫他穿年轻人的时髦衬衣与双色皮鞋。他在墨尔基阿德斯屋子里呆得时间长了，她就把他赶到街上去玩。

她像乌苏拉一样纤瘦、好动而倔强，差不多像俏姑娘雷梅苔丝一样俊俏与风流。她有一种预测时装的特异本能。她收受通过邮局寄来的最新时装图样，只是用来证实一下自己设计的式样没有错，然后，就在阿玛兰塔那架简陋的缝纫机上缝制。她订阅欧洲出版的所有时装杂志和有关文艺、民间音乐的刊物，只须看上一眼，就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全在她的想像之中。叫人费解的是，有这样时髦思想的女人怎么会回到一个被尘土和酷热侵袭的、死气沉沉的村镇来，更何况她丈夫有足够的钱财，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生活得很好，再说他又十分爱她，甘愿叫她用一根丝带拉来拉去。但是，时间一长，她想留下不走的意图就越来越明显了，因为她设想的计划都是长期性的。她每下一回决心，无不是为了要在马贡多过一种舒适的生活，平静地度过晚年。那只金丝雀笼子说明，她的想法不是临时形成的。她回家之前，想起母亲在一封信上说起家乡飞鸟绝迹的情况，就把行期推后了几个月，改乘一条中途在阿福尔图红领巾塔群岛停靠的轮船，又在岛上选购了二十五对最精美的小鸟，想叫它们在马贡多的天空中飞翔。可是，在她的许多失败的努力中，这是最令人懊丧的一回了，鸟儿繁殖了后代，阿玛兰塔·乌苏拉就成对地放生，可是，它们还

没有体验到自由就匆匆逃离了马贡多。她设法让鸟儿爱上乌苏拉在头一回整修房屋时建造的鸟舍，可没有成功。她在扁桃树上用针茅草筑了几个假巢，又在屋面上种了蕨草，还挑逗关在笼中的鸟儿，想靠它们的叫声把逃走的小鸟唤回来，这些努力全都白费，因为放生的小鸟一出鸟笼就飞上天空，只在空中逗留一会儿，以便找到返回阿福尔图纳塔群岛的方向。

一年过去了，尽管阿玛兰塔·乌苏拉没有交上一个朋友，也没有举行过一回家庭欢会，可她还是相信挽救这个倒霉的家庭是可能的。丈夫加斯东尽量不去扫她的兴，虽然在那个不幸的中午他们刚下火车的时候，他就清楚妻子的决心只是一种怀旧感情造成的幻影。他相信在事实面前她会碰壁，因此他甚至不想费神把自行车装配起来，却专心于在泥瓦匠剥下的蜘蛛网上寻觅着最光亮的蜘蛛卵，用指甲把壳划开，然后连续几个钟头用放大镜观察从卵中爬出来的小蜘蛛。后来，他相信阿玛兰塔·乌苏拉继续在搞改革是因为不甘心屈服，于是他决定把那辆前轮比后轮大得多的自行车装配起来，整天在四周捕捉当地的昆虫，制成标本装在果酱瓶里，然后寄给在列哈大学任教的、他从前的自然历史教师。加斯东曾在那所大学深入研究过昆虫学，但他主要的专长是航空驾驶。他骑车外出时，经常穿一条杂技演员的长裤，外面穿着一双风笛手的长袜，头上戴一顶侦探帽；但步行外出时，则穿一身毕挺的西服，脚穿一双白皮鞋，脖子上扎一个绸蝴蝶结，头戴窄边草帽，手拷一根藤手杖。他那双浅色的眼珠显出航空家的风度，嘴边长着松鼠毛似的小胡髭。他至少比他太太年长十五岁，可他年轻人的情趣，时刻关怀对方幸福的决心和作为模范情人的种种长处，补偿了年龄的差距。事实上，谁要是瞧到这个四十多岁的行为谨慎的男人，脖子上套了根丝绳、脚蹬那辆马戏团的自行车的模样，准想不到他和年轻的太太之间会有一项放纵的爱情约定，想不到他们会随心所欲地在最不相宜的场所纵情作乐。他俩从

开始往来时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场所越来越奇特，他们的恋情越来越深，内容越来越丰富。加斯东不但是一个具有无穷智慧与想像力的出色的情人，并且也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作紧急着落的人，因为他和未婚妻在高空相爱，差点儿一起摔死。

他俩在结婚之前三年相识的，当时加斯东驾一架双翼体育运动飞机在阿玛兰塔·乌苏拉念书的学校上空盘旋。他正想大胆绕过旗杆，可是帆布和铝箔制成的机身却一下倒挂在电线杆上。从此之后，他不顾脚上还夹着夹板，每到周末就到修女公寓去，阿玛兰塔·乌苏拉一直住在那里，可公寓的规章制度并不如菲南达所希望的那么严，所以加斯东可以把她接走，领她到体育俱乐部去玩。他俩开始在礼拜天的原野五百米上空处相爱，随着地面上的人影越缩越小，他们俩越来越觉得意气相投。阿玛兰塔·乌苏拉和加斯东谈起了马贡多，说那是世界上最光明、最恬静的城镇；她还说了飘着牛至香味的大房子，说她想和一个忠实的丈夫在那里白头到老，还要生两个儿子，取名叫罗德里戈与贡萨洛，无论如何不叫奥雷良诺与霍塞·阿卡迪奥，还要生个女儿，取名比希尼亚，绝对不叫雷梅苔丝。她那样迫切而固执地回忆着被眷恋之情美化了的城镇，这使加斯东明白，假如不带她到马贡多去生活，她是不想结婚的。于是，他答应了，就像后来给他套丝绳时一样，因为他以为这是阿玛兰塔·乌苏拉一时的任性，最好叫时间来改变它。可是，他们在马贡多住了两年，阿玛兰塔·乌苏拉还跟第一天一样兴致勃勃，加斯东有点吃惊了。那时候，他已经把这个地区所有能制标本的昆虫全制成标本。他的西班牙语说得与当地人一样好，还填出了所有邮寄给他的杂志上的填字谜。他不能以气候条件作为借口，提早回欧洲去，因为大自然赋予他一个适应四海为家的肝脏，使他能顽强地忍受中午的闷热与带蛆的饮水。他很喜欢美洲的食品，有一回他竟一口气吃下了八十二个蜥蜴蛋。阿玛兰塔·乌苏拉跟他刚好相反，她托人从火车上捎来整箱整箱冰镇

的鱼鲜海产、罐头肉与糖渍水果,这些是她惟一能吃的东西。尽管她无处可去,也无人可拜访,并且那时她丈夫也无心欣赏她的短外衣、斜戴的毡帽和套七个圈的项链,但她仍然穿欧洲的时装,还继续叫人给她寄时装图样。她的秘密仿佛在于永远有办法使自己忙碌不停。她自己制造一些家务问题,然后再去解决。弄坏一些事情,第二天再去纠正。这种病态的勤奋使人想起菲南达做好了拆,拆了再做的恶习。她爱好玩乐的脾性依然不减当年,每当她收到旁人寄来的新唱片,就邀请加斯东到大厅里去,在那儿按照她的同学为她画的舞步练习跳舞,直到天黑,而且经常以在维也纳摇椅里或者在光地板上相爱一番作为结束。她觉得自己很幸福,惟一的缺憾是还没有孩子,可她尊重她和丈夫的约定——结婚满五周年才生孩子。

加斯东为了找些事做做,好打发空闲的时间,经常到墨尔基阿德斯屋里去,和孤僻的奥雷良诺一块度过整个上午。他高兴与奥雷良诺一起回忆自己祖国最偏僻的城镇。奥雷良诺对这些地方了若指掌,就仿佛曾在那里生活过许多年似的。当加斯东问他怎么会知道连百科全书上也未有记载的情况时,得到的回答跟霍塞·阿卡迪奥听到过的一样:"一切都是可知的。"除梵文以外,奥雷良诺还学会英语和法语,还懂一点拉丁语和希腊语。因为那个时期他每天下午外出,阿玛兰塔·乌苏拉每礼拜给他一笔零用钱,这么一来他的房间就好像成了加泰罗尼亚学者书店的分部。他如饥似渴地看书,天天熬到深夜,尽管从他的阅读方式看,加斯东感到他买书不是为了汲取知识,而是为了证实自己已有知识的正确性。在所有的书籍中,没有一本比羊皮书更使他感兴趣,他把每天上午最好的时候都花在羊皮书上。不管是加斯东还是阿玛兰塔·乌苏拉都希望他参加到家庭生活中来,可是,奥雷良诺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仿佛是裹在一片神秘的云雾之中的,时间愈长云层愈浓。这种状况特难打破,加斯东想接近他的努力失败了,

于是,不得不另找消遣办法打发空闲时间。就在那个时期,他产生了建立航空邮政服务的念头。

这不是什么新的打算,实际上,在他认识阿玛兰塔·乌苏拉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得相当成熟了,只不过不是建立在马贡多,而是建立在比属刚果,因为他家里在那儿棕榈油业中有投资。后来由于结婚以及为讨好太太决定来马贡多住几个月,才让他不得不推迟了原来的计划。可是,当他看到阿玛兰塔·乌苏拉忙于组织一个改善公用事业委员会,甚至他暗示可能要回国,她竟付诸一笑的时候,他知道一切都得从长计议。他想,要做先驱者,在加勒比海和在非洲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同被他忘记了的在布鲁塞尔的合伙人建立联系。他一面加紧筹备,一面在原来是一片砾石地的中了魔法的地区建造一个降落场,而且考察了风向和沿海地形,设计出几条最合适的航线。然而,他不知道,由于他的行动和当年赫伯特先生如此相似,以至在镇居民中引起危险的猜疑,人们认为他的意图不是规划航线而是想种植香蕉。加斯东认为不管怎样,只要事情能办成,他在马贡多定居也算是有点意义,所以他兴冲冲地几次到省会,会见省当局,最后得到许可,签署了专利合同。在此期间,他和布鲁塞尔的合伙人保持着一种类似菲南达和隐身医生之间的那种通信联系。后来,他说服了合伙人,让他们把第一架飞机运到最近的港口。派一名有经验的技师一路护送,在港口组装,然后驾机飞至马贡多。自从他开始作气象调查和预测以后,过了一年,他深信他通信的人所作的一次次承诺,走在街上,他习惯仰望,倾听风声,盼望飞机在空中出现。

阿玛兰塔·乌苏拉自己没有觉察,她的归来使奥雷良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霍塞·阿卡迪奥去世后,他成为了加泰罗尼亚学者书店里的常客。另外,那时他充分享受自由与空闲,促使他对马贡多产生了一些好奇,可当他去认识它时却没有丝毫惊讶。他走在马贡多积满尘灰的僻静街道上,以一种科学家而不是

普通人的兴趣观察东倒西歪的房屋、锈坏的铁窗纱、因怀旧而精神抑郁不振的人们。他想用想像来恢复昔日香蕉公司城那早已荡然无存的兴旺景象。可是，眼前那干涸的游泳池里，腐烂的男式皮鞋和女式便鞋满满地堆到了池边。杂草丛生的房子里有一条德国种犬的骨架，钢链还拴在一个铁环上。一架电话在铃铃地响着。他拿起听筒，只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焦急地询问着什么，于是回答说："是的，罢工已经结束，三千具尸体已经被扔进海里。香蕉公司搬走了。马贡多在好几年以前终于太平了。"这样的散步把他带到了早已衰败的游乐区，当年人们在这里大把大把地烧钱来为臣比安巴舞助兴，现在只剩下一条条高低不平的小巷，比别处更叫人寒心。几盏零落的红灯还亮着，花瓣凋零的花环装饰着无人光顾的舞厅，面色憔悴、体形臃肿的寡妇，还有那法国曾祖母和巴比伦女族长们还在留声机旁等待接客。除了最早移居到这里的一位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外，奥雷良诺没有遇到任何还记得他家族的人，甚至连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也早已不为人知。那个白发苍苍、看上去就像一张底片的老黑人，在家门口唱着赞美黄昏的忧伤颂歌，奥雷良诺只用了几个星期就学会了难懂的库腊索岛方言同他聊天。有时还和他一起喝他重孙女做的鸡头汤。他的重孙女是个身材高大的黑女人，有着结实的骨胳与母马一样的腰身，一对乳房像两只活动的甜瓜，圆圆的头上，铁丝般的头发结成一只坚固的头套，活像中世纪骑士的头盔。她叫尼格鲁曼塔。在那时期，奥雷良诺靠变卖家里的刀叉、烛台和其他杂物度日。当他实在身无分文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他就到市场的小饭馆里，向人家要一点当垃圾扔掉的鸡头，送到尼格鲁曼塔家里，让她加点马齿苋做个汤，再加些薄荷作调料。后来她曾祖父去世，奥雷良诺就不再去她家，可他经常看到尼格鲁曼塔在广场扁桃树阴暗的树荫下，发出山中野兽般的嘘叫声勾引寥寥无几的夜游者。有好几次他走过去和她作伴，用库腊索方言

同她谈论鸡头汤和别的在贫困生活中尝到的佳肴。如果不是她暗示他，说他在身边会吓跑顾客，他会一直聊下去。虽然尼格鲁曼塔觉得和他睡觉是他们共同的怀旧情感的自然结局，虽然奥雷良诺有时也感到那种诱惑，可他没有那样做。因此当阿玛兰塔·乌苏拉回到马贡多时，他还是个童男。她的热烈拥抱使他透不过气来。每次见到她，尤其是当她教他学流行舞步时，他就觉得骨头冒泡，和当年高祖父在庇拉·特内拉借口玩纸牌和一起钻谷仓时是一样的感觉。为了压抑内心的痛苦，他埋头于羊皮书，极力回避着这个用烦人的香味弄得他晚上心神不宁的姑妈，回避着她那无邪的亲近。可是，他越是回避就越渴望听到她在家里最难以想像的地方、在任何时间都可能会做的事情的声音，渴望听到她绝望挣扎时发出的格格笑声，听到她快乐的猫叫和她那感激的歌声。一天晚上，就在离开他床不远的银匠工作台上，这对纵欲的夫妻打破了桌上的玻璃瓶，最终竟在盐酸中欢娱起来。这一晚，奥雷良诺一分钟也没睡着，第二开开始浑身发烧，他恼怒地哭了。那天的夜晚来得特别迟，他第一次到扁桃树荫下去等尼格鲁曼塔。犹豫像冰针一样穿透他的心，他手心里握着一个比索和五十个生太伏，那是他向阿玛兰塔·乌拉苏要的，既不是因为他缺钱用，也不是想以自己的冒险去坑害尼格鲁曼塔，糟蹋她，使她堕落。尼格鲁曼塔把他带到点着几盏骗人小灯的房间里，带到那张被不洁的爱情污染了的帆布折床边。

他们俩成了情人。奥雷良诺中午译读羊皮书，然后就到那个使人昏昏欲睡的卧室去，尼格鲁曼塔在那里等他。她先教他学做蚯蚓，再学做蜗牛，最后学做螃蟹，一直玩到她需要离开他去猎取放荡爱情的时候为止。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奥雷良诺才发现她腰间系着一根大提琴琴弦一样的腰带，像钢丝一样硬，但没有结子，因为这是与生俱来的。在一次次情事的间歇里，在让人迷乱的炎热中，他们常常就着生锈的锌皮屋顶上透进来的白日星光，赤身

裸体在床上吃饭。尼格鲁曼塔第一次有了一个固定的男人,她自己乐呵呵地称他为专职勤务兵。当她开始幻想终身相伴的时候,奥雷良诺向她表露了长久以来压抑在心中的对阿玛兰塔·乌苏拉的爱,找到替身,也没有使他摆脱内心的渴望,并且经验使爱情的前景越来越广阔,这种渴望越来越使他心痛。此后,尼格鲁曼塔依旧热情地接待他,但要他严格交付招待费,在奥雷良诺没钱的时候,她就记账。不是用数字记账,而是用大拇指指甲在门背后划上一道道印子。傍晚,她在广场上的树荫底下徘徊,而奥雷良诺像个陌生人穿过走廊,阿玛兰塔·乌苏拉与加斯东一般在这时候去用晚餐,他几乎不跟他们打个招呼,就直接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自己反锁起来。他渴望听到每天晚上充斥这幢房子的笑声、窃窃私语声,一开始的嬉闹声和随后垂死的快乐喊叫声,这种渴望使他没法看书,更没法思考问题。这就是他在加斯东等飞机之前两年的生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他去加泰罗尼亚学者书店并在那里碰到四个信口开河的年轻人的那个下午。他们正在热烈地讨论中世纪杀灭蟑螂的方法。店主知道,奥雷良诺爱读的书只有可敬的贝达读过,他以一种父辈的恶意让奥雷良诺加入论战。奥雷良诺来不及喘气就开始解释,蟑螂是一种地球上古老的有翼昆虫,在《旧约》中就提到人们习惯用鞋拍打它们,但作为昆虫的一属,它们永远不会被任何方法杀绝,不管是用蘸了硼砂的西红柿片,还是用拌糖面粉,因为具有一千三百零三个品种的蟑螂曾经抵御过人类从其出现开始从没对其他任何生物(包括对人类本身)所使用过的最长久、最坚毅、最无情的迫害方法,这种迫害已经到了如此程度,假如说人类有着繁殖后代的本能,那么人类则应该还有另一种更为准确、更为急迫的本能,那就是消灭蟑螂的本能。蟑螂之所以能逃过残忍的人类,是因为它们躲在黑暗里,人类天生怕黑暗,所以蟑螂就得以逃脱,并变得不可战胜了,可反过来说,它们在中午的日光下就会变得不堪一击,因此不管在中

世纪还是如今，或是在永久的未来，消灭蟑螂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晒太阳。

这次博学的宿命论的谈话，使他结织了几个好朋友。奥雷良诺坚持天天下午和那四个爱好辩论的青年人会面。他们叫阿尔瓦曼、赫尔曼、阿尔丰索与加布列尔，他们是奥雷良诺一生中结识的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朋友。那些每天下午六点在书店开始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在妓院里结束的激烈辩论，对于像奥雷良诺这样一个束缚在书本之中的人来说，是一种启发。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文学就像阿尔瓦罗一天晚上寻欢作乐时说的，是为了嘲笑人们而创造出来的最好的玩具。大约过了一段时间，奥雷良诺才发现，这种信口开河的议论来自于加泰罗尼亚学者做出的榜样，因为在他看来，智慧若不能用来创造出某种煮埃及雏豆的新方法，那就毫无价值。

奥雷良诺发表关于蟑螂的宏论的那个下午，讨论是在那些卖身糊口的小姑娘们的家里结束的，那是在马贡多附近的一家充满假象的妓院。老板娘是个笑容可掬的好好婆婆，她患有一种喜欢开门关门的怪癖。她那永恒的微笑好像是顾客的轻信引起的；他们把这个只存在于想像之中的场所当成了真实的地方。事实上，那里连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都是虚幻的：家具一坐就散架，留声机拆掉了机器，里面搁了一只孵蛋母鸡，花园是纸花布置的，挂历还是香蕉公司来到之前的年份的，镜框中的平版画是从一本从没出版过的杂志上剪下来的。甚至连那些听到老板娘说顾客来了才从街头巷尾聚集拢来的腼腆的小妓女，也全是骗人的。她们来时也不打呼，身上穿的是不满五岁时穿的花衣服，脱起衣服来就像穿衣时一样毫无邪念。她们在爱情达到高潮时，总要吃惊地叫一声“真不得了，看天花板都快掉下来了”。她们得到一比索五十生太伏钱后，立刻到老板娘那儿去花掉，从她那儿买一个面包和一块奶酪。这时老板娘满脸堆笑，比啥时候都高兴，因为只有她

才知道,连这些食品也不是真的。那个时期奥雷良诺的活动范围就是从墨尔基阿德斯的羊皮书到尼格鲁曼塔的小床,他在那虚幻的小妓院里找到了一种医治胆怯的笨办法。刚开始时,他一无所获,因为老板娘总是在爱情最美妙的时刻走进房间,对主人公们的种种乐趣横加评论。可是,时间长了他对这种世上的扫兴事就习以为常了,在一个比平常更乱糟糟的晚上,他甚至在小客厅里脱掉了衣服,走遍了整个房子。对于他做出来的各种荒唐事情,老板娘总是在一旁笑笑,既不反对也不相信那些事。连赫尔曼想烧掉房子以证明它根本不存在,阿尔丰索扭断鹦鹉的脖子并把它扔进快开的脍鸡锅里的时候,老板娘仍旧那样微笑着。

虽然,奥雷良诺感到自己对四个朋友怀着同样的患难与共的亲密感情,甚至可以说,就像把他们当成一个人似的;但是他对加布列尔要比对其他人更亲近些。这种亲密关系是从他偶然地说到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那个晚上开始的,当时只有加布列尔一个人相信他并不是在戏弄旁人。连不常插嘴的老板娘也变成了饶舌妇,激动异常地投入了争论,她说,奥雷良诺这人名是听到过几次,但那是政府为了寻找借口屠杀自由党人而胡编出来的人物。加布列尔则毫不怀疑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确有其人,因为那是他曾祖父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的亲密战友和知己。记忆的无常在他们谈到屠杀工人事件时更加突出。每当奥雷良诺谈起这件事,不但老板娘,连年纪比她大的人们也都认为,什么工人被围困在车站啦,什么两百节货车厢全装满了尸体啦,全是瞎编的,不值得相信。他们甚至相信:果品公司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写进了法律文件与小学教科书的说法。因此,一种建立在无人相信的事实基础上的同谋关系,把奥雷良诺同加列布列尔联结在一起,这种关系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俩在只剩下怀念的、行将就木的世界的回光返照之中随波逐流。一到晚上,加布列尔就随处过夜。有好几回奥雷良诺

把他安顿在银匠工作室里，可是通宵达旦地在卧室里来回折腾的亡灵吵得他整夜不眠。后来，奥雷良诺把他托付给尼格鲁曼塔。在她那间人流不断的小房间有空的时候，尼格鲁曼塔便带他去那里过夜，然后用竖道道把账记在门背后给奥雷良诺记账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空间里。

尽管这伙年轻人生活杂乱无章，可是在加泰罗尼亚学者的指点下，他们想干一些不朽的事业。加泰罗尼亚学者凭着他以前当过古典文学教师的经验与他珍贵的藏书，让他们可在一个没有一个人有兴趣和可能受到小学以上文化教育的镇子里通宵探索第三十七种戏剧情景。奥雷良诺为友谊而神迷心醉，为菲南达出于小气而禁止他接触的这个世界的魅力而谅奇不已。正当密码书写的韵文开始向他预言家族命运的时刻，他丢开了羊皮书。后来他发现，他有足够的时间而不需断绝和妓院的来往，这一发现鼓励着他重新回到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里，下定决心在研究出最后几句密码之前决不松劲。那些日子正是加斯东开始等候飞机的时候，阿玛兰玛·乌苏拉感到十分寂寞，一天早上她突然出现在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里。

"喂，野人，"她对奥雷良诺说，"你又回山洞啦！"

她穿着新式服装，戴着亲手制作的鲱鱼椎骨项链，那副模样简直让人招架不住。她放掉了那根丝带，不再怀疑丈夫的忠诚，自从她回家以来头一回好像有了空闲的时间。奥雷良诺不用见到她就知道她来到了自己身边，她把胳膊肘撑在他的工作台上。离他那么近又那么毫不介意，奥雷良诺突然感到自己的骨头在隐隐作响，而她却对羊皮书感到了兴趣。为了控制自己慌乱的情绪，他急忙逮住正要逃走的声音与离他而去的生命，逮住正在变成石化章鱼的记忆，跟她谈论梵文的宗教用途，谈论像对着光看纸背面书写的东西那样，透过时间预见未来的科学可能性，谈了用密码书写预言以免不攻而破的必要性，还谈到诺斯特拉达姆斯

的(百年预言)与圣米朗所预言的坎塔布里亚城的毁灭。说着说着,突然有生以来一直沉睡在他内心的冲动驱使奥雷良诺把自己的手放到了她的手上,他以为这最后的决心会让他摆脱窘境。然而,她却像童年时多次做过的那样,以一种亲热而无邪的动作,一把抓住了他的食指,在他继续回答她的发问时,一直未有松手,就这样,他们俩由一只冰冷的、不传递任何东西的食指联结在一起,直到她从短暂的梦境中醒来,在自己脑门上拍了一掌叫道:“蚂蚁!”这时,她忘掉了手稿,迈着舞步走到门边,从门口用指尖向奥雷良诺送了飞吻。她父亲送她去布鲁塞尔的那个下午,她也是用同样的飞吻向父亲告别的。

“往后再给我说吧。”她说,“我忘了今天是往蚂蚁洞里洒石灰的日子。”

从此之后,她丈夫继续观察着天空。而她偶尔到屋子附近做点事情时,总要进屋待上一会。从阿玛兰塔·乌苏拉回家后的那个月起,奥雷良诺就不跟家里人一起用餐,家里的变化使他产生了幻想,他又与家人一起吃饭了。这让加斯东高兴。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饭后闲聊中,他常为合伙人在欺骗他而表示痛心。他们通知他说飞机已经装船了,可是船却未来。虽然加斯东在轮船公司的代理人坚持说这条船永远不会到,因为在加勒比海船名登记册上没有这条船的船名;但是那些合伙人却固执地说货已经发出,甚至还暗示说,可能加斯东在信中说谎。他们在来往信件中彼此猜忌,致使加斯东决定不再写信。他开始表示不久可能要到布鲁塞尔去一趟,以便澄清一下事实,然后带着飞机回来。可是,当阿玛兰塔·乌苏拉重申决心,即使没有丈夫也不离开马贡多时,他的计划就吹了。奥雷良诺起先与大家有同样看法,以为加斯东是个骑自行车的傻瓜,对他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怜悯心。后来,当他在妓院里深入地了解了男人的本性以后,他想,加斯东之所以这样俯首帖耳,可以在无节制的情欲中找到原因;可在对加斯东

有了进一步了解以后，他才清楚加斯东的本性跟他的驯顺的举动是矛盾的。他甚至怀疑连加斯东等飞机也是一场骗局。这时，他觉得加斯东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呆傻，相反，他是一个极其坚韧、极其精明又极有耐心的人。他计划无止境地讨好太太，从不反对她的意见，假装惟她的命是从，让她厌倦，让她缠进自己织的蜘蛛网中，从而战胜她，使她有朝一日忍受不了百事如意的单调生活，自己打起行李回欧洲去。奥雷良诺原来对他的同情变成了强烈的敌意。他感到加斯东的办法极其险恶同时又十分有效，因此大着胆子告诉阿玛兰塔·乌苏拉。可是，阿玛兰塔·乌苏拉只是嘲笑他多疑，却丝毫没觉察到那隐藏在他心中的爱欲、惆怅和忌妒的重负。她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奥雷良诺心中引起任何超出手足之情的感情，直到有一天，她在开桃子罐头时割破了手指，他赶紧上去吸她的血，那贪婪而恭敬的样子让她浑身不舒服。

"奥雷良诺！"她不安地笑着说，"你太坏了，当不了好蝙蝠。"

于是，奥雷良诺的感情爆发了，他一面饥不择食似地在她割伤的手掌上不断亲吻，一面向她打开了心中最隐秘的通道，倾吐了他深深愁绪，掏出了在痛苦中孵化、寄生在他心中的螟虫。他告诉她，自己经常半夜起身伏在她晾在浴室里的内衣上，为孤独与恼恨而悲恸。告诉她，他怎样急不可耐地求尼格鲁曼塔像猫似地尖叫，让她在他耳际低声呼唤"加斯东，加斯东，加斯东"。还有，他如何巧妙地偷走她的香水瓶，以便在卖身糊口的女孩子们的脖子上闻到这种香味。奥雷良诺倾诉衷肠时流露出的深情，让阿玛兰塔·乌苏拉大为吃惊，她的手指逐渐地握紧，像软体动物似地收缩起来，直到那受伤的手再也不觉得疼痛，再也不露出一丝伤痕，变成一个黄晶绿玉的团块，变成毫无知觉的骨头。

"混蛋！"她骂道，"等第一班船一到我就去比利时。"

阿尔瓦罗一天下午来到加泰罗尼亚学者的书店，大声喊叫着

他的最新发现:有一家动物妓院,名字叫金童乐园,那是一间宽敞的露天大厅。至少有二百只石行乌龟在那里自由自在地散步,它们定时鸣叫,叫声震天。在铁丝网围着的舞厅里,在巨大的亚马孙茶花之间,有彩色的草鹭,有肥得像猪似的鳄鱼,有带十二个角质环的响尾蛇,还有一只乌龟潜在一个小小的人工海中。有一只驯顺的、平时只和同性来往的白公狗提供配种服务,以便叫人给它吃的。空气中有一种天真无邪的气氛,仿佛这是刚刚创造出来的。在殷红的花露和过时的唱片之间,毫无希望地等待着顾客的俏丽的混血女郎们,熟谙在人间天堂中被人遗忘了的爱情职业。那天晚上当这批年轻人第一次光顾那座培育幻想的温室时,坐在藤摇椅里守门的衣着华美、沉默寡言的老太太,在五个年轻人中发现一个骨瘦如柴、长着一对鞑靼人的高颧骨的人,他神情忧郁,孤独让他带上了起自天地之初而永不消失的印记。这时,老太太觉得时光又退回到了当年。

"唉!"她叹息说:"奥雷良诺!"

她又一回看到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就像早在战争之前,在他荣誉扫地、失望遁世以前很久的一天早上,她在灯光下见到他时一样。那个遥远的早上,他来到她的卧室,发布他平生头一道命令:命令她给他爱情。她就是庇拉·特内拉。几年前,在她满一百四十五周岁的时候,她抛弃了计算年龄的恶习,在静止的、失去了回忆的时间之中,在完全揭示了的、确定了的未来之中生活着,超脱了被纸牌骗人的窥伺和卜算扰乱了的流年。

从那晚以后,奥雷良诺处在这位他还不知道的高祖母的慈爱与同情的庇佑之下。她坐在藤摇椅上给他回忆过去,给他讲述家族的兴衰荣辱和马贡多昔日的盛况,此时,阿尔瓦罗用格格的笑声逗吓鳄鱼,阿尔丰索编了一个可怕的故事,说上礼拜有四位顾客因行为不端被抠出了眼珠,加布列尔呆在一个心事重重的混血女郎的房间里。她接客不收钱,只要求旁人代她给关押在奥里诺

科河彼岸的犯走私罪的人写信。边防警察让那个走私犯吃了泻药，还让他坐在便盆上，结果他拉出满满一盆夹着金刚钻的粪便。这家真正的妓院与那位慈母似的鸨婆，正是奥雷良诺长期禁居生活中梦见过的世界。在这里他觉得舒适，觉得这里有近乎完美的陪伴，所以，那天下午阿玛兰塔·乌苏拉打破了他的幻想后，他没有想到别处去寻觅安慰。他来到这里倾吐心中的话，叫人家把压抑在他心头的结都解开，结果扑倒在庇拉·特内拉的怀里号啕大哭。她用手指尖抚摸着他的衣服，任他畅快地痛哭。不需要他表白说自己是为爱情而流泪，她一眼就明白，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眼泪。

"好吧，小宝贝！"她安慰他说，"现在告诉我，她是谁呢？"

奥雷良诺说出名字之后，庇拉·特内拉发出一阵深沉的长笑。过去的朗朗笑声，如今变成一种鸽子似的咕咕声。她清楚任何一个姓布恩地亚的人的内心秘密。因为一个世纪来的纸牌算命与她的经验告诉她，这个家族的历史是一架周而复始永不休止的机器，是一个转动着的轮子，若不是轴会不可避免地渐渐磨损的话，这只轮子会永远旋下去。

"你放心，"她微笑着说，"如今无论她在什么地方，她一定是在等着你。"

下午四点半钟，阿玛兰塔·乌苏拉出浴。奥雷良诺见她身穿打小褶的浴衣，一块毛巾盘在头上，他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晃着，几乎只用脚尖着地尾随她，进了那间新房。阿玛兰塔·乌苏拉正要解开浴衣，看到他进来大吃一惊，赶快又合上了。她悄悄指指隔壁那间房门半开的房间，奥雷良诺明白加斯东就在那里写信。

"快走。"她说，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

奥雷良诺笑了。他两手往她腰间一叉，像端一盆海棠花似把她托了起来，仰面扔在床上。阿玛兰塔·乌苏拉施出聪明女人的机灵保护着自己。她那光滑而柔软的散发着香味的身躯躲避着，

一边用膝盖顶着他的腰让他觉得疲乏，还用指甲抓他的脸。可是不论是他还是她都没有大声喘气，他们的呼吸声，在旁人听来，很像是有人面对窗户欣赏肃穆的黄昏景色时发出的叹息声。这是一场残酷的搏斗，一场殊死的较量，却似乎没有一点暴力。因为在这场较量中，进攻是走样的，躲闪是虚假而缓慢、小心而庄重的，所以在搏斗的间歇，有充分的时间够牵牛花重新开放，让加斯东在隔壁房里忘记当飞行员的幻想，这时他们俩就像两个敌对的情人在水底和解。在激烈而客套的挣扎中，阿玛兰塔·乌苏拉想到，她那样谨慎不出声音显得不合常理，这比她想避免的噼里啪啦的打斗声可能更引起隔壁丈夫的怀疑，于是，她开始抿嘴笑，不过还坚持战斗。她假装撕咬以自卫，身子晃动越来越少。最后两个人都感到，他们既是对手也是同谋。争斗已变成嬉闹，进攻变成了抚摸，突然，阿玛兰塔·乌苏拉放松了自卫差不多是闹着玩的，就像是一次新的恶作剧，当她为自己带来的后果觉得吃惊，想作出反应时，但为时已晚。一阵超乎寻常的震动把她镇在原地不能动弹，抵抗的意志被一种难以抗拒的渴望击得粉碎。她只来得及伸手胡乱摸到一条毛巾，把它塞进嘴里用牙齿咬住，以免从她嘴里发出那正在撕裂她五脏的雌猫的尖叫。

第二十章

一个节日的夜晚，庇拉·特内拉在她的乐园门口守门的时候，坐在藤摇椅上死去了。人们遵照她的遗言，未有给她棺葬，只是在舞池中央挖了一个大坑，叫她坐在摇椅上，由八个男人用龙舌兰绳把摇椅吊进坑里。皮肤黝黑的妇女们穿着黑色的丧服，哭得脸色苍白。她们一边为死者祈祷，一边摘下耳环、别针、戒指，丢在墓穴中。最后人们把一块既无姓名又无日期的石板盖在坑上，并在上面堆起一堆亚马孙山茶花。然后毒死了所有的家畜，用砖头与灰浆把门窗封死，这才四散跑开。临走时，他们把庇拉·特内拉的大木箱全带走了。这些箱子内壁糊着圣徒像和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彩画，还糊着她在很久以前偶尔相爱的情人们的肖像，他们有的屙钻石，有的吃人肉，有的是公海上的加冕王。

这已是马贡多历史的尾声。在庇拉·特内拉的坟上，在妓女们唱圣诗拨念珠的和声中，历史陈迹的瓦砾已经在腐烂。自从加泰罗尼亚学者拍卖了书店返回地中海的故乡之后，这种废墟已所剩无几了。这位学者出于对四季如春的故乡的怀念回去了。事先没有人觉察到他这一决定。开始他为逃避战乱，在香蕉公司最兴盛的时期来到了马贡多。那时他所想到的最切实可行的事，就是开书店出售各种语言的古珍本、善本。那些在书店门口排队等候圆梦的人们，偶然也来书店，他们以疑惑的目光阅览着书籍，还以为那是从垃圾堆里拾来的。学者在闷热的后店堂里度过了半生，他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纸片，用紫色墨水涂写了不少笔划繁复的花体字，可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写了些啥。奥雷良诺与他结识的时候，他已经存了两箱这种让人联想起墨尔基阿德斯羊皮书的乱纸片。此后直到他离去，他又装满了第三箱。因此，说他在侨居马贡多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别的事情也是不无道理的。他只

和四个朋友有过来往,用书跟他们换陀螺和风筝,在他们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就叫他们读塞涅卡[1]和奥维德[2]的作品。他谈论起那些经典作家来如数家珍,好像他们都曾和他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似的。有许多根本不该知道的事情,他也清楚。比如圣徒奥古斯丁在袈裟里面穿着一件十四年未有脱过的羊毛紧身衣,还有阿纳尔多·德维拉诺瓦,小时候被蝎子蜇了一下,从此就阳痿。他说话时总是文绉绉的,这使他既受人尊敬又遭人非议,连他的手稿也没能幸免这种矛盾的命运。阿尔丰索为了翻译这些手稿学会了加泰罗尼亚语。他把一卷译文藏在口袋里,他口袋里经常装满了剪报与各种稀奇古怪的手艺课本。有一天晚上他在靠卖身糊口的姑娘家里把材料全丢失了。博学的祖父知道后,非但没有追究,反而乐不可支地说,这正是文学作品的自然归宿。然而,当他要返回故里时,却坚持要带上那三箱乱纸片,谁也没有能劝阻他。车站上的检票员要他把纸片箱当货物托运时,他竟用卡塔赫那方言破口大骂,直到叫他把木箱带进旅客车厢才罢休。“有朝一日,人都坐一等车厢而书却进货物车厢,”他说,“那世界就遭殃了。”这是人们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最后准备行装的那个星期过得很不顺利,行期愈近,他的脾气愈坏,谁都猜不透他的心思,而那些曾经烦扰过菲南达的鬼魂都纠缠着他:他放在一个地方的东西,常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混蛋,”他咒骂道,“见鬼去吧,伦敦宗教会议第二十七条教规!”

赫尔曼与奥雷良诺来帮他的忙。他们像照顾小孩子一样服侍他,用保姆用的别针,把车船票、移民证件别在他的口袋上,还给他写了一张详细的单子,一条条写明从离开马贡多到抵达巴塞

① 塞涅卡: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

② 奥维德(公元前43-约公元17):古罗马诗人。

罗那港所要做的事情。但是，他却莫名其妙地把一条裤子连同一半钱财扔进了垃圾堆。临行的前一天，他钉完木箱，把衣服往当初带到马贡多来的手提箱里一塞，皱起了蛤蜊一样的眼皮，指着流亡时随身带来的一堆堆书，幸灾乐祸地对朋友们说："这堆臭狗屎，就留给你们了。"

三个月之后，他寄来一个大信封，里面有二十九封信与五十多张相片，那是他在海上闲得无聊收集起来的。信上都没注明日期，但写信的次序却很分明。在开头几封信中，他以惯常的幽默叙述了旅途中的遭遇：说船上的货运员不叫他把三箱纸片放到客舱里，他真想把那人扔到海里去。还说到一位夫人的蠢笨样子，她一见到数字十三就害怕极了。因为在她看来，这是个没完没了的数字。还讲到在第一顿晚饭时，他和人打赌打赢了，因为他尝出船上的水有一种莱里达疆泉区产的夜甜菜的味道。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对船上的事越来越不感兴趣，而不久之前在马贡多经历的事，哪怕再平淡无味，也值得他留恋，因为船越走越远，他的回忆也变得忧伤起来。这种日益深切的怀念，在他的相片上也一目了然。在开始的几张照片上，他身穿残废人的衬衣，一头白发，背衬着泛着泡沫的加勒比海，看起来很愉快。而在最后几张照片上，只见他穿着深色大衣，围着一条丝围脖，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离别的愁容。他站在一条沉闷的轮船的甲板上，开始在深秋的洋面上漂流。赫尔曼与奥雷良诺常给他写回信。前几个月他写了那么多信，使他俩感到他近在咫尺，比他在马贡多时还近，所以他俩几乎不再为他的离去而恼火了。他回家以后，起初还来信说家乡一切如故，在他出生的屋子里还有杨红色的蜗牛，夹面包吃的鲜包干还是原来的滋味，村里的瀑布黄昏时仍散发着清香。他又一次用练习本纸当信笺，用紫墨水写上密密麻麻的花体字，还故意给他俩每人各写一段。然而，尽管他自己好像并没有觉察，他那些情绪恢复后写的热情洋溢的书信，渐渐地变成了

失望者的田园诗。冬日的夜晚,当热汤在火炉上沸腾的时候,他怀念着后店堂里的温暖,怀念盖满灰尘的扁桃树林中太阳光的嗡嗡声和中午困倦时听到的火车鸣笛声,正像当年在马贡多相信冬日在火炉上沸腾的热汤,想念卖咖啡小贩的叫卖声与春天里掠空而过的云雀一样。两种乡思像两面镜子相对而立,使他觉得茫然,从而失去了那种奇妙超现实感,他甚至劝所有的人离开马贡多,劝他们忘掉他教给他们的关于世态人情等等一切知识,让他们在贺拉斯[①] 头上拉屎。还说,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去,都应该记住,过去全是假的,回忆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阿尔瓦罗头一个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马贡多。他变卖了一切,连那只抓来关在他家院子里吓唬过路人的老虎也一块卖了。他买了一张永久性车票,登上了一列永远不停止运行的火车。在从沿途车站寄来的明信片中,他高声描述他从车厢的小窗子里看到的刹那间的事物的印象,就像把一首长诗撕成碎片,扔进了遗忘之中:路易斯安娜棉田里虚幻的黑人,肯塔基蓝色草地上的飞马,亚利桑那地狱般的暮色中的希腊情侣,密执安湖畔画水粉画的穿红套衫的姑娘,她还挥动画笔和他再见,那与其说是为了告别,不如说是为了期待,因为她不知道她看到的这列火车是一去不复返的。紧跟着出走的是阿尔丰索和赫尔曼,他们离开那天是礼拜六,本想礼拜一就回来的,但一去就杳无音讯。加泰罗尼亚学者离去一年之后,四人之中惟一留在马贡多的就是加布列尔了。他还在到处漂泊,靠着尼格鲁曼塔不幸的施舍度日。那时,他参加了一家法国杂志举办的答题竞赛,按规定得头奖者可去巴黎旅行一次。杂志是奥雷良诺订的,他帮加布列尔写答案,有时在自己家里写,可大部分时间是在马贡多仅存的一家药房的香水瓶之间,在充满缬草香味的空气中填写的。药房里住着加布

---

① 贺拉斯(公元前 64 - 前 8):古罗马诗人。

列尔的秘密情人梅尔赛德丝。这是马贡多过去所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些东西,它的毁灭尚没完成,因为它还在无限期地毁灭下去,在自身中不断消耗,它每一分钟都在结束自己,可永远也结束不了。镇子死气沉沉到了极点。到了加布列尔中奖,带着两套换洗衣服、一双鞋与一套拉伯雷[1]全集前往巴黎的时候,他不得不自己去招呼火车司机把车停下来让他上去。往日的土耳其人大街,这时已被人遗弃,那里,最后几个阿拉伯人按照他们世代流传的风俗静坐在门槛上等死。多年前,他们就卖掉了最后一码斜纹布。昏暗的玻璃橱窗里只留下一些掉了脑袋的模特儿。当年香蕉公司的城镇阿拉巴马,如今成为一片杂草丛生的荒野。大概在嚼着布拉特维尔醋渍黄瓜的无聊的晚上,帕特里夏·布朗还会在他的孙辈面前提起它。接替安赫尔神父的是一个年老的神父,谁也不曾费神去打听过他的姓名。他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盼望着上帝的怜悯,关节炎与忧虑失眠症在折磨着他。此时,蜥蝎与老鼠却正在争夺着隔壁小教室的继承权。在连鸟儿都把它忘却了的马贡多,尘土飞扬,酷热难忍,让人透不过气来。奥雷良诺与阿玛兰塔·乌苏拉被孤独的爱情和爱情的孤独囚禁在由于红蚂蚁的喧闹让人无法入睡的房子里,他们是惟一幸福的生灵,是世间最幸福的人。

加斯东回布鲁塞尔去了。他等飞机已经等得失去了耐性,有一天,他把生活必需品与通讯录往手提箱里一塞,就离开了马贡多。那时,一些德国飞机师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比他更雄心勃勃的计划书,所以他想赶在政府把特许证发给德国飞机师之前就飞回马贡多。自从奥雷良诺和阿玛兰塔·乌苏拉头一次偷情的那个下午以后,他俩一直趁她丈夫加斯东难得的疏忽之机,在提心吊胆的幽会中默默而热烈地相爱,但经常被她丈夫的突然回家所打

[1] 拉伯雷(约 1494 - 1553):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著有《巨人传》。

断。然而,只要他俩单独地留在家里,他们就沉浸在一种迟到的爱情所特有的狂热之中。那是一种缺乏理智、疯狂、会使坟墓里的菲南达怕得发抖的激情,这激情使他俩永久地保持着兴奋状态。阿玛兰塔·乌苏拉的尖叫声,垂死般的歌声,不管在午后两点的饭桌上,还是在深夜两点的谷仓里,都有可能爆发出来。"最让我伤心的是,"她笑着说,"我们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在令人眩晕的情爱中,她看到一群群蚂蚁在毁坏着花园,它们啃食着家里的木器,来满足从前世带来的饥肠,她看到那岩浆流似的红蚂蚁又一次淹没了长廊。直到她看见这岩浆流进了卧室,才开始设法阻挡。奥雷良诺把羊皮纸丢在一边,从此足不出户,给加泰罗尼亚学者写回信也只是敷衍。他们俩没有现实感,没有时间概念,没有日常饮食起居规律。他俩重新关起了门窗,免得脱衣服时浪费了时间。他们干脆像俏姑娘雷梅苔丝开始一直所想那样赤着身子在家里走来走去,赤条条地滚在花园的烂泥里。一天下午,他们在水池里相爱,几乎淹死。他俩在短时间里毁掉的东西,比红蚂蚁毁掉的还多。他们拆毁了大厅的家具,发疯似地撕碎了吊床,这张吊床曾经经历过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军营中碰到的不幸的爱情。他们把床垫全部撕开,把棉花全堆在地板上,在这场棉花的暴风雨中作乐,差点闷得窒息。尽管作为一个情人,奥雷良诺同他的对手一样凶猛,但在这座灾难即将降临的乐园中,阿玛兰塔·乌苏拉用她荒唐的智慧和诗一般的贪婪主宰着一切,好像她用爱情集中了她高祖母当年做糖制小兽时那种难以抑制的冲动和旺盛的精力。当她为自己的创意得意洋洋或是笑得快要岔气的时候,奥雷良若却变得越来越沉默,因为他的热情是深思熟虑的。但是两人的配合十分默契。他们在一起玩腻了,就在厌倦之中寻找新的乐趣。他们发现在单调的情爱之中还有不曾开发的地方,比情欲更有趣味。他们开始了对身体的崇拜。一天晚上,他俩从头到脚涂满蜜桃糖浆,躺在走廊的地板上,像狗一

样彼此舔来舔去，发疯似地相爱。一群准备把他俩活吞了的食肉蚁爬过来，才把他俩从梦中惊醒。

在他们胡闹鬼混的间歇，阿玛兰塔·乌苏拉才想到给加斯东回信。她觉得他离得那么远，又那么忙碌，好像永远都不能回来了。在开始的几封信中，有一次他说，实际上他的合伙人已经把飞机运给他了，但是布鲁塞尔的一家海运公司出了错误，把它运到了坦噶尼喀，交给了一个散居的麦康多人部落。这一错误，带来无数的麻烦，光是要回飞机就可能拖上两年。因此，阿玛兰塔·乌苏拉排除了他突然回家的可能性。至于奥雷良诺，除了看看加泰罗尼亚学者的来信，听听沉默的女药剂师梅尔赛德丝转达的有关加布列尔的消息外，他几乎与世隔绝。开始，这些联系还挺实在的。加布列尔说他退掉了回程票留在了巴黎，在那里他贩卖过期的报纸和女招待们从杜菲纳大街一家阴森森的旅馆里拿来的空瓶子。奥雷良诺可以想像，他身着一件高领套衫，只有蒙特帕尔纳斯广场的花坛上挤满了春天的恋人时，才脱掉它。为了减轻饥饿感，他白天睡觉，晚上写信，屋子里总是飘着一股煮开了的花椰菜的泡沫味。这屋子也许就是罗卡马杜尔去世的地方。但到了后来，他的消息越来越不确切，学者的来信也越来越悲伤、越来越少，所以，奥雷良诺想起他们来，就像阿玛兰塔·乌苏拉想起她的丈夫一样感到虚幻和渺茫。他俩就像漂浮在真空之中，而惟一日常的现实就是爱情。

突然，这个不知不觉的幸福天地中响起了一声炸雷，加斯东要回家。奥雷良诺和阿玛兰诺·乌苏拉睁大了眼睛，求索自己的灵魂，他俩手放在心口彼此凝视，他们明白，他们已经紧紧连接在一起，宁死也不愿分开。于是，她给丈夫写信，告诉他这个矛盾而残酷现实。信中她再次强调了她对他的爱和想见到他的渴望，但同时她也承认，由于命运的安排，她生活中不能没有奥雷良诺。出人意料的是，加斯东给了他们一个心平气和、差不多是以父亲

口吻写的回信，满满两大张纸都在提醒他们在感情上不要反复无常，最后一段还明确地表达了祝愿，希望他俩像他短暂的夫妻生活一样幸福。他的态度变化那样突然，使得阿玛兰塔·乌苏拉觉得她丈夫抛弃她是早有预谋的，这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她感到受了侮辱。六个月后，加斯东从利奥波德维尔给她写信说，他在那儿终于找到了飞机，如今只求她把自行车寄给他，还说，在他留在马贡多的所有东西中，惟有它还有爱的价值的。这使她更感到无比愤怒。奥雷良诺耐心地和她分担这种恼怒，他尽力表明，不管什么情况，他都会是个好丈夫。加斯东留下的钱用光了，生活的窘迫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同舟共济的感情，这虽不及狂乱那样绚烂、那样热烈，但两人情笃如初，在纵欲欢闹时一样感到幸福。庇拉·特内拉死的时候，她正怀着孩子。

在怀孕的时候，阿玛兰塔·乌苏拉打算建一个鱼骨项链工场。但是，除了梅尔赛德丝在她那里买了一打项链外，根本无人问津。奥雷良诺第一次清楚地感到，他学习语言的本领、百科全书似的知识、未经了解就能详细回忆起遥远地方的罕见才能，就和他女人那只宝石箱子一样毫无用处。那时候，她箱子的价值相当于把马贡多最后的居民们的钱放在一起。他俩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阿玛兰塔·乌苏拉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情绪，玩爱情游戏时还是那样别出心裁。她习惯午饭后坐在长廊里休息一阵子，奥雷良诺总是陪伴在她身边。有时他俩默默地坐到黄昏，相互凝视着。他俩平静的爱情就像过去狂恋时一样缠绵。未来的渺茫使他们开始回忆过去。他们好像看到大雨期间那个肮脏的天堂里，他们在院子的泥水坑里拍水，追打蜥蜴，然后把它们挂在乌苏拉的身上，玩着活埋她的游戏。这些回忆使他们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俩从记事起就曾幸福地在一起。回忆渐渐铺开，阿玛兰塔·乌苏拉想起有一天下午，她走进做金银器的工作间，她母亲告诉她，小奥雷良诺是没有父母的孩子，他是躺在一只小篮子里漂来的。尽管

他们觉得这种说法难以置信，但又没有确切的材料来推翻或代替这种说法。他们仔细研究了各种可能性，惟一肯定的是，菲南达不是奥雷良诺的母亲，阿玛兰塔·乌苏拉倾向于相信佩特拉·科特是他母亲这一推测，她只记得有关佩特拉·科特丑事的一些传闻。这种假设使他俩感到揪心的害怕。

奥雷良诺因为确信自己是妻子的兄弟而感到极为苦恼，于是，他溜到神父家里，试图在那破烂的、虫蛀了的档案里发现一些有关他父母的确切线索。他找到一本最早的洗礼册，上面写着阿玛兰塔·布恩地亚的名字，少女时代由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父为她主持了洗礼仪式。那时，神父正想用巧克力来证实主的存在。奥雷良诺曾想像自己可能是十七个奥雷良诺兄弟之一。这十七人的生日散记在四本洗礼册上，但是他们的生日与奥雷良诺的年龄相比，实在是相差太远。患关节炎的教区神父躺在吊床上一直注意着他，发现他犹犹豫豫地在一个个血统的迷宫中徘徊，便同情地问他叫什么名字。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他说。

“那你就不要再费力找了，”神父很有把握地说，“好多年前，这里有条街就叫这个名字，那时候人们有用街名为孩子命名的风俗。”

奥雷良诺气得发抖。

“好啊！”他说，“这么说来，您也不相信！”

“不相信什么？”

“不相信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发动了三十二回内战，全都失败了。”奥雷良诺回答，“不相信军队围困住三千工人，把他们通通枪毙，还用一列两百节车厢的火车把尸体运走扔进大海。”

神父用同情的眼神看了他一眼。

“哎，孩子啊，”他叹了一口气，“我只要知道，现在你和我都还活着就足够啦！”

就这样,奥雷良诺和阿玛兰塔·乌苏拉接受了小篮子这一说法,并不是因为他们完全相信,而是因为这种说法可以让他们不再害怕。随着孕期的发展,他俩逐渐变成一个人。在一座只用吹一口气就能崩塌的房子里,在孤独之中,他俩逐渐融为一体。他们占据的空间缩小到了极限;从菲南达的屋里——在他们这里初尝安定的爱情之乐——到长廊的尽头——阿玛兰塔·乌苏拉坐在这里编织婴儿的小靴、小帽,奥雷良诺在这里回复加泰罗尼亚学者偶尔写来的信件。屋子的其他地方就随其不可抗拒地破败。银匠工作间,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和圣女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的那原始的、宁静的王国就像私家森林深处,谁也不敢去摸清它。奥雷良诺与阿玛兰塔·乌苏拉被大自然的贪婪所包围,但他们仍然种植牵牛花和海棠、他们用石灰粉线划出自己的地盘,在这持久的人蚁之战中构筑出最后的天堑。阿玛兰塔·乌苏拉的头发又长又乱,早上起床脸上出现一块紫斑,双腿浮肿,那充满爱情的身子也变形了,她看起来不再像开始提着一笼子倒霉的金丝雀、牵着俘来的丈夫回家时一样年轻,但她那活泼的天性依旧。"见鬼!"她常笑着说,"谁曾料到,到头来我们真的像野人一样活着。"怀孕六个月时,他们收到一封显然不是加泰罗尼亚学者写来的信,从此,他们与世界的最后联系就中断了。信是从巴塞罗那寄来的,信封是用普通的蓝墨水和公文字体写的,有着仇人信件一样的清白公正的外表。阿玛兰塔·乌苏拉正要拆信,奥雷良诺把信夺走了。

"别拆,"他说,"我不想知道它带来了什么消息。"

正如他预感的一样,加泰罗尼亚学者再也没有来过信。那封信后来谁也没有拆看,丢在菲南达曾把结婚戒指忘在上面的那只壁灯架上,任由蛀虫摆布,任那坏消息的邪火逐渐地把它吞掉。此刻,孤独的情人正在末日的时光里逆水行舟,而那蛮横的、不祥的时间妄图把他俩推进失望与遗忘的深渊。奥雷良诺和阿玛兰

塔·乌苏拉觉察到了这种危险。在最后几个月里，他俩手拉手，用至诚的爱情育成了在偷情中得到的孩子。夜晚，他俩相拥在床上，静听着蚂蚁在月光下的哄闹、蛀虫啃食东西的巨响、隔壁房间里野草生长发出的持续而清楚的尖叫，心中却一点也不觉得恐惧。有很多次他们被鬼魂的忙碌声吵醒。他们听到乌苏拉为保存她的家庭跟造化搏斗，听到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寻找伟大发明的神秘真话，听见菲南达在祈祷，听见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为战争的骗局和金制小鱼而发狂，还听见奥雷良诺第二在头晕目眩的欢闹中因孤独而奄奄一息，于是他俩明白，一种占上风的坚定念头能战胜死神。他俩相信，即使他俩变成鬼魂，即使虫子从人手中夺走、别的动物又从昆虫的口中夺走了这座贫困的乐园，他俩仍会长久地相爱下去。想到这里，他们又感受到浓浓的幸福。

一个礼拜天下午六点钟，阿玛兰塔·乌苏拉开始出现分娩的阵痛。一个卖身糊口的女孩子充当接产的产婆，笑眯眯地把她扶到饭厅的桌子上，然后跨坐在她的肚子上，又是压又是蹬的直到她的喊叫声被一个大胖男孩的啼哭声所淹没。阿玛兰塔·乌苏拉透过泪光看到了一个胖乎乎的布恩地亚家的后代，他强壮、好动，很像那些叫霍塞·阿卡迪奥的，可大大的眼睛和锐利的目光，又酷似那些叫奥雷良诺的。这孩子生来就是为了重振血统、清除恶习、改变它孤独本性的，因为他是一个世纪以来惟一由爱情孕育出来的后代。

“一个十足的野小子。”她说，“叫他罗德里戈吧！”

“不，”她丈夫反对说，“叫他奥雷良诺，他准能打赢三十二场战争。”

产婆弄断脐带，然后，由奥雷良诺掌灯，用布片给他擦掉裹在身上的蓝色浆水。把孩子翻过身的时候，才发现孩子比别人多了点什么东西，低头细看，原来是一条猪尾巴。

奥雷良诺和阿玛兰塔·乌苏拉并没有惊慌,因为他俩既不知道家族史上的先例,也不记得乌苏拉那些吓人的警告,并且产婆安慰说,那条无用的尾巴应该在孩子换牙前就可以割掉。往后就没有时间再去想这事了。因为阿玛兰塔·乌苏拉产后血崩,大家想用蜘蛛网和灰团给她止血,可是就像用双手捂水笼头似的按不住。开始几个小时,她极力保持良好的情绪。她抓住受惊的奥雷良诺的手,求他不要着急,还说像她这样的人不想死是死不了的。她看着产婆的那些可怕的方法放声大笑,但随着奥雷良诺的希望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她的笑容逐渐看不见了,好像消失在亮光之中。最后,她终于陷入了昏睡。礼拜一的黎明,请来了一个女人在她床边念止血咒,本来就对人畜都是百试不爽的,可是阿玛兰塔·乌苏拉奔放的热血对于爱情以外的任何办法都无动于衷。经过绝望的二十四小时以后,当天下午,大家得知她死了,因为没有得到救助,血流尽了。她脸部轮廓分明,一块块紫斑消失在一片雪白的霞光里,重新露出了笑容。

奥雷良诺这时才觉得他多么相信他的朋友们,为了在这时候能同他们在一块,他可以献出一切。他把孩子搁在阿玛兰塔·乌苏拉生前准备好的摇篮里,用毯子盖住了死者的脸,就走出门去,漫无目的地在荒凉的镇子里游荡,想寻找一条回到过去的小道。他去敲药房的门,最近一段时间里他未去过那里,结果他看到的却是一家木匠铺。手拿着盏灯来给他开门的老太婆,听了他的胡言乱语感到他挺可怜,但她坚持说那里从来没有什么药房,也从来不认识那个脖子细长、有一双倦眼的叫做梅尔赛德丝的女人。他走到加泰罗尼亚学者过去的书店门前,头倚着门扉痛哭起来。他清楚他是在补哭,对于阿玛兰塔·乌苏拉的死,他本该当场就哭的,可是为了不破坏那爱情的幻景,他把它推迟了。他走到金童乐园,连声呼叫着庇拉·特内拉的名字,他伸出拳头打在泥灰墙上,把手也打坏了。天空中穿过一个个闪着金光的圆盘。在过去

节日的晚上,他曾多少回站在养着石鸽的院子里,用一种天真的惊奇神态注视过它们,现在他却对此一点都无兴趣。在废弃的游乐区的最后一个开着的酒店里,一个手风琴乐队正在演奏拉法埃尔·埃斯卡洛纳的歌曲。他是主教的侄儿,他继承了好汉弗朗西斯科的绝招。店主有一条萎缩了的手臂,好像因为他对他母亲挥过手臂而被灼焦了。他请奥雷良诺共饮一瓶烧酒,奥雷良诺也回请了一瓶。店主讲述他倒霉的手臂,奥雷良诺则诉说他内心的辛酸,他的心枯萎了,好像是因为倾心于他的姐妹而被灼焦了。最终,两个人抱头痛哭。奥雷良诺一时感到心中的悲痛哭完了。可是到了马贡多的最后一个早晨,又留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走到广场中央张开双臂,用唤醒整个世界的力量高声喊道:

"朋友都是婊子养的!"

尼格鲁曼塔从混杂着眼泪与呕吐的污秽的泥淖中把他救起,把他带到自己房间里,替他擦洗干净,端汤给他喝。她一笔勾销了他欠她的数不完的爱情债,她还主动诉说自己最寂寞的哀愁,免得他一个人哭个没完,她相信这么做能给他安慰。次日早上,奥雷良诺从短暂的昏睡中醒来,感到头疼,他睁开眼睛,想起了孩子。

孩子没在摇篮里。他的头一个反应,是觉得一阵突然的喜悦,他以为阿玛兰塔·乌苏拉从死亡中苏醒过来去照料孩子了,可是她的遗体像一堆石头,直挺挺地躺在毯子下面。他发现,进门时卧室的门是开着的,于是他穿过牛至花吐着清香的长廊,探身向饭厅里张望了一下,只见分娩时的脏物还在那里:大水锅、血污的床单、灰盆与桌上摊开的尿布中放着孩子蜷曲的脐带,还有剪刀与丝线。产婆晚上把孩子抱走了。他这么想,这让他有空冷静下来回想往事。他倒在摇椅里,这张摇椅,早年雷蓓卡曾坐在上面教人绣花,阿玛兰塔曾坐在上面与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下过围棋,阿玛兰塔·乌苏拉坐在上面缝制过孩子的小衣服。在闪

电般清醒的瞬间,他明白自己的内心无力承受那么多往事的重压。受到自己的与旁人的怀恋那致命尖刀的刺伤,他不禁佩服起凋谢的玫瑰上蜘蛛网的坚韧,佩服野麦的顽强与二月清晨日出时空气的耐心。这时,他看到了孩子,他已经只剩下一张肿胀干枯的皮了,全世界的蚂蚁一块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他拖进蚁穴中去。这时,奥雷良诺不能动弹了,不是因为吓呆了,而是因为在这一瞬间,他领悟到了墨尔基阿德斯具有决定意义的密码,他发现羊皮纸上的标题完全是按照人们的时间和空间排列的:家族的第一人被绑在一棵树上,最后一个人正在被蚂蚁吃掉。

奥雷良诺一生中再也没有比此时此刻更大彻大悟了。他忘记了两个死者,忘记了丧妻失子的哀痛,回头就用菲南达的十字花织物把门窗钉起来,免得自己被世上的诱惑惊扰,因为这时他心里无比清晰,在墨尔基阿德斯的羊皮书上写着他的归宿。史前植物丛、冒着水汽的泥潭、闪光的昆虫,把家人的足迹全部从屋里抹去了,但在这过程中,羊皮书却完好无损。奥雷良诺来不及把羊皮书拿到亮处,就站在原地毫不费力地大声把它们译了出来,就如在正午的艳阳下读西班牙文一样流畅。这是墨尔基阿德斯提前一百年就写成的这个家族的历史,细枝末节无不述及。他用自己的母语梵文写完。那些逢双的韵文用的是奥古斯托大帝的私人密码,逢单的则用斯巴达国的军用密码。最后一个关键——奥雷良诺快要看出来时,被阿玛兰塔·乌苏拉的爱情迷住了——在于墨尔基阿德斯没有把事情按人们惯用的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把一个世纪的琐碎事件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共存于一瞬间。奥雷良诺沉迷于这一发现,他逐字逐句地大声朗读那段训谕,墨尔基阿德斯曾亲自念给阿卡迪奥听过,事实上那是他将被处决的预言。奥雷良诺看到羊皮书上预言了一个世界上最美丽女人的降生,说她的肉体与精神正在飞升。他还看到了一对孪生遗腹子的

来历，他们拒绝译读羊皮书，不仅因为他们无能且缺乏毅力，也因为他们的想法不成熟。看到这里，他急于知道自己的身世，就跳过了几页。这时，外面起风了，那刚刚刮起的和风中充满着过去的声音，有古老的天竺葵的絮絮低语，还有人们在觉得最深切的怀念之前发出的失望的叹息。这一切他都没有听见，这时他正好发现了他自己开头的线索。上面谈及一个好色的祖父，轻浮使他穿越一片幻觉的荒野，去寻找一个美丽女人，但女人从没有使他幸福。奥雷良诺认出了他。循着他的秘密的传代线索，奥雷良诺发现了自己是在一个昏暗的浴室里，在蝎子和黄蛾子中间开始孕育。在那里，一个工匠在一个女人身上发泄着情欲，而那女人出于对家庭的反抗而委身于他。奥雷良诺全身贯注地看着，第二阵风吹来他也没有觉察到。飓风般的风力吹脱了门窗，掀掉了走廊的屋顶，拔起了房基。这时候，奥雷良诺才发现阿玛兰塔·乌苏拉原来不是他的姐妹，而是他的姑母。而弗朗西斯德雷克袭击里奥阿查只不过是为了叫他们在错综复杂的血统迷宫中去寻找自己，直到生下那个终结家族的、神话般的动物为止。马贡多在《圣经》上记载的那种飓风的狂怒袭击下，已经变成了抛洒灰尘和瓦砾的可怕旋涡。这时，奥雷良诺觉得这些内容如此熟悉，不想浪费时间，于是又跳过十一页，开始译读有关他正在度过的这时的情况。他一面读，一面就过着这段时间，并预测自己在读完羊皮书后的情形，像在照一面会说话的镜子。这时候，为了早些看到有关他死的预言，以便知道死的日期和死时的情景，他又跳过几页。但是，他还没有把最后一句话看完，就已经明白，他从此再也不会离开这间屋子，因为这座镜子城（或称幻景城）在奥雷良诺·巴比洛尼亚译读出全本羊皮书的时刻，将被飓风刮走，并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这手稿上所写的事情从历史中消失，将来也永不再重复，因为命中注定要一百年处于孤独的世家肯定不会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

在这个神奇的拉美小镇上，出生的婴儿长着猪尾巴，孩子的摇篮自动行走，飞毯在天上翱翔，很多东西没有名字，人与人之间都很神秘。这里没有政治，没有文明，有的只是神的力量……



ISBN 7-80108-775-5/I·106
定价：16.00元